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倫彙編
家範典

東林雜俎序

談子孺木有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相餉
輒色然喜或書至猥誕亦過目始釋故多所
採掇時於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
寘也銖而積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大
易雜卦始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

膠東高士圖
擬



脫佐鄴侯之側游茂先之旁此瓊群秘領
略要眇何至觀書於市有目不得下有舌不
敢吐乎哉之雜徧載瑣述未適於用而展
卷澄鮮筆飽墨瑩誠說林之騫孤也惜天
限孺木躬不謀夕足跡未及燕而今已矣三
輔黃圖之盛亦不夢華之思孺木即有意
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時

崇禎甲申九月既望題於白門公署

舊景二帙高相國序後歲有增定太傅

西州之慟亦以羊曇山陽隣笛之哀奚

獨翅向秀哉因錄原序故泫識其末

江左遺民跋



題東林雜俎

吾僻處孤蘆奪於帖括河東三篋既去已書茂

先連乘蕪少載籍性忽善忘偶聆一事擊節

私快適韻楮未及隨旬日之內不復全憶間

追毫泔事所佚多矣今特輶軒之下材痴語之

餘嗒也說部充棟錯可見采可采可采可鑿

舍其舊而新是圖又任目者憑於好惡任耳者



失於浮浪也竊笑戒之自數年來提鉛握槩積若干卷食之多肉棄之有味雖在鷄肋猶為貴之矣系以杏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難自汴徙於杭者四傳德祐末避兵徙鹽官之杏林之未四百禩又並於德祐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爽涼而多從庶以杏林老耳書從地不忘本也

杏林雜俎智集

逸典

朱家巷

石農器

汪清木首

二豪遺裔

鉄券

齊宮寢具

內官勅封

社稷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疑像

保越錄

避諱

祭糧田

下操牌

戶帖

功臣廟

宮街



本縣官師

後湖冊

錢爐

照略官

衛所遙轄

有節

夜鈴

品官酒具

鳳陽興福宮

占籍

太廟銀葉

孔子像

信世子

課栽桑卷

江南牧馬

郊燈

國初抄劄法

鎮江輕租

內庫

奉先殿薦新

縣令並食

食鹽

屯田

吏卒支給

戶口婦女

詔勅筒

總兵體統

御史首道

瓜哇移文

官難

不禁服內生子

朔望行香

木鐸老人

昭示奸黨錄

沈萬三

征南將軍印

勳嫡

番經臺

神宮監

淨海

武職馳封

同宗

宋濂

功狀榜里

恩榮父釋父

建文皇帝遺蹟

方孝孺辭稱先生

許觀考滿呈式

建文遺臣

茅大方

建文書法擬

脫駭治聘

崑山鄉舉

補印

佛郎機

史官侍班

兩京宮殿

賜宮媛家僮

大臣除伍

蜀邸聲砲

門禁

韓魏李公燈檮藏勅

楊彛獻詩

經進集

丁玉銀錠

建文皇帝葬

雪庵和尚詩

高巽志謚

黃鉞裔

烏鎮九老會

神虎

世廩生

永樂程錄

宮妃歸寧

兩京官俸

留都官擁蓋

中使司

巡撫歲入京

不奪功臣宅

學憲諷民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典史進俸級

太宗伯不繇翰林

景帝墳園

江南民運

上林苑

教官考績入京

浙東銀冶

閣臣賜蟒服

皇莊

教諭李壁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省掾何麟

蔡鼎

勳位

鷹犬虫蟻歲給

貢象尾

金甌再卜

宥隨駕監生

詰惠山神文

緬酋詭貢

孝子孫庸王相

呂尼沮駕

高鏊

軍運

南京貢船

松江布

南京左侍郎

大臣馳贈革職官

兩宮三殿災

皇店

教職左遷

富春謠

楊循吉

御容藏殿

大司馬赴復

御駟

朝邊

青由

李偉

少宰被杖

長昂射子

朱國祚

太廟羊角燈

喪儀

朝鮮上書

東宮冊婚

川扇

閣臣避道

戲賞

八品官馳封

熊廷弼王化貞

吳罹黨籍

火倂尚書

孫尚書寒窓故人

鳳見

孫相國行邊

暹羅貢表

三王之國

許志吉

戊辰首科

問難

宸翰

傳戴煖耳

日本関白求封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取括子松

王文肅晚召

安南上書

荒塚

分賞

魏忠賢

幸脫黨籍

劉詔耿如杞互謂

周維持

滕陽駢詩

陳明卿慰下獄

安南

主簿究縊

登極天鳴

東宮不利

治進香內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逆案
偽巡臺

館選

宸翰

陳啟新

內閣秉燭

科抄

烏程長洲之隙

鄭鄂

稅監

周延儒

磨碑

捐長安門

朱萬年

通周謀

鄭以偉

驍司新例

張春

逆掙

熹宗實錄

徵盜
五經登第

南塲閑節

輔臣不給驛

御膳

堂饌折價

何相國市德

袁崇煥

萬仞宮墻

詞林題補

大曹章奏

內臣帶

泄旨罷相

祐聖館開勅

生日移賀

貢士騎射

黃道周

詞林之壞

分票

講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棗林雜俎智集

逸典

朱家巷

句容西門外二十里通德鄉曰朱家巷本朝之先澤係焉今句容令楊攜鄉勒石道上云疑家平坡斥汙不見立龍人稱卧龍岡也嘉靖時邑人副都御史王暉言其遺蹟下南京禮部閱實侍郎崔銑視其地燕僅楸木一多枝云龍爪樹西北土地廟石鑪鐫朱慶朱安社等字餘無可質今廟樹俱墟意當時一大聚落故云巷易代而後直馳道耳發祥埋玉疇能辨之太祖不復見非無見



鹽官談遷孺木著



堂婆

盧象升

周士樸

和秋

內臣兆蝗

焯靈王

左良玉

女慘

館課

先帝改謚

御史改武

德府窖金

謝秉謙

蘆溝城

箕書

館陶全城

蕪湖兵擾

禁金銀酒器

孝陵夜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 勾容朱家巷祖陵 太祖初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便運尋以地脉罷其役見焦澹園集

疑像

太祖好微好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廟

石農器

中都太平鄉之孤村 太祖家舊址今石農器存

保越錄

張士信保越錄蓋守紹興拒官兵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斥云

紅冠山陰祁彪佳有其書常熟錢謙益錄之改帝號非復舊本

汪清木首

太祖姊二曹國長公主適李貞太原長公主適汪清，從征陳氏戰沒募盱眙縣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饗堂柱帖帝乙聯姻戚里恩波流世澤鄱陽取捷康山廟祀報奇勳為國捐軀千載忠魂扶社稷相夫妻質萬年義塚壯山河

避諱

江陰李 戒庵漫筆載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年想國初惡勝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按避御諱元章如六科源士之類戒庵悞矣

二家遺裔

沔陽柯氏馬氏陳友諒遺裔也改姓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通居興國大冶瑞昌界上族指蕃獷崇禎壬午

登鄉榜

張士誠遺裔為章丘李氏初敗時乳母攜幼子而逃冒李姓

祭糧田

盱眙楊王墳置洒掃人三戶祭田四十畝又欽賞田四百餘石在滁州免徭役正德間會典作二百餘戶招納投附至二萬餘丁免糧約三萬餘石則會典失於湮改盱眙縣志

鈇券

鈇券國公式二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九寸五分博尺有

六寸侯式三高九寸博尺有五寸五分次高八寸五分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尺有二寸五分

曹國公李文忠公二券舊券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制新券繫次年其文大同小異

中山侯湯和券文載毘陵文忠事其語曰雲龍之喻在昔所稱造化兩間鬱為霖雨朕起草萊將多梓里爾和英邁勢若熊虎自定居江北以爾守毘陵吳儂狡銳爾獨當之九天九地示戎巨測惟爾之固吾圍也其闔越山陝盡入版圖爾惟多勤是用授爾列於通侯以克永世於戲秉忠効力千載一會宣爾勤勞訓及子孫

惟爾念之

下採牌

高皇后勅 太祖勦業有牌視晴雨下採夜嘗張蓋庭中聞雨聲即牌止採嘗驟雨急衣出付閣者今蓋藏內守備廳

齊宮寢具

南郊齊宮藏 太祖黃綾被紅布茵莞席蒲鞮 明制宿齊進銅人執牙簡書致齋日數於簡上以諭百官

戶帖式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亥給民戶帖以戶部半印勘合今有司各戶比對不合者遣戍隱匿者斬男女田宅牛畜備載其後戶部尚書

鄧德左侍郎程進試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各押名又

本州縣正從官知印吏亦押名部官押名俱刻本州縣押名細書帖不滿二尺偶閱密縣志具戶部式於左

一戶傳本七口開封府鈞州密縣民洪武三年入籍原係包信縣人民男子三口成丁二口本身五十二歲不成丁一口次男小捧婦女四口大二口妻四十二歲小三歲次女荆德九歲當產房

三間南北
山地二頃
右戶帖付傳本執准此

寧國知府廬陵陳准作戶帖以定版籍民甚德之後以其法詔行天下寧國府志

內官勅封

國初內使監令等官皆給勅命馳封後革

功臣廟

南京開國功臣廟六主像皆冕旒居上侯伯蟬冠簪纓列左右鳳陽開國功臣廟常遇春像烏紗絳袍

社稷壇

社稷壇陪祭行禮南嚮餘祭北嚮

宮街

文臣宮街支俸勳戚宮街不支俸

本縣官師

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法令嚴峻縣民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蕙明呂文燧俱本縣人

教官國初多郡縣辟舉不盡錄銓選試職三年有功方實領授

縣令並僉

永樂間沁水知縣章聰趙美並僉王翺王用陳錦並僉李貴趙倫並僉沁水縣志按國初六部尚書並僉其縣令僅見沁水志或他邑或他官亦有之第掌故久佚矣

後湖冊

南京太平門外玄武湖中洲貯天下黃冊鼠噬衣不噬冊每曝冊

發其下多鼠伏死

食鹽

官吏食鹽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納鈔一貫鄉民人二斤二兩五錢每斤納米四升三合二勺二抄五撮景泰中官納至三十口吏至十五口成化二年定官十五口吏七口為率又永樂二年大口鈔十二貫小口六貫蓋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南唐昇元初賦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授鹽二斤曰鹽米元宗交泰初准甸鹽場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南唐備安何足論而全盛如今日何流弊至不復問也

平涼府志曰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民披籍計口

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口給鹽是官受銀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而官復召商中鹽商將何所賣之緣弘治以後雖計口收鈔惟王府及達官支鹽而司府吏民皆莫或運支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於官復市鹽於商官收倍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令百官折俸例皆虛名未有實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知其弊亦莫肯實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冀其必得也姑以文符市諸奸得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者必下所司嚴徵於民與奸執之民各分其重困黎民而利斯人予不知其何說也趙時春

浙鹽每引四百斤官給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故稱鹽鈔當時法嚴鈔貴灶丁淨利後鈔法不行灶得鈔無所用煎鹽窮苦因利納銀告攀水鄉灶戶水鄉灶戶初制募民為灶准免一死故富民爭買灶籍實非灶也兩淮鹽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長蘆鹽凡近海俱鹽坑築灘如治畦鱗次而下其字為大整潮上則整之皆平潮退挹水注上畦中風之日之又注一畦風之日之又注如初投以石蓮立而不仆則水氣盡而醇如飴東北風至水上凝鹽如雪花雨則鹽減鹽粒大而甘孫廷銓

河東解鹽池但候南風凝結不假人力

四川鹽井提舉司洪武間鹽井二百七十八額課一千六百零五萬九千三十斤永樂十八年雲南商人汪浩言上流屬井課少水多遺官於永通等九井攤出鹽七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斤列之正額名曰新增鹽上流通海攤出鹽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一斤補入額數後提舉顏訥發之名曰埋沒鹽二十二年福興等井戶別等小井並貼攤出鹽七萬四千六十六斤名曰添辦鹽宣德間富義等井戶亦尋井開煎攤出鹽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斤名曰增羨鹽景泰間戶部主事汪回題復課新舊鹽井共一千二百八十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丁歲辦鹽八引每引二百斤歲額鹽二千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斤五兩三錢貯鹽倉○井大者汲以革囊小者竹筒每鹹水一斛可得鹽十五斤四川通志

錢爐

北平山東雲南各二十二爐山西四十爐浙江二十爐江西一百一十五爐廣西四川各十爐陝西三十九爐廣東十九爐

南京嘉靖間鑄錢其背或以金塗之民間曰金背錢或火黃其背使黑民間曰火漆錢其雲南及寶源局先年純用銅錫不雜以鉛每文重一錢二分又車錠其邊色黃質堅民間曰錠邊後科臣建議革去車錠止用鑄判二座而工人復盜銅料其邊粗澁曰一條棍不異私鑄錢法遂墮

屯田

國初屯軍七標軍三屯軍每人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牛犂歲徵

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徵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為家小糧三石二斗為種穀後以米四斗折穀一石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

南京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十八石即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每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憐屯耗令十二石存留

自贍止約六石

寧國府志屯田正軍人給四十畝歲徵米六石

杭州府志總旗人十八畝糧二十四石小旗人十四畝糧二十石四斗軍人十二畝糧十八石正統元年減徵未併鎗者總旗納十二石小旗八石四斗併鎗者總旗六石小旗與軍同

嘉興府志總旗十八畝小旗十六畝軍十二畝各糧六石本折均

平未併鎗總旗加辦六石小旗加辦二石四斗併鎗後各糧六石
福州府志洪武時軍稱舊屯永樂時軍稱新屯俱分給三十畝歲
正租十二石給本軍餘糧十二石給守城軍士

平涼府志屯軍人百二十畝之輸穀豆例一斗以五升給屯丁實
輸止五升為銀二分而已遠者每石折銀四錢。又曰營田一項
徵子粒糧六石按屯租贏縮不一因地制宜具見其略

南昌衛及饒州撫州十戶所屯田俱在池州

照略官

金華府志金華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年設正千戶一副千戶二百
戶十其聽訟設鎮撫二以上皆世襲其幕僚初設照略一員後革

改吏目

吏卒支給

衛所每月指揮僉事米四石八斗正千戶米三石二斗副千戶二
石八斗百戶三石鎮撫二石四斗漕卒月支米八斗操備及諸雜
差有妻者六斗否則四斗五升羸者殘疾者三斗

衛所遥轄

鎮遠衛清浪衛備橋衛五開衛銅鼓衛瞿塘衛俱在貴州境以湖
廣都司遥領之如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置在河南蒲州守禦千
戶所置於山西

撫州衛屯田有在徽州新安衛屯田有在應天

戶口婦女

上海縣志戶口備載婦女洪武二十四年男子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婦女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九永樂十年男子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一婦女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其數相准至弘治十五年男子十七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婦女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七隆慶六年男子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二婦女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五數不相準則今昔醇偽之殊也按各郡縣志戶口不載婦女特錄之

賀節

萬壽節元旦冬至諸節京省諸臣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呼嵩此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俱再行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林退齋署南都察院疏請禮部覆從之客座贊語

詔勅筒

外夷詔勅事竣使臣上其筒禮部轉繳內府不得損壞

夜鈴

南京皇城巡夜金鈴百枚搖訖即曙數之嘗閱一

總兵統

國初列侯總兵體極尊重有司伏謂如屬禮近內地守令昧於掌

故輒欲鈞禮送，取累

品官酒具

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壺金盞六品至九品俱銀餘人用甕漆木器太祖起民間習於節儉又浚懲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為寒乞則好謂彬、郁也。正統三年品官房室除貪污罷斥者改折外餘許子孫居住

御史首道

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浙東先設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為北京示其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為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宋以臨安為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我朝蓋兩沿革制非也

鳳陽興福宮

洪武九年四月 上如鳳陽居皇城興福宮中都新志攷史不載

瓜哇移文

瓜哇移文嘗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自其立國始

占籍

民籍灶軍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賢籍按崇禎丁丑科進士四川齒錄書儒籍同輩頗異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職又蜀中習例也天地壇、戶天壽山種樹人戶宛平昌平墳戶光祿寺酒戶陵戶廟戶園戶瓜戶菜戶米戶藕戶密戶羊戶

官雊

歲十一月朔太平人奉郡符直入應天尹中道雊於南京

太廟銀葉

立春立冬日京尹進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御製孝慈錄序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教東谷贊言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不憚諭嚴嵩曰禮官得毋言乎嵩詢諸朝士皆莫敢對少詹事尹洞山臺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生子語乎嵩以其言對上釋然

孔子像

唐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洪武十四年二月建太學自天子以下各設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然外學仍如元人之舊嘉靖元年始撤像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祀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望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藝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謂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捨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即出笏叩首而拜繇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

與今不同今只行拜祀澄海縣志東陽王嘉忠著

湯信贈世子

信國公湯和世子壽早卒贈信世子塋鍾山勳裔同於藩嫡

木鐸老人

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侷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持之後為泛後齊徒等賤

課栽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百姓多栽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違者全家發遣充軍有司據實以報考績嚴最係之今典史具成牘以借故事如蘇松常鎮不桑不棗歲報如例

官課虛飾類此多矣

昭示奸黨錄

太祖誅胡丞相惟庸及其黨好彙爰書曰昭示奸黨錄藍玉之敗又理前案搜入無遺定曰奸黨錄自為序

江南牧馬

洪武十四年令蘇松嘉湖四郡民占田四十頃以上出上馬一匹三十頃以上出中馬一匹二十頃以上出下馬一匹長溪沈氏家傳

沈萬三

南京會同館富人沈萬三秀故居也館址遺礎尚存人疑其有藏

金頗坎掘翰林院四書櫃各高二丈許工部節慎庫四銅櫃高可過人國子監四銅缸光祿寺鉄木酒榨每榨用酒米二十石俱其物

郊燈

南郊燈杆高十二丈有奇燈籠大火餘容四人剪燭郊之夕洪武門皇城各燈如之

征南將軍印

征南將軍印沐氏世佩其印不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半用夷人奉之如尺一

國初抄劄法

今各處抄劄人口家財解本處衛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為奴金銀珠翠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騎卒牛隻給與屯卒無屯處并一應孳畜粗重物件盡行變買值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故瑩不在抄劄之限

勲嫡

凡公侯伯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為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鬪皆聽爵主方剖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答禁不避尊行亦猶天家規簿及郡王體制最合古人宗法惟開國靖難諸故家為能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又軍中僚佐偏裨以及幕賓稍為雅談者每呼正位總兵官為兵主此

惟大將軍專生殺者為愆副將以下即貴至橫玉僅呼為帥主耳
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為
使主其副使犯令雖得尊官亦得用軍法誅之沈德符野獲編

鎮江輕租

鎮江民糧全免官租半徵民糧本色亦免徵惟折馬價

番經臺

南京大內番經臺多六朝古石

內庫

內府供用庫廳前懸木魚一長三尺許示有餘之意後庫上有瓦
鴿子一

左順門內庫設不欄秤閱凡有事而出皆搜檢即苑庫內臣亦然
獨文官不搜邵文莊集

神宮監

神宮監不許蓄犬萬曆間掌監杜用養一小犬為東廠訪知費千
餘金方免恭

奉先殿薦新

奉先殿在東宮左門樓三間殿九間甬道丹陛各三十餘文嘉靖
初改西宮之停殿門三楹在橫墻下無樓甬道丹陛總數步殿六
間制度隘於舊

南京奉先殿薦新正月生菜十斤葑十斤芥十斤上元江寧辦鷄

子鴨子各三百太常寺辨二月子鵝二十二隻外副鵝二隻兩縣
 辨直六兩二錢芹七斤萋蒿七斤薑菜十五斤兩縣三月笋十五
 斤山川壇辨鯉二十五斤河泊所四月梅二十斤櫻桃十五斤杏
 十八斤園戶黃瓜百三十枚兩縣彘脂三斤雉六隻兩縣五月菘
 十五斤李十五斤來禽十五斤園戶茄二百五十枚兩縣嫩雞二
 十隻副鷄八隻江寧夏至日李五十斤太常寺六月蓮百六十枚
 甜瓜三十枚西瓜三十枚冬瓜十八枚兩縣七月雪梨二十斤寧
 國芡實十斤園戶葡萄十二斤菱二十斤棗十二斤江寧八月芡
 白二十斤池戶芋二十斤園戶姜二十斤藕三十枝鱖魚二十五
 斤河泊所粟米一斗糝米一斗山川壇粳米三升江寧九月香橙

二十斤園戶鰱十五斤河泊所栗子二十斤小紅豆三斗江寧砂
 糖一斤八兩十月柑二十五斤摘二十五斤吳縣活兔六隻溧水
 溧陽山藥四十斤句容蜜一斤太常寺十一月甘藷百
 淨海
 寧波金塘大榭台温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周數百里舊有居民
 國初因倭亂徙入內地
 武職馳封

洪武十七年正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乞封繼父 時生父已封
 許之今世并必都督其崛起至恭將始封
 門禁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三門禁出樞魏國公家壘鍾山許太平門倒出

同宗

翰林學士新安朱升誥命有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耆詰之英詞臣代言恐未敢稱同宗或上旨然耶野史謂太祖嘗欲繫族元晦容或有之

李韓公燈檄藏勅

李丞相善長史謂定遠人實世居徽郡祖塋郡城東十里丞相少讀書靈金山留有金燈疏刻中元節焚疏則燈見歲久板漫漶改刻焚之燈隱今仍前刻丞相沒駙馬都尉祺次子盛慶謫佃績

溪之龍閣家藏太祖手勅二稍明胡黨之冤謫滿二百十六年准後人伏闕復還所籍六萬金之半藏勅後質嚴鎮方氏天啟方氏夢丞相冠帶來索召且見禍乃贖去比何方氏火崇禎二年十世孫李世選投勅上奏下閣臣韓云高皇帝遺旨一道仍手書皇封之上勅賜勳臣皇親外甥李盛慶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閣二百十六春為民依勅滿捧此勅到京見主開折復忠臣功爵謚同依近世不忘李徐劉勳臣保障我為主收伐陳友諒天下俱克復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欽此臣祖盛慶奉勅遂同乳媪襁負龍閣相延八世不知封中好言何事無敢輕啓今限已逾期臣父應寵年六十有七衰殘

遲暮臣嫡長代膏云云下閣部勘閱大學士韓爌等言文書官賈宗誼奉聖諭至閣云朕讀皇史宬尊藏御筆折對封面上亦有二三字相似其寶篆辨永昌但其封內文書正為不類所言二百十六春便當應期來何延至今既曰李盛慶又曰李盛是一人還是二人卿等詳查摺奏於是大學士韓爌等言臣詣皇極殿恭驗皇祖御筆以李世選所進勅比對可疑不止一端皇祖親筆行草皆花鍵有法而所進不然即封而長字臣字爵字稍似亦未遍肖若中幅則不同已多可疑一也皇祖初年戒勅諸將帖諭敵國出自親裁詞意淵卓豈臨御二十三年之後手書文義不類若此取守龍閣亦屬無據可疑二也其云二百十六春為民限滿自

洪武二十三年至今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可疑三也封而稱李盛慶封內又稱李盛李世選疏有福慶延慶盛慶三名則盛慶為一人明矣然考善長子駙馬都尉祺之子二芳留守中衛指揮茂祺手書鎮撫至芳子恒始停襲並無盛慶等名善長賜死芳茂俱赦弗誅世選云祺同子福慶延慶亦同以死可疑四也封內悞書胡惟庸為維庸李祺為爽祺之祺可疑五也洪武元年定尚寶司為正五品舊制寶十七顆並無單用永昌二字可疑六也又善長自縊在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是春榜列功臣尤首善長而封內乃書二十三年仲春月初一日出給則給勅乃在善長未死之前其謬可知矣云云禮科給事中孫紹統禮部尚書

何如寵俱參其謬如寵曰臣質問世選年二十歲任績溪九都龍
関問何不依限來奏云父風疾又貧農上年清明節祭旌德祖墳
遇生負李仙品說起扶持營費同來又問封百寫盛慶封內又李
盛是一是二云是一人問吾學編等書李善長子孫世次甚詳並
無福慶祿慶等名云年幼不知察世選一村愚頗不知作偽而應
對之間非推年幼不知則云不敢拆看但云凡事李仙品曉得云
兵科給事中宋鳴持奏曰善長事詳載實錄尤莫詳於昭示奸黨
錄善長被詰自縊今日山金致仕學卒一謬也善長之子駙馬祺
曰於家建文初教守江浦靖難兵入投水自溺今云善長卒祺曰
卒二謬也有二子曰芳曰茂芳為留守中衛指揮茂襲旗手衛鎮

撫茂子恒停襲今云祺與二子福慶延慶同死止有宗孫盛慶吁
謂盛慶者善長之後也抑存義之後耶善長自駙馬外有二子胡
惟庸招中所稱四官人六官人及存義之子仲佑俱誅死吁謂宗
孫盛慶者何人三謬也云云按茂生恒，生城，生直，生鷺世
居聚寶門外竟論世選死

談遷曰李世選吁上高皇帝手勅生誣妄與漢竇嬰所上大行
手詔同嬰豈作為者或景帝大漸不及下尚書耳高皇帝開天
之事不可以拘格論御筆二三字僅以文義不甚類亦遙，有之
福慶延慶意芳茂小字國初好稱小字如惟庸李祺之悞人，知
之能偽必不悞，處或聖怒時改其曰仲春月初一日給似趣善

長死未即自決故至五月二十二日也 高皇帝過舉既不欲暴
而上公之爵非一紙即復存疑可也謂作偽似未必然

宋濂

宋景濂先生奉制作蠅頭頌 上命其子中書舍人璉書於核內
藏於庫猶存

元翰林待制柳貫道傳宋先生師之柳集若干卷行世遺稿四卷
宋手書細楷藏柳氏處

義門鄭楷撰宋先生行狀云任國子司業 上欲試先生以吏事
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按宋以議孔廟禮忤旨謫非試吏事也正
不必諱

洪武十四年辛酉先生卒葬夔州蓮花峰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
巳十二月二十七日蜀獻王遷成都之華陽安養鄉又七十二年
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三日蜀憲王改葬錦城迎暉門外

楊彝獻詩

餘姚楊彝宗彝洪武中任長春主簿其子坐謫移家成貴州普安
衛宗彝棄官伏闕獻詩曰臣本中山一布衣三年從宦在京畿功
名有志嗟何晚妻子無依夜不歸日照九重恩莫辨月明千里淚
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長繞黃金闕下飛 上悅之擢吏部考功
主事還其從成妻孥復以引年去官就養普安有萬松集點紀

功狀榜里

晉江陳章應進士歷榆次繁峙安丘三縣丞以才廉召為禮部儀制主事太祖閱功狀大異之重書褒美下本郡榜之里門以寵之榜猶藏於家王遵巖文集

經進集

華亭顧祿謹中以太學生官太常典簿歷蜀府教授太祖聞其詩命畫進之解縉嘗入便殿見御前置祿詩數帙故其集名經進云

恩榮宴釋父

邵陽梁德遠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戶部郎中繫詔獄德遠不赴恩榮宴及父謫成請身代特拜工科給事中命釋其父楚紀

丁玉銀錠

平羌將軍丁玉經略西蕃鑄銀錠與之要約散給諸羌得者寶之如神物上有誓詞輕重不等蕃中號為丁大夫

建文皇帝遺蹟

郭子章曰吾學編堆伏亭叢記俱載帝在金坑長官司羅永庵題詩壁間予入黔今定番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羅榮寨五里許有白雲庵即帝避難處也豈悞榮為永悞寨為庵耶庵畔一井周匝可二尺許深半之傳帝所濬井中水恒雨不溢恒暘即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隻鯉出沒其間久旱出輒兩淫雨去輒晴其應不爽庵後有洞亦曰白雲外室中廣可坐可卧有臺可置燈又

有隙通天光明內徹乃 帝脩煉所庵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
小者合抱皆 帝手植前臨龍潛金剛二寺萬山朝拱儼然居高
臨卑 帝潛此數十年豈無意又嘗經宿威清衛為劉氏書玩略
堂御墨猶存劉即今指揮世爵祖也在宇內黔為僻在黔羅榮為
僻終永樂之世不能物色之以此嗟乎古今帝王出亡無復有歸
者亡而歸惟 帝使 成祖無德昭之恨 英廟成親之仁亦
千古一快黔紀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
碧雲淡紫微無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
宮猶望翠華臨

閱罷擘巖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嶺千重迴北望天門
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紫綵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
有群鴉早晚朝右題金筑二首馮元成集

飄泊江湖四十秋
蒼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
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兩聲收
新蒲細柳年々綠野
老春聲哭未休

斷絕紅塵法守宗清高不比世人同牢銷心猿歸定忘莫教意馬
任西東禪杖曾挑滄海月袈裟又接祖師風吾今滿眼空門事幾
个知音了悟功黔紀

衡州有建文巖以 建文帝自南中還寓衡之華嚴寺當巖坐故

名有碑記有奏章自稱匡僧瓊後見吳人朱鷺建文書法擬萬曆
戊子老僧大慧來自衡中言

雲南武定軍民府獅山之半有庵曰龍隱中祠建文帝云棲山
四十餘年始自田州歸大內今其像禪衣錫杖淒然老衲狀也

錢塘縣

大遼山東明寺帝嘗隱此有遺影云帝

自寫今塑其像兒髯面紫其遺影近一紳購去

武康縣證道寺題壁江湖編覽此間停終日觀瀾坐梵扃近水魚
遊千頃碧長空爲庚九霄青聖賢道配乾坤德日月光華草木馨
媿我遠來山寂處誰言道有少微星歲次辛亥孟夏梅書相傳
建文帝題大書道逸末一字未辨

帝嘗寓吳江史仲彬翰林家篆書小雅堂史孫女適嘉善池灣沈
氏移榜去惧禍鏤其題識沈石田先生有登小雅堂哭史仲彬詩

建文皇帝葬

建文帝墓在西山聞嘉靖十五年九月聖駕嘗幸此王在晉長

天下大法師之墓在北京黑龍潭二里劉侗帝京景物志

建文帝葬處距景帝陵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墓駙馬

都尉鞏永固請追謚稱皇帝上語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

尊號乃止蓋輔臣不知據此以對也楊士聰玉堂薈記

方孝孺辭稱先生

方遜志與潘擇可書辭稱先生前輩虛受如此今學語兒灾梨輒

自稱先生寧不顏汗

雪庵和尚詩

典衣沽美酒，斷作鈎金鱗。請我師，友邀他上。賓風吹椒樹，老
雨洒桂花新。百歲如彈指，相遇莫厭頻。

許觀考滿呈式

翰林院脩撰許觀年三十三歲，原直隸池州府貴池縣在城民籍。由本縣儒學生員洪武十七年歲貢考試中式，送國子監讀書。當年中應天鄉試，為丁父憂，不曾會試。洪武二十一年十月間起復，仍送國子監讀書。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內禮部會試中式。三月初十日殿試，賜進士及第。當月十七日除授翰林院脩撰。洪武二十

五年除授翰林院脩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聞祖喪，承重丁憂。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服滿。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內到部。日復除原職。至洪武二十九年八月日實歷俸三十七個月，已足三年。考滿例應考核。今將任內行過事蹟，有無過名開坐，須至呈者。一事蹟：撰述文字檢閱經史，撰寫刑部等衙門榜文，編寫諸司職掌，編寫省倉等錄，考試歲貢生員。考國子監每季課業，清理軍職貼黃，註銷各衙門前件。一過名：無。本院學士劉三吾署考云：脩撰許觀發身科第，擢居翰林，器局疏通，蒞事勤謹，在位三年，可謂稱職。舊京詞林志。許觀，洪武庚午鄉榜三十一名。

許觀籍沒第觀匿廣文解舍中得脫遺腹子寄育外家郭氏郭自有子長而相詬謂爾侍中宗人是罪孽也訟於官郡守閱之全仍黃姓後黨禁解萬曆丁酉蜀人龔文選以御史按部至貴池訪侍中裔孫久之得二人各持世系上御史由其一日此為真彼贗也縣官請其故曰身即侍中族裔姓避難竄蜀改姓耳因奏立祠奉祀釋其姻黨翟翁二氏永成廬其裔於學宮觀夫人翁氏家尚存多居郡城貴池蔡生說

吳人許觀字瀾伯有高行不仕與侍中同時同名字見文徵明跋江貫道畫卷

高巽志謚

建文中太常寺右少卿兼學士高巽志謚文忠貢士沈純祐秀水志

周玄初崔林集巽志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月前吏部侍郎太史河南高巽志革除之後不著建文職官而遜國記未之詳也俟更考之

建文遺臣

金華楊榮由歲貢敦尚風節以詩文名官國子助教靖難末棄官歸永樂初詔錄舊臣榮辭不赴強至中途嘆曰吾何顏復樹名仕籍乎遂赴水死

朱寧一名寧字士安洪武中

汀州同知調河間奉母就養

時守闕寧署郡符未幾靖難兵起倉卒城陷遣人送母田間道馳歸抱印抗節月械軍中永樂初謫戍良鄉十餘年備嘗艱苦作耕雲軒以自適後赦歸以主簿起寧竟不就辭疾歸母已沒痛悼不已廬墓終身以上俱湯溪縣志先屬金華縣

仙居顧碩以通經授石樓知縣擢吏部主事文皇帝即位召之不赴棄官去為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湄輒飲泣微咏出牧携一竹筍絨蓐甚密莫歸即枕之卧或問此中何物珍之乃甬即悶，不卷至永樂終盡赦死義家聞之歌曰騎牛遠，過前阿手執牛繩口嘆歌牛飽人飢欲歸去幸何幸何幸，何乃開筍出衣冠服之辭主人而歸詢其詳乃碩也仙居縣志

袁敬所者不知其名永樂初流寓常山之松嶺為人易直善飲；酣輒書淵明五柳圖詩書罷擲筆悲吟繼以澌泪又常夜宿旅店聞人行聲起題詩於壁悲吟連旦一江西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脩何為在此袁起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後十餘年贅一娶婦死歸家

藜杖芒鞋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點先帝御諱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題淵明五柳圖詩

宣德初有綿竹山人題詩於浦城之慈嶺山河形勝今猶在宮闕趨蹌事已非冀野風生隻虎闕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話稽首無緣見衮衣擊石猶懷千戶恨仰天血泪不勝揮

萬州海雲庵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
主無尋處孤臣敢問家何心嬰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魂應寂悲
歌愧五蛇以上俱錢牧齋國朝詩選

燕人南征真定知府全叔徐文晟貢士開城不應後登極查理不
孝官成興州中屯衛妻王氏擊登聞鼓訴寃得未減

黃鉞裔

常熟給事中黃鉞歿揚亡子弟之裔曰可仕亦絕有林姓是其嫡
族許子洽說

翁大方

泰興第大方謂孟廟詩有序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丞盧

陵彭與民拾遺攜李朱逢吉承制來撫齊魯兵民道滕過邳謂拜
祠敬賦一詩以志瞻依之意云邳國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
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醒今為百世師故里尚瞻羞俎豆新碑還
刻斷机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詞今石刻首四字鏡
去蓋建文二年隱可識也三遷志

烏鎮九老會

烏鎮九老會漏叔瑜字大美號越南會稽人革除時河南道監察
御史唐其道鳳陽人革除時以文史院出署天長縣丞並寓烏鎮
孫孟吉字兆禎烏鎮人革除時建文閣太常寺博士時年八十五
以上三人俱遜荒行道者備革朝遺臣之闕

建文書法擬

吳人朱鷺白民著建文書法擬求姚太史希孟序太史崇禎初方
赴召恐觸忌遺金一鎰而別

神虎

燕王舉兵靖難夾河之戰先一日忽有虎突御幄前諸將駭怖都
督譚淵一矢殪之王大喜謂翊日戰必勝翊日為盛庸所攻失利
淵死之子忠封新寧伯立廟於門左肖虎見張東白先生神虎傳

脫駱治聘

永樂元年八月成陽侯張武卒上出內廐鞍馬聘之令有司治
塗具

致仕官掌印

永樂七年春上幸北京詔天下致仕官皆掌印於各郡縣於是
致仕衛輝知府義烏胡禧掌常州府印已解印去通判夏英命無
錫訓導瑞陽盧立魁作序送其行未書其序不稱頃首僚友知府
黃弘同知洪庸通判夏英推官靳俊拜贈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
故衛輝知府胡禧來朝年老賜冠帶宴賞致仕賜勅

世廩生

江陰鄧師錫原安南降臣其子孫世順天府儒學廩生聽科貢成
庵漫筆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父母暨妻始永樂十年時僅八人西揚
勒石以垂後

崑山鄉舉

永樂甲午崑山起送諸生科試止五人曹瑜戴義陳劬王永和夏
景是年皆中選而永和為名臣偶桓醉吟錄

永樂程錄

永樂庚子科浙錄按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次巡按御史次
布政司時尚執法故首臬司也舉子書名每行書二人李樂見聞
雜記

補印

永樂十六年慈溪縣失印請更鑄朝議恐舊印復出易為奸改印
文從谷曰慈谿

宮妃歸寧

永樂二十年恭順榮穆麗妃陳氏入宮寧陽侯陳懋女受冊尋命
歸寧父母齎予甚厚

佛郎機

佛郎機烏銃相傳得之番舶都督戚繼光少署登州衛印發地窖
永樂時佛郎機年月鑄文可攷又庫有烏銃

兩京官俸

兩京官俸微有不同如南部主事支米三石北部支四石五斗有

奇折俸亦不同

史官侍班

常朝御皇極門史官四員班左在各科前午朝會極門史官二員
列御座東稍南至機密宣召史官不侍

留都官擁蓋

南京各官惟太司馬閱武及督學御史張蓋大司馬八駟御飛鶴
祀

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為公主命先為嘉興延平慶都三王府造
中使司印中使司有正副亦闍人為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唐家以
士人充僚佐也

賜宮媛家僮

仁宗賜太醫院使蔣用文宮媛李氏莊氏徐氏賜御醫何淵手札
三十一道家僮二人文馬一匹

巡撫歲入京

宣德時全巡撫歲八月赴京議事
大臣除伍

宣德時兵部右侍郎錢塘徐琦成籍寧夏以使安南稱旨特除其
軍籍後樞部為例

不奪功臣宅

宣德五年十二月丙辰秦府保安王志炯請故陝西都指揮使陳
懷宅為洛川縣主居第上諭工部尚書吳中陳懷功臣若尚有
親屬安可遽奪其令陝西三司覆勘意以視斥郭汾陽舊宅入法
法雄寺者何如哉

蜀邸聲銳

宣德五年蜀王府忽舉炮銳總兵陳懷以聞上責輔導官謝還
護衛三之一令照泠極矣江南喪嫁銳震城市了不禁也

學憲兼民事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設京省提學憲臣二八月命憲臣兼督民間
裁種桑棗先是守令提調諸生孟月試經義仲月論表季月策皆
在學舍

典史進俸級

正統時山東長清典史淮安何聰九年任滿邑人乞留進九品俸
級長清照志攷先朝實錄復於下吏類多匪獨何聰也

孝子孫庸王相

正統九年孝子滁州孫庸返自廣西庸字允良其從大父豪為團
人隸太僕馬死當償將之廣西市馬得息補其父景和代行是時

庸娠財七月景和道得暴疾死南寧偕行者告官、為其崇塋已而生庸比壯語及輒哀刺斷絕恨不知死所一日閱故籍見狀銳意往乃徒步至南寧求不得乃披髮曳鞮窮歷山谷已得老嫗示塋處因發得骸刺血滲漉之血輒沒入乃負歸、塋城南旦子岡廬墓如初喪君子曰可謂孝矣以後嗣微薄未得旌胡松曰予少時數聞長老賢通於事者皆言庸孝不誣且言庸有友十數人既並死唯庸每歲時伏臘必列其位躬奉觴上食泣如對酒數行而後已蓋孔子有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庸豈其人哉其諸異乎市道交以存沒與衰為離合乎又嘉靖十六年四月巡按御史蘇叢禮於孝子王相之廬滁州衛人早喪父母賈氏寡委曲奉事得其歡

母衰老畏寒相溫枕簟不替垂十餘年冬深寒甚常橫卧床第取母足加腹煖後曾齒盡落不能啜含哺、之病遺矢箒上必自舂滌其喪毀剝不勝朝夕號出入告殯及塋自起塚日奉飲食臨墓獻哭憶慨焉如弗及胡松曰孟子有言狂狷不可必得故又思其次末世俗靡士或迷方輕薄認詞去道遠而故能操秉一行久不易者蓋亦鮮也王日不知書其所自盡士或不能逮雖其天質之美良其風軌所被可以興矣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余是以述之
滁州志

大宗伯不由翰林

正統己巳禮部尚書錢塘楊寧嘉靖甲申禮部尚書遂寧席書萬

曆庚辰禮部尚書嘉定徐學謨皆起曹署著聲

高鏊

高鏊字企之嘉定人少孤其母改適乃從外舅氏遂冒其姓舅氏故太醫官居京師鏊自習醫補太醫久之直內殿正德十四年二月上書直諫上怒下詔獄榜三十明日聽午門五日復榜五十成烏撒衛嘉靖初放還晉御醫復高姓自後朝士多新貴無知鏊者而鏊亦自晦匿不言先朝事守官垂四十年不調嘗考績尚書吳山展其牒矍然曰此即武廟時徐鏊耶嗟何淹也久之調南京隆慶二年卒年八十三

呂尼沮駕

己巳上出紫荆關陝西尼呂氏迎駕言其行不利上怒叱捶之尼坐化去今順天保明寺供其像封為御妹俗稱皇姑寺

景帝墳園

景帝墳園不稱陵在金山口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白楊及椿皆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李夢陽集句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古木回岩樓閣風

軍運

景泰前漕船無定制天順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客座藉誥漕舟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方十總

南京總各衛一千七百六十隻

江北總各衛二千六百九十四隻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以上俱清江提舉司造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糧二十八萬石內折七萬石衛河提舉

司造

浙江都司二千四十六隻糧六十萬石嘉靖三十三年浙東西分

二總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糧四十萬石

湖廣都司七百五十九隻糧二十五萬石內折三萬七千七百三

十石六斗

河南

糧二十七萬石內折七萬石

江南直隸一千四百四十三隻以上各原衛所造

遮洋海船五百二十五隻衛河提舉司造

今額船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米四百萬石每舟正米三百三十

石定百石加耗九石八斗又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

江南民運

民運白糙粳糯隆慶二年奏定府佐一人領州縣佐一人副烏正

月解維六月告納否則罰六年許同軍船挽進

蘇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七萬五千五十七石

松江船九十四隻糧六萬一千六百四十石

常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

湖州船百八十二隻糧萬一千石

嘉興船百三十九隻糧六萬五千七百五十石

嘉湖專供光祿寺酒醋局浮費猶省弘治十年安吉知州舒城鄭昌奏除安吉白糧常用七百餘石白米歲一千三百三十一石

南京貢船

司禮監制帛二十損船五筆料船二內守備鮮梅枇杷楊梅各四十損或三十五損各船八俱用水尚膳監鮮笋四十五損船八魚先後各四十四損各船七俱用水內守備鮮橄欖等物五十五損船六鮮笋十二損船四木犀花十二損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損

船六枰橘廿篋五十損船一尚膳監天鵝等物二十六損船三醃菜薑等物百有三罈船七笋如上船三蜜煎櫻桃等物七十罈船四乾鮓魚等百三十盒船七紫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罈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罈船四鷄鶩等物十五損船二司苑局葶薺七十損船四薑種芋苗等物八十損船五苗薑百損船六鮮藕六十損船五十樣果百四十損船六內府供應庫香稻五十損船六苗薑等物百五十五損船六十樣果百十五損船五御馬監首苗種四十損船二共船百六十六隻龍衣板方黃魚等船不預焉

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
上林苑

上林苑蓄有署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家牧地一千五百二十頃
三十四畝鶩八千四百七十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隻雞五千五
百四十隻光祿寺取孳生鶩一萬八千隻鴨一千隻雞五千隻線
鷄二千隻鷄子十二萬

太常寺薦新奉先殿新雁十二隻雉嫩鷄各十三隻鴨子二百四
十鷄子二百八十

本監歲進宮鶩六十五隻鴨黃七十五隻雞黃五十隻大雌鷄十
五隻鶩子九百五十鴨子二萬九千內府供應鴨子三萬
嘉蔬署栽種地一百一十八頃九十九畝歲造宮菜十三萬七千五
百八十三斤又光祿寺青菜二十四萬七千八百斤芥子七石八

斗

良牧署牧戶二千四百七十六家草場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十
三畝牛九百二十九隻牝牛九十七隻犍牛八百三十三隻羊二
千五百六十九隻綿羊二千三百九十六隻公羊二百四十八隻
母羊一百五十七隻兒猪六十八隻母猪千隻

光祿寺歲取孳生牛八百隻羊五百隻羊羔二十隻腌猪二千口
正旦冬至節肉猪千口

內府丁字庫歲收羊毛二千四十六斤四兩
太常寺薦新活兔八十一隻

松江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青近流聞禁庭下府司織造赭黃大紅真紫等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工作胥隸並緣為奸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者

孝宗在東宮淡知其弊即位首罷之嘗閱內帑見之曰此布一匹文綺十匹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絕松江府志

松江細布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匹有奇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百匹有奇萬曆初加八千匹

教官考績入京

教官九年秩滿考績例入京成弘間猶然後廢不知何年

南京左侍郎

南京各部自正統後俱右侍郎成化十年倪謙為禮部左侍郎十二年錢溥為吏部左侍郎

浙東銀治

浙東銀治國初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金永樂時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金宣德時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金正統間減課止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金景泰七年止一萬六千六十五金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金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五金五年減一萬零二百三十七金弘治二年止一萬八百四十一金見巡按

御史暢亨疏中

大臣馳贈革職官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大學士謝遷言臣祖榮任福建布政司都事例不封乞以已得誥命移贈上並予之天啟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言臣父任四川眉州判官坐劾奪職臣今雖縣復冠帶不得封今乞恩命許之

閣臣賜蟒服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始賜閣臣蟒服

兩宮三殿

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災正統己巳六月南京宮殿災弘治戊午十月甲戌清寧宮災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宮災嘉靖辛丑

四月辛酉九廟災辛酉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其年月皆已酉午戊丙丁

皇莊

慈慶宮慈寧宮乾寧宮共莊田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十五畝徵五萬五千八百十四金煤窑七十座徵百七十金果樹六千餘株徵六十五金

教諭李璧

仁和學舍有宋高宗手書石經正德時巡按張承仁欲徙之郡學
教諭李璧力爭之張曰吾徙府學非私之也何執為曰明臺為一
浙主徙之無所不可璧官仁和學知守故物他非所知也苟從命
徙是猶子孫不能為祖宗守祭器尚可為子孫乎張怒欲撻之璧
曰官可去身不可辱也去身而移石經非典守責矣官猶在也豈
可以奪乎乃止自璧去或移之郡學杭州府志

教職左遷

正德時龍泉教諭宜山高嵩以亡功降霍丘訓導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正德九年吾寧祝虛齋先生萃任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奏薦
地方人才長安縣劉璣高陵縣呂柎蘭州段長鄠縣王九思藍屋
縣王元凱商州南鏜華陰縣屈直鞏昌府范鏞慶陽府王綸臣嘗
相接其所議論規為皆非常才士子所共推尊軍民所共敬服是
皆先帝與陛下作養簡拔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又奏薦
賢才如同州儒學正魏謚長安縣儒學訓導樊華渭南儒學訓
導李應陽興平縣儒學訓導秦錡學既醇正行尤謹嚴前提學副
使朱應登推教書院功緒甚著長安縣儒學教諭董儒三原縣儒
學教諭申偉秦安縣儒學教諭江萬玉長安縣儒學訓導胡山才
德俱美卓立不群朱脂縣儒學教諭江蘇文藍田縣儒學教諭劉

萬祿出身雖由歲貢學行無忝科目云云按薦地方人才薦教職
今係撫按事而舊見之學憲想亦例也正德後不復行矣檢先生
遺集錄之以存餼羊

富春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
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
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
始無於乎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按察貪事朝臣韓邦奇疏
載之削籍

省掾何麟

武宗微行自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入上怒遣中官逮山西守
臣拒門者撫按而下皆怖布政司吏沁水何麟曰來旨未有主名
此易為耳若厚賄中官不令羅織願與俱往即上怒麟一身不
足恤也至京奏曰陛下巡幸晉陽維時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
他官無與也臣不能啟門恭迎駕輿臣罪萬死但陛下輕宗廟
社稷而遠事巡遊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
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守臣鄧曄拒而弗納光武以
為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鄧曄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
臣恐後世以為臣之不幸不若鄧曄而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
光武也有旨杖六十釋之各官皆不問沁水縣志

楊循吉

武宗南巡於北固山上見楊循吉留題因召見行在見上不能
對遂罷遣歸忌者因以為伶人臧賢所薦不知此際循吉負不能
糊口其赴召也典衣為裝惡從市伶人王元美輕信筆其事於危
言因而傳播天下冤扎徐文貞云世廟初年欲起君謙聞其顛
而止楊公笑顛不以伶人事也馮元成文集愚按正德十六年八
月癸未發京師是日即杖臧賢等於午門戍邊安得從南巡薦循
吉也又江寧徐子仁霖亦曰臧賢所薦是年十二月上至南京
賢死矣流聞之謬如此

蔡鼎

貴池蔡鼎正德辛巳進士歷雲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訪黔國
公沐崑堂設椅自中坐左右列長杌侍坐撫按蔡不耐坐沐怒命
懸其杌竟立啜茗而去自嘉靖中撫按始均席

御容殿殿

嘉靖時 祖宗御容殿永孝景神二殿

勳位

嘉靖乙酉二月乙未故事朝恭序爵南京元會習儀靖遠伯王瑾
協同守備居首列南和伯方壽祥不平詬斥引下之事聞得旨班
序如舊戒責壽祥宗禎辛巳冬節南和伯方一元協同守備班安
遠侯擢祚昌上忍論監察御史唐士恒謂方領勅宜先之兩事適

合又皆方氏祖孫惜未引前案也

白衣山人夢見詩

薛應旂嘗夜夢白衣山人誦予朱中丞紉詩玄墓山堂月色明烽
烟照見闔閭城徒薪自古無恩澤宿草於今有甲兵生死已隨朝
露盡是非猶逐夜烏明何年精衛能填海常使人間恨不平

大司馬起復

天順後大臣俱終喪嘉靖庚戌九月起復揭陽翁萬達兵部尚書
宗禎丙子冬起復武陵楊嗣昌兵部尚書

鷹犬虫蟻歲給

嘉靖丙戌二月御史雷應龍疏曰內坊鷹犬歲供豬肉一萬六千

五百餘斤虫蟻歲供藁豆蕃秫五千二百餘石費財捐德命數其
費罷之

御駟

世宗七駿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
神宗十二駿玉獅龍赤電龍載月烏五花駒彩麟文豹金麟絳虬
攢玉駱玄雲駒躡雲駒五花駒

嘉宗烏錐束玉帶

思宗四駿太平駒玉龍媒吉良乘璿臺駿

貢象尾

嘉靖癸丑暹羅貢白象道斃使者以珠寶飾牙置金盤中并獻象

尾按劉向說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伎
獻空籠

朝邊

嘉靖庚戌大將軍仇鸞縱俺谷出塞書我亭障曰仇鸞免送崇禎
丙子金人深入畿內勅書邊堡曰百官免送

金甌再卜

丙辰 上密書內苑撰青詞諸臣之名貯金甌中手採得嚴訥李
春芳遂拜相崇禎元年 上下相亦如之得來宗道楊景辰劉鴻
訓周道登李標錢龍錫

青由

嘉靖初郡縣率八月成白冊九月散青由至十一月畢統後青由之散恒至歲終萬曆來民間并不知青由矣

泉州志

隆慶黃光昇作泉州志載晉江知縣張文宿貪虐之跡而萬曆抗州志文宿以本貫陳善具述其美云晉江險惡難治今兩存之俟改

省隨駕監生

萬曆初幸太學有監生派執壺者竟隨駕入宮被詰其人惧甚上諭令扶出

李偉

武清侯李偉徵時業坊漫既貴函封坊刀 慈聖太后嚴密外家或子弟陳乞命進坊刀示之日當時藉此為活今極富貴猶患不足耶 潞簡王之國徵行擅殺人 太后命太璫封杖撻四十

詰惠山神文

無錫周子義萬曆己卯主北闈受邑子之賄拔置八名周歷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文恪祠於慧山談脩作詰慧山神文末曰祠亦安足重乎象至不仁而祠於貴陽王振悞國而祠於燕市又安訝斯祠之作耶誠由常情以談祠而出於人心之公乎則可久倘祠而出於一人之私乎必不久子不見祠於前者陸羽李紳唐人也秦觀尤柔宋人也倪瓚元人也迄今享祀不絕彼西施左以獻

西施而作蕭庄以蕭侍郎而作通惠亭以錢仲仲而作曩時非不
選勝以章得意而今安在乎

少宰被杖

江陵籍產遺太監張程同刑部侍郎丘橈等往追逮曾尚書省吾
王少宰篆等曾角巾青衣王直囚服乞哀中官杖之事聞於朝時
沈光祿思孝戲陸少宰光祿曰君善為之不聞少宰杖乎

緬首詭貢

邊人有持平緬夷二錦入見黔撫云緬首欲求入貢撫臣遺申相
國時行書欲奏聞申答曰近時暹羅求貢持上金葉表上今第以
一人持二錦來真贗未可以宜審實而善遺之非得金葉表文不

當為代表奏也撫臣乃止後卒無驗求其人則亡去久矣夷情未可
輕議也

長昂射子

三衛屬夷長昂為雄年六十餘時入寇一日出帳房遙見二鹿彎
弓迭射之應弦而殞乃其二子遂稍戢

朱國祚

萬曆癸未秀水朱文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大醫院使東山
公緋服侍班

乙未脩撰國朱祚為司經局洗馬故事昂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克
皇長子侍班尋清理貼黃靖難功臣舊署奉天征討文恪曰文

皇不得已值此奈何以同姓加征討名悉改靖難

宸翰

宣城沈脩撰懋學賜御書謹言行明義理六字徑四寸道整有法
嘗見之

太廟羊角燈

丁亥孟秋享太廟風猛燭滅太常寺丞請祝高聲索燭因製羊角
小燈二持照

傳戴燬耳

癸巳閏十一月十二日輔臣王錫爵請傳戴燬耳故事十一月朔
傳戴燬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燬耳獨謝

喪儀

仁聖皇太后之喪大宗伯逆護衣白入朝至闕門忽傳各官衣青
布袍急出易衣以進次日則白紗帽烏靴成服斬衰朝夕哭臨期
畢而退署衣冠皆白經帶不除二十七日後用三烏謂烏紗帽卓
靴黑角帶也又逾月易青素大約百日更淺淡服色行移舊案有
白紗帽白布袍布襪蒲鞋末年中宮之喪浙省詔至疑所服青白
竟青袍迎詔

日本關白求封

萬曆乙未正月甲戌朔庚辰日本差來小西飛彈守藤原如安
謹稟天朝兵部尚書太保石老爺臺下小的日本求封蒙老爺天

高地厚之恩擔當如此昨見四位閣下老爺禮部范老爺俱同老爺盛心大事已就今在議封之時特將本國應封人員開報伏乞老爺照依後開緣由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頂德謹稟 計開 冊封勅書印信并各項儀制務求老爺留神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懇至禱

一日本原國王無有舉國臣民乞封閉白自豐臣秀家以上五員乞封大都督獨行長加世西海道永求 天朝治海藩籬且與朝鮮世、修好

一釋玄蘇封日本禪師

一豐臣家康豐臣利家豐臣秀保豐臣秀俊豐臣氏鄉豐臣輝元平

國寶豐臣隆景豐臣晴信豐臣義和以上十員乞封都督

一釋宗逸封日本一道禪師

一豐臣玄以豐臣長吉豐臣正家豐臣正成豐臣全宗豐臣調信豐臣吉隆豐臣正信源家次平行親平末鄉以上十二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平山五衛門早田四郎兵衛宅甚藏 西山久助 吉田善吉

下甲石衛門西川典郎松井久丈夫小昌久次 大瀨少吉以上十五名勞苦三年均乞封爵再來盡應人員乞 給賜都督札

付十五張亞都札付二十張臨時頒賞使日本大人臣僚俱各叨受 天朝爵秩尊 天朝命合

二月甲辰朔壬子詔封日本國王平秀吉曰朕受天明命復憐無私仁育遐荒有同宇下惟爾日本遠隔鯨波昔嘗受爵于先朝中乃自携于聲教爾平秀吉能統其衆慕義承風始假道于朝鮮未能具達繼歸命于闕下備見真誠馳信使以上表章干屬藩為之代請恭順如此朕心嘉之茲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充正使五軍營右副將署都督僉事楊方亨充副使持節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以冠服金印誥命凡爾國大小臣民悉聽教令共圖綏寧長為中國之藩維永奠海邦之黎庶恪遵朕命克禔天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

勅諭平秀吉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以安中華將使薄海內

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以始憚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于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于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乃爾將豐臣行義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為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遠聲教不肯為通報爾觸冒以煩大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為爾轉奏而爾衆復犯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為善目勅原差遊擊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諭爾衆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為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為副使

持節詔封甬平秀吉為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溥恩賚仍詔告甬國人俾奉甬疏令毋得違越世居甬土世統甬民蓋自我祖文皇帝錫封甬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甬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義信睦諸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生事于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谷天心者也至于貢獻固甬恭誠但我沿海將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絕後當尊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殷王章有赫欽哉故諭

頒賜國王紗帽一項 金箱犀帶一條 常服羅一套 大紅織金胸背麒麟員領一件 青袴護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件 七流縐紗皮弁冠一項 琉球金事件全 玉圭一枚 全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服一件 素白中單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 玉鉤全 纁色粧花錦綬一件 金鈎玉玳瑁全 紅白素大帶一條 大紅素纁絲鳥一隻 襪全 丹碧紅羅銷金夾包 袂四條 紵絲二匹 黑綠花二匹 淡青素一匹 羅二匹 黑絲一匹 青素一匹 白毯綠布十匹

封日本國王誥文 平秀吉誥文 皇帝制曰 聖仁廣運 几天覆地

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博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
龜紐龍章遠錫扶桑之成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
之揚偶致風占之隅當茲盛際宜續彝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
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間懇求內
附情既隆於恭順息可靳于柔懷茲特封爵為日本國王錫之誥
命於戲寵育之函龍冠裳于海表風行卉服因藩服乎天朝爾其
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款誠祇服綸言永
遵聲教欽哉

朝鮮上書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五月十八日朝鮮國王李昖書奉天朝石太

師閣下各聞天朝之大恩封日本國王閔白齊太師之獨力擔當
運籌日本豈不欲封不料海上之風霾漸盛或風或雨或暗或陰
又兼山水相衝舟不能渡但日本至釜山順水釜山至日本逆水
一朝狂風大作浪過于天故此遲延月日吾已于四月十三日差
陪臣哈金鎖二十餘卒保德日本情形至二十日方回日本國王
閔白求天朝之封甚要但倭將清正詭幻多端其行長恭順之心
亦有故將倭分作三班已渡二班止有清正之倭分作一班已屯
於釜山故行長止誠回奏閔白言倭衆二班已渡止有一班迎接
天使一同渡閔白亦言天使一渡海後倭衆盡數撤歸不許遲緩
有違其天使往但我禮接不周有慢天使故于正月十五日差行

長來請沈惟敬通海溝說禮義以迎天使陛封其沈惟敬已至相
罵島地方去日本止隔二百餘里其閩白又是沈惟敬渡海又見
天使入營故同行長將清正之倭盡數撤回其清正不肯行長又
差飛禪回奏閩白大惱將糧米盡不發去故清正問小因要
地圖要穀種思屯田積草故吾將穀種與三十石地圖一張差陪
臣永正賫至馬嶺地方清正見吾穀種又有地圖中島嶺有伏兵
之處扼塞有養馬之場其釜山至登萊乃深山大嶺虎穴之處兵
不能進馬不能行止有一條小路長三百餘里有七十二灣土兵
能進不能出故恨我不敢犯又聞天使于四月初三日夜逃出釜
山不知何意但日本且有恭順之心於天朝而天朝反無撫卹之
心于日本釜山恬然乃是大人威震我已遺書與閩白天朝差冊
使出釜山一年有餘爾國如何不差使臣迎請閩白亦答云但封
我甚要只待風息錦營有備不日即迎請矣日本情形如此特差
小卒尤禹賫覽以便施行伏祈照鑒不宣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奏都察院
勘札准本部題覆苗守後衛所掌印百戶王守仁奏稱太叔祖王
弼誥勅符券甲冑器仗金銀珍寶衣飾器四各造文冊一本陝西
庄田場版文冊八十六本俱承奉錢保領回楚府寄庫奉 聖旨
這所舉事情差該部查明具奏欽此欽遵該本部看詳守仁所奏

事情伏候命下容臣等備行湖廣撫按官負着令長史司啓王根
究原委王弼長女是吾禎王元妃王錦男瑁是吾王妃撫養寄庫
財寶果有若干合用典籍有無見在事在先王非係侵占無妨從
宴檢奏蓋聖主明見萬里自有睿斷非臣等所敢輕議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又准本部咨為恭進家財成冊上徹御覽以
便差官查取事亦該由守王守仁同弟定遠侯嫡孫應襲王錦襲
奏前事并稱楚府承奉錢保領奉兵部鳳字一千六百三十八號
勘合損運回府開造略節總冊一樣三本將一本進覽一本送鳳
陽府收貯一本給應襲王瑁日後襲爵收照以備查考數目奉
聖旨這本內事情着司禮監選差公正內官一員帶領原奏官王

守仁即便前去會同撫按官會長史逐一對查明白從實回奏欽
此欽遵借移到臣准此案照臣先工閏八月二十日接得前報恐
有疎虞不待部檄到即會撫臣李得陽牌行布按都三司及守巡
二道遣官軍於楚府各門晝夜嚴行防守出府自役搜檢放行不
許夾帶一物及將緊關人犯郭倫等行長史拘禁候勘并曉諭居
民不許窩隱受寄外於九月六日該司禮監太監孫舉錦衣衛指
揮莊德福捧勅前來臣即會同太監孫舉指揮袁事莊德福巡撫
李德陽督同司道等官左布政陳洙右叅政陳璧副使張季思叅
議丁繼嗣武昌知府劉以煥江夏知縣葉鳳翔等迎進楚府開讀
畢將錦衣百戶鄒質魯管押奏發原奏百戶王守仁同王錦襲并

今楚府長史董學禮龐尚龍帶同承奉郭倫等面啟楚王請合冊籍對冊本王執出玉牒并諭本府原無植王正祖昭王元配王氏係王弼女洪武十二年正月初四者冊封為妃洪武三十年初五日薨王弼于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國除今王守仁奏稱弼男王鑰于永樂十四年身故遺男王瑒挾背就祖姑妃撫養維時祖妃已薨二十餘年誰為收養最後王氏子孫曰無依來府先王閔念親戚相依至今尚有子孫王子孝王國用王國忠等在楚居住其王守仁王錦襲不知何代人民並非本府收養之人亦原無合冊籍本府自來並無錢保等情臣等隨帶郭倫等至長史司再三鞠審執稱二百年来並不知等有前項金寶臣

等又進王府啟王查取前物王諭本府兩遭回祿後宮丘墟並無庫藏王守仁所奏盡屬欺妄予現片東首書院引臣等齊進拜本府財物盡數盤出臣等眼同將王守仁所奏原冊查對並無一物相同當即登記封本府收貯時聞宮眷悲號臣等各散次早復同太監孫舉指揮莊德福再進本府令奉御長史等官啟王查取王諭本府財物自嘉靖二十四年祖愍王宮變予父恭王年才四歲叔祖武岡王顯槐攝國時有通山王英吹與槐訐奏欽依著湖廣撫按三司等官逐一查明皇上得銀十九萬六千四百四十兩銀器四千六百九十五兩金器二百六十五錢彼時並未盤有王弼等項金寶等物至隆慶五年余父薨予在襁褓武岡王復攝前

銀費用無存祖母愍王氏奏奉欽依道院查盤銀兩委係武岡王
盤出令予長成自行取討卷案可查余自十歲受封武岡王薨長
子英燾相繼物故前銀未淨分毫且嘉靖年間至 罷奏並未稱
有前項金寶等件卷案現存其陝西庄田乃洪武二十一年十一
月十八日奉太祖高皇帝聖旨你祖雲南阿魯朮等處建大功特
賜秦馬三千匹黃牛二千頭犂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陝西、安
州刺都草場一處牧羊世守欽此節蒙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
成化各年以來借用駱駝馬匹屢降勅書前十五道現存可証至
萬曆九年奏經戶部議覆本府照舊管業並未奏有子粒官收貯
庫侯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明旨予宮所有已盡無遺如以余言欺

誑余願帶同宮眷避出外宮聽憑欽差并撫按會同進宮通行搜
掘等情并具揭送臣等奉旨隨出外聽搜臣等念未奉旨不敢
擅入當即勸王回宮該臣等看淨王守仁所奏冊內財物額數百
萬率皆人世罕有奇寶令據所盤銀兩器皿不過近世常物僅予
數千似與所奏大相矛盾將以為隱匿則奉旨且請搜掘矣臣等
伏惟楚王皇上之親屬也素稱守禮奉法未聞過舉一旦以二百
年前無稽之事被奏已經防其門戶拘其侍從盤其積貨宮眷驚
惶相對啼哭在臣等奉命恪職不淨不爾然於楚王國體亦大辱
矣若再令避宮出搜掘毋乃非皇上親睦之意乎况其兩經回祿
一遭宮變相繼孤迭更攝國即便盡力搜掘王孫遺貨諒無可得

之理而情迫勢窮萬有一意外之變所不忍言者則臣等不能任
事罪固難逃而于國家體統所損非渺小矣伏讀明旨仰見聖心
原為闕念功臣之後故有此查今考之往牒與王守仁所奏大有
謬不然者如昭王元妃本薨于三十年也而曰永樂十四年本妃
奏取王瑄撫養王弼于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不食死而
除也而云弼男王鑰承襲于永樂十四年病故陝西庄田本奉太
祖高皇帝欽賜萬曆九年又經戶部題覆奉皇上明旨給與該府
照舊管業也而曰子粒官收貯庫侯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此皆載
之典籍昭然易見者尚敢虛捏王守仁錦襲果否王弼子孫猶未
可知况于所奏財物又何足憑哉容臣等會濬明白另奏外惟是

楚王請避外宅搜掘宮中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東宮冊婚

辛丑 東宮金冊用足色金十五兩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兩
七成金一千七百五十五兩

東宮大婚費八十萬有奇冠三百副耳索珠至百二十二萬金翠
十八萬有奇

福王婚費二十萬有奇

取栝子松

萬曆十年工部咨南京兵部取壽宮栝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
派蘇杭松江各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遣官押解

帶園丁沿塗澆灌仍咨本部發馬快裝載

川扇

乙未四月七日文書房傳旨着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內
欽降花樣彩畫各樣龍鳳扇八百一十柄內金釘鉸彩畫面渾
貼雕邊骨龍鳳舟船扇十五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扇十五柄四
陽捧壽福祿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群仙捧壽扇十五柄松竹
梅結壽福祿扇十五柄七夕銀河會扇十五柄菊花兔兒扇十五
柄天師降五毒扇十五柄四獸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
五柄蒼松皓月扇十五柄菊花仙子扇十五柄閒花扇十五柄滿
池嬌翎毛扇十五柄金菊對芙蓉扇十五柄錦帳花木猫兒扇十
五柄人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少虫扇十五
柄聚番扇十五柄白澤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蠻
進寶扇十五柄百鳥朝鳳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樣俱金釘鉸彩
畫面渾貼雕邊骨每樣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為例其餘
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
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

王文肅晚名

丁未復名太倉王相國錫爵王即家疏規時政刺切言路蓋華亭
陳繼儒代草者陳通示王吏部士騏吏部遺郵之言路諸公統謂
其沮抑群詆之太倉遂不赴

梁鵬

萬曆中順德梁鵬知崇安縣題堂柱曰庫無耗頭里無私派鋪無
當行望鄉耆訪聞相告吏怕沉案差怕索錢民怕健訟期子姓敏
德還淳陞戶部主事

閣臣避道

冢宰平湖陸光祿富平孫丕揚俱不避閣臣輿見忤張新建位遂
許富平後富平再起避福清葉少師又不可解矣駙馬都尉楊春
元並道福清貽鮑祠部書曰都尉不避之說必以會典為言不知
今之禮部俱不依會典只照見行事例耳會典所言概舉公侯駙
馬而公侯在前今試問諸公侯有一人不避閣臣者耶若盡依會
典則豈但公侯即六卿長貳皆不當避矣古之宰相禮絕百僚今
之閣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僕入都文武大小並未見有塗遇直突
而過者即駙馬亦有數人何獨楊君不避耶

安南上書

安南人某失風於浙見拘上書曰臣聞均履載者天道也普仁恕
播五道也何堪非五也何堪非五也何堪非五也何堪非五也何
制迄奉我主差往曷王省墓忽遇風作遍舟幾覆幸漂流至此臣
等忻相告人得觀光上國矣正喜懼交接天兵四圍挽首受
縛今縲紲我羈縻我以上論我亦何以柔遠人也游魚思故淵飛
鳥思故林人情寧有不同者如皇帝以夷論我則概郡縣何非

王之土地也概蒼生莫非王之人民也我何獨外於清朝使我父母妻子骨肉不相見也喪身異地不亦憐乎乞 皇帝早賜杯水用甦涸轍大開惻隱示指南臣等不勝忻躍惶悚之至

戲賞

內臣有進小兒風車之戲直不一錢 上喜其颺轉賞千金群閣豔之募製銀舟注酒帆舉機捩巧絕費百金 上善之而向之戲車狎父生厭即賞進銀舟者其人夫失望 司禮太監田義柄篆當 上嘗跨馬命義操箠而從既弛勒義求犒予之千金一日命義跨馬 上自操箠從之事訖亦索犒義知其指大有所覩

荒慘

萬曆丁巳戊午山東游饑人相食萊州市人內慘不忍述有中州人兄弟並亡子來買妾或以姑嫂欺之夜宿兄得其姑以誠朴姑曰爾弟為我嫂釜中美矣兄未信揭示炕下之首賊而走訴縣官抵嫂罪携姑以行

崇禎庚辰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江南北皆饑棄子女售器且流殍塞路少婦不直千錢市餅餌輒袖之否則見奪斗米三錢杭州諸生某家三四人度不支質米肉雜以砒霜啖訖俱死

八品官馳封

八品官例不貶封萬曆末行人司行人吳伯玉請比五經博士例
追封其母有旨止予童服著為令

分黨

萬曆末朝士分黨統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
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始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
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騰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
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
則鄒元標有閩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
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閩楚粵粵遠不具
論庚戌大計專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去矣時攻東林俱

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臺省者天啟初東林燭盛起鄒元標而
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亦東林也福清葉向高
歸德侯執躬秉樞趨風天下咸奔走焉仕塗捷徑非東林不靈波
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驚恐漢末標榜不是過也

熊廷弼王化貞

葉相國向高於萬曆癸丑主禮闈錄王化貞其撫遼也沾沾自喜
適福清再召馳書勸駕謂大功指日待入朝為封疆地福清又夢
如之故入朝專右化貞及事敗同熊廷弼論死

魏忠賢

魏忠賢少飲博無賴觸怒自閹猶為人行汲客其奇其貌資直
東宮後柄用客避去其姓名無傳烏萬曆時宮祿不恒給 皇孫
若之諸閹戲曰 陛下萬歲 殿下亦萬歲吾輩待小官家登極
鴻恩有河清耳而忠賢獨恭謹時進飲啖中其欲及 上即位寵
任倒柄勢熾薰灼外廷諂附實繁有徒媒孽中宮則劉志選楊夢
環羅織善類則曹欽程吳淳夫田吉許志吉田爾耕許顯純崔應
元張體乾孫雲鶴楊寰谷應選魏廣微之首附盧承欽之刑黨籍

潘汝禎之倡祠李承祚之進封其頌美不置薛鳳翔四十七疏郭
允厚四十疏周應秋三十九疏餘不勝數也

閩人某善占字忠賢召之書有字對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問其
故曰有字上半天也下為日月君臣之象今月食日辛肩半天否
則無天矣又書因字某心知其謬詭曰國內幸賴斯人如無斯人
國且空矣忠賢色喜其旋遁

候羅黨籍

有錄東林姓氏於魏忠賢遂曰事羅織嘉興陳應元與烏金陵陳
應元以名氏同併罷

幸脫黨籍

天啟未陝西巡按莊祖謙遣奏差有媚祠之請奏差至京聞上
疾甚意魏闡未可測疏不即上後忠賢敗乞議湖廣巡撫慈懿姚
宗文亦遣奏差疏竟上預黨落職按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
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邵言竇氏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
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請自行遂所在逢苗至扶風而憲就執
陝西奏差暗與邵合矣

火逼尚書

總督倉場侍郎薛貞以草場救焚頌魏忠賢遷刑部尚書時稱大
福尚書在刑部誣揚州知府劉鐸死之崇禎初進論貞死於本堂
槌三十雖貞不足惜時謂其失體

劉詔耿如杞互誚

薊鎮祠魏忠賢忝政耿如杞不聽謂恨謹求巡撫劉詔劾罷初非
劉意也忠賢重論下法司崇禎初詔總督薊遼以乾沒軍料下獄
如杞笑曰老先生何亦來此如杞釋後歷官巡撫大同已已勒兵
入援同總兵張鴻功清於良鄉被糾下獄詔又笑曰老先生何又
來此

孫尚書寒窓故人

武進孫文介宗伯慎行持行清峻門生某來為其臺留飯五簋其
臺欲起公曰少需之有寒窓故人相見其意密客坐談之屢求
而已設菽乳指曰此吾寒窓故人也

周維持

璫熾時御史金壇周維持楹帖聖朝多樂事天意喜從之人
鳳見

天啓二年高州守莫 報鳳凰見於大隗山高可七尺事聞受
賀嘗問汝州人張彥清云是冬身至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兩
電鳥雀凍墜亡笑訊以為鳳

滕陽驛詩

天啓初壽州御史方震孺被逮題滕陽驛壁品兒一月繞三日懷
裡呱：別乃翁若使長成能問父阿兄向北指悲風丙寅江陰御
史李應昇亦被逮過之題曰君憐幼子呱：泣我為高堂步：思

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崇禎戊辰武進鄒嘉生復官
借官海上南還飯滕陽驛見壁間方氏新題宛然而仲達詩聖去
久矣因系以詩荒庭樹无慘霜碑有客巡簷淚獨垂碧血已酬忠
孝志紗籠猶見死生岐六歌兒女情偏至十族君臣義不移豈為
姓名甘鼎鑊千秋迺遠自心知又上何鄉人和詩一行已遺淚為
碑遺句何須粉壁垂好忠自從平旦合是非偏向偶曹岐生驚市
虎魂猶碎死快騎鯨性不移輦上若由男子氣寸心應許夜臺知
題壁何知峴首碑泪痕今日尚殘膏無燭帶燈移舊時遺筆無尋處
妨路見岐明月有情窺戶入殘膏無燭帶燈移舊時遺筆無尋處
化作風雷未可知辛未仲夏鄒嘉生被上谷之命重憇此館詩存

名去旁有和詩二首名雖不肖其人固可想見也續題曰不為孤忠寄口碑壁詩何幸數行垂三朝日月懸天上一念玄黃判路岐客路似名驚易去人心如宦拙難移荒郊控馬重題句佚簡還由野乘知按無何鄉人即武進張二無先生瑋

孫相國行邊

孫愷陽相國承宗行邊見城堡殘破輒罵熊經略王巡撫棄師之罪謂不能力守驅生靈數十萬死亂兵之下盡焚官私廬舍不顧其後也雖上疏請宥二人實非其意

陳明卿慰下獄

周夢洲順昌周季侯宗建等下獄陳明卿慰之曰人生事業閉戶

第一閉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慎勿挫過

暹羅貢表

天啓丙寅二月廣東市舶提舉司唐允中報懷遠驛暹羅入貢金葉表曰暹羅國王森烈怕臘照采倫怕臘陸凋西咂卒贊鴉並埃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譯書奏啓大明皇帝陛下伏以聖明新登寶位萬國胥慶微臣謹差使臣坤皮以具沙等捧貢金葉表文方物詣闕慶賀外欽奉勅諭厚賜回還開讀再受恭詢聖躬祉祉國治政平拜舞山呼無任懽悻追思世沐恩寵自古及今地隔天涯心馳帝闕雖華夷兩地實同一國之忠也茲當貢期循例脩貢謹差正貢使臣郎勃查緝副貢使臣坤加離顏那捺邁低薩臣

乃實填朴里辦事臣乃納統通事臣曹漢等乘船一隻捧香金葉
表文裝載方物譯書用羅字五號勘合從廣東省送詣闕下貢獻
恭侯萬福伏乞 聖鑒微衷用伸臣子之職庶存懷遠之義并祈
往來不斷使獲懌懌永久事竣乞早遣使回歸臣無任瞻天仰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并開進 皇帝上品龍涎香一斤西
洋遮那密段四端采色烏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藍地研光雙面
花幔二條采色花地柳條雙面幔二條采色花地烏文研光雙面
幔二條采色柳紅暗地花雙面幔二條西洋紅地繡金線氈帕二
條象牙三百斤大小十一根胡椒三百斤藤黃三百斤速香三百
斤降香三百斤白荳蔻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
三千斤進 皇后上品龍涎香八兩西洋遮那密段二端采色紅
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雙面暗花幔二條采色金身花幔二條象
牙一百五十斤共六根胡椒百五十斤藤黃逸香降香白豆蔻大
楓子烏木各百五十斤

按暹羅萬曆三十八年四十五年並入貢天啟元年入貢

安南

五月六日安南入貢補萬曆四十五年金香爐花瓶四副共重二
百零九兩銀盤十六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
四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線香八千株白色土
絹二百匹犀角十二座象牙十二枝隨從二十一員陪臣三員阮

進用杜克敬阮自強通事一員阮曰仁行人四員黃文通范世和
阮光啟阮世閱從人十三名補貢方物並如前隨從二十一名陪
臣三員陳瑋裴必勝阮瀨通事一員阮程行人四員黃茂材鄭楫
阮仁通阮智能從人十三名

三王之國

瑞王惠王桂王之國辭陵故事親王必肩土三擔培陵岢瑞惠相
觸而詬桂王解之就封所經郡縣上供王及妃日各肉八十斤次
妃及長子各六十斤餘妾及諸子各四十斤桂王阻風儀真審理
嘉興沈德先入其舟見座設青布褥內壁云宮中皆然凡袴皆布
也親王亦如之並祖制

主簿寃縊

天啟丙寅八月嚴州主簿 於布政司領漆料千金為孝廉
某，居間瓜分并雜費實領三百餘金度必自累遂縊杭城海會
寺中猶胸抱寃狀首列方伯康新民折死百金事聞當道以礙方
伯不行

許志吉

歙縣許志吉故相文穆國之孫廕歷大理寺 寺副時籍富人吳
養眷家奉旨召買黃山遣工部主事呂下問煩苛激變志吉自請
往駐郡臺有司伏謁通判姜三極名此之羅織巨室不避威黨激
人切齒已事敗即訊歙令葉高標繩之即前為伏謁者志吉囚服

蹠高標故下堂揖志吉日老先生何至此每訊一事輒受朴人以
為快竟論死志吉被黃山之命其夕文穆墓坊自倒

登極天鳴

思宗皇帝登極日諸臣方呼拜忽天鳴竊心異之吳忠節麟徵云

戊辰首科

崇禎戊辰之首科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翰林院簡討汪偉戶科
都給事中吳甘來河南道監祭御史王章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
俱甲申殉難又兵部右侍郎劉之綸少詹事徐汧通政司使李夢
辰翰林院編修胡守恒行人楊子楷工東按察僉事保定推官李
獻明遵化知縣徐澤俱先後死事

東宮不利

帝王登極後中宮生子帝乙之紂宋文帝之劬並凶終我朝孝
宗之有武宗幾至覆國及思宗元子生日者俱謂其支干不
利

問難

上初即位好問難如三物六德六行等儒臣猝不能對後稍厭薄
之不復瑣

治進香內臣

上內坐聞香慙動偶語閣臣歎曰皇兄受誤多矣戒香不復進

逆案

逆案分劄祠稱頌贊導繇家宰長垣王永光亡何總憲曹于汴給
諫許譽鄉摘家宰陰附忠賢罷其預議改命司寇喬應甲時秉成
於閣部而太史姬希孟實陰主之以得蒲州意也故蘇人無一玷
者

徵盜

壬申先是秦盜跳豫晉間太倉吳駿公嘗與同年衛流文論時事
其人閩中人也忽歎曰事出非常奈何吾閩中有人矣問其姓曰
李時不省所謂異之今思之果驗

偽巡臺

癸酉十月八日大名之長垣縣忽報按臺秘行在北關店杜龍家

典史况時俊逆之公館時開州同知喻傳題署縣事求示勅印願
張皇失措因收訊則滑縣齊文舉也年二十一策蹇東脅邏者後
奏玉寘罪

五經登第

洪武二十二年福建長樂縣黃文史廷實應貢庚午試南京五經
題並作以違式取旨大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
置第一免會試授戶部主事言事降撫州推官字民以恩而待屬
過嚴陷成大同調漳州衛卒

崇禎甲戌會試龍溪顏茂猷五經題並作分考官陳仁錫出闈特
奏上許其廷對第進士程錄另列其名於諸貢士前茂猷鄉舉

在天啟甲子亦全經 推官山陰祁彪佳與之言於主司獲薦
巡按御史 為特奏一時傳異後人效之崇禎丙子萬年捐重
熙魁順天江西 張燮 羅大猷 已邗山東萊陽宋瑚 癸未
進士嘉興譚貞良 慈溪馮元龜 丁丑南昌程元極 五經乙榜求
傲顏茂猷例特拔不許 庚辰宗貢宋統欽以五經義求破格亦不
許

館選

甲戌罷度吉士乙亥選推官知縣入詞林丁丑專舉有司限甲科
七人乙科四人貢三人嘉善錢塞庵相國曰自外吏入館止論足
賦不問文學月課庸拙為字雜出矣

南場閏節

兵部主事丹陽賀王盛劾烏程溫相國體仁庇其鄉人考官左庶
子丁進摘南場黃美中論表奢閏嬖刀青山綠樹為閏節輔臣委
部科核所出尚書李康先苦搜覆上忤旨去荀子俛詩問奴子奢
莫之媒也嬖母刀父是之喜也又荀卿與春申君書復賦問妹子
奢莫知媒子嬖母求之又甚喜之昔青山綠樹見朱元晦心學詩

宸翰

戊寅六月御書楹帖賜揚州益漕太監楊顯名陌上克樽傾北斗
樓前舜樂動南薰秘第臺上清霜凌草木軍中殺氣動旌旂公署
每對用重六顆遣官馳賜

己卯九月宴樞輔楊嗣昌於文華殿賜坐上手觴者三袖出詩
賜之益梅今暫作干城大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
教養遂生民

輔臣不給驛

己卯遂安方相國逢年乃對不稱旨自免賜三十金不給驛

陳啟新

淮安陳啟新故書佐嘗一舉武科頗諳繪事遊燕善大璫曹化淳
等丙子上書特拜吏科給事中實無他才首蒙破格入省以後惟
阿觀望准撫朱大典榜其門海內一人終未宅憂或追論其陰事
下法司啟新支免不知所終啟新嘗奉使過南京時大司馬李邦

華示禁某地內云如此室礙難通矣啟新讀室礙為室礙及入京
上言近京陵脈窰戶坎傷引李所示為據李疏辨時大笑之

御膳

上儉約御膳日費三百金

內閣秉燭

文淵閣內五楹中居元輔餘以次富直如元輔罷次輔當代必旨
有元輔字始遷坐閣員至六七人則割室中畫蓋牖不北畫亦秉
燭故事千門前日照紅牌輔臣趨入閣入輒報畢始發章奏

堂饌折價

輔臣會饌出光祿寺自宜興周相國延儒移庖始折價烏程移庖

菲甚雖細節以上仿之也

科抄

紅本下科發抄萬曆中疏多由內不付閣故先行科抄崇禎時禁之

何相國市德

香山何象罔吾騶次輔日直票擬時泄之親故而上嘗改擬別日某為之或上自改也烏程悉其狀語何曰貴後不宜列入禁地何諱之烏程曰貴後傳遞多矣自是少戢

烏程長洲之隙

長洲文湛持相國震孟故善香山香山先相不諳典故烏程輒改

所票不以示也長洲積譽入相禮之加等長洲語人曰人多短烏程乃謹如此初召對問陝督洪承疇何如嘉善錢相國曰承疇且同年也任事勞苦此其所長若戡定或其非才上作色曰人俱說他好香山因力稱之長洲言操江都御史之短意欲薦其姻福建方轄申紹芳也以語德州謝太宰陞謝曰果用申青門老先生當稱治生蓋蘇松常鎮為下江長洲謝不敏既推申河南左轄未赴意覬齊撫太宰糾之中逮戍工科都給事中許譽鄉資深祿淺推南京太常寺少卿長洲痛香山票旨用人何論南北上責改擬會太宰引疾勉由長洲語太宰曰欲成老先生高尚奈許霞城相詘意蓋脅之太宰知其指曰我大臣出處乃操自廢僚耶曰糾

譽卿而長洲欲右之烏程曰太宰麻之力長洲求討俸烏程曰安有太宰所麻僅討俸者長洲作色而去遂擬降級上不許烏程擬削籍晚坐會閱長洲慨然曰削籍未嘗不好其所票某項錢糧疏烏程勸以擬長洲勉應之改訖擲筆四坐駭瞞烏程翊朝密摺奏曰朝廷所以臨下賞罰而已若所云科道削籍科道之榮是賞不足勸罰不足繩以股肱心膂之臣而為此蔑禮悖常之語臣實不知其解也 上怒并罷香山長洲

表崇煥

表崇煥借兵寧遠值樞相孫承宗於榆關孫方被論乞骸崇煥曰相公果欲去某願捐三千金助殫文孫笑曰若然幸為藉重第不

肖去後經略必喻使君安性而足下代其地撫喻亦不久又足下經略矣未知地撫又何人崇煥曰有劉詒後俱如孫好料而崇煥輕脫可見嘗於演武場較閱忽自起舞防牌中蹴

己巳四月崇煥遣把總吳

干搃陳

使建州以故遼人方

君達來報二十四日陰謀款索通賞且佯輸彼情約殺烏帥毛文龍許之又告飢遂令都司蔣文舉開雜於高臺堡名賑熟夷也邊

諸始竭尋用都司吳先計犒軍矯殺文龍

庚午十一月籍沒表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晰後女四人蒼頭八人婢三人書籍財物十六筭槍二馬 俱解京

鄭鄂

庶常武進鄭鄞大學士吳宗達之甥恃天啓中建言裁稅其湯吳
罷相抵舍是日鄞做裝北上補官不一晤吳恚甚捐其短於烏程
未發也文起入相以同年薦之烏程曰詞林自有故事萬曆已
丑庶常蔣恬庵孟育終養及起家猶同後輩課館且欲外轉周福
齋汝砥謂以齒夙得留今鄭鄞庶常不得違例也文起曰鄭嘗建
言與蔣恬庵不同也去嘉善錢相國士升及唐總憲世濟各題烏
程許其題補一日文起語烏程曰老先生不用鄭庶常被善作大
者烏程意沮會許譽鄉事敗文起怒曰一霞城敗行有繼霞城起
者烏程聞之草摺示嘉善同舍名時淄川張至發在直不之及嘉
善曰既不能薦而又責之人其謂我何烏程獨上立下鄞獄論死

烏程初無意陷鄭鄞譽由吳氏而文起激之也

萬仞宮牆

維縣張四知相國里門題萬仞宮牆時人嗤之

稅監

文起入相數日撤稅監自上獨斷長洲掠其德已文選郎呂
大器奏臣前止稅監今蒙採納問臣見之謂選郎曾譽長洲曰此
好事何難認也

詞林題補

詞林在籍先注官後赴南海陳子壯以家居處入京烏程異
之烏程雖陰收練習朝典人不能詔而上苛嚴細票擬改至再四

不允同列遲疑烏程徐曰或疏未失填小日耳按之果然雖失填小日上終不自明必聞臣發之

周延儒

宜興入相恃才輒午睡足徐起閱章奏應手票上日時閣臣善於啟事稱武進宜興何如寵

吏部擬各官罰俸幾月兵工部擬各官吏賞錢十兩幾兩俱閣臣填數烏程獨不填聽上裁定不市恩怨上益任之

宜興先論罷以嘗言朝廷為義皇上人因力辨引去及再相或言聖性嚴馭宜興笑曰上易與也何過慮為蓋宜興潛通官府得其開拔故有義皇上人之說晚益贖借文武大臣賜謚擬旨還與

他謚嘗誇曰吾筆底一字千金蓋入賂四千金也

大曹章奏

大曹章奏係科臣職掌祿駁近虛文塞責於大事多略

磨碑

西山碧雲寺魏忠賢重脩天啓三年少師福清葉向高撰記禮部尚書會稽錢象坤篆額今碑磨去錢象坤名氏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頗稱許魏氏

內臣帶

內臣帶止犀玉無金銀花素之別崇禎辛巳始依品自花金以至素銀衣自斗牛飛魚以至各色異獸

揭長安門

己卯庚辰間或揭長安門曰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
考美闕袖中商

泄旨罷相

巴縣王相國應熊被論命未下遣按閣指遠疏辨上詰其繇於
是中書舍人劉天錫等以泄旨伏罪相國坐免

朱萬年

萊州守朱萬年力拒叛兵不遺餘策以登撫謝璉王招降脅之出
城遇害是日婦生子人皆哀其烈而幸其嗣也

祐聖節開勅

庚辰閏正月先是山東巡撫上虞李懋芳憂去顏繼祖代鎮論其
侵牟坐逮懋芳在道縵騎先候於杭州議開勅於藩司右轄黃鳴
後曰某宦河南駕帖開自臬司重在刑名也二司互執竟開讀祐
聖節

通周謀

是月仙居知照通周謀以通略長安事露被逮夜宿杭州菩提寺
仰藥死寒士叨一第寄百里之命欲速化梯進身且不保孤燈冷
壁婦孺長隔亦足戒矣

生日移賀

思廟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適嫡母孝和貞皇后忌日

也崇禎元年萬壽節元賀明年屆期輔臣知其指請移二十四日從之按庚戌十二月甲午立春故景命之辰作辛亥節氣金史太宗晟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鄭以偉

上饒鄭相國遂於經術第不諳吏事票擬間用古事往往失裁宜興時規之終不解也臨票於持數四塗易魚才之難如此嘗命改票之僉例繳進快毀之被詰先以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刻其詩文曰藝苑張仲師喻短也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詞刻山上山稿蓋古詩山上復有山離合文出字也自為序又作隱語詩曰自笑此來懷口口從前一恨是山山惟貪幾度百姓眼何補相聯

兩月彎又刻畫壺集畫壺者小兒所吹不按腔調又刻杜吟杜之為言薄也

貢士騎射

己卯始命巡按御史同鄉試主司閱貢士騎射具文耳後終不行

驛司新例

轉運積輕移於郡守如吾浙按察司水利道宴客則驛司辦具沿為故事壬申轉運使楊湛然革之已奉勅禮同藩臬勅至日藩臬不往才伯猶徂舊不下堂揚勅隨郡守之右閔中張繼孟自御史左遷始得亞二司己卯鄉試錄序列都轉運使右叅政張繼孟及太監崔璘至繼孟仍誥滕二司則否

黃道周

黃石齋先生在詞林凡題講官經筵官纂脩官及東宮講官或資
俸在其前後皆用獨遺黃蓋輔臣懼其近上敷奏也最後推東
宮講官又不之及頃煜楊廷麟俱相讓輔臣以道周所陳臣不如
鄭鄖為解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廷麟折之曰孔子
聖人也自謂詞命不如管仲賢人也自謂不如開方天下後
世未聞孔子以此取聖管仲以此損賢云云
丁丑華亭陳子龍出右中允黃先生門布素進謁先生曰僕本寒祿
布素宜也若世闕常服羅綺改而布素又失常矣正不必也先生
坐事放歸子龍迎高郵舟中袖出五十金先生擲之曰吾窮宦奈

何驟污我包長明說

黃先生送吳駿公祭酒之南京以本鄉涂監生託之不言其名吳
抵任聞石齋廷杖下獄因閱籍則監生涂仲吉果閩人也召問遣
之北行道二十金為索饘仲吉竟自疏救并下獄拷供七人主使
楊廷麟王維等幸不及吳祭酒

張春

庚午三月永平道叅政同州張春出閔陷穹廬中悵聞殉難贈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居止何春從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氏年二
十一自經官舍春媿其妾多矣蓋洪承疇之前茅也按宋高陽關
副都部署王繼忠降契丹授戶部使繼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

主然之後遺邊臣書張春風斯下矣

詞林之壞

嘉善錢相國塞庵曰自來坊局與政府相通邊坊局等咨訪時務人才因驗其人之賢否崇禎間詞林輒趨臺省乘利窺間反攻中堂而與政府隔矣上者徵逐詩酒略於典故一旦臨事遂無其料吾待罪政府見士大夫朝房非上書求溫旨則代人懇致多遷除之事並無陳大議效奇策雖開平津之閣何益此國家所以大壞也

誥勅体責簡重冠冕天啟間忽叙門閥尚繼縉紳命裴夫倪鴻寶好琢麗統於雕虫王覺斯專做大誥浮靡不切許石門輩儲蓄既薄趨其下風又無論也烏程嘗請之屢劾令刪改致忤夫知制誥閣臣職也詞林矜愼不其甚乎

逆榜

流寇陷潛山掠宿松榜曰歲值凶荒君不設救援之策民遭困苦臣不垂解懸之仁林尸位以伴食總備員而苟全神明共怨天地難容今我等亦天地生身朋友輔德諸家頗曉六韜三略皆知生不逢辰寒遭荼毒一則大戶存併之甚一則官府科派之繁致經商無本耕種無田飭粥不敷仰無以事父母衣食不給俯無以畜妻孥身無所依控訴無門常思赤眉曾興於漢末再見黃巾亦起于晉唐古昔皆然今何不繼方是點集英兵專封猛將引類

呼朋莫不一體而同事齊心合志且擇地利與人和

近聞府縣無道盡懷剋剝之心為富不仁全無周急之念貴介者皆容，而苟祿富豪者盡虎噬而狼食三窟藏身莫不環其臺而瑤其室違條取債類皆佔其屋而折其廬誰能發粟以賑貧孰是因疾而施藥汝等聚而不散我輩取之何妨云

分票

嘉靖以來票擬顛首揆餘寧晚而已萬曆之季疏多箇中福清葉向高德清方從哲相繼首揆嘗聞坐終日福清曰安得票一疏全我體乎天啓間事繁福清及蒲州韓爌間送次輔票一二且與始

分票計疏若干折以為常晨入夕出拮据不遑閣例不宿火申刻散班崇禎初遂燃熾更餘堂吏猶循故事高呼申時也錢篋庵詩深宮衛石程章奏綸閣推敲費論思子夜漏深統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

熹宗實錄

纂修實錄各分詹翰坊局藁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刪定彙而上之熹宗御曆七年論實錄終歲事耳史官雖分任之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周聞閣臣亦不以為意嘉善錢相國嘗總裁二年有奇云同官互秘不相往復也宋宗禎十年始竣

講臣

經筵對御案設几列講章其上講官易為口日講從御案旁敷陳
即自撰講章或至失記蓋講章先期呈閣臣閱定中書舍人錄置
御前往時講官第關本義末規數語不繁引也崇禎時好衍時事
輒千百言如豫章禮部右侍郎羅喻義我講尚書
武泛引國朝三大營志烏程屢剛之不受忤去羅喻義祭酒時監
其呈送魏
敗始改之
錢塞庵曰講官致規不過篇末今累情連章烏程生是與詞林不
協予所見講官文湛持倪鴻寶學問該洽聲容閑雅真其選也姚
孟嘗次之姜箴勝有儀度其學不逮姜燕及氣麤靡許石門語允

堂婆

太監張彞憲監戶工二部並座堂上時稱堂公堂婆

御史改武

監察御史張任學巡按河南未擊賊自效改總兵官先是余應桂
按楚起巡撫張覲之既改階郡守節推通刺始愧悔後遷延自免

盧象升

已卯盧象升總督敗沒鎮璫惧罪陰言其不死命遣校偵之以笑
聞下校獄酷拷不承而死垂死拜獄神曰某不枉盧總督雖死不
憾

德府窖金

已卯正月濟南破德王由樞陷於得牡丹下窖金壬午十二月

兗州破魯王以死之得石榴下窖金二印最薄矧秦楚襄福周
蜀之富乎

周士樸

寇陷歸德執周尚書士樸責數之谷以布袍革履不預外事曰亦
知舍人之怯勢肆虐乎辭以不聞曰爾瘞金十三窖何來不能答
被磔

謝秉謙

華亭謝秉謙本起厠養登第歷御史巡按陝西婪虐戊寅還里十
二月北上會被論至齊河見逮過濟南陷於朔騎同官校遇害蓋
舍人施普所供也怨家楊尚能擊登聞鼓訴其逃匿下撫按輯之

不得按濟南之變頗多逋吏投學副使錢塘翁馮業易隸服而逃
被執以裹服織綺謂職官也力諱之數日有蒼頭見其衆中運木
戒蒼頭勿言後不知所往其家佯發喪丙戌歸家死於舍推官平
湖陸某亦逃弟某微知之往問揚州善慶庵僧德宗德宗曰越十
二年當還迄無耗則妾竅風露也

和杖

崇禎中盜值官兵目語曰今日打和杖乎打真杖乎官兵畏之曰
和杖遂遺金帛餌我脅從報級

蘆溝城

崇禎戊寅二月城蘆溝橋南門曰順治北門曰永昌甲申兩應其

兆

甲申正月賊陷潞安潘世子 年十六外氏被執為將同飯
風吹其衣見幼所佩大金錢為大順永昌也

內臣兆蝗

予生不識蛹已邛六月三日太監崔觀毅兩浙錢糧鹽法抵杭州
蝗始見仰空點，人皆異之明年滋蔓接畛盈疇能浮河港

箕書

戊寅十二月十七日 上召箕仙立帝降書曰大數九九氣運遷
漢水河邊渭水河邊援秦入楚開幽燕冠過數番軍過數番搶奪
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奔長安家，皇天入

人皇天大水壓入燕地烈火焚燬秦川流寇不久即死紅眉又將
發烟牛頭下走是荒年猛虎咬兔父母妻子相拋閃家，命運在
天 上又問箕答云等閒不管閒事從朝拜相面前獨我寫得明
白 聖上只得耐煩

悼靈王

皇五子慈煥薨時預言貴妃田氏及乘輿不利 上痛甚自禳於
奉先殿已追封悼王謚曰靈

銘陶金城

壬午北兵深入銘陶令晉調元其姻孝廉某自關中來道被掠儀
觀甚偉厲聲曰我非庸，者不令我見主帥乎如吾見也者會當

立效相報及見主帥曰我聞西南子不與俗伍姻家館陶令以舌
下之馬騾金帛惟所欲耳主帥信之以騎往孝廉求與昇至城下
約停車容入說之入即助守曲盡力略蓋孝廉侗儻足以詒敵
也

左良玉

壬午十二月張獻忠再陷襄陽平賊將軍左良玉走漢口居民竄
盡貽王憲副楊基書求駐武昌會城就餉扼要士民疑懼王信之
越江迎勞許屯金沙洲後派撥近之竟先期渡江軍城外肆劫王
歸其孥至陽邏口被掠訴良玉大索得之一時駭亂人不自保蜀
相國逢聖訪良玉問此來奉旨乎曰吾相國曰將軍扼要宜先護
顯陵而省會次之曰郢上閉關卻我曰今寇在江北而兵江南何
耶曰漢上逃竄無可食相國駐省會幾旬曰卷銳待戰及正旦
相國往扣不納排闥一見而出

蕪湖兵擾

癸未春左良玉在武昌遣副將王允成勤王自九江安慶而下恣
掠流言叛兵由京籍、南樞熊明過亦不辨第令都督孫必進以
三千人往至蕪湖知非寇也江寧令楊文驄以熊氏年家子求西
征許題補職方郎文驄即部銜視師欲蕪湖令夏繼虞誣滕不受
縱兵劫掠時由京戒嚴清明節聚寶門辱二十刻邊開遊人爭入
蹂死四人將子文廟降神言此地亡恙果獲安

女慘

左良玉自武昌東歷池州道剽土人奔避斤肉直銀二環隻葱二千錢墟市空竭所掠婦女二三萬左偶聞之欲搜集部卒填頃刻推婦女江中屍浮及於揚州良玉日跋扈人心屢疑故都督陳洪範曰左崑山不能約束其衆蓋有三懼一懼流寇難滅二懼部卒二心懼嚴旨不測

禁金銀酒器

癸未冬禁金銀酒器衽服南都公宴列銀爵或欲徹之總憲張藐山先生曰第安之非大臣此器更誰用乎高尚書砥齋深服其言館課

甲申三月望冠且至是日度常謂必罷課姑往候命首輔魏藻德以制不可廢出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解

元旦受朝

甲申元旦受朝群臣成禮而退上南向一拱前此未有也

孝陵夜哭

甲申三月十三日孝陵夜哭都人喧傳張藐山先生聞之歎曰雖訛言亦其應也往鍾山佳氣鬱蔥勃萃朝夕殊狀父老謂今日減色

先帝改謚

先是張藐山總憲同予私擬先帝尊謚予擬烈宗總憲善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即擬烈宗敏皇帝以諡高相國革金曰烈字斷不可易相國曰克
典欽明文思獨思字未諡以諡先帝何如各稱善居亡何宗伯
廟錫疇奏擬真宗相國定思宗烈皇帝尋錫疇及忻城伯趙之
龍同日請改諡俱不允明年給事中李清請改諡命改毅宗不
頒詔夫毅乃武宗尊諡今廟號犯之古未有也藏相寡昧冒足
論武宗昭宗既諡起居郎蘇楷謂前有司諡先帝曰昭名實不稱
上疏駁議太常卿張廷範上恭靈庄閔皇帝廟號襄宗改諡覆
轍如此曾未深致耳又宋高宗定諡或謂宜諡克宗太常丞宗安
唐體仁言諡法雖有之於古無據大行皇帝功莫盛中興請比殷
武丁諡為高議遂決噫今之乾宗猶昔之克宗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明史本傳

東林雜俎仁集

逸典

金陵對泣錄

定策不預內臣

曆數

監國儀注

史相國督師

亂階

鄭元勳

阮大鍼

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定策本末

御容儀注

勸進

紀元

項煜

常應俊

勲臣跋扈

郭維經

勸進

東林雜俎

東林雜俎

勸進

馮可宗

陳克言

黃澍

劉總憲宗周

朱統鑰

周鍾

谷國珍

李沾

名叱豕宰

劉澤清娶同姓

中書一品林超

武英殿

女伎

修史

選宮

徐洪基

民謠

東宮

邸報

皇陵鬼撲

王肇基

從龍內臣

慈鑾

北使事宜

周鑣

異議

王鐸

款案

張捷

趙體元

劉孔和戲言取禍

寫書史可法

避諱

御寶

大內石刻

王世忠

倪氏奪封

童氏

高傑

袁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戶園

蜚書

楊文驄

路振飛

方國安

江寧誼

群忠備遺

朝班遺詩

唐世濟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屠象美

追薦疏

為弘光帝

白門語錄

素林雜俎仁集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臨光祿寺

署丞膠州高弘商因賊中脫歸秋末省

其兄相國借述前厄故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

國家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固關誰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

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

等其孰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繇於招撫從來招

撫無裨於事因請叔拾人心及用人之要上問安人心曰安人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 上首肯筆記其名
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而
三乎 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為外用 上又首肯因問
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云云 上入是之立除兵
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 上手拆閱訖倉皇遽退各
官不敢散已傳旨吏部官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光林中
允增志侍班不坐也 按侍班閣部等大僚例不坐而鴻臚所說
本於黃國琦百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未得命
耳 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
御河橋楊觀光等青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做靠不得一人

是日內閣課廢吉士 東宮日講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
未竟東宮沉吟曰不亦樂乎不亦說乎二乎字可玩因視兩講官
而笑以並于思也講官亦笑賜茶退

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未報

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

夜攻阜城門 平則門 并廣寧門 薊義門 西便門 漏二十刻砲聲漸
亟砲實內向人不知也 丁夜後砲愈亟賊環攻有旨城堵尚虛一
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緝無餉襄城伯李國禎不登陴

丙午巳刻賊入阜城西便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西華門或傳 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

門北順城門有內臣戎服可干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谷以鑰
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前門正陽門開遂沿前門弘
商親見至則被矢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

已刻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
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偽示五城購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先帝自盡煤山偽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
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願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
復官者革職為民准給路引即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
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
自己至百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

錄職名籍貫履歷寓舍僮婢長班錄訖皆驅對廳銅之工部侍郎
陳必謙不即入擊以輿杠

已酉先帝后移東華門藩舍兵部武選司大足劉養貞出私
錢八千得柳棺殯之先帝不幸昔首露網右足靴身布短後衣
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先后長椅昇出先后
衣笄甚肅鼻微傷其裳紉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點漆改
殯焉先帝冲天冠龍袍玉帶添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定
王騎驟來臨不敢哭而去次東宮亦驟至青衣褰帽頭觸地良
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
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至李友處友據丘字澌澌許

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克悍盱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印其面而入出即去之

癸丑薄暮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見朝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開職名朝見蘭友如其言餘做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百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騎各五露刃押出各臣赴宮舖偽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五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皇玉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緡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

打躬餘誦鄉貫諭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候合選即圈於錄上赴部聽銓注召且回各營奔仆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昧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抗坐授注官面西向宋企郊亦抗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召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皆勛戚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憐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贓完日釋之李友張葛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貞選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之四劉養貞再夾惟呼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又銀杯二又徵之不應日寧死我也

王都等杖斃党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衣
諸人就問竟感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始被拘伴風疾
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頭狂潦倒屣受鞭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
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兵徧京
師戊辰李自成馳偽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父書
不啟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
怒召李友等點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脅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宇名其
寵任在劉宗敏李友等下據吏部郎左懋泰乞從自成敗歸述其

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防禦使
張若麒巡撫黎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甚喜若麒疏薦三桂自成
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答東宮乘驢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
官泪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湏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
之舊官或稱殿下揮止之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
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桂出馬自成曰大勢
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勅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折
乎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弑我君父辱我家口
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
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賴將軍奸人挑擊幾喪大事

先皇帝自盡非我福也 東宮及老將軍同在少頃並跨驢出吳
襄曰兒母信浮言聖上未入京 先皇帝即自經兒知之乎及入
京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况宜謝三桂怒曰
非我父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死報而甘他人之食乎料家
書如此故擲之襄猶勸謝三桂哭曰求見 東宮三桂叩首馬上
大慟 東宮默然良久自成勸通語 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
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在三桂哭曰唯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襄
首自成令 東宮同襄回營自成曰將軍赤誠能容朕單騎勞軍
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馬三桂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
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桂辭拜竟如主臣禮自

成曰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今八城亡關門失
險臣因其難守奏請入關 先皇帝疑焉以臣家口入京俾臣守
關如戎馬至關未易守也必先收八關為上策自成曰然即藉將
軍圖之三桂謝不敏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耳我兵三十七
萬由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願以身任
自成曰朕回營即發勅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
許之至關關城又出至一片石
戊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 東宮左之三桂右以 東宮在竟
坐地西向吳襄送席不與焉酒數行忽笳吹大作白標彌望三桂
即起抱 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矣天遽晦賊方解甲

不備北兵突擊，賊洶堪大潰，追殺無算，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上係李肖宇口述，肖宇亦侍宴其所，部萬三千人，總還騎十七，庖入一家。丁二云：經戰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人馬擁塞，自相踏藉，漏刃逃生，言之猶為魂悸。

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偽銜封署，並滌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銜。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絳、李延鼎、同鴻臚寺

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屬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曰：甫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李友佐史吳某說。

甲申果登極，殊草率。我太廟主早燬，從此壞民居，連入大內為焚其。

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苗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

李友家有部主事，自絳吳橋之。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匡復等情，時吳三桂尚在天津。

高弘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日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機主事蕭鴻基至夾其首張尚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不夾

李肖字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後通款括高弘商屢候之肖字曰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字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翊辰張總憲藐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砥齋所值他出候之而砥齋值

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砥齋及史尚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日廣等俱集議監國首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即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遂巡將絕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虜服手菜筐出京夕砲聲遠震迨旦矣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會事桐城雷漢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遷上砥齋書乞遣部曹往准揚攝漕舟暫還苗都明日筮京師得春之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筮苗都得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携印往俾呂侍

郎署部攝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
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遷寓總憲署中獲目之
諸公日素服會清議堂謀其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人奔南借卷
凶問諸公皇_上謂之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奉先殿姜唐
事撰文高尚書舉筆云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云而史
尚書手札至意專衛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闈孝
陵之前云云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
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督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
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関先召見列侯次尚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註
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亦悲泣答之
角巾衣葛坐榻上枕食俱敝故情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
東謁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
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
稔知福世子湛於酒色礙於衆遲疑不敢堅執實為社稷深慮非
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
時潞王先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
其後以國予人執史尚書在高郵聞福王舟近即列諸公名啟
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雒陽與史尚書同偶值福王舟擁而南
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給事
中李沾謂告廟文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筆俱非其

竇故備記之初遷聞 王謂陵出朝陽門外萬衆伏候見 王乘
輦角巾半汗舊手搖白竹扇有龐敵風竊心幸之不謂淫佚敗度
為懷愍之續也追思史氏之先見真純臣苦心矣後世誰諒之者
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
也前筮於食有福隱寓 福藩平陂性復於嘗驗矣好占田都高
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田部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贊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
移南京 先帝曾密勅此兩人相泣內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
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光史乘乎又勳臣不預時共

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甲寅以武英殿所奉 一 祖后御容遷奉先殿 二 祖御容
五軸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 二 后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官恭
捧各青繡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
拜叩如前請 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綉服侍
班候主祭官祭告而退

曆數

前聞記 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曆數曰遇順則止 高皇帝遂
以手書空良文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為大順而清曰順治

不其應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餘妣胡其枝懿武英
殿榜得一萬曆錢謂佳地殊不然舊朝鐘微裂墮地起而懸之
仍鐺叻有聲初欲移靈谷寺鐘不果

勸進

監國勸進表呂侍郎委某作迫期登福待於行宮諸臣俱不及展
視

監國儀注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座內殿
設寶座奉天殿欽天監設定時鼓錦衣衛設鹵簿儀仗尚寶司設
寶案於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是日早鴻臚寺引

導駕執事等官進至內殿候 駕陞座太常寺酒果等物於奉天
殿丹陛上 王具冕服道駕官導 王行告天禮畢入內殿文武
百官各具朝服丹墀內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內殿傳令百
官免賀免宣表上行四拜禮贊執事官行礼贊各執事鴻臚寺正
官跪奏請陞殿 王繇中門出升寶座錦衣衛鳴鞭欽天監報時
鴻臚寺贊行四拜禮訖通贊唱班首詣前引禮引班首官至 王
位前通贊唱跪搯笏班首跪搯笏承傳唱衆官皆跪百官跪捧寶
官開盞取寶跪授班首官班首官捧寶上言 殿下進陞大位臣
等謹上御寶尚寶卿受寶入盞通贊唱就位拜興平身百官拜興
如之通贊唱復位引禮官引班首官自西降復位通贊唱俯伏興

平身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駕興百官以次而退
儀注出主事各寧吳本秦手吳年老拘會典不達時變如奉天殿
嘉靖壬戌易稱皇極殿又美南京渚殿俱廢僅武英殿存當直稱
武英殿以紀其實雖奉天殿在宜暫避正見監國與即真不同况
無而為有乎 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
恭仁康定景皇帝監國以郊王監國御奉天門左天順初 英宗
復辟群臣始推御座居中前事歷如此儀曹失攷家宰張藐山
先生曰吾欲薦子為禮部司務以襄一時之闕予力辭謝

紀元

閣擬定武弘光紀年 上拜天樑等得弘光張藐山先生曰光字上

於文為火清朝順治曰清曰治俱從水字水能克火奈何果如其
言

史相國督師

鳳督馬士英挾迎鑾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臣必有
入閣辦事之旨士英特繫銜大學士非內任竟据政府史相國度
不能外自請出鎮鑄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聲著甚而史先東士
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掣
肘陰螫以勞動難長遂移構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冀併陷史
氏也

善詹事善酒好卜夜胸臆洞達不少諱忌告廟日諸公集內府詹

事俄出太監韓贊周急趣之入成禮又明日最後至及上監國
張家宰疏杖卜上用史氏高氏遺唐事謂詞臣何獨推一人於
是再推姜曰廣王鐸等姜雖並相上意不憚尋引去蓋中官訊
先生侍先帝講筵粗疎見忤又擁戴非其心也
嘉善吳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
書云云又周府保寧王嘗陷賊脫歸相國才之欲推立為夫
相國曉人也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項煜

唐事吳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緋衣同賀諸臣怪之蘇
人攻其從逆煜揭辨終誅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谿馮元禮家或
曰賊臣也福馮氏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沉載浮有磨故者手溺
死之江橋一曰太平橋煜嘗夢人題太平字故再遁免竟不能免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迢輒馳檄聲罪姑蘇
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淵湯有慶常熟則首時敏皆焚燬其家金
陵攻姚文然家庭吉士富金陵刃拒之得免噫衣冠汚逆三尺具
在何煩邑屋之紛拏也尋臺臣嚴禁乃止御史祁彪佳撫安蘇松
常鎮誅首亂六人又嘉定諸悍奴脅其主各脫籍尤可駭

常應俊

福府從駕千戶常應俊本草工目不知書雒陽陷從世子出亡

有保護功南渡後出入行宮無間官都督同知猶少之求放歸封
襄衛伯祿千石見高相國恐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
龍以天順初袁斌哈銘為比言不宜封不允

鄭元勳

高傑逼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起宗勸守臣和解時共
坐城樓忤衆立刃死傑兵縱掠廣陵大沸福緣庵僧德宗為時推
重難民避入薙髮坐尺地頃一十金漕舟附婦女一人頃一金門
禁甚厲江西陳給事以與守臣善巨室借其封街輿婦女人
各四五十金積貲甚豐

勳臣跋扈

誠意伯劉意孔昭環巧机辨見事風生 先帝召对泣陳文臣操
江掣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昭操江孔昭故善阮大鍼
又給事李沾隣巷通好先是鎮遠侯顧肇跡操江為沾所劾及肇
跡內召特郊餞謝日者禪文非我意也總憲張藐山因薄之南渡
初張改家宰奉詔言逆案置勿用大鍼廢久魏環名計沮跋孔昭
拉勳臣廷攻家宰先一日飲勳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訴張某奸
欺專右文臣靈璧侯湯因祚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無对自是家
宰四疏乞休 上雖知簡在首臣無能由也文臣畸輕孔昭畸重
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謀入相不甘右列以撫寧侯朱國弼
及忻城並覲相而止明年薦兵部右侍郎德清蔡奕琛入相南渡

之禍始於誠意潰於士英大鉞

劉伯溫嘗云傳十三世有變故孔昭求改相以厭之竟不果

阮大鉞

桐城阮大鉞初附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吏科都給事因攻逆璫
歷太常寺少卿坐黨廢避禍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內臣馬應芳馬
士英僑南都時數通從也至是士英密薦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
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諍臺省文論未拜命而心益亟士英令徐
竑之大鉞曰我自起家何預伊事及渡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
語自示於諸紳中日同士英及撫寧侯誠意伯狎飲後常熟錢侍
郎謙益附焉錢寵姬柳如是故倡也大鉞請見遺玉帶曰為若覓

恩封自是諸公互見其室恬不為恥

郭維經

御史 郭維經雲機巡中城清勤有能聲張總憲甚重之及秉
銓推郭應天府丞兼御史巡視如故蓋驟難其代非淹之也郭意
未暎中李給事沾之誘即劾家宰私且兼官乃天啟末敝習章上
又自悔免同官以謝家宰遂不辨未幾勳臣訐家宰去之

馮可宗

馮可宗初授督巡捕營史司馬奏改錦衣衛最冷署值南渡遂領
緞校為雄取素善結納園亭聲校見稱於時乘間進其姝麗權寵
日盛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驛怒於淮揚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建金花銀浚首命閣臣具勅高相國暮歸語予曰才爭阮員海今又爭內臣專角舌非相體柰何予曰大司禮韓象雲隨內侍也俾諭沮之以內臣自相制易耳相國深然之詰朝入直聞肇基隣寓過之極言東南民困肇基曰若然吾當辭往予奏上嘉納相國予告太監孫元化督餉浙江

陳堯言

故浙江布政司叅政貴陽楊師孔萬曆辛丑進士寧山陽度成降教授順天遷翰林待詔侍 福恭王至是師孔子文馳馬士英甥

婿也追錄舊僚贈師孔禮部右侍郎山陰陳堯言繇乙榜亦嘗待詔侍 恭王歷雲南石叅政尚存疏乞恩例不許

從龍內臣

從龍諸閣初布袍革履徒步道中給事行宮猶未快志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入朝廷劾馬上英責數其罪 上色動云黃澍言有 理顧高相國記之召澍敘內竟其說士英跽階下惶急盡移其供帳出目行金結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璫勢始藜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 上始而憚中而踈末且厭之嘗盛夏擊毬三人交策不休贊周凝立不動私居飲泣踰月或進玉燭臺玉壺心好之瑤異日至立報傳入而喜厭不恒始雖厚售漸斥去索原直即

市儈亦苦之蓋賈人去責專市儈也

內臣蟒玉紛沓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晝承接決月以來時免朝
八月選民間女入宮徵教坊妓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 慈鑒
恩賜內臣金幣獨渥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廷臣無及者復
人適意輒賜三四十金九月開筵宴廷臣不齊閣臣以例請不
允十二月西宮成丁日臨御 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 上曰無
佳復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家思 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
監馬承芳角但知印堂安知我印堂指贊周也承芳跪謝得免
上晨飲訖內臣又進觴輒舉之不卻酣淫弛縱十月末幾踰漢成
之諱旋幸上恙明年都市榜上供春藥貽笑四方矣先諭閣臣曰

朕非欲貪大位鄉等勉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初惟輔臣是任
救偏補弊設畢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速上而黃澍激青陽之禍
竟以覆國

黃澍

歙人黃澍年少輕侮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於族走杭州
通籍郡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寇開
渠轉粟河水秋溢曰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并金錢奪
之汴人切齒內召 先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委之流寇利口迅舌
人莫能難以御史按楚未及瓜遽入朝意覬開府借馬士英為市
蓋平賊將軍左良玉噉馬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輒示人良玉手

書挾重鎮劫之其廷攻也一言一涕甚傾宸聽士英伏階下媿死
澍退捐九萬金助餉自云世索高相國以問予彼卓鄭也哉予曰
君、彼補抗郡諸生父為人管質庫小才貪詐不足信也澍還按
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澍孤矣尋免其官畏禍匿良玉所女歸
其子按臣通婚本鎮向未之有也明年左氏稱兵犯闕蕩後我公
室雖士英之罪擢髮難數而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衣哉

慈鑾

恪恭仁壽皇太后鄒氏 福恭王之元妃也於 上為痛母避冠
間閔河北 上遣內使密迎之存至命魏國公徐弘基及高相國
郊迎值於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敝衣窄袖微見簾內有尼亭侍

蓋避難時寄信也命賜飯時御艦三有司供億統數百緡夕宿儀
真明日風利抵龍江閔設行幄京兆徵兩縣媒媪扶輦雖群集竟
用閹人入大明中門 上迎於午門 初過揚州高傑列兵夾河
二十里馬可七八千匹卒殆二萬餘人自乘舟儀衛甚盛黃得功
迎於儀真候騎統百餘自立一空舸不數人

遣迎第一箋曰御名欽承大統馳念慈悼驚塵鼎沸腸刻、以九
迴瑞靄天開情遙、而千里恭惟

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間教協敷位 先帝以咏閔睢啟眇躬而美
樛木服圖史之至誠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憂閱霜雪之入髮鳳
輿飛轄傷烽燧之震隣近倫序之見推既 宗社之克紹莫緣榮

靡爰致弘庥初羈勒之未寧有疎省問今尊養之有地庶慰瞻依
特遣近臣徃迎遠境俛伸遐通之望上馮恭稷之馨伏祈懋展懽
心中道生河山之色誕膺壽筭隆恩均覆載之規月馭先迓雲容
嗣觀

遣迎第二箋曰御名孺慕依之雖傾誠於初使皇程冉之真切忠
於久違詎忍安以九重不能忍之一日恭惟

母后陛下聖德配天坤厚載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懽心罔極
維親專候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休嘉時集於漢宮維川維塗驛
蹕尚煩於天路伏祈敦時安養解暑就涼本朝之宮慈寧宋家
之殿保慶增觀鴻慈之福竚圖燕喜之懽以上俱予筆

東城兵馬指揮帶俸侍衛司正千戶鄧存義奏曰崇禎辛巳正月
戊戌河南城破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關土房明日至洛
水上未得渡明午得舟又明日至花子寨湮河北窰雖駕溝等處
及於孟津越三日至浦子邢家苑二月既望渡黃河駐孟縣逢
世子隨至懷慶甲申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區書堂官黃奎家尋
乘東門放火冒出夜分至南門橋值賊傷存義旦至野水鎮巳刻
渡河至邢家苑灘十九日命存義北渡覓寓值賊二十四日又入
河南大盜李際遇方騷擾太妃潛於民舍又北渡人懷慶區黃
奎家懼泄五月三日典仗李希楠書堂孫拱極見存義相視以目
隱諭巳即位也常應俊遣舍人閻守平見聖母於黃奎家又恐

世遷女醫家六月六日欲出城不果九日又不果七月六日出城
值賊不又果十四日乘衆出城宿孔村梁秀才莊十八日夜渡沁
水乏舟檣代之十九日至清化鎮乘小車二十三日經脩武獲嘉
等縣越五日書堂康永寧山東報國營副將張成福來接存義遣
弟護行赴塔兒灣之舟太監盧九德以舟迎漸達淮揚
常熟許重熙子洽日乙酉五月壬辰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
家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向錢拱手曰詫異詫異
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
束家丁百餘人出至孝陵詭裝其母為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
黔兵亦半逃行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閉城不納士英督

兵攻之破城殺知周趙景和遠近民間風逃匿安吉知州黃翼聖
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敢趨獨松關迂道由吉安手書致翼聖曰廣
德見拒故甬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於是翼聖率
士民肅逆道在掃衛舍以停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浙撫
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翼聖啟云閣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張
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屯兵城外路王恭謂太后如常禮
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躬詣陪侍太后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
後妻及婢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偽
談遷曰乙酉五月清人陷鎮江上聞之夜出奔昧爽馬士英云
太后来其家同南走溧水東壩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杭宿鮑侍

御竒謨宅撫按往迎至杭州初馳檄稱聖駕及見於鮑氏乃太后也入抗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駐湧金門外王氏園徵歌如故清人將至士英支台州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後遇許子洽云太后偽也以今思之上倉皇出奔棄其母不顧然無自至權相家之理士英計窮脫免之智不得不籍母后脅制道路傳牌可假天子獨不可假母后乎其後聞烏無一跡又事之不待辨矣予時寓杭州有游卒同奔者云母后道中再隨馬扶起之命授錦衣衛百戶會稽熊少卿汝霖責士英不扈皇上乃母后之狗乎士英無以應

劉總憲宗周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先馳疏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逃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澤清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并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僇矣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乎得功上章自辨不預貴陽匿其奏先生前削籍故疏稱草莽臣入京不携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群瑞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久耳果即引去

此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範奉命北使揭閣臣事宜

一宣北 勅諭一御書一詔書一賞銀

兩賞金

兩蟒段花段

宮絹匹

一給總兵吳三桂 封爵勅券各一摺諭一表裡十襲玉帶一賞

銀 兩

一給巡撫黎玉田總監高起潛 廕陞加級勅命一摺諭一表裡
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以上各犒賞請一官骨殖

一祭告陵園文

一祭告 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勅諭陪北文武諸臣

一護送領兵將官二百各日給一金各犒三十金蟒段二

一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犒二十金蟒段二

一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犒十二金段一

一馬兵五百日各餉一錢五分各犒五金

一馬六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一騾夫二百日各餉一錢四分各犒三金

一騾三百日各料一錢五分 以上官兵騾夫共犒銀三千六百

四十金蟒段十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吳三桂等兵

三萬金勞北朝銀十萬金一萬緋段千匹又雜賞三萬金吏卒道

費三萬金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萊陽左懋茅同往初議泛海改陸入北界有司尚禮接至德州

忽榜示陳洪範左懋第色不動入京而還中道留懋第紹愉館鴻臚寺懋第書壁寧為明鬼不作清臣兄懋泰來見拒之曰爾非我兄也屢被縛不動及過害北人無不流涕洪範姜爾吐南朝情實故獨歸

先是吳三桂逐寇事聞於江南詔封薊國公賜誥券募都人何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駟方倡義導之出疆入燕三桂不啟封達於攝政王明日攝政王召見南城青中朝不通好荅曰南朝止聞吳將軍起兵匡復未知貴國之繇故不及命攝政王色解諭以速遣使來期在九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銓范文程夾坐席地各舉佩刀割牛炙啖之明日何又奉三桂詔券擲不一視遂携歸藏內閣未以聞

朱統鐏

青陽馬相國雖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誣以定策立異而新建有夙望人無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鐏上章力詆新建至以新臺污之又株引史閣部張家宰呂侍郎等甚衆阮大鍼語人曰疏出小兒手其不諱如此統鐏大言須還我部憲一席竟擢科給事中

周鑑

金壇周仲馭僑白下嘗忽阮大鍼甚銜之大鍼勢日起仲馭知且脩怨拉某理其門誣膝祈解終不能釋已搆下法司仲馭嘗師張明弼而相失明弼捐其短賄登科第官工部主事避察處疏攻太監張璠憲云云君子曰公亮乘危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鍾

庶常周鍾遁歸或問之曰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隔如今日也悞逮走句容捕之亟拷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從重改入深園涕泣梳櫛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孫振捷之二十人以為快已同光給事時亨了彙市

異議

桐城雷演祚介公崇禎庚午貢士歷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憂去寓白下慷慨好持論聞國變草檄勸王略曰安危爭於呼吸社稷亟在燃眉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疾風勁草之報諸君子後家先家先國寧忘板蕩忠臣之私草澤有英雄不好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郭解之金或棄終軍之繻吹簫屠狗策力兼收擊斫斬蛟會詐並使襄此大義翼我皇明轉危為安匪異人任建功立業要在此時私議立潞王座師姜唐事曰廣叱其謬劉都督澤清自臨清逃淮安東馬士英亦立潞王也遺幕客某覘金陵及福王即位計殺客滅口客脫走陳學士盟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膠東曰鶴洲原簡容當相示後劉力攻諸

臣異志背其初矣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第中汗涓解衣連沃菜豆湯三四既問所立膠東曰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東由之曰天子母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遽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赦矣候駕龍江閱諸臣指異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陰附青陽日同朱撫寧劉誠意趙忻城張象宰捷阮司馬大鉞聯疏訐異議者膠東解相印啟卜居虞山謙益恐忤青陽邵之且不祖送雷演祚中時忌被逮下獄同周鏞益死

谷國珍

鳳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改勅求照總督體統行事閣臣難之國珍於外宅求示勅稿即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孟津王鐸覺斯耽詩工翰墨五言詩至萬首嘗微疾弟勸其輟咏笑曰此即一詩日也張象宰再推詞林故卜首姜詹事次及鐸以上舊也遷時對象宰曰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象宰然之鐸將入朝象宰書規以約束子弟家人母輒通賓客鐸過象宰曰吾母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始直閣適膠東新建青陽並引疾鐸票擬頰中縈如奪烏程溫體仁贈謚人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請益同官已漸自諱處分舛誤貴陽侮之法司奏大辟輒除其罪嘗作奏悞書皇下再被詰膠東瀆行囑以漸退駭問其故曰大臣道不行則去母俟人彈文也始

上出十扇命書俱錄先正格言諸瑞亦求書意難之膠東曰足下
負書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士處非其任仕清歷禮部右侍郎壬辰
三月遣祭西嶽道卒贈尚書謚文正鐸乎閣杜子美集嘗見其
冬深詩花葉隨天意改因字以韻聯早霞隨類影又一隨字也
九月藍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以帽犯冠
改作雲端午日賜衣謂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金吾花下
飲結句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乃牙音杜悞押此韵矣遺興
五首其一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
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育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欲子不仕
宋耳非挂懷真愚也

李沾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吏科給事中謂選郎金壇王重外之
也甥不擇監國初銓曹止蕭士瑋倪嘉慶書史四人不諳掌故張
藐山家宰以王重梁羽明並舊選郎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羽明僑
居杭州沾謂重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家宰曰僕起家三十年
贖多十二金間或倍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練而地近止
隄王郎若其人庶召僕自有提衡雖吳來之在不能溷也沾無所
發怒因託呂侍郎大器家宰推沾操江都御史畏方劉誠意之柄
求史相國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亡何快且曰誇定策功
以初議內府嘗喧詈也徐家宰慶求代推通政有旨另擢蓋附貴

陽誠意及諸臣內恃其與援又借名善類求史相國致膠東書乞
僉院云不敢失身他途也拜僉都御史尋起左都御史加太子太
保七品半載躋樞宮孤昭代所獨

款案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麟奏為矯誣先帝者悖之極敗國聖
明者奸之盛事關封疆殷鑒信史紀傳不得不記據事驗明以存
實錄事臣於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
新甲以敗款局此似耳鼎拾馬絃愉之邪唾將以顛倒成案獻媚
廷以為後日膏國之地不獨欲為新甲執仇起大獄已也事關
社稷封疆臣何敢默處此臣請與皇上先言款事終始我國

家自有奴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天啟二年穢樞惑於王化貞之
說俾違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為市得功突發犯順城
陷身逝而款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遣喇嘛僧于老首因以議款未
成而崇煥去位迨先帝初立意滅奴召崇煥授兵柄崇煥陽
主戰而陰實主款也甚至殺東江毛文龍以示信同先帝不之
許遂咳關入脅款仍戒以弗許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
是夕敵至牛酒相慰勞夜未央敵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
及殿其後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
其所練甲士稍精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
振於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帥累家遼西益

相狎習邊將益約節士卒腹與北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
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為樞密庶得狀時北亦適內寇於是再
以款市聞先帝命偵卜情竟得媾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
是即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鳳臺與北通而慈洪承疇境其事因
北因錦州急遣張石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即向者崇
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松古城死守若麒計不成
乘月宵遁隔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臣傅宗龍臨
行有樞臣計專主款之語發聞先帝遂召新甲陞見切責良久
編詢諸輔獨陞對曰彼若果許款亦可恃議遂安時壬午正月
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替者一黜生與馬紹愉偕往義州議款
四月歸北不具表謝而復得媾語先帝知為所詔大恨而款事
又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迓後舉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
一旦盡歸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
至天子親發重書下明詔首臣屬草次輔書真誠樞臣操使者
而遣之為使者飭冠劍連車騎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醢酒張筵十
六席燕北使北之首長遣網紀一美少年一麗眉皓首之老來會
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憨命及憨至義州首詰諸首長
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為之祈請叩頭乞哀馬紹愉等
抱頭匍匐歸恐後尚未見憨面今反飾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
嚙語耶且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擬新甲罪亦非決不

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省怒其辱國傷體
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 先帝概不處下忽於是年七月
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併下新甲於理新甲金多黨盛為
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糾疏讀之或言其賣副總鎮金銀累
巨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陷遠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
聖子神孫塗炭膏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歎然髮指矣越
旬日而御史臺陳昌慶廷尉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
詞義嚴確盡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於都城隍廟矢諸明
神而讞之新甲口供所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異於是引失
陷城寨律秋斬上時舊輔周延儒為新甲營解甚力面奏謂國法

大司馬、不薄、城不斬也 先帝曰他邊疆即弗論僂辱我七親
藩不甚薄、城乎延儒語塞 先帝尚以秋斬未蔽辜諭臣再核臣
於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失候軍机者並斬往朝上
午即奉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貽禍慘毒朦玩支解悞
國自思 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着即會官處決欽此皇、天
語具在而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誅舊輔王應
熊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王應熊疑新甲
所為是又故以新甲死後之事為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意
一至此也况 先帝厲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廢
慎無不親裁綸罪大臣端、過慮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

下鍛鍊者耳鼎視我 先帝為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之理
度同類視之此臣所謂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也又耳鼎謂新甲
駁歷巖疆饒有英略洵如此自宜龔彰天討執訊獲醜矣即不然
亦宜左支右吾可無失事而胡以覆軍殺將破城之報相屬如諸
臺省所糾新甲所供者若是之多也且 恭皇帝之變 皇上
身嘗之痛也 先帝旨中所謂貽禍慘毒專指親藩豈 先帝痛
恨之而 皇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而敢於
黨 恭皇帝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所謂欺罔昏明者奸
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入行政修德自強之
實著而專以款敵為事蓋敵之佯款其愚我也我邊民畏戰之

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款則非講金繒講獻納講
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款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為國也故前事者
後事之鑒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人疑 先帝以昏庸無
道敵當款而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隳為天下笑剛
使 先帝抱不白之誣於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
罪樞者搖鼓唇舌變亂是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于謙之功而受
西市之慘為之雪其罪累錄其子孫孤 烈皇帝敦睦之心而增
恭皇帝在天之恫臣之所深慮也爰於文止憲墜之日崖略一案
始末附於寶錄以告 皇上若耳鼎構黨殺臣撓推銷旨臣不憾
矣按 先帝嘗書滅奴雪恥字及遣馬紹愉統出京牌書奉旨講

和 上聞而惡之楊士聰玉堂薈記馬紹愉四川人萬曆壬子貢
士云使至瀋陽宮闕巨麗如京師迎稱天使筵設甚盛重毯之上
殺核俱金器甲申又北使被由今安置揚之瓜洲紹愉筮仕武康
通數學萬曆末云國喪當屢見三十年後東人深入矣 朱良才
萬曆壬子順天貢士削籍授陳新甲庚辰同長班馬氏等七人往
瀋陽

名叱家宰

旨稱閣臣例先生九列例鄉徐家宰石麒麟貴陽有旨叱其名尋
引去

張捷

監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赤函時陽城張藐山典銓
二十二日刻去禮部顧尚書錫疇瑞屏攝銓有墨聲徐家宰僅決
月丹陽起少宰長其部銓政大裂惟狗權賄明年五月更作選人
擁其輿索饋者數輩詔之入雞鳴寺以待竟自經

劉澤清娶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至是奏徵時艱苦狀得贈一品夫人改南宋張洎王俊娶錢塘伎張濃後嫌同姓改章氏糟糠之困彼弁駝何足嫌乎

趙體元

馬士英筮仕南京戶部主事書佐趙體元或云斷袖之嬖歷仕不棄從軍鳳陽冒功繫銜猶阜謂青衣給役如故及入相體元累都督同知趨走如輿甚朔望服蟒玉見仍侍側閱章奏云某當若何間從之用兵部印直任體元不親視也威柄幾等貴陽

中書一品林超

江浦林超居太平門側自矜數學劉青田之流肯陽在戍卜其復用冒武秩至都督又薦授中書舍人加一品服色文武溷躐萃於一身即爛羊不異也

劉孔和戲語取禍

長山劉相國鴻訓在時劉澤清故事之相國捐館子孔中孔和更故事澤清矣澤清鎮淮安嘗語孔和曰若亦服戎乎曰服甚第吾故不作詩尤善澤清微笑方矜文武才深忽其語俾帥三千人渡河忽檄召孔和斬之吁部不平又擊斬數百人奏其觀望盡誅也孔和官副總兵

武英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為正朝殿五楹卑陋工部僅塗朱費三千七百餘金主事餘姚胡其枝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寓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揚州清人寓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云自稱本朝字擢出史相國字平行黃紙如詔勅又硃闕其句華亭包爾庚於沔陽黃日芳處見之日芳庚辰進士相國俾答書詞頗峻相國刪潤曰不必口角也今日芳刻其原草膏使其雖北人傾心南國云和議可成至見南事終歎曰河上不講將講之江上矣後大哭而去

女伎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鍼揚文馳馮可宗輩各賄進大內嘗演麒麟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例承幸戴金鳳以自別也 上體魁碩一日斃童女二人厚載門內裏骸出若干弱質歲蕤委於塵露則馬士英望風導愆大鍼輩從之而靡耳意南唐元宗宴樂擊鞠不輟嘗醉命復人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人得此一句不當有銜壁之辱也今來王感化其人不復可得抑誰為元宗乎大鍼自負為君子文馳自負為詞臣汚行干進市井猶羞之馮可宗本噲伍不足論也 上初立都人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臺麋鹿之惧

脩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遽去住未開局錢謙益尚書多藏書意任史竟變作

禮部署事右侍郎管紹寧覆脩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報可准貢前相國疏薦于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祖命歙縣方世鳴等至是又欲薦予史館如管例辭之或問其故曰國初布衣預史館時略勢分廣採集今進賢冠載筆尚論崇卑一措大廁其間仰望臭息不迺呈翰吮墨等於門下牛馬走寧藏身甕牖同腐艸木耳

御寶

初鑄監國之寶用黃金五十兩白金三十兩已鑄廣運之寶俱議部吳主事本泰董其事予告之曰寶式視舊或微有大小恐中狡賊計一時難辨吳不以為然

選宮

秋九月有選宮之命惡聞橫擾或母子自頸徐魏公宗女妍麗韓司禮贊周以勛臣家例禁出之皇太后自於外守備廳擇六人未噍命再選初各官皆慎其後會於貢院狎笑褻視選七十人及蘇杭吳中椒擾太后侍女金年十八來自中州珠色也所選並不逮上待如妃禮明年阮大鍼入其宗女雖姝麗竟不知誰氏也又書佐周某自獻其女太監田成來杭州駐貢院樹黃旗

二選五人正王氏苗京師南都聽里申報名其母同女肩輿赴公署待闕杭州僉報後太寺張印立自立民家設香彩女出見太守亭揖疲於奔命上之出奔也阮氏周氏王氏命還外家而貢院罷試矣

大內石刻

重修西宮浮石刻曰木猴年青龍月紅日忽沉明月缺白頭皇主人棲雉赤頭虫子皆流血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戍攬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坐皇極京城擾白虎啣刀砍李花蓋天一木宮槎枒牛宿三宮稱宰相君臣不顧徒傷嗟幸得三張天大口李花未白不長久金臺忽死金陵生東南福主口原走南明癸巳午火微未

申奠安連江南黃花玉蕊丹桂發西風吹墜落東籬戍邊水火自然滅亥子窺京胡騎飛丑奴空戰三十載還復寅方建義旗卯上樓船動當震青龍天下靖一朝得一朝失東西南北兩邊立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度雁門關摘盡李花殺盡胡天清地白歸京都京都老人起吳越耳邊但知十一百敬他老人頭似雪汴梁城中造宮闕從此天下方太平周家八百人重說木猴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永樂六年二月日臣少師姚廣孝撰甲申九月末都人盛傳其事按姚崇公官太子少師文皇帝嘗呼少師不名非實銜也且禁中非人所到事不可解先是熊廷弼經略遼陽凌濛浮石刻曰木子又女天下裂八牛定

力堅於鉄三門一道嶺頭看乾坤流盡冬人血嘗以其事聞

崇禎癸未正月滄州凌濛汚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烏無角者
牛並出北海竇被醜謀天心厭亂必斯之隅山東之竇死不可留

徐洪基

魏國公徐洪基謹慎和易年通六旬生少子是冬歲明年易代公
雖不幸勝於士燮之祝

王世忠

都督王世忠南関猛骨字羅少子也流落江南優人演韓世忠傳
竒見兀术郎起立曰此吾祖也及叩首韓門則大怒

民謠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士英即種田太監田成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士英擒賊須擒王鐸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主北人用牛南人相馬一般俱
是畜生

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只辦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糞送與對巷趙大哥

王氏奪封

尚書上虞倪元璐玉汝少娶餘姚陳氏失懽既登第嬖妾王氏篡

封命同邑丁庶子進以故都嗾誠意伯劉孔昭許其事可坐總京營也倪適除祭酒奏辨陳氏失母意遣婦外氏命娶王宜封而陳所生女字王司馬業浩子貽斌司馬揭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弗封。繼妻王氏為例幸上不問倪自免婦陳氏嘗同母夫人居非遣婦者甲申末陳氏訴於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白壁殿瑕君子惜之

倪元璐丁進俱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好吟詩為人好哂上偶問崩字何義進曰君死曰崩元璐曰先帝升遐曰崩進自慚漸隙

東宮

濬縣高孟箕以鴻臚寺序班調南京監國草創賴其諳練有光朝廟進本寺少卿秋日舍人穆虎等自濬縣來道山東逆旅措一少年曰是亦欲南行可挈也因偕行舉止非常詰之言故東宮也陰至孟箕所未之信少年曰昔某年月加冠君不贊禮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侍致密懼泄遂市宅杭州居四閱月間露故態謀徙閩廣間且行而孟箕不自安上書言狀命追入至南京三山門內臣某覘之進衣袴內臣後掠死上以舊講臣孰識者王鐸及劉正宗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遂下法司嚴鞫孟箕穆虎等方對簿少年詞氣不挫坐刑曹下諸人被拷究號慘毒不忍聽觀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為偽即偽耳中外聞其事而悲之舊經事內臣私

謂誠東宮也其兩足骨每斷必復不可為云法司希旨謂駙馬都尉王昺子之明果爾則外戚未嘗且非延慶長公主所自出宜加拷訊何獨寬假之哉嗚呼貴陽之罪通於天矣左良玉搢救王之明史相國言甲申冬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偽

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象所某家夜去故嘉定伯周或門或欲諱之家幹不可以聞於攝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青衣布敝錠令中官辨之或云其太子也輒坐死十一月廷鞠下獄十四日夜暴卒嘗題人扇俱書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平湖錢景核真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蘇氏於乙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值內臣蘇氏張氏不知其名蘇氏四月中出

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冤相國疑蘇氏即魏忠賢門下蘇若琳也云罷事十六年矣又吾邑孝廉張次仲元姑游曲都遇金壇于鑿中甫先生玉立子也為太監李承芳記室鑿過元姑所時東宮初至元姑私叩之曰甚真始入京駐興善寺承芳即往謁云真偽未辨不敢跪亦不敢坐東宮曰既來此坐無礙遂坐問居何宮曰興龍宮前後何景一，條荅問宮中何樹曰松樹問樹幾株曰爾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廷樹一，數之而來乎且語承芳欲認我須某閣來時某閣遺揚州未回也故承芳謂東宮甚真承芳又罵馬士英渠謂不論真偽第簪之死耳明日元姑還訪鑿盡變其說云偽而非真蓋休於禍也元姑還里邑侯林塗子桂來訪問以前事

子楚曰甚真東宮自金華被徵過杭州宿於北關太監孫元化乘
夜伏謁感愴頭觸地不能起吾得之江司理云江橫杭推官彙諸說證
之則王之明似非戾圉疑跡也象王下由都三日即遣其北行亦
以其真恐動搖人心耳嗚呼司禮太監李承芳善剗生產厚畜積
崇禎己卯夏復掌東廠印署司禮監印九月望下刑部獄辛巳春
釋戍外衛住孝陵弘光初補司禮監位韓贊周下

吳駿公曰東宮韶令聰敏出閣時選宮僚曰人直講讀是日吾讀
大學首章十次東宮從讀訖講官項水心講大學首句先日進講
章上圈去數句又硃書片紙諭東宮稱講官先生餘官人自稱
本宮閣臣二人侍班日習為常侍閣田丘志忠又數人俱駮

秀丘讀古之欲明子德於天下欲讀裕物有本末物讀五吾語之
曰吾效北音甚易熟字有不可畏者發猶可讀裕如物讀五訛甚
矣殿下他日臨政豈可仍此俗音乎丘深然之每講畢東宮
作字或倣或縱甚有法今日望之不似人居非也王之明事遺司
禮監丘辨視疏其偽

童氏

上始即位語輔臣以先後娶妃三時訪母后於中州不及宮眷
御史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殆三旬坐詐冒下
錦衣獄聞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日娶我
某年月日陛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又首怕妾

所加也云云此書不知縵帥馮可宗作何狀噫蒙難之後風塵失
路童氏之不保然以宮中一席地綠苔埋愁清漏啣怨足矣何至
辱法吏之手揚衾燻之羞哉王之明聖諭曰枕席燕昵指饜童氏
聖諭曰潛天同卧起穢我絲綸重玷國體失事論其真偽、則死
不足贖徒加以污穢此三家村訟師之所不為而出自明旨彼穢
相無識適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救童氏

邱報

弘光嘗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攝政王購得之
大不懌蓋山東監軍 方大猷密達之遂決策南牧

高傑

清澗高傑故群盜號翻山鷄崇禎四年為我師馬科敗之崇信縣
乞降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為贖傑伺間賊李自成出時
守老營設其黨三十餘人挾自成嬖妾邢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
降守備孫可法引見洪承疇承疇以賊性反覆不全入營即令可
法收之目在西安碌、備數而已邢氏自為孫氏治饗及孫傳庭
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自成下西安白廣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逃
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霍達招下之在徐州附於鳳督馬士英
初報部衆三千人及閱軍始萬人知傑嬖邢氏貽金珠首飾二副
其所掠婦女三千餘人畏邢氏不能多近四鎮各兵三萬餉六十

萬瑀傑兵盛黃得功劉良佐額不及也劉澤清最弱乙酉正月
許定國刺傑死睢州

朝命邢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子財十歲澤清聞之笑曰此水
滸傳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懌阮大鍼聞之喜犒報者十金兩人同事異
情時高相國寓姑蘇語事當之何子曰傑罪足死第列位也不卹
之無以安諸鎮而失處許定國又生事端須諱定國祇云兵變亟
遣諭定國明非其咎庶兩全矣相國大是之已旨下直罪定國遂
導北兵覆滅按南宋范宗尹建藩鎮之議以河南北數十州之
地委李成孔彥舟桑仲翟興劉位李彥先郭仲彥輩非群盜則土

豪潰將也竟以不相統率卒不能守史相國分立四鎮亦類之矣
先高傑爭揚州相國入其營為調解被其剗制盡奪甲騎無一卒
自隨導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札必邀閱始發相國威名
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嘗大會諸將設地毯自下拜求出師盪寇
傑雖跋扈頗感動故率眾而北大功中阻哀哉

皇陵鬼撲

乙酉中都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迹觀者如
堵凡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十人排闥直入皆衰經哭泣聲聞
人挺之則青

袁定

華亭表定少卿燬之季子甲申五月聞北變因疾若魂從鼻出冉
、天際值先帝蓬垢痛哭至高皇帝廟不納又至建文帝
廟叱詫而出日至老子廟拉宣尼同謁高廟先帝極言高傑
之惡高皇帝曰明春正月不祿矣各散有冊疊案問守者曰此
江南被兵冊也即魂入於鼻而寤左右俱見之因歷言其狀色
長明說

尸圈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民上夜各有圈或紅或白或書上
或書日或斜書双曉起驚異不知其自閏六月羅兵變惟白圈白
書不火

朝班遺詩

三月十九日上早朝或遺詩廷中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
星開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自是閔宗社
忠義何曾到鼎台烈々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蓋感王
之明而作

蜚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沉醉未醒全馮馬上胡搗幕府
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馬士英阮大鉞福運告終只看盧前太
監盧九德馬後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吏部尚書張捷左都御
史李沾

或書武英殿上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既克有耳一兀復亂中原

一主卧西宮四鎮雄兵迎北二凶亂南國三朝要典打東林明目跡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都御史來別嘉善錢相國勸其徐赴荅曰相知見迫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下或詔以左氏母被擒行敗矣唐喜甚大言於直廬

楊文馳

楊文馳龍友

舉貴州第一久不第教諭

宰青田助

勦饑盜量移江南向嘗富金陵寘田園至是政暇輒過私墅宿從如市苛黷自恣癸未蕪湖兵擾以熊司馬明遇年誼西征自效檄稱兵部職方司主事時人嗤之其部兵縱掠歸云蕪湖河之南廩米露積無主請司馬遺收之張司農藐山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事急暫出避耳文馳仍治縣益誕放藐山改南京右都御史草疏劾文馳遣堂吏榜其門毋視事明年夏貴陽入相以甥婿起鎮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值此順風當揚帆聽其所往居間薦賄惟日不足嘗召客惟問梨園歌舞事俄簡鄞人錢生曰貴鄉金堂山可開墾乎生日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堂尋監軍鎮江總兵鄭彩駐鎮江前導乃旆甚都明年五月拜巡撫右僉都御史一

日邊南道鄭彩方陣江上聞之兵立潰
上夜聞報即出奔迨曉
馬士英逃南國止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繫延儒之頭一同狐狗之頭
馬士英號淫草家藏瑤腹藏草，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類

路振飛

唐王聿鍵先廢為庶人幽中都困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遣同知某
候之同知望高墻氣異省問間而妃內泣云止千五百錢奈何
王亦泣懇振飛餉三百金自是各官並周其急王赦出明年入
閩稱制德振飛購以千金洪承疇總督江南偵得之密召振飛私

通閩求全其家蓋承疇子在鄭芝龍所上以告芝龍芝龍

問疇自不能諱各疑沮遂曰能仙霞崩黃鳴俊之守

屠象美

閏六月辛巳朔丙戌嘉善忽雉髮之令士民洵，明日上虞副將
陳梧適至梧故僧無賴逃楚中得故將陳梧妾冒其名銜入官未
人問梧計安出曰惟爾等所為薦紳咸集虞給事廷陞首助餉徐
太宰石麟曰此大事非草，其不堪任因趨屠檢討象美家即身
任象美嘗赴路王之召拜兵科左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署助
餉相屬市人烏合衆心紛擊辛卯故監軍閩人劉履丁以善
陳洪範通北兵懼泄夜走胥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實云去頂

髮陰託及內應若干於是搜斬三四百人癸巳輯各坊奸人得自
收斬修怨者乘之矣殺人汪日并以義兵來北門象美迎閱或言
其道立被殺按北麓橋下象美先時勒洎人十二金怨極及應募
充伍乘間報復而象美與海鹽李給事毓新爭長象美死明日北
兵至毓新即遁尋為里人所害

方國安

六月潞王常芳巡撫張秉貞以杭州降兩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
定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支金華與朱尚書大典合兵尚書

以方兵剽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熊少卿汝霖
孫職方嘉績應之寧波倡自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應迎
魯王於台州西興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分屯金村嶺朱橋
其朱橋則國安子元振也疏土漠營大總兵萬餘舡五百餘
艘沿朱橋列柵至轉塘口左江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
而橫山大嶺扼其衝旁多間道叢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為清
風亭險隘不下井陘以千人據之且西接五雲天竺可俯瞰抗城
益張疑兵連合江東勝則進退則伏縱復不利豈能越險薄我營
哉元科不以為然亦國安兄子戎瑱營三總也八月元科以三十
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數騎搏戰斃三人獲馬二明日戰清風亭江

東兵雖沂流莫敢登岸清騎張左右翼統之兵遂卻越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晡敗走國兵數失利敵覘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幾望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橫山夜去營一里始覺亟據橋發砲風火迴激橋上所貯藥俱發敵乘勢奪橋騰逼寨門守兵皆走元科手斬數人兵漸定嬰柵力戰殺傷相當敵登柵山望柵中白牆不相屬處發砲墻傾大呼馳入我兵潰僅得及舟而遁敵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木穆木櫻猪嘴多羅黑耳根包羅目勒李羅渡江荆國公方國安支台州初步騎各二萬至是騎尚萬有六千兵食足戰馬士英以許封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將士憤

惋折弓矢授刃者無筭國安降後元振等被殺後李羅見國安索命疽發背卒於延平

馬士英奔紹興辨臣非悞國又扶方國安為重命戴罪恢復丙戌六月朔首逃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辰浙西儒林之臣謹肅齋法擬薦

思宗烈皇帝暨 母后及殉難諸臣伏念臣等青衿士子白髮書生身未出疆三月無君則弔事非餘監一心報國空懸世道既屬陵夷輿圖悉為板蕩王室如燬無孔通以何依泰山其頽對旻天而號泣茲禍三月十八日神京被陷宮府宿衛惣乏甲盾之飲飛

樓槽干城實鮮登弧之起距即於次日 聖帝登遐殂落弗俟乎
考終宴駕匪安於正寢同焉而殉難者外而輔揆勳戚內而 國
母妃嬪粉黛六宮盡洒鷓鴣之血春花萬樹俱拴戎馬之羶是役
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虫發哀草木變色慨自衣冠履垂衣裳
以來未有若斯之慘酷者也滿朝金紫誰持一劍以荅君自我群
黎直開九門而揖盜伏而思之三百年之培養何以如奄耆老病
疋羸十七載之撫綏何以颯似窮冬索莫既已非內重非外重
太阿未始倒持况乎無色荒無禽荒金甌自應無缺莫謂事屬數
而數屬天或其法悞人而人悞國當其寇荆襄而不問實資彼以
餽糧入函谷以無詞直固渠之巢穴破真定是股肱之失其剝床

以及膚與犯京師乃心腹之危胡以援溺無庸手也脫進便宜之
策遜狄去邾尚可爰及姜女倘罔忍恥之謀蒙塵幸蜀亦能歸號
上皇竊愧臣等疏乏治安徒抱甕生之太息才慚良史敢效董氏
之屢書但許位木主以覲天顏惟有醜金錢而營佛事獻花酌水
當三爵之殷勤伐鼓考鐘宣八音之過密

乙酉中元水月庵薦殉難諸臣無辜受禍者念自客歲帝京失守
總之蒸民已化離乎西北今夏 天子蒙塵紛之胡騎克物乎東
南天意豈不降鑒在殷人心其如睽違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
思王事之劬勞苟知三戶可以止秦奚待十年而能生聚素何處
難支之大廈視若金甌限飛渡之長江特為天整後為后我迎之

以簞食壺漿后来其蘇授之以髮膚身體烟花三月揚州夢吹醒
胡笳燈火寒山夜半鐘長嘶邊馬何暇弔舊遊之糜鹿祇堪數新
牧之牛羊會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重題洗兵西子湖頭金陀故
事刀鏢新血染秋草以殷紅崖角腐屍供寒鴉以吐亦是乃外蛇
闕而內蛇死致令鬼少而新鬼多誠為國謀是宜卧沙場而裹
馬革若得死所真當臨白刃以斬春風獨哀無辜授首跡於竊鉄
之可錄殃及殞身豈其飄瓦之不峻某等伏願軍持一息滌除四
境之腥羶梵唱幾聲銷盡萬才之鋒鏑
禾城通濟庵普薦疏 經每九橫書叙六極苟非順命悉就短凶
茲者強弱一繫隕身老幼司馬殉死血流漂杵竟成盡信之書命

似懸絲不屬揣摩之說但見悠悠秀水沈骸類無定之河鬱々未
城善哭效杞梁之婦豈人々運臨於磨碣胡在々殃及乎池魚真
無辜者偏受其辜乃最慘中適當其慘或漫爾奮螳螂之臂亦情
然處燕雀之堂遂致長呼絕胆大夢橫戈既非正寢而考終那計
周身之棺擲雖有慈孫與孝子惡能讀禮於始終祇憐碧血化青
燐疇憶清明灼黃紙由是法席開無遮之會泉臺近不遠之窟大
用金鏡刮汝眼目須知有身即是苦向也附贅懸疣家滅反於真
今也釋粘解縛改是宿生負者盡絕於此生同業報中更酌償夫
別報若得不怨不尤弗構幽中之訟便可無拘無碍統銷劫外之
愆以上俱嘉善智證庵僧正志撰

江寧謠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江寧謠書於烏龍潭者跡捕頌衆

偽弘光帝

丙戌三月十二日 平溪衛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廉高士美指揮于克振司馬喻思恂群奉之偽者初過平溪同行二僧指謂土人曰此故弘光皇帝也偽者佯叱二僧若輩輕言大誤我事土人益以為真高士美聞之擁至其室堆戴廢集豕駐沅州公署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僕寺卿克振總兵官不數日辰沅道 徐焯沅州知州黃昂極其供御朱門雉尾設扈衛草御書獻金昂出

入警蹕士美進女弟為中宮貴州巡撫都御史范鏞總兵官羅聯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米壽圖巡道鄭逢元以兵入殿上披帷揭所戴幅巾則額傷矢面傷刃創及於耳縛而訊之則沅州人查獻忠也米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諸大臣迎事 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按四川時太倉馬允昌以遵義副總兵隨行壽圖瓜代又同允昌報命聞沅州事在道揚言曰吾故識弘光帝者及朝沅州偽者懼露掩左袂欲泣壽圖曰臣前日巡下江未及趨奉陛下偽者即釋袂日進火酒二升實調飴於水也募僧千人各給衣帽木槌將幸重慶殺壽圖等壽圖先發假獻馬二千匹牽入行宮即總督府也日縛偽者抗辨不服云吾嘗入武昌問其期云

癸未五月二十九日薄暮大風雨政張獻忠陷楚日也今賊黨其
父母尚在少亡賴亡命捕其父母尋釋之亡何偽者伏法

群忠備遺

崇禎癸未冬寇陷閩中錄紳民殉難者其見職別見

前山西布政司叅議咸寧陶甫德

前禮部主事渭南居業以上入城被殺

前懷慶府通判咸寧竇光儀

前儀封知縣咸寧劉芳聲長安徐芳敬

前芮城知縣咸寧劉芳聲以上聞變投井

前巡撫宣府

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

都御史三原焦溥廷罵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徵不受徵絕粒七日死手題墓門曰自

成童時總括孝弟忠恕於一仁敢謂單傳聖賢之一貫迄垂老不

分畏天憂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字於兩間又題曰精白一心事

上帝全忠全孝更無疑

前按察副使涇陽楊國柱同一羽人道裝遠引亂定後抵家

死

解元南鄭席增光入山不應後死

都司吏丘從周罵賊死

前河南布政司叅政咸寧祝萬齡不污偽命被殺於平陽其子于

宸諸生也殉之

前操江右僉都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巡撫河南都御史郟縣郝士膏

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天啟乙丑進士

前順天府尹耀州宋師襄

前按察副使岐山梁建廷

前按察副使三原喬巍

前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樂天天啟乙丑進士以上

俱隨營校於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安福周鼎滿投洪武門河下
救出明日削髮去

五月浙中聞變桐鄉男子某入城道聽 皇帝雉經泣下明日題
白練裙不知作何字自經人唾其狂予託友人徵名氏未至
紹興童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人初不以為意
也嗚呼意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 崇禎癸
未進士

丹陽貢士睦明永自經

丹陽荆本徹 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淳耀 崇禎癸未進士

左通政嘉定侯峒曾

豫王入金陵各臣迎拜有曹郎令牧馬卒凌晨早至對曰何事尚
欲來乎詰旦待馬不至乃卒已自經 錢仲芳記

金陵破日秦淮河石者碎碗畫壁上曰三百年来盛治朝兩班文
武盡降逃剛腸暫記甲田院乞子羞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土人憐
之藁葬壁下沈石城說

六合諸生馬純仁撲公投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斃
與死其心寧死其身一時迂事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撲公純仁

前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徐沂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國恩以
身事主不媿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卓哉
吾及虞求廣成勿齋容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原

子完淳夙慧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
詩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
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別雲間孤兒哭無淚山
鬼日為隣古道麻衣客堂空白髮親循咳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

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再辭家恭人憶昔結禱日正當環甲時門
楣齊闕闕花燭夾旌旗問復談忠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
重腹中兒寄內門闕推江左孤忠兩姓傳十年黃鶴咏三載蓼莪
篇媿負文姬孝深為宅相隣大仇俱未報仗爾後生贖寄荆隱女
兄兼甥侯武功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自羞秦獄鬼猶是羽林
兒月白勞人唱霜重毅魄悲英雄生死路却似壯遊時東半村先
生叩閣應有路兄弟竟齊游盱眙同時盡衰融一日叔黃墟人已
變清泪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驂待楚囚聞大鴻仲熊訃
解元長洲楊廷樞維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餓五日不死婦
費氏女觀運俱死廷樞年五十三

如臯許 孟樸自刺臂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後被許到官罵兵
備道胡江曰吾前讀汝文意必為丈夫今竟同犬羊義不屈被殺
遺詩曰一念從前蓄已深而今地下好相尋兒曹不沈收遺骨留
與英雄起義心婦朱氏聞來連持刃向逮者曰我死決矣如今日
必辱我，先殺汝等然後自盡後竟死

楊宏聲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城宏聲
哭不止絕粒死友人詹鍾玉私謚曰節烈
錢塘知縣崑山顧咸建棄官去豫王追殺之梟武林門盛暑蚊蚋
不侵色如生

錢塘諸生松江表

以父

任浙西右游擊寓籍聞北兵入

赴水死年二十餘

八月三日松江破總督倉場侍郎華亭李待問死之此癸未進士

李存我也非
前督倉侍郎

金山衛指揮侯玉音倡義屢挫敵八月二十日城陷力戰罵賊死
吏卒多殉之

休寧金聲正希起義同縣金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澍於九江
澍率衆八百餘人備恐其擾遂從三十人實不知澍先通北也九
月清帥張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利聲與歙縣諸生江天乙同執見
洪承疇不屈天乙大呼曰千秋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 殞
之題赤壁金公樞扶柩至蕪湖閩商某薄其棺改殯烏隆武初拜

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歙縣方維新

貢士戊子四月末縛至杭州縞衣襟裾間

題咏俱備市人聚觀求楮筆或與之即書曰帝王治道春秋書法

夷夏嚴防我太祖驅胡重開日月衣冠文物於漢有光三百年

來士無廉耻賄賂公行發紀綱寇烽起於荆豫之地跋扈誰當

神京颺忽云亡歎賊來奴來更慘傷使中原赤子一時薙髮天朝

人物頓化大羊博望揮推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

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入見開府蕭趙元不屈斬於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畏阼大鉞相危不赴為憾

語同年包長明爾庚曰苟得死所雖事不濟奚恨後吳勝兆累及

被殺其志蓋豫定也

行人司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便道過家

乙酉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青鳳軒集

邵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啟辛酉經魁以福寧學正南平知縣

升任夏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官他

日何以見爾祖於地下祖蓋兗州同知國柱也

副總兵

翁之琪 隨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寧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閏六月扼吭死手

書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崇洪武以來沐

朝廷教養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

崩地拆宗社為墟雍，文物淪為異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
恩於萬一。洪忍惟怯，向異類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
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爰作絕命詞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書未畢，六月晦日，詩夜既央。
芳燈火微，魂搖，兮魄將離去。兄弟兮，父母依，樂道遙兮，長不歸。
其一：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莫向編年問，知吾心安
理得，更何求。

杭城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醜，渡錢
塘，烈，睢陽，肯下場。赤伏未興，真帝子，白衣終惜漢雲長。頭從刀
過，身方貴，屍不泥，封骨始香。事業於今誰繼者，空遺浩氣貫穹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嘉興徐石麒，虞求原名文治，禾郡諸
生萬曆庚子斥場屋，赴南武闈，舉第一，被攻，支江楚殆二十年。青
浦令其受業生也，遂補青浦諸生，舉於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婦顧
氏沒，歷官介潔，屢被屢忤。乙酉閏六月，禾郡倡義，尚書曰：事甚大
非草，者僕憊不能任，請更擇可者。亡何避村舍，閏六月二十六
日，城陷，先一夕入城，聞敗，自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真實殯以米，因
袖有詩扇，蒼頭祖敏殉其旁。先是六月末，豫王遣名辭曰：大明吏
部尚書徐石麒，頓首。目勒王麾下，麒本東海婢，魚藝園，滯出，賴遇
先朝，階躋九命，別歷非不深矣。國恩非不厚矣，一朝九鼎，頓遷宮
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大王之誅鋤及之也，乃不即賜

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懋青琬琰屬錦綉於朽株披袞章於涸
壤可謂薪想弘遠矣顧石麒麟幼素疋羸長多肺咳年當遲莫益復
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日謠言銷骨至今
痿痺不能起匪朝伊夕此麒麟轉呻吟之狀載在昨歲十月邸抄
尚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詞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進觀
摩必藉老成碩德麒麟愚不知鈞諭所謂觀摩者將使之如山如岳
為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為竊祿養文之輩乎竊謂
首陽有伯夷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於
道傳所謂頑廉懦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斯志在此而斯風在
彼故觀摩遠焉然則清朝容一瞽、老人卧疴泉石之間未必於

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
必有雲蒸鮪背之老敦詩悅禮據格而稿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
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寧晉有淵明宋有陳
搏皆有託而逃以成一代之治非相左也麒麟之矜、願附斯義祈
大王鑒之君必欲樂爰居以鐘鼓強材得以就道則石麒麟塚中枯
骨就床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尺何能以一刻之軀傷千秋之義
乎使命再至即有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烏程溫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棺三題曰忠曰節
曰烈令女妻就縊始自經

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卒遺詩

曰遲此數日死稍存匡濟意決此一日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
容何難亦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不赴於
富園投水死

山陰諸生王毓著潘翔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冠如
故卜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洒血升昂湖今王出走
蒙塵塗敷天瓦解疇張孤腥膻變土盡胥污敝廬惟願照舊脯召
陵共主嗟今無嗚呼一歌兮歌正吁昏，天地何時拒其一有臣
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幾冠來貢策貪紫緋民離師潰成空

靡乞哀竇謂甘群誅斷頭滅血胡復稀冠裳掃地吾何依嗚呼二
歌兮歌以歎彼蒼浩，不可欺其二有父有父藉錢塘寒燈暑月
窮素箱二虞二賀名齊颺王母棺颺海沸揚尋棺七日奚銜聚形
容鷓鴣夏且皇為此身殉青志止蕭，風木滋泪浪欲彰父德今
無亭九原亦應惡戎羌苗此髮膚報幽鄉嗚呼三歌兮歌孔傷哭
死白露徒灑，其三有母有母矢靡他堅操白節馨椒荷頻繁淑
慎無時詫夢成父諭信心多保孤鞠宇惟憂疴自稱未止誓清和
和丸畫荻海痴魔婚嫁兩孤髮未皓忻然復命歸幽寓哀，罔極
空吟義母節未旌可奈何嗚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泪染沙沱
其四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鸞長多神州陸沉將安窮徒懷

報國憂冲之匪敢踞石效釣翁匪能被髮為胡戎青衫忍辱盡三
公每憶耿之烈士風汨羅江水為清唾人在水中同天卧予今赴
海葬鯢鮪西風度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由古道窮通壽夭如霜草
嗚呼五歌兮歌且嘯欣隨三閭隨波老其五自序曰斷髮無父易
衽無君裳衣由舊猶望成旅之復興冠履頓忘豈甘犬羊之共戴
文天祥志不降一安能北面而臣之魯仲連義不帝秦寧赴東海
而死昔作六歌今做為五誠惡夫處士沽名耶假此長吟見志甫
又詩一絕故國衣冠安在哉遥知二義樂泉臺獨為君子應同恨
急著吾鞭訂水濁卜年二十九無子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松亭山潭死絕筆曰寧為束髮鬼不作剃

頭人

臨山衛諸生高朗孝廉高公子也攝衣冠投海死三月屍浮尚手
持其冠

丙戌六月左庶子狀元俞煌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陳潛夫走小楮投化龍橋下死婦妾俱

孟氏先溺

御史山陰何弘仁珣難詩有心扶日月無計筆河山已矣丹空照
千秋箕泪潜

勤楊氏最名一代 明之季文琦文璿俱慘死文琦以乙酉入閩
准貢明年丙戌策貢士百八十八人得惠安教諭尋同弟文璿走

秦順文瓚於己卯計偕乙酉在閩奉命來紹興求共濟授官不拜
疏乞慎名器十一月報命試貴州道御史屢言事丙戌春請餉成
浙者以十萬金時御史平湖陸清原往浙東至温州閱饑奏賑三
千金亡何事潰兄弟自秦順遜於里丁亥臘月有密畫俱遇害文
琦婦沈氏文瓚婦張氏俱自經

慈谿沈履旋崇禎丁丑進士宰侯官還里不辮髮被縛於樹死
定海華夏性嗜古屢躡場屋乙酉貢太學閏六月佐義帥丁亥四
月生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今於山谷謂何君子以儉德避
難若試輕羽燎於熾火之上焦沒焉耳婦陸氏亦自經所著詩文

若干卷壻楊遵藏於家

金華朱大典

東陽張國維

禮部主事臨川黃端伯於南京見總督洪承疇不屈承疇問弘光
帝何如曰賢問安浮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賢問安
得賢曰不事二姓承疇色沮又問如我者云何曰明公今日足報
先皇帝九壇之祭遂遇害蒼頭竭其背購主頭厚具衣冠殯
之自市棺大書黃公之僕某乃就縊

福州趙恂工詩繪

自經

侯官曹學佺萬曆乙未進士

丙戌 月

自經

侯官齊吳不辨髮丁亥被執斥罵死

莆田黃中瑞

林說傳公壬午鄉魁榜丙戌敵至逃山中餓死

林尊賓燕公壬午魁鄉榜亦逃山中戊子秋歿死

周憲殿敷大學士周文懿汝監之子官水部戊子戰死上俱莆田

侯官林塗子楚崇禎癸未進士先是癸酉登鄉書力負鍵跡不一

至公府已邛紕費罷應公車青浦夏允彝會長樂慕其人無能致

之邑人林郎中葉向高婿甚重之壬午當北上度其困商於

夏，欲贈之三百金夏曰子楚我不可取公子孔碩之蓄亦計得

若授館同赴脩其三百金善之善也癸未成進士明年授海寧令

大得民和勢家歛肅乙酉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武初官吏部

丙戌秋遁家貧仍館翁氏戊子義旅瘠空如不應且燔翁

氏不得已免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中失死子痛父亦死

前太子太傳戶部尚書殿大學士膠州高弘圖避地紹興閏

六月二十八日絕粒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慎言寓蕪湖乙酉八月忿懣

卒

孝廉李純大學士建泰從子忿建泰失行上攝政王書歷叙

建泰本末削髮去

東莞蘇觀生起薦辟隆武初起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州陷夜
自經或言其富倘之僅御賜五十金母八旬餘

南海霍子衡故尚書韜之後歷太常寺少卿俾婦氏兩子婦一孫
婦並沈園池中乃自溺家無遺育十二月十六日

錢塘大遼山東明寺僧指庵曰丙戌 月 日有二十二八皆偉

幹傑貌免胄而入命米三斗作飯豈一斗作乳倉卒具食並恭謹
如禮僧異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

建文帝像拜而泣止一人餘皆後之母敢效也求浴裏衣朱殷多
蟻虱膚如刻漆人臂二子腰二銳試鳥雀無一失鎧仗重鉄度所
佩荷皆百斤外其一人泣拜者挽鉄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

彼運之如禪家棕拂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答以其北音
知為北人也今安所往彼泪隱、承睫曰吾糗盡游觀天下無可
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敵因
之虐其民猶奪之民耳吾不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敢力赴義何患
無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掇尊官徐為所欲為非晚也默不應諷之
苦空亦不應僧曰即出值官兵素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
值何啻百十彼安能難我僧曰自此至天目民寨殆百餘所稱義
師能往觀之乎曰嘗按視乙二所皆盜耳意他寨類之不足目也
曰問道僧述天目徑山湖州之程者三曰吾之湖州曰湖州多守
兵曰吾固欲遇守兵胄而出每一人胄夾二人力收之月欲迸火

遇湖州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亡恙愾然歎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謂此鼠輩哉遂皆投碧浪湖死異哉若而人殆文鴛魏勝之流與海島之義士合而一矣

愚錄群忠姑寘其死事者以俟論定嗚呼死者人之所重而人多易言之何與乙酉五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曹州何應瑞就縊其子救之僅傷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楊維垣聞乘輿出亡擗

云此事從古所有以安人心因題邸壁歷任本末生某年月日卒乙酉五月十一日時語甥徐某曰我時上未慎容補之引觴令二妾孔氏朱氏投井死寘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之柩遂死之常熟許重熙曰楊顯樞有頃引二僕遁至秣陵閔怨家擊死之吳

駿公先生曰是歲一見楊哀憊甚安能支乎其引決無疑嗟乎餘子或需歲待月株累蔓染三木及身百口交引雖欲自活必不得之數矣故於死事者有新詞焉雖然人有定品事有完負亦未可概論也環堵所錄就其著者若而人

白門語錄

陽城張藐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雜帖日兀坐枯想輒語予學問之要嘗曰講學有講之弊不講學有不講學之弊先生言取簡悟不主故常不煩詞說又深自晦也姜宮詹燕及講學曲都先生秘不一言予私錄之佚者半矣

論語極其渾淪大學中庸則論語之注脚孟氏又學庸之注脚也

學而時習之 顏子不貳不遷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說不出
一陰一陽謂之道即接繼善成性何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一
天一地之謂道不須轉注故直接善性

僧家論因果輒說閻羅老子以閻羅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
教未入中國閻羅在甚處予舊嘗作文曰戒慎恐懼之君子決不
墮三塗六道格物或作感格之格或作格去私心之格或作格式
之格俱不必論但問所格何物起忿懣憂患好樂恐懼皆是物也
有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便非格無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便是
格
好好色惡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金剛經云一切衆生俱從

淫欲云云豈非色有共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臭更
無有不惡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是自了漢若鋤而去之
便是克復手段齊治均平不過如此可想誠意之妙
獨便是思誠

慎

惡惡臭好好色何曾思勉得來

明德如明德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走更無別徑

明德即知也明之德即致知也明之德於天下即親民也

有所既不是心不在又不是此却如何亦不說破但曰所謂修身
在正其心

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俱八識田中帶來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是空之地位

觀未發必於已發若已發中節則未發可知

不觀不聞工夫在觀聞上用觀聞工夫在不觀不聞上用

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本之未發無喜怒哀樂故也漢光武哭更始帝極哀哭其兄不哀也是中節蓋當其時不得不

不用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也

世間無一物不有主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催糧米雖多必以錢市眼前物景尚且如此况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故曰

鬼神之為德閔將軍在玉泉顯聖云還我頭來有一僧語曰顏良文醜安在鬼神也欺不得此便是誠

故至誠無息說至誠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人之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何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知天而未知不思不勉非天也知人而未知擇執非人也知天知人只是一誠只是如好好色如惡臭臭質之鬼神而無疑鬼神也是色臭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上此閑打得破何理不可格何事不可做人

不曾發念耳

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厚皆德性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事也

君子之道闇而日章即生之謂易惟生之故日章小人是襲取不能生之故日亡生之本何在以其淡以其簡以其溫到底不着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中庸只一格物盡之維精是格物惟一是一致知仰觀俯察是格物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
人無二心人心道心勢不得不精、便是一那時止有道心無人心

唯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知唯天下至誠說完又曰苟不固聰

明睿知兩章源合看

聰明睿知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靈氣之運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知之靈氣生、不窮歲諸用故顯諸仁天地聖人原無異也聖賢與愚夫婦原無異也

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今人祭天難道祭理

宗鏡錄分性宗相宗天命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遺是相宗淡簡溫是性宗遠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曰吾人不獨耳要順即目也要順耳無毀譽目無

好醜便是

八識之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根要從咽喉着力曾子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與夫子云夕死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矧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己如信而後諫信而勞其民皆是

庚辰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常問諸孝廉曰這學甚麼志甚麼問甚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中人是也無善無不善至善是也

人之性如天一之水空之濛濛落在城市便苦落在山溪便甘落在江河便淡落在海便鹹吾人亦然水惟淡為真味人惟善為真性若可使甘亦可使苦惟海中之鹹再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來老子只是一坤卦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勉進於賢者不必其能

乾卦為堯用坤卦為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亢也鄂侯玖侯便是亢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而坤用

用九即君子行此四德即時乘六龍

吾泰俱曰拔茹可見用人關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為泰之始用一小人便為否之始可不慎與

幹母之盡不可貞 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真說去如左師
觸龍之說趙后便妙

大畜四爻自牝其邪五爻自積其過

蹇利西南坎本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辭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六子而
乾坤在其內

但言大員圖不必看方圖大員圖六十四卦在焉天地萬物吾身
亦在焉

剛柔相磨八卦相遠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是剛柔相磨
八卦相遠

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無方而易無體

河圖五為生數十為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甲乙木
也甲為陽本乙為陰本便是一是二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氣也數與氣即
理也如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六十五度四方
度之一數也而春夏秋冬寒熱溫涼而萬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
於是出焉此中何處分理分氣分數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
而太極非有無極方生太極以太極本無極也
神以知來即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即是數往者順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即是考諸三王而不謬

著卦文聖人以此洗心及鉤深致遠等語俱不著著龜

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險知阻若不易已先處於險不簡已先處於阻如何能知險阻也不逆不億所以為先覺便是易簡

覺夢即生死也夢時即游魂為變

天地萬物鬼神件件與吾人一體今人語及輒不信試觀六壬射覆者或拈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爾非一体故乎

訓詁解書不如以書解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

素問人身脈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初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為漢祖之功臣王郎為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為我

太祖之功臣

韓信對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此非對君之體宜云陛下南巡臣豈有不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略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忠義當在郭令公之上令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歷數聖人始有天下自成康後絕不聞有令主僅一虛王耳商氏盛衰不一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前靈氣發泄已盡便不可繼然制度文字綿密之甚感烈以後雖寄名諸侯之上尚懾息不敢動也

評閱古人書心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概論吾
意想之彼初旨又不用也須通融着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象數
剛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觀俯察是象數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
便是心易

蕭伯玉士瑋刻起信論解語及宗門先生曰不肖生平不喜譚宗
瞿曇氏四十九年說法未嘗有宗後來單由公案一則拈花微笑
而已達磨東來始開宗乘諸公繼之自此多事然古德本性自悟
當下應機偏為指示即如趙州和尚一領青布衫重三斤半不過
曰彼問及不得已借証今性相未明狂口棒喝豈不大悞天下後

世也此事自有商量并鑽研也不中用如論語或問禘之說夫子
答迄又指其掌豈非吾孔子之宗乎他日天子說一宵門人問曾
子若復指其掌便落第二義矣

先生語楊匏齋侍御曰吾輩而今讀書非比諸生時博取科第也
今涉宦途刻與死為隣讀書直為免死計一日不讀書有陷於
死地不自知者更比諸生時要親切耳

夏初見盆花歎曰此盆景若以者見之了不相關非幻乎然非真
幻也自有真幻在設以者煖衣飽食亦知愛盆景矣則塵心終在
即吾人視以為幻亦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

嘗論及某君子曰言居官有禮有法予曰袁了凡以大明律先喪

服圖亦是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君子懷刑便是一部大明律

某宦倨見邑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聞呼殿聲立起坐人問之曰父母官過不敢自安吾侍御時還里適主簿治行即入巷避之鄉紳示重不在於此

縣令之任切弗輕視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民之事自下而上從縣令而始

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賤無愚如世宗皇帝好生是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了近色是禪家宿根驢胎馬腹披毛帶角一念不善便墮此目然驢胎馬腹披毛帶角本性不迷也可

成佛今人昧卻因果耳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不費一錢請其故曰財非我不視為已物以世應世何費之有其募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隕迹文道本相須見分歧指言自總角已稟志皈依迨於結綬遂迷目逐物今偷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死生榮枯之相回首盡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回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赴死之牛羊步已迫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功名富貴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在烟霞丘壑友朋文字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

尚有好醜兩塗腎愚並驚後來只爭生死一路豪詰難逃刻々不停星々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致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關一旦眼光落地鬼手提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泯總來妄想好招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回業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身受身如來說為可憐閱者豈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須知良以發信者曰起曰者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實行推向上感通良在吾里有海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縉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鶴翔楨率飲茲八水桐寫絢采曾栖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身說法合莊嚴供養成就威儀勝言練若新此祇洎真俗

同歸人天作眼瞻依調御免流浪一十二緣借渡慈航期度既於百千萬劫闡提慳提是罪波羅檀施為先經云受欲為目受命為果由有諸欲助發受性是知愛即是病佛即是醫月葉灵文中具驗才見聞喜捨便為良藥詎可無一辨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茲讀四句偈於千劫萬劫永獲善果既以福田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至覺海澄自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然又思韓退之力闢浮圖大都是罪病之粗至法王與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浚心禪悅亦僅窺遊戲之跡止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好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好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

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即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好窮
於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
盛舉良為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趨寶所謹疏崇禎丙子歲抄朔
一日刑部右侍郎張慎言書

或曰疏中單從隻身說起於普化之義何居揚時化曰此正所謂
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也

昔人論多藏厚亡原未嘗盛則亦未始亡天下之物救天下之人
勿視為一家可矣

先生有讀書說曰人之讀書如用飲食也一月不再食則飢乃彌
年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予悔杜而不知讀雖讀而無用今終知讀

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眊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
迫切無已才乃讀此而未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心於死而已
非喜而讀是懼而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
易幾及予中人以下但是懼而不得不讀耳貧乏之人半菽不充
疏食飲水可幸無死荼蓼之苦其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日
費千金無下箸處強勉食之味如嚼蠟此其故又何也每念古人
飲食之禮太盡美食至則諸侯至於庶人無等有膳有醢有羞有
飲有修有齊更春夏秋冬之宜芼蓼揆膳之制噫奉生之奢如此
豈作法於涼之意也與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
稷稻粱也史則腳腫腕醢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醴清醢醢醢

也管韓諸書則豕戴魚膾脍修脯美也韓蘇諸子則糗餌粉醢也
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栴菱棋棗栗榛梅也老莊諸子則姜桂
椒蓼也靜則讀易讀詩煩則檀子短章然而鬱則歌詩咏騷事陳
則史鑑如春多酸夏多苦春宜羔豚膏薤夏宜膳鮪秋精麋冬鮮
羽也漱其精棄其餘如魚去乙兔去尻羊冷毛而羸鳥臙色而沙
鳴則不食也經則咀其實餘則挹芳如黍稷稻粱侑以瓜食雉美
麥食脯美也靈文貝葉則參朮著荈乎初食阿含深密次般若楞
嚴次楞伽卒以法華之嚴飽焉殆茗荈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
噫嗟何及矣予餓夫也必待珍錯而後飽則死久矣單食瓢飲可
以不死不知何者是予究竟肯糧也噫



東林雜俎和集

幽冥

羅者洞

靈濟昭烈王廟

聖女祠

漢壽亭侯

白眉神

諸葛武侯廟

晏公廟

宋相公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昌

碧霞元君

玄武神

雷廟

李衛公廟

岳武穆廟

蕭公廟

利濟侯



東華洞仙 宮亭神

雪竄紀異碑

劉兆元

楊繼盛

土神陰達

周如砥

陳夢璇

王立毅

沈塔鳥鳴

葦舟

姜東真判

張耀采

郟城神誑

豐縣逃鬼

顧鏞

郭基

歌鬼

城隍神

妖異

藏經志怪

神樹

貞婦著靈

曾銑

王秋英

屍蹶

蕭觀察

延安地飯

楊鐸

輪迴所

朱大綬

沈括遠

神燈

徐銘

蔣國華

朱之倚

張生

說鬼錄

松潘尺骸

魯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龍邵氏

毛女

舟葉

琵琶亭怪

妖履

丘志克

素娥詩

徐氏妖

宋氏鳥巢

瘞骸復甦

鵲啣死馬

象山妖異

叢贅

沐英

李文忠

翰林官

御槍

從征日記

鎮海衛指揮

狀元母

龍女

潼關老人

龍眼怪

閔揚

贛榆妖

魯府童子

魚妖

浮提國

豕言

雞子中魚

天書

陽武泣聲

徐達

替身出家

良鄉帶

多學

僧道不衣綾羅

張泌

御史乘驛

經筵
聲鐘
蒲壽庚子孫
葉好文留犢
勅主簿
會客
黃麟題聯
朋脂匠
外道苗勅
為夏陵宮
安南試錄
北狩
董朴
陸氏占產
應聲病
武宗微行
新城王氏
易刻
祠廣文
女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審錄
學魁
綠情
徐呆廝
喪麻
學錄直講
六鰲縣誤
南京不打五更
崖山紀功石刻
庫碣
展書官
王越
楊守陳金坡稿
端宏名宦
先革書刺
朱氏書問
字說
張孟賢
十老會
犒市

總督體統

香稅

朝議

薩琦變俗

古醋

杜進

陳祠卅像

相國父不祀鄉賢

胡僖神助

李宗道

三通鄖陽

盛端明同隣

慶成王百子誤

故官復免

總兵捷知縣

張烈

金傑棄官

孫思聰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田千秋堊像

雲南三天子

北新関稅

行人司藏書

觀場儒士

酒

陳紫峰論學

劣考稱師

方太古

唐傑

藏金變石

王恩民棄妖書

曾氏譜

張太宰遜弟

嚴世蕃養子

駱文盛

張二郎辭官賞

張承

東洋行縣

十友

海鹽烟火

汀人善舟

王希周自刎

汪在前

錢若賡

丘楫遺髮婦

陸樹聲

劉臺

禁殺牛

王國光

元輔象幹

周天球

續吳都文粹

嚴訥

王述古笏記

郴州象裔

林兆恩

朱中丞誤奏反詩

梅衡湘論友

趙御史論月

蕭如董杜文煥

販海

吳承恩報仇

丁賓

梁國瑞

高儀尊師

江陵票簿

湯顯祖

申其學

姚弘謨迎事生母

海瑞

邵虎庵

吳稼登

楊春元

陸平泉論風俗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祝世祿

馮少墟會約

朱氏世祠主司

郭達

盜俠

王元美先生

無賴妄奏

復乳

許會元稿

趙文懿墓銘

虎入城

冥衣

稿李詩人

許令典

臂紋

趙南星

陳長祚

括銅

銀錢方定

名刺

書法

產異

沈灌

朱國祚

董應舉屯田

晏陽子

有司重聽

徐大相論魯綏

梅花詩百首

張九德

偶然詠

榜豐縣

早稱

陳心得

印綬放花

魏廣微

汪文言

黃遵素

佞佛殊報

通家子記

茅筆

朱國盛朱積遜誚

熊廷弼

毛文龍

顧秉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樊良樞
魏忠賢
余煌
郭之琮
閣捐
周奎
陸完學
綸命
趙居注
何吾驥
虞山後輩
傅冠
戎備
心竅
孫傳庭
阮正中
陰德
科弟
陰德
熊開元
兵疫
佛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箕仙
黃汝亨
天鑿錄
孫承宗
先帝儉德
田弘遇
周道登
張鷟
錢謙益
程國祥
李長庚
楊嗣昌
作文法
周延儒
再召
曹文衡
白楹園石
吳培昌
董象恒
蝗虫秀才
平沈何山詩

武塘詩

劉宗周不捐俸

借屍脫囚

叔生婦

范允臨書屏

陳美發

王介人還妾

三區方略

陸澄源刺黨

娶娼

鄭芝龍

追封母后菩薩

錢獎

訓儲

孝陵樹

陳際泰

王漢

金箔

吳之後五議

趙庚

孝陵碑石

市廛

南內盜

清豐義士

梁州志

陸員外贈妾

江南邊聲

馬玉

薦賄

巡臺私從

誦經滅蝗

癸未選館

降級

開武

後湖

凌駟

丹銀

時敏

顧錫疇

獨足鳥

朱積離魂

備養

誕日疏

入瑞

夢卜

排調

同庚

脩志

逸詩

朝錢牧齋

私謚

硃墨頌北

前定

東林雜俎

幽冥

東岳

博物志東岳主召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岳屬木為魂蓋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昧者不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岳神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

文昌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為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星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



鹽官談遷孺木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為文昌化身又可笑也五雜俎
梓潼神清河張戶老之子名亞字儒美周後七十三代世為大夫
未嘗酷民虐吏西晉末丁未歲二月三日生載化書廟在劍州梓
潼縣
梓潼縣有善卷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
公取去

三官

海州雲臺山三官修道處漢時人姓陳弟兄三人
三官之名古不經見始見於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於蜀之鶴
鳴山凡人有所祈禳則書其事狀為三一焚於山上謂達於天官
一瘞於地下謂達於地官一沉於水中謂達於水官其祀日以正

月之望為上元節祀天官七月之望為中元節祀地官十月之朔
為下元節祀水官後妄人撰為三官經謂陸氏子娶龍女生三子
俱有神通一天官一地官一水官

羅者洞

枝江縣西南羅者洞即春秋羅子再遷之地居民罔知託以神怪
楚紀

靈濟昭烈王廟

廣德州城西橫山有祠山廟神吳興張渤也一云武陵龍陽人生
西漢末遊茗雲之間有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功半遁於橫山
人祀之夫人李氏廟在州東二里曰昭妃廟

象山縣志唐末忽有一石香爐立而附於人曰吾姓莊名穆祠山照烈大帝也當廟食此山以福斯民衆驚訝教諭梁宗明率衆立廟祀之今日莊穆廟噫一祠山昭烈也姓名互異如此

宗善王陳頊

錢塘阜亭山下為羊山祠宗善王會稽陳頊晉時使斷臂不屈壯而歸之歷仕四州食邑會稽莖阜亭山有女弟避寇山洞不欲乞食絕粒死屢有靈顯或曰碧霞元君碑云弘治時遣使祭之穆宗禱祠茲山

文明夫人

天台山東壁嶺車文明夫人廟周顯德二年建神本婦人曩嘗見

怪配以文明龍王遂釋

癘使司

癘鬼姓彭兄弟三人游於廣漠之野古帝王裔也九運劣者遇之輒病時直呼其名即止今太原郭守詢呼之有驗作癘使司記

輪迴所

天啟乙丑沁水故縣鎮蕭味道疫死再日甦云冥司誤攝司曰輪迴所其嫂變黃牛其脇白債何騰蛟穀八斗尋嫂沒何氏產犢數月斃售皮得穀八斗

碧霞元君

漢明帝時西王孫寧國奉符縣善士石某妻金氏於中化元年甲

子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人倫七歲開法禮西王母十四歲感母教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修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本山焉

李諤瑤池記黃帝建岱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羽衣修奉香火以迎西崑崙繇是考之則玉女必黃帝所遣七女中之修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於山高誨玉女考

嶽頂玉女池側故有玉女神像泉源壅濁宋真宗東封泉忽涌激故祀之馬端臨通考又稗史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北石像仆在唐童泐盡女淪於地至宋真宗封泰山還次

御帳滌于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命有司祠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

聖女祠

林縣東南三十里下洹村聖女祠相傳高歡之女母嘗養病於此母亡其女三人願殉其葬天彰其德以為洹水神每災害禱之輒應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後御百神召至雷霆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峰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朱公安遊

太和山記

太和山巔真君殿：可三許俱銅質，次以黃金棟柱，門屏題毫，並具其像，與四天兵皆銅精工踰土木。

漢壽亭侯

江東刻關廟會文五十篇，侯至靈，批評為序論文，以抽發性靈為主。陳明卿無夢園集。

歸安昆山關侯廟，潘少保印江季馴建門額曰武安王廟，殿額漢壽亭侯，關公廟旁署羽書出鸞筆，又題柱曰昭，與日月爭光，悠共乾坤不老。

海鹽吳尚書中偉先任貴州學使，署前有侯祠，以其障而徙之，加

閔麗烏已，吳坐堂上有銀甲三人，直人不為動，俄子婦癩疾死，第無如尚書何也。沈太學世伯說云：尚書面語者。

崇禎丙子二月朔，流寇攻桐城，卜於閔廟，不利，褫神衣，斫其右臂及攻城斫者死焉，賊完像懺罪。

壬午十一月十九日夜，淄川翰林侍講孫之澣夢神禁北兵及兵至，知縣史能仁巡南門，父老言神像汗如雨，事聞於朝。

癸未正月朔，河西務閔廟僧夢神禦敵，久馬生蟻，虱永整，刷驗之，良然。吾寧南門內閔廟，扁未了英雄出鸞筆。

丁亥正月三日，仁和臨平鎮戍主高東大橋之閔廟久矣，是日小平忽作神語，責數其罪，戍主怖謝，請修廟，小卒素不知書，至是手

疏里人姓名醜建揭旗以募或書國號即裂之但書神號而已戊
主因避他舍其事予友人目覩

周凱

東甌周凱吳晉間人時橫陽永寧安固三邑地皆在周凱開導三
江悉注於海因射箭退潮而沒民為立廟曰仁濟廟至今有司歲
祭

雷廟

予友姚崇夫為高州幕官高去雷陽三百餘里自言親至其地見
所謂雷公者為予言甚詳云其地雷聲特異維時小殷屋瓦皆震
如近在簷宇間者若迅雷必連擊數人雷之神曰陳文玉有廟甚

威犯者必死廟門建二高標每欲發聲或享祭時必有紅白二鳥
飛集標上怒氣勃然無不沮喪廟中人云廟後山其所窟也皆藏
土中出則行天其言如此崇夫曰一日郊行忽數夫昇一物至狀
類豚體有斑點雜文問之曰此所謂雷公也俗謂之土豬兒昇將
何之曰往瘞之耳董穀雷公傳攷雷廟在雷州城西南八里陳大
建二年州民陳氏亡子家畜異犬九耳每獵下其年動多少為所
獲數一日九耳皆動既而獵得一卵圍尺餘捧歸舍忽震雷劈開
得一兒兩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及長名陳文玉登第為本州刺
史沒後神靈大著州人祀之自五代至國朝皆加封祈禱無不
應其名雷州自唐貞觀元年或曰城南十里許有擊雷永州因以

名

白眉神

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針綫刺神面禱之甚謹請撤帕着人面則惑溺不復他去白眉神即古洪厓先生也花瑣志

李衛公廟

安吉州李衛公德裕廟宋政和二年三月四日廟中隕石云歲豐之兆熙寧甲寅嘉定己卯元泰定己丑三月乙巳明成化辛丑八月甲辰俱隕石殿像無一損安吉州志

諸葛武侯廟

洛川縣諸葛武侯廟規制闕麗相傳宋曹武惠彬過之以偏霸撤其廟闕下石不可去刻云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武惠神之下拜蒸嘗加虔石置龕中并祠武惠又田者得複瓦脩天有一寸厚二寸五分博四寸形如常瓦獨兩層中空枕之值更輒鳴怪而碎之內篆孔明行軍枕字徑寸高平馮吏部養志時宰洛川藏瓦之半

岳武穆廟

山陰王方伯洋嘗過湯陰勒詩岳祠中意寓微諷還里以示郡守蕭良久之鄰人某被冥攝見籍注方伯毀謗先賢蕭良詩証奪壽亾子係墨書其他善事朱書也鄰人驚寤走語方伯果然乃改前詩馳刻湯陰之祠維壽終無子白洋朱氏說

嘉靖初錢寧死後魂遊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許宸濠宴駕
迎立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
次矣問在宋何人不肯言石天壇道士遣之去王文祿庭聞述略

晏公廟

晏真人名北海宋元祐時晏坊人牧牛至旗面山遇二仙奕石上
待閱良久各授桃食之後羽化鄉人立真源堂奉焉凡蝗蝻水旱
祈之有應歸化縣志

臨江府清江縣北三十里清江鎮晏戍仔宋初為文錦堂局長因
病歸登舟即尸解人以為神立廟祀之有靈異於江湖 國朝封
平浪侯按兩晏公今郡縣多祀晏 公或清江晏氏耶

蕭公廟

新淦縣北四十里大洋洲人蕭伯軒宋咸淳間死為神立廟元明
以其子祥叔合祀 本朝遣官諭祭永樂中其孫天任卒屢著靈
異亦祀於此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臨江府志
泰和蕭蘭芳歿鄉人奉為小神永樂中裔孫大任復以神顯啖白
石一拳坐逝遺骸貯水桶中置廟東廡江湖榜人崇之太監鄭和
下西洋奉神命封平浪侯烟霞小說夫英佑侯一人耳名籍互異
如此曷從而訂之質叔向以臺駘問賈生於宣室世當有其人敬
識於末

宋相公廟

富陽縣紅山宋相公廟宋寧宗時尚書葉官修道咸淳二年成神今其後人皆習禳厭之術

利濟侯

金元七前元長洲民世出一人生有神助專拯熱溺之患年四十一上下死輒著靈異今其地曰金家庄陸采覽勝紀談一日有二子痘夭因賴沒身為神救危痘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靈國初封金元七總管萬曆初封專覺痘司

東華洞仙

東華洞主人郭維貞固始人宋季隱莆田之壺公山不仕元杜門學道因堊烏其家奉一仙曰郭東華極靈後莆田周吉崇禎庚辰岳武中宮第七子降凡日後有封侯之職是仙能書畫

宮亭神

宮亭神甚靈有婢名如願客有所求叩如願即獲又能於湖心分風使上下各得順風故劉剛詩云回艫乘派水舉棹逐分風

神樹

正統二年六月乙亥雲南晉寧州學正楊茂上言城外塔墩有大樹頗怪異居人祈禱輒應因號塔墩聖母目曰神樹永樂中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海鋸以為板內有神像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祀乞加封號上以淫祀非禮也其止勿聽實錄

雪冤紀異

祭酒江偉曰南臺侍御華亭沈霽子公正德戊寅秋七月奉命按視屯田於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爭訟牒隨而訴者幾輩君默數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詰諸左右左右謾應曰蓋講而散者也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沈見三人烏隨宜處分之末一人蓬首跣足衣敝甚乃道中所見而復失者君問之若何許人應曰全椒何名曰小羊訟何事曰有冤也有牒乎曰無有沈叱之使起因忽不見急索之不獲然是時亦君獨見之而與之言左右莫見也君知為妖大駭雨汗嘔痢交作縣令孫贊入問疾君語之故因詢之曰縣中得無有冤乎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為其 景原景昭所害及

貞婦著靈

其子計兒時適敗露殆非是耶意景下有小祥字半為羊耳君疾隨亦良已遂竟其獄則小羊者景祥乳名也豈不大異事哉

正德丁丑歲黃巖結訟者夜泊清風嶺下內數人妄議貞婦因誦詩詞以資謗譴即時風雨暴作舟覆而死續有褻冒者隨有奇禍見蔡潮重修清風祠記

百老屯

正德十三年車駕出居庸關駐蹕有白鬚翁百人迎駕近則無所見因名屯曰百老

劉兆元

上海劉兆元任懷慶推官卧疾見女子旁侍以家婢也令取茗恍
惚不見遂引告卒於家靖 事

曾銑

江都曾石塘銑諸生時搆文若思嘗步入叢塚間見岍鬼語河鬼
曰若何時得脫曰明旦萊傭代我矣石塘明旦候之果萊傭將浣
足阻之夜聞鬼語曰本得代曾砍頭悞我

楊繼盛

嘉靖戊午四月三殿灾人見楊椒山青巾縞衣雙眸炯炯馮午門
西角檻若指揮撲滅狀踰時方隱

王秋英

嘉靖甲子福滑諸生韓夢雲瘞石湖山遺骸夜麗人至云王秋英
字澹容楚人元末從父宦值寇擾產死感德相就輒數日一至多
吟咏明年寒食祭墓即出見同歸生子萬曆癸巳以緣盡泣別

土神陰譴

吾寧石井村某怙訟寓杭城十三灣巷醉而洩土神祠前已悔而
禮謝及訟勝賽飲而酣謂神費我藝一札於壚當誅汝城隍廟蓋
戲也夜夢神曰自襲自禳於我何預即訴之城隍可也汝狂悖閔
公行撻汝二十矣明發懼不出晚巷見輦上人傳呼過者避入酒
肆而肆所懸牌適觸之墮輦上怒之逮酒家悞及某撻二十則通
判閔世教也

屍蹶

洛川縣某死戚屬夜侍各假寐屍忽蹶起徧吸諸人口其一驚走掩尸屍追出格於戶外相抵詰旦人集嗅以大血屍始仆不決月受吸者相繼沒高平李養志吏部說吏部壻見語海寧袁花鎮祝俊卿父沒宗戚方酌奠屍忽躍起諸人越日俱死父尚在孝廉朱近修說

周如砥

即墨周礪齋祭酒少讀書東郭精舍舊有崇公獨宿不懼夜忽一編衣少艾立燈下久之不去叩以功名如券且期末年一見及卒之前歲往遙見之

蕭觀察

江右蕭任浙江按察使亡子而斃其應嗣者有戚友來候經三衢其故嗣求附行雖知其鬼不能卻也因入杭之官舍出曰大門見拒乞楮錢若干許之見其隱鼓中亡何蕭下世嘉興沈德先主事記其名

陳夢璇

閩人陳夢璇官粵東江隘來舟誤觸篙工怒懇陳氏悍奴遽推弱之行里許晴空忽晦有神如雷公狀立舟上責奴曰爾宿愆深矣嘗一事善得延喘今枉溺人難逭也梓岸上灼死舟人大怖神又諭以無恙且曰慈地許其善人也可訪之遂霽夢璇如其言訪許

某

延安地飯

萬曆延安壬辰修延安府城坎地多孟飯人啖之亡恙

王立穀

萬曆戊午新塗令臨海王立穀入覲十月十八日宿荻港二青衣夜攝至帝所冕旒正坐旁席二人侍衛惺惺王座曰爾丙辰八月命盡今猶齋戒力也爾何違之示以簿詳注年月至丙辰八月而空即下獄左坐者起請勘其破戒後事階兩巨麓俱縣牘并平日戲筆在焉各騰氣青黑白赤不一吏簡聚之先青黑次白聚而青黑色漸縮次聚赤則青色隱黑色寢微王座視赤者所刻金剛般若好生編及杜倉卷也餘不盡見王座曰當損明延年惺使扶目而寤聞鷄鳴家人守視不能舉目即乞休持誦歲餘目愈王自有記立穀丙午貢士

楊鐸

嘉興楊鐸始萬曆壬午榜俞廷讓也登庚戌進士任吉安司理左遷免歸癸丑卧疾夢冥召懇以對門易鐸代冥隸許之亡何易鐸死始大怖凋其喪而火之亡何易氏妻狂呼市中謂我易鐸也為楊氏借陷今返魂無歸所矣柰何楊聞之度不免命髡緇以殯

沈壻鳥鳴

海鹽沈某貧乏賴聽野鳥啁鳴各效之酷肖人因以侑酒有徽賈

絮之姑蘓偶鳴於綫店中富子遣僮市綫久不至訶之曰肆主聽人禽鳴故遲我、非遲也富人問所為禽鳴者述其狀亟召試之大悅苗家監所有空舍素多鬼以寢之明旦未起家監扶戶入沈某猶斵也曰夜若白衣人謂盡以遺物相付家監大駭坎室中窖金俱鐫沈某及富人女名蓋富人亡子上一女遂以壻沈

葦舟

宗禎乙亥予館海鹽橫山張氏其邑寓李洪字先年莫趨橫山中道有舟鼓幟而來求付載登之行里許心動亟登岍因足抵其舟半覆疑之遂他宿或曰此安得舟也早往視登處則巫者縛葦為舟列鼓幟半覆者也李迄今亡恙李又云賊曹李恃勇亡賴嘗於西鹽倉擊私鹽者始而角已舟漸縮如鴨異之抱歸時婦暴卒移刻而甦問之云我登舟為惡少年所勦幸奪免也

朱太紱

宗禎庚午李水心司理嗣京預閩闈比舍郎同年郭夢吉於二十一夜同聞戶外哭聲冤抑鳴、不能出諸口明日搜朱大紱卷其表有鬼哭非無因之語驚為異事李自有記

妻東冥判

太倉徐坤素齋誦宗禎癸酉六月二日夢攝冥府事百日每夕鞠問九月二十日事竣有妻東冥判

沈招遠

癸酉仁和沈招遠相鄉錢汝邁並麟經出金華令項人龍之門招遠力薄寄徑錢氏遂抑二佳卷於乙榜其一忿死而招遠疾者若對簿狀寤而走錢氏曰事發矣弟向詔兄實千金附進今被陰譴死坐累斥弟與項師不可活也明年果並沒汝邁以他事除名

張耀采

乙亥正月望日

叅政張耀采卒於刑部獄中甲戌是日吏

部考功員外郎弓省矩自縊適滿歲耀采日見之

神燈

己卯正月廿二夜神燈見海寧郭店鎮可二十刻

郟城神誑

辛巳山東旱蝗郟城有神降曰七月二十二日水至八月望寇至及七月果水溢人因信寇至扶挈南走宿遷迄八月亡恙

徐銘

華亭徐銘

進士徐銘經之兄辛巳疾沒且殯忽開目曰異哉

有陽必有陰云

遂甦人問其故曰吾至冥司見來牒為公勾事

後計開有罪犯人七名首陸彥章張侍郎厲次開應死乎人百

十名身預焉名上書聖門弟子凡諸生皆然又各著某人

子或著某人弟防悞攝也未名唐銘亦華亭人時遊閩中從卒欲

往攝主吏曰容死最重此人當渡於家寧俟之耳主吏冠服如驛

宰狀銘未幾下世唐銘聞之不敢歸越

還里果卒說

包長明

豐縣逃鬼

壬午北兵陷豐縣有二人被創狂奔或叩之曰城破以訴城隍神問神安在曰逃沛縣音沛縣堅守

却鞞鬼

崇禎五年流賊犯却鞞殺童祀神後冤鬼宵啼路鮮行人或曰生畏賊死猶是也以賊嚇之可止後復啼衆大譁曰賊至矣自是寂然諺云鬼怕惡人曾其然歟

蔣國華

江陰蔣國華花塘里人性朴質先是天啟丙寅年二十六夢青衣童子引謁城隍人及岳相東平王隨詣東岳廟地皆青碧至今庚

寅三月十八日經蔣家橋見大父呼之赴冥司攝事急歸浴而卧土神促程鬼卒掖上馬：躍而醒亡何仍往經大城坊曰幽冥橋渡橋入東門曰善慶闕福德門至東岳都相東平王府曰都察司入揖至岳廟即丙寅所見者殿左右七十二司造冊所曰監錄司冊有六曰善惡曰生死曰殺慘曰無端曰荒蕪曰瘟疫冊各四帙每司造冊吏十二人總管十二人因朝帝令覈冊分詣各司國華領左廂第十三憲察司天下郡縣城隍神俱金幙頭候門冥官仍進賢冠青錦袍冊書順治七年國華派冊訖因謁閻羅天子命判官檢國華壽尚二十一歲閻羅則宋韓魏公琦也辭出童子送之登舟及岫而醒二十日早又見大父促冊期二十七日入冥如期

二十八日則荒蕪瘟疫無端三冊竣江陰城隍神蔡奏縣重困不堪疫帝不許又限生死善惡殺慘三冊五月十一日竣至二十九日復甦五月朔又入冥印疫單在東辛王處名氏下詳疫狀印訖下城隍神三日復甦

顧鑛

邑諸生顧鑛住橫涇河丙戌九月館陳氏午倦憇攝入冥司閱籍乃唐謝小娥後身也其籍青函鈐印詳載履歷近蹟十五歲不注鑛原名義年二十二嘗觸吳氏子錢增歲一明年諱女子某私事增福一歲又明年叔糧重其衡減歲一其增減類如此凡不經意之事悉載焉寤以語人甚詳予別有記

臨江府志謝小娥不知何許人父為廣州兵官部押金銀入京携家附舟過蕭灘二里許遇賊被害小娥溺水獲免旦附魚舟而出行乞於市後為鹽商李員外家傭奴娥見其酒器皆父物悟向盜乃李也心術之俟生日舉家酣醉持刀盡殺之事聞命以官不受願為尼乃建寺居之即報恩寺是也相國李紳有傳

朱之椅

東里朱之椅同予補諸生膺貢訓導海鹽丁亥十月卒戊子十月降箕云以八事見錄天曹成小神問休咎多奇中今其家立祠

郭基

金陵郭基無壞性慙直崇禎戊寅應試句容有檄以王兔山司瘟

廟闕都總公代之辭不往檄者求暫允徐往可也試託還家語家人治後事而沒是夕廟之鐘鼓有聲示夢羽士塑其像

張生

仁和張生 父玄有家學好壯丹亭西樓夢等劇館橋司鎮尹師東家嘗外醉歸聽擊竹聲啓之見豔女携燈相狎時曙珍贈而別生有詩半庭新月青燈外一種私情翠幙中託其實也後攷之蓋越女停柩其所贈皆殉具

歌鬼

嘉興某年月下清歌忽後有和者同調契洽延之家飲仍歌如初夜分而寢鷄鳴其人即去不及別又扣門詰之曰我實非人也亂

後如我輩甚多今後毋宵行放歌或妨地輩耳

庚寅六月或徵優於嘉興城晚舟行二十里抵舍座客四集演劇數闋優覺寒色有識上客故編修屠羨美給事李毓新諸公者俱前漫載之亟振金鼓則曰無居人乃故相呂文懿公墓庖鱉三四頭尚懸松上

說鬼錄

張真人家有說鬼錄

豐沛鬼

丁酉夏秋間豐沛蕭礪多鬼夜冠雜塗中或相問答語即引去迷死聞者戒途

黑龍潭神

張秋鎮北黑龍潭其水深綠有土人三中夜聞呼聲云某宅修隅門先付銀五錢可即往乘月行有二人先後之及潭側謂吾當挾汝勿碍也正挾時墜潭中覺衣履不濡宮室偉麗引入後堂修輯掖門有老人深目長鬚布帽綠衣出問之各勞一金九月畢工又賚千錢遣前二人送出天明行人見三人卧沙上語其家各挾歸

城隍神

南京城隍神孫策北京城隍神于謙杭州城隍神周新
松潘尺骸

蕭山來憲副

云松潘浚城隍得人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

自三代以下皆具

嶽壻

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太山耳
元黃潛

子路

成化間河內縣學居民於文廟櫺星門內及先師殿前牧羊日聚其中忽見一人頰而黑手持木器怒而責之即入殿中隨視乃十哲中子路也後其人竟疾不起舊有碑記今剝落不可讀而斷碣

尚存夫以聖賢安侑之地為愚民畜產之場誠不得道其罪然子
路乃顯靈而朴之意當時剛毅之氣歷千百世未歇而亦以見鬼
神之英爽不可襲也夫敬而遠聖人訓之矣河內縣志

太原高自卑由太學嘉靖十四年知威縣嘗丁祭齋宿夜夢仲夫
子持戟入廟受享臨祭忽聞一主覆於龕高曰此必仲夫子主也
視之果然一時咸驚

蔡元定

建陽縣象岩山蔡季通讀書處堂曰顯慶紹興辛巳季通於堂中
推演子孫世數末有數終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為政噓之句成
化丙申巡按尹仁入閩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元定也至建

陽訪蔡家譜見顯慶堂推演詩不覺竦然即捐俸為建傳心堂晉
江蔡元偉曰周子出則知數學者邵堯夫朱子出則知數學者西
山

山西諸生某丁酉臨闈其僕病生初場出病僕曰主人且捷我在
場相周旋也生未信病僕言席舍事果不妄次場亦如之生日果
捷某人有女吾當以配若病僕曰吾隸也彼則溫室何能誦之生
曰果捷吾力能得之爾何虞焉至末場出病僕曰主人除名矣蓋
望日天神考陰陽謂主人設心惡已更他人名也果驗

妖異

藏經志怪

廁之精名曰穢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
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
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
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之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
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
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子載木其中有象名曰賈詡狀如豚有兩頭
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
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岱委其狀如
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七刺之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
塘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水之精名曰
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
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
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使取
金銀又故廢立墓之精名曰亡狀如老後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
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如野人行歌以
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寧野狀如韞車見之傷人
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
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臼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

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采衣以其名呼之則去又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水出流千載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便取飲食又三軍所戰精名曰賓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自見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之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立墓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弧棘矢羽以鴛羽以射之狼鬼化為飄風脫履捉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因而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鼉狀如鼓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夜見堂下有兒披髮走物惡之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無咎又百歲狼化為人女名曰智女狀如美女坐道旁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娶我為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故澗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媿則去也

魯文

全椒魯文賢年讀書於學宮東廡夜有美姝喚開門文用劍斬姝道松樹下後發藏視之乃斃狐也後膺貢任萬年主簿鋤強扶弱卓有政績全椒縣志

金龍邵氏

嘉靖初盱眙縣石壩集邵氏嘗有妖竊甕水每伺之不得一日晨

起見中窗火光燁，欲騰而上主人以田器擊之鏗然墜地有聲
視之金龍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十裏而瘞之禱神畢
出之赤金也其身尾俱銅錢其家今富 盱眙縣志

龍女

海寧許村南五里龍王塘初有女汲於河得浮卵吞之因娠仍生
卵棄之化為龍去復時候其母留龍鬚為筆遇旱以筆書符投龍
王潭中其符浮於臨平山之巔立雨後令君取其筆遂絕響

毛女

袁州萍鄉縣東五里毛仙山昔有人過此山逢一人編體有毛言
詞異常後不復見宋朱晦翁嘗問驛吏云狐魅所為遂題詩云人

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聲却有部童解端的向儂說是野
狐精

潼關老人

潼關兵巡道制頗宏壯後墻叢篁茂密嘗有老人深夜博帶出與
人交語人不為異嘉靖中南充王南岷廷任其地一日呼入書
室語以爾既出見人若非精靈必係神怪知我未來事子荅曰公
名位在其架第幾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異
之乃遷署於潼水西以其地為察院其年洪水堂宇漂盡無復叢
篁異不復見王公果總憲 朱明虹

舟葉

廣西宋君佐署當陽縣學云沙洋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家來食與錢不應毀瓦畫墁與之角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無如之何月餘不知所往承天府志

龍眼怪

秀水屠憲副叔方孝廉時見二鬪鱗流內室侍女皆怖屠躍起執之為龍眼核 屠用明說

琵琶亭怪

嘉興沈昭明德宿九江之琵琶亭十月浸空同輩五六十人有眇丈夫摠衣露髻徧印諸人之面惟不及孝廉明經沈手拒之覺腥

滑次夜裏刃以待越再宿刃中其髻血流奔岬止何面印諸人皆瘡

閨揚

大同公館相傳有崇使客多寓外舍縣令閨揚不信夜列卒爇炬追夜分素婦步月階下閨叱曰果寃乎哉宜訴我婦忽自空入縞衣領綠間簇針如蠟炬頓滅僅熒一臘婦逡巡欲前遽麾之即隱閨就寢席為針刺屢拂如故起移床而壁間紙動揭之則複壁也閨引刀秉炬而入有物相撲刀舉炬熄旦見白狐死壁下

妖履

桐鄉嚴蘭津讀書若上深夜獨坐有麗人扣戶入詰所自云宅眷

也嚴疑其祟凝坐至漏盡始去明日告歸抵舍夜夢麗人遺以弓履果得之枕上雙繡紅灼嘗出之示客

贛榆妖

吳興朱

司理淮安署贛榆縣事暑夜命僮摩足俄若針刺視

之非僮也少婦也佯任之且摩且寐刺漸深醒又僮也仍寐且叢刺驚起又老婦也朱命燭又叢刺怒甚見老婦人入壁破其壁老婦立自如朱折几撞之相格鬪稍倦妖倚牆而立朱舉槁抵妖於墻不可脫僮刃之背白毳如絨蓋狐蓀子也

立志充

山西懷來道右布政諸城立志充公署有樓多崇閉久矣立特登

之積塵累寸其妖進賢冠服金緋九六七人或排衙鼓吹或宴樂如此不一嘗簡立稱都臺其墨淡白數日字滅立計迫縱射之妖拍案笑接其矢縱獵犬發銃斃數十人冠緋者預焉妖雖絕而立以通賄營開府事泄下詔獄彙市

魯府童子

崇禎癸酉夏日魯世_子以派忽見一童南髻藍衣朱履行日中杳不見履影世子急尾之忽歧為二相盼即失之邑人吳大行本秦使魯府有詩

素娥詩

長安鎮人某讀書臨平山中晝述歌伎作歌伎琵琶詩矜誦不已娥

編麗叩門詢之曰素娥白坐歎其佳詠某媿謝求和素娥朗吟曰
歌側雲鬟尚帶羞聲：猶唱八廿歌州來無力眉常歛彈到傷心
指半柔腸斷花前絲續怨魂銷月下夢陪愁惹人無賴輕歸去今
夜誰能伴錦綉某戲請伴笑許之拉徃其處室具俱白宿數夕送
之曰如念我可時至也某自此詩思日進秘不示人趙昌齡說

魚妖

湖州烏鎮董威故尚書份之裔蒼頭某頗饒庚寅夏有物空中求
飲食遠則見禍懼而享之見黑氣如雲影啗甚牝屢索不已某
以告威：亂後好養生家言禳以羽衣俄擲磚石詬怒而洞庭山
隱士施亮生有德行召治之雖遁而不絕某訴之城隍神詬怒如

故威言於烏程令劉璽、清執最有聲遂齋沐告城隍神曰陰陽各有所司何得縱妖擾民妖月餘來云我求食無大罪今城隍神釋我矣爾其柰我乎威因檢道藏有曰凡妖魅為符呪所不及治者製桃弓柳箭伺其至射之如其法始絕蓋太湖魚妖也

徐氏妖

邑諸生徐仁振故太守伯徵子家西鄉庚寅七月朔步庭除拾書曰歲在仲秋戊子月中秋夜予坐書齋見月映紗憲玩賞無已居無何不覺困憊為睡魔纏擾夢至徐似翁家直入新樓下見其室燦爛徘徊久之少選主人出叙論握手揖我與坐主人東向坐予西向坐相與道賓主之誼甚懽主人因言曰予宅非凡地下有玉

鯉金鱗而赤尾其泉直通大海予先君以為善卜居於此予聞主人言方且驚且異且信且疑俄而地裂有魚出焉化為黃龍而去是時予駭甚始信其言之不誣忽聞戶外喧然猛然而至詢之則諸公子射也予亦起入人叢視決勝負但見諸兒操弓挾矢其仲子連發十矢合式者三焉旁有鳴鑼者七聲緩三聲亟於是諸賓客親隣觀者蓋如堵云懽笑陪常予亦驚覺已月轉中庭矣時予自思之予之與似翁素無相識且不通姓氏無故而遇我以寤寐豈其後予與似翁終非陌路而姑於今日天作之合耶抑予之後有興者而姑借似翁示顯應耶否則似翁家之事無關於予何故而得此南柯一夢也予亦不詢其事之有無姑記以為後日之

驗應思發矢之人似翁太守號也仁振以呈太守謂黃龍句慮禍燬之弟誼振手錄焉是月十二日誼振卒或黃龍飛去十矢三中其屯云而妖記特奇從太守督吳

寄示者

浮提國

海外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遊行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極意與人同樂欲返國刻頃可萬里萬曆間葉侍御

按江西有司言市上一群狂客善黃白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其直滿用金錢不甚惜及抵莫忽不見詰其送旅衣囊俱無有請大索侍御不許召至前果能江石土語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舉之案上上下前後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獻此二者侍御卻而遣之明日遂不復見平湖沈長水先生集

宋氏烏巢

蘭溪山何宋氏烏巢於樟其鳴似云山河相傳樹應越州有男子探巢得千金謂越州者紹興也因賈紹興投送旅解裝飯於市且縱步忘送旅姓氏失其處僅腰微貲而返則烏啼如初仍探之得大鏹五十金上有字此金贈與送金人男子又持往紹興隔年餘矣值舊逆旅出其故索男子曰此天以賜若吾自有五十金也備道其事締好致富

豕言

仁和橋司鎮村人畜豕將召屠令妻飼其餘豕忽聞人語聲察之豕一作徵人音一作蕭山音一作松江音妻驚卻告其夫：走聽果然其家亦無恙

瘞狹復甦

澤州原天順八歲被市人毆死訟官驗瘞數日有狼啣出仍活

鷄子中魚

嘉興項氏 家剖鷄子中有魚躍於地忽不見

鵲啣允馬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竈三百五十三丁每丁帶耗費月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厘司官婪甚每丁加一允馬重三錢一分八厘上官不問萬曆六年新安汪雲秀來提舉如前例忽一鵲啣允馬飛去復置一馬又啣去雲秀懼而欲裁之僚吏不可因循半載事發抵罪

天書

崇禎丙子西安縣市人王氏忽雷雨中偶觸產室雷雨遂霽皆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入字似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

之滌不能去頃之自滅

象山妖異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有妖崇六人一老嫗四為媳一為女至邑之梁氏托宿舉家俱無所見惟一幼子婦見而逐之相與叙禮延入內室問答朗，有聲供茶畢婦啟曰尊容宅居何處老嫗荅曰家居不遠世與宅上為舊戚今歲冬當遣女翁往嘉蕪買物家乏主特來相倚婦唯，備告於姑，疑婦為崇所惑具牲禮賽之老嫗等怒責之曰事急倚人吾非鬼崇為禍者何以生物食我令婦熟而進之盤盂盡空夜邀婦同宿無異生人如此者半月餘始去既而人詰其婦云老嫗雖老而容儀修潔不凡其婦女數人則世間

所絕見者竟不知其為何怪云

隆慶二年九月五日申時有紅鷹將葉明家十歲兒自東門攫至
天字號觀風亭上其父急禱趙元帥奔追獲歸及詢其故兒曰荷
趙元帥鉄簡擊鷹始得活

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縣城中妙華堂忽有異人胸背各懸
一鏡手執紅棍肩負紅袱兒童爭視之遂化青烟而去以上俱象
山縣志

陽武泣聲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陽武縣西北門外白晝無人聞有如悲泣狀
凡三日時云鬼哭是歲河溢其旁厲壇衝漂朽棺枯骨不計其數

陽武縣志

雷神書

萬曆十五年六月獲嘉辛豐里人王好仁妻帥氏抱兒乳哺忽雷
震死所存僅皮骸齒輒消盡兒無恙也皮有雷神書二行鄉人莫
識

叢贅

沐英

沐英祖籍饒州樂平縣李姓先墓在大汾潭洪武二十八年沐春
乞遣將代鎮親詣樂平致祭八月進封春黔國公不許擅離

蘭溪金訓導

云沐英祖徽州績溪人專掉舟歲莫值地師失
路求渡因問其淪落狀閱之由於家春初雪地師偶步竒其地歸
問沐氏曰此族人某山也若得之易耳吾屋三間彼欲之索直
三百金故不果如售屋則山歸我矣於是成券果得山且為擇塋
囑曰行當有大禍願不發也尋爭渡斃人戍定遠

徐達

徐中山祖墓在豐城同曹水南鄉曰二八居士墓

中山王墓在鍾山不封土云細竹下即是像白皙而厚面目不甚
雄偉

李文忠

李歧陽墓規制遜於中山石馬一存其左在蔓草間尚未畢工

替身出家

本朝自太子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意
者沿故元遺俗也野獲編

翰林官

翰林叙銜在官下元時即然他官品在官上詞林稱閣臣堂翁老
先生閣臣不論首次俱綬掌院不綬翰林學士班僉都御史上出
導雙棍值政府不避講讀學士班僉都御史下祭酒上日講官軟
靴短衣便於供對展書官短衣跽御案西大司禮立案左先展書
以案高展書官不便也

良鄉帶

京官俱繡服惟行人司在京青素角帶出至良鄉易補服銀帶號良鄉帶

御槍

高皇帝御槍二歲南京午門樓上大者幾盈握修可丈六尺小者脩殺四之一圍殺亦如蓋馬稍也

多學

平涼華亭縣多學洪武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其子孫改為党氏從征日記

菓縣俞通

初以親軍宿衛出入行間終鞏昌衛指揮使世龍年

六十二著從征日記四卷歲於家未刻述國初事異於常聞山陰朱燮元備兵隴右得錄本今佚

僧道不衣綾羅

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校尉賴謙見神樂觀道士陳丑道衣青紵絲襖子在街上執之以僧道止許穿細絹不許穿綾羅也有旨以神樂觀樂舞生釋之予兩足官絹歷驚

鎮海衛指揮

常遇春幕客上官 專掌書記遇春薨 上思及上官氏召其二子入分姓上 授鎮海衛指揮官 授山西 衛指揮 又常遇春紅旗千總薛 從征陳友諒以三百人受圍 上高望

救出之薛者已隕猶執紅旗不仆 上拍其背曰好兒子甚苦始
仆常熟許子洽說

蒲壽庚子孫

太祖禁泉人蒲壽庚子孫世不得齒於士蓋罪其先世尊元傾宋
也宋端宗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張世傑分淮兵二千五百
人命壽庚將海舟以從壽庚閉城門拒命與州司馬田其子上表
降元帝遂如潮州

綠幘

蔡邕獨斷云漢武帝幸陶館公王家召見董偃：着青襟綠幘按
明制綠幘最賤繫教坊人所戴或董偃本賣珠兒從其賤也

葉好文留犢

洪武五年山西葉好文任交河令治行為時第一升知定州初以
一牛駕車抵任後產一犢比去任留犢與民

徐呆斲

洪武間指揮徐呆斲出兵河套地名梧桐樹一日午間有大星墜
於河中火發延岫上營中軍有傷者後徐氏父子以事被誅果徐
氏獨應之也抑別有所應而不知耶

勅主簿

洪武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勅聞喜縣主簿初伯祥曰縣屬府州
於民為密切必得上循國法下悉民情長於撫字者以任佐貳之

職初伯祥今授將任即平陽府解州聞喜縣主簿爾尚恪盡乃心
使政平訟理民安物阜斯為稱職矣爾其懋哉

喪麻

喪服用麻取其賤惡古未有棉布也棉布始自漢北方麻布貴棉
布賤又喪家雖隆冬必以麻非禮之意也

畬客

盤瓠之餘錯處於虔漳潮之間以槃藍雷為姓汀人呼為籐籃箕
籐籃箕河人稱之曰畬客

學錄直講

國初 上幸太學：錄象山應元徵進講大學平天下章賜錦衣

白金

黃麟題聯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相傳解學士題殿門者非也洪武中莆
田黃麟伯厚以文學薦對大廷稱旨賜第一人授翰林應奉冬至
祀園立御制門聯云大明日月光天德洪武山河壯帝居麟伴狂
踢仆之上怒麟奏曰此陳後王句天朝效之不既羞乎 上曰
爾便易之麟口占曰乾坤一統歸洪武日月雙輪照大明 上稱
善

六鰲縣誤

俞憲登科考弘治己未科三甲進士林文煥福建六鰲縣人按漳

浦縣二十三都立鎮海衛轄陸鰲玄鍾洞山三千戶所則縣字誤也又海寧縣志永樂十二年貢生沈常銅灑縣丞今銅灑縣無考

胭脂匠

宋元來胭脂匠其法黃蠟火化注水中澄數次絕無渣滓方用遠近無能造者日貨十數金後為僕人傳方始廣有烏安陽張氏風

南京不打五更

宋時大內五更絕柳鼓徧作謂之蝦蟆更以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明初南京不打五更云太祖嘗夢人來還地許之五更頭遂遲其刻

外道苗勅

往時布按二司如提學備兵也鹽分守分巡俱不繳勅得傳其子孫近例事竣始繳見郭子章蜀州

崖山紀功石刻

元張洪範崖山紀功石刻題滅宋年月明廣州守閩縣林泮改刻曰宋太傅樞密院使張世傑死節於此成化中廣東提學僉事晉江趙瑤詩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不勝悲鐫功勒石張洪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偽夏陵宮

寧夏賀蘭山之東數冢纍然即偽夏所謂嘉裕諸陵是也其制

度倣鞏縣宋陵而作人有握之無物

賀蘭山崖壁險峭延亘五百餘里上有額寺百餘并夏人故宮遺址自來為居人畋獵樵牧之場弘治八年始禁之以上俱寧夏鎮志

寧夏鎮城宋景德間趙德明內附遷興化即今城也周十八里高三丈六尺池深二丈廣十丈城樓六角樓四壯麗雄偉可容千人韋州在靈州所城南四十里靈山在城西二十里

庫碣

延安宜川縣西北川南為漢北為蕃通漢人以香火為庫碣

邢冕

新野邢冕洪武初進士除江寧主簿勵志清苦婦張氏躬執杵爨太祖微行至其宅親見翌日朝召冕出班加賞因開其軍伍

乘馬石

北人門外俱列乘馬石戰國策趙武靈王云踐石以上者今同尺

周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織染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

知縣本貫

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蕙明呂文燧俱本縣人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時法令嚴峻繼先畏之六耳歸隱於下黃其教職任本貫頗多不載

獲嘉麥秋

獲嘉縣麥秋時男子樵麥中野以網包盛之毋論鄉城婦女及隣境老幼率尾樵者後統拾遺穗多獲者至斗計莫禁也獨從網包中探去謂之抱包即甚少立見評語此大有古風蓋詩人所謂遺寡婦之利者此也

實錄

高廟實錄一百八十

卷諸臣列傳特詳

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載諸臣字里科甲轉歷如由狀略見其為人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止

漕艘

相傳國初漕艘 太祖命焚其一秤得鉄釘若干按宋許元初為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於木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為奸一日元至舡塲命拽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蘓松田額

蘓州各屬田土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二畝五分三厘秋糧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五升一合七勺

松江各屬田土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二畝三分八厘秋糧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潘賜三使日本

浦城潘賜三使日本永樂中以行人出使日本回獻德化書永樂
大典成陞禮部郎中轉鴻臚少卿再使日本還陞江西叅政落職
洪熙初起南兵部主事宣德間復除鴻臚少卿復使日本

張泌

永樂初光祿寺卿潁州張泌最被罷過清江彭銘以蓋名 上命
繪泌像開方面具亟命取視之賞其肖似肯至再今其家藏有
賜像并角端圖潁州志

狀元母

馬鐸母卓氏李騏嫡母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

御史乘驛

舊制御史陸路止乘驛宣德十年九月壬辰行在兵科給事中朱
純言巡按邊方或遇警與總兵鎮守等官會議不免遲悞乞予馬
匹以便其行從之

經筵

凡天子初御經筵例閣臣二員進講並大學首章或易或尚書之首條

審錄

凡內臣曾奉命審錄者墓輒畫壁寫像南向法司堂官隅侍御史與曹郎引因聽訊以為榮觀

聲鐘

本朝 帝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

學魁

凡儒學輒書魁字廬陵縣學明倫堂前刻宋文天祥所書魁字方

廣文餘

安南試錄

安南試錄四場制義論策詩賦

展書官

程伊川先生論經筵第三劄子貼黃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遣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按 本朝經筵日講俱有展書官又司禮監內臣持牙籤指講處

北狩

大同曹安家有巨几一座 英宗北狩還時所御也 昇此至陽和總兵曹安易以輿苗几於家

王越

濬縣威寧伯王越父邑掾也年七八歲值縣丁祭籠光者因窺光
逸時越稱神童縣官責以詩越笑曰我今放汝上廣寒慎勿
遺跡到人間慙慙寄與嫦娥信丹桂留枝待我攀

鄆縣屠中丞大山子本峻作中丞年譜某月日訪故威寧伯王越
於山中即日遁去夫襄毅計聞遣餘姚王伯安治塋今日蟬蛻羽
化雖未及赤松視韓擒虎之為閻羅多矣聞襄毅薨後或遇之於
太山後其孫往太山迹之晚過老人指曰去此不遠從燈竿下
往可也望燈竭慶良久夜半抵家矣則白之老人蓋即襄毅也
萬曆中醒神翁說王越又天啓初方士詭羅洪先燕齊怪誕之習

豈足信乎崇禎時術者某遊燕有壯色捧茗甌者子也反白首謂
不好道易老或伺之則白首者父耳

董朴

麻城董損齋朴少魯鈍日不能識數行鄰人惜之語其父曰即君
不慧柰何吾之曷不令牧耶父忿之令工畫牧豎於座右若志力
學比長而慧登成化甲辰進士終江西布政司 叅政

楊守陳金坡稿

鄆縣楊文懿守陳金坡稿中無錫華孺人墓表 誌又言孺人卒
時其族謂孺人之行備矣蓋節以壹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誌之
書題與為傳者皆如之獨予不能從蓋節以壹惠者周人之謚法

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謚爵謂大夫是也魯莊公謀縣黃父檀弓載之曰士子有誅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况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謚而况士民之婦乎然則族稱婦人而節以壹惠過矣宜予之不從也

陸氏占產

鄞人張瑄總督漕運時嘗疾卧部舍語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吏曰里中陸氏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立園宅所餘惟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遊於庭忽指樹曰樹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間誘之不出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

家罄乃死張文定環碧堂集

端宏名宦

當塗端廷赦巡按兩浙其大父宏故浙左轄諸生議舉名宦杭州守姜志德曰此厚道也顧其孫將以巡方至而吾儕舉之如公論何行俟去後圖之及去竟寢杭州府志

崇禎丁丑閩縣鄭瑄守嘉興其大父日休以貢士司諭海寧在萬曆初事遠聲香諸生追祀之名宦此與端宏事正類時無姜守見古今人相去多矣又天啟中潘汝楨撫浙潘筮令瑞安及瑞安令來謁問吾舊祠何如今出不意強對曰小民感佩廟貌日虔出語人曰舊祠不知在何所今惟有重剏耳

應聲病

弘治間杭人裴師召頗有文行一日腹語事頗驗師召耻之數月不出遇山東人言其實其人曰向病此求死道見異即食之忽值一草腹語之勿食吾竟吞之物即洞下而愈遂覓草得於南高峰將食果腹止之食刻許腹雷鳴下大虫如矢狀如虺疾良已杭州府志

馮益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極用小藍煎飲之即吐其虫金陵瑣事

先輩書刺

弘治間邑人祝虛齋萃以主事佐治吳淞水利華亭侍郎顧清來

刺云辱與顧清拜單刺博二寸縱四寸字大如指微黃有花影又虛齋寄人書亦黃折柬式如前面有花紋二事並日觀 又嘉靖間許給事相卿寄弟書直名十弟相卿

武宗微行

應天金明府應祥家長千里 武宗南巡值迎春日微行見其家大樹集鳥突入而彈之諸臣皆微服以從

朱氏書問

寶應朱氏家乘有書問錄載正嘉間友人所遺凌谿射陂兩先生書稱魏連續不作另東如楊一清自名石淙病叟一清拜井之先生道契蓋先輩也景前溪司成竟稱暘頓首凌谿先生年丈執事

今薦紳通問名刺尺牘外又有駢啟萬曆末駢啟外又小啟其詞略簡凡三副楮一全簡浮飾之極士大夫專覓人供應如百函並發劉穆之直當疲死何暇理他務耶

新城王氏

山東新城王氏先是有王叟與其姬力田稍自給有貧措大夜盜其廩扼其吭而燭之故其齋長也憐之曰勉旃勉旃吾夫婦終不暴君之短因出黃梁與之人無知也

新城王氏上世祖鯁居一日天大晦冥良久既霽於塵空中得一好女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過風歛然飄墜遂為夫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無比謝肇淛五雜俎

金史有國子學齋長予少時猶見廣文呼廩生曰齋長

字說

嘉靖前諸公文集多有某人字說蓋猶行冠禮也故以字重其後雖淵儒碩學見之字說者寡古道陵夷亦其一端

原潔

昨城原潔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戶部郎中督餉大同以羨餘還所司忌者以藥暗其音因致仕蔬布以終

林濟民

汝陽林濟民弱冠時母病篤命娶婦入門而母卒濟民哀毀逾禮塋廬於墓服闋始合甕鄉里稱之成化丙午鄉薦教諭漳浦以身

率人陞贛榆知縣

密箴

晉江蔡清密箴欲為一世經綸事止熟教篇緊要書 格天之功
興於衽席溺身之悔悞於詞章

虎枕銘

江西左布政使岳池馮馴正德二年進士曾任興化知府作虎枕
銘太守抵方壺適多警虎三日兩授首鼠狗足評乎太守徵其方
之將請裁髀作枕而寢其勸銘曰非爾髀吾何枕非爾勸吾何寢
起視海岱吾安吾朕

余禕令箴

鄱陽余禕正德 貢士任清流知縣陞建寧府同知尋卒清流
人立去思碑於東門其作令箴曰先王制爵子男同位羸秦變法
縣邑是嗣千室其民百里其地上應天星下分王治孔門稱能路
勇求藝漢室傳賢循良豈第卓彼先覺猶或難之抑余何人而忝
職斯坐堂鳴琴盛德無為德既不足勞瘁奚辭片言折獄至明所
推明既不逮詳慎是宜撫字之實惻怛至誠赫々洋洋得非虛譽

薛天華左戒右箴

廣東右布政使晉江薛天華作左戒曰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
俯仰不瀆毋預塵紛事以務養寂則外內不擾毋徇末俗態以務
養高則志行不羞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己不失毋妄結賓

從以務養交則戚黨不棄而善彙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
操不爽而口過息毋逐戀嗜好以務養神則和悅不伐而天氣全
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訕世短以務
養福則不忤人以見直而鬼責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怨
己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妬嫉雋能以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
獎藉之功毋欣羨汰靡以務養奮則不競侈以蠹俗而有由禮之
漸 右箴曰遇暴上思以禮臨之則不可犯臨頑民思以仁悟之
則不為仇御群小思以嚴遠之則不起侮統列屬思以正率之則
不傷威察友有過思隱規而公掩之則忠不失厚庶民有議思修
靜而察弭之則微不悛惡受纖介之私思以欺君為懼則勤公益

至四一分之祿思以報主為心則舉職益謹怨者人所易愠思精
白以任之則廷有分謗之士難者人所易避思 質以徇之則朝
有仗義之臣即有 喜思畏義以制之則無佚實之賞設有暴
怒思觀理以忘之則無濫法之罰

易刻

伏羲氏八卦象各三畫三代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文王命名作
彖周公作爻孔子十翼說叙雜彖傳象傳繫詞文言也宋朱元晦
始定今易爻次彖象次文文言次乾坤分上下篇終繫詞說叙雜
傳 國初易刻今程子易傳朱子本義成化 奉化教諭成矩
單刻本義今遵之

張孟賢

安陽張孟賢天順乙卯貢士終南京職方郎中孟賢還里徒行訪人不敢乘馬云城中冠帶乘馬者自廉使賈公迎憑始副使馬公卿勸乃翁乘轎曰寧步行不取人耻張氏風範

祠廣文

廣文例不祠而崔後渠洹詞有威縣重修陳教諭祠記云陳子名璩莆田人成化丙午以詩來教授著講義日勵士師聖賢卻其束脩之問凡四年遷教國子云

十老會

弘治初夏邑有十老會參政金畝副使楊德知縣劉恭朱鑑劉銓

劉丞劉安教諭閔賢義官朱理醫官王淳 官徐銘威每會奕棋彈琴賦詩時形圖繪夏邑縣志

女飾

弘治正德初良家耻類唱伎自劉長史更仰心警效之漸、因襲士大夫家不能止近時治容尤勝於伎不能辨為風俗之衰也如此安陽張氏風範

犒市

北邊犒貢胡茶一斤直六金布一疋直四金緞紵直三十金太僕市馬專給京軍互市馬給邊凡官市皆駕駿足必私買

總督體統

藩憲見巡撫都御史有常儀自韓雍總督兩廣極威重三司官至
庭跽伏謁唐珣繼之仍其禮左布政龍溪林同曰公者為福州守
且長揖上官况方伯耶亦長揖珣不懌以事挫之不為動

雲南三天子

雲南人謂沐國公中天子撫臺東天子按臺西天子以公署相次
也土人尊其土司多稱天子或呈守令云天子爺千歲爺夷習如
此昔田州岑猛播州楊應龍上官輒責其帝制亦拘於漢法未諳
其俗也華亭包爾庚守羅定州有投牒云千歲爺杖而遣之

香稅

泰安州太山碧霞元君祠均州太和山真武祠俱官徵香稅給諸

司俸涿州娘：廟亦有稅

北新關稅

宋黃震東發志提幹趙宗英墓云淳祐九年秋予始居行都北關
監稅田君穆騷人也云云觀此今杭州北新關稅雖始成化時南
宋亦有之矣

武廟賜詩

武廟南巡至鎮江幸楊一清第作七言絕句見車駕三幸錄又王
九思作刑部左侍郎咸寧張鸞墓志云戊辰三月廷試進士充讀
卷官是時纂修資治通鑑成得賜又御製寫懷回文諸詩

朝儀

外吏入覲春正月 天子郊祀畢越旬日御奉天門視朝諸司始
奏事方岳守令等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俛伏待罪刑部尚書率左
右侍郎上御街北跪讀彈文繼而科道皆有彈文各推老成一入
北面跪讀大意言方岳守令等若弗能事、宜寘之法以示懲勸
天子咸口出德音特宥之以免圖後效於是各頓首謝呼萬歲出
翊日早具公服謝午門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聞
御史出差以都察院題定命下之日必兩人並跪傳制云東邊的
起去蓋 國初臺班聽特旨今雖題定猶狗其例
外官候吏部注選考課堂吏呼曰進士官打躬舉人官不許打躬
於是乙榜聞之深自色沮此例或起嘉靖間意以前科貢掾史並

用何軒輊乃爾又吏部直房有坐杌止坐甲榜如乙榜群集有一
甲榜至並起避否且班役呵之矣

行人司藏書

翰林院國子監雖藏書俱不及行人司以行人出使例携書歸各
輸公署

薩琦變俗

閩縣侍郎薩琦廷呈上世色目人至侍郎喪塋遵朱文公禮變其
俗

觀場儒士

嘉隆前學使臨場大考諸生又大考儒士錄之入闈不售得附學

其不願者棄去故人稱觀場儒士萬曆初猶大考儒士然鮮中棄者後大考儒士絕矣

古醋

延平府城東北報國寺五代唐時建初開山僧嘗啣醋一匙經數百年色味不變

酒

桑落酒秦人訛桑為喪改稱秦酒徐宗伯學謨曰予憶十五年前京師貴人席最珍桑落酒當是時已多避忌亦未聞避桑作何稱者而今秦酒之名為備者誰哉痛乎人情益習軟媚世江河下矣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易之又何有於他事哉可發

一嘯海隅集

瓊州人醞酒不用麴蘖有木曰嚴樹搗其皮葉浸以清水以粳釀和之或取石榴花葉和釀醞之數日成酒能醉人

杜進

嘉清初臨穎杜進任九江通判於三年夏四月朔見兩頭蛇不殺曰修短豈彼尸之哉越十四日疾卒見崔後渠墓志中

陳紫峰論學

晉江陳紫峰先生琛字思獻蔡文莊高弟也官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歸養毋起歷貴州江西提學僉事並不赴四方從學甚衆其言曰道一也無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自吾人所見則

有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之殊此所以有難知有易知有
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苟能一旦豁然則剛風上搏不為高南極下
入不為深茫：載地不為大涓：穿石不為小鬼神屈伸往來不
為微草木榮悴開落不為顯經濟乎四海九州不為遠致慎乎閭
門衽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之本不為精童子洒掃應對之節
不為粗周公誅兄不為不弟石碣殺子不為不慈大禹之家傳不
為德衰於堯舜湯武之放伐不為得罪於夷齊陸象山之主靜不
為枯寂朱晦翁之分析不為破碎周濂溪專授太極於二程不為
私學二程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為各教蓋太極渾然事：物：無
不各具吾人耳目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
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異同所繇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容無
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

陳祠仆像

丹陽宋陳少陽先生祠東鉄鑄汪伯彥黃潛善赤體跽庭下長可
三四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為南
戶部即舟泊祠下登堂瞻拜畢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
片忠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虜膝平生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仆
頭抵頑石：為斷時張黃門選黃二守希雍在焉咸駭異之

劣考稱師

洪侍郎朝選督學四川賓大寧譚啟劣等啟登嘉靖壬戌進士知

晉江縣至則修弟子禮甚恭後巡撫勞堪誣朝選下按察司獄啟
時正為副使歎曰吾師被搆吾不能救而尚任哉即解組歸
相國父不祀鄉賢

晉江王遵巖先生作同安楊憲副逢春墓志銘云在崑山邑有故
相嘗欲奉其父視於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不悅
按故相則顧文康鼎臣也位極鼎軸鄉議難拘今丰綸崛起輒靡
然趨之萬曆中錢塘機戶傅時冒錦衣百戶其先人某祀鄉賢時
敗追奪崇禎中吾寧吳中彥先以布衣納賢武英殿中書舍人其
大父壁故贈御史亦祀鄉賢中彥敗追奪二贈君雖未叢塔然晉
宗之祭政自宜慎

方太古

王陽明先生過錢塘山人蘭谿方太古享之脫粟蔬菽明日陽明
報如山人方曰野人為野人固嘗公徹侯也而野其得毋非情耶
陽明為笑謝

胡儻神助

蘭谿胡副使儻性惡殺生嘉靖有試寓潘氏園群蟻數十萬
聚於室童子欲火之胡不忍徙避他所暨入棘三書義至乙夜而
就燈戩筆端不可逐久之始別搆四經義思忽空涌如泉注蟻
亦絕不見遂高薦主司謂公四經義殆神助也

詹傑

休寧詹傑松山年八十二屬耒疾晨有黃冠叩門曰吾欲遊白岳願一見而翁傑見之則曰吾有藥可以益子七齡而子未能服也命取盃水置案出瓢中藥末少許內之水忽涌熱九百餘沸而藥自團為二如梧桐子顆搏之堅於石復盃之曰扁家廟七日而發也贈以一緡錢二襲衣不受出中門忽不見滿七日啟局則異香襲鼻水半耗矣將服之疑其非常復局之後十餘日疾大發更啟藥失矣

季宗道

常熟西門內虞山言子游墓或云嘉靖時明府季宗道瘞鶴以子游土人不可無杯土故飾之

言子游壻申詳同子游子

仕衛以上俱許子洽說

藏金變石

諸暨駱增鋤山中得大鏹可五十金鏹有字方晨卧見四人奔語曰非爾物也問所歸曰汝兄物也時兄對寢急呼授之兄亦枕卧明晨兄弟謀禳於神視金色漸變如石其字如蘇以示市人猶大鏹也

三過鄭陽

泰州徐蕃孫女適沈良才徐沈並鄭陽巡撫從大父從父從夫凡三至鄭陽父嵩湖廣按察副使歷副都御史

王恩民棄妖書

雲南臨安土得民買屋城外庭鑿魚池三尺許起石版有小方塘
四周甃甃中一小几、上燈一書小冊開視兵書也未載採戰引
魂二方得民試之殊效其引魂方於婦人則呪一物與食其婦夜
即至於女子則得其生時呪之無不驗其弟諸生息民借閱溺之
息民戊辰進士位中丞人謂棄此書之功也

盛端明同鄰

廣東揭陽盛尚書端明起宅鄰人質成辭曰吾先世舊隣一旦舍
我去何所稱兄弟乎

曾氏譜

嘉靖初山東曾氏

合譜江西過杭州宿仁和嚴氏疾卒嚴氏得

其譜改冒曾今立先賢曾子祠

慶成王百子悞

晉府慶成王鍾鎰子四十四長子奇頊襲封外一旱天二廢庶人
餘四十人封鎮國將軍女四十九人孫百六十三人曾孫五百十
人見玉牒王元美皇明盛事述云慶成王百子悞也鍾鎰謚溫穆
獻徵錄悞端順王奇頊

張太宰遜弟

仁和張元洲瀚其弟濂先發解登第嘗赴人席時童群向濂揖元
洲笑曰舍弟年長又元洲婦初怒其以見斥場屋未免室謫元洲
走靈隱寺僧舍倦卧一榻時僧新沒方樓散無費故其徒暫出而

元洲不知也。須臾鬼入視，非此人乃張天官耳。

故官優免

華亭顧文僖宗伯清曰：鄉先輩任公勉之，及未葬里長編其子弘為養馬夫，教授張公以白太守。上虞葉公冕葉大書榜於門曰：今後均徭故官子孫一例優免。

嚴世蕃養子

嚴世蕃分宜相高之螟蛉子，見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

總兵捷知縣

嘉靖丁酉，梁震為陝西總兵，平涼迎劉都督知縣王詡素廉，能謁惟長揖震筮之二十學諸生，閔與震辨震縱僮搏之，各毀髮披。

面平涼府志

駱文盛

嘉靖辛丑，編修武康駱文盛分考禮闈，其從兄孝廉錦以屢困公車，欲編修免入庶，得應試。編修不聽錦引避，志甚尋卒於家。勉其子力學，安知後人不詞林也。錦孫從字萬曆乙未進士，縣廩吉士。歷南京禮部尚書。

張烈

華亭張烈，官都水主事。微時作三字銘，不能詐寧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忤於德，不能諂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貪寧守之以廉，惟其然故無愧於天。寶日堂集。

張二即辭官賞

上海張二即勇勳善泗水嘉靖末太守方蕙募之偵倭斬級賞銀
寄庫支酒食事平錄功世百戶賜官妓並辭不受行乞宿岳廟蕙
後撫吳召予庫金仍辭以乞終上海縣志功成不受賞長揖大將
軍如張二即鷄結乞食尤奇

金傑棄官

嘉靖戊午江寧令蘭谿金傑由貢士性恬澹持正不事鞭朴裁省
供億致忤上官任半載一夕謁上官授吏以印竟去不知所適家
人號泣倉皇而歸後間隱九華山學仙江寧縣志

張承

安陽張承伊嗣教諭南宮善詩與盧枏謝榛善所著石湖集枏嘗
題四溟書舍云石河詩如蒼山老人奇手峻骨四溟詩如金閨冶
婦雜繒錯錦張承曰丁巳余教諭魏縣盧仲本寫詩余告以詞畫
俱弱戊午與謝子獻詩寫余訝其詞畫更弱嗚呼豈知二兆為死
之兆前言為仲本之絕筆也哉

孫思聰

嘉靖四十五年春甘露降項城縣典史孫思聰宅槐樹甘香殊常
未幾思聰卒於官

東洋行縣

福建東洋行縣在寧德縣十五都嘉靖辛酉倭難作東洋民乘亂

恣掠以其地僻民頑設一縣令林時芳申建行縣於周墩分玉簿一員駐札其處賦稅就其徵收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朝鮮使吏曹叅判尹根壽子固同子進士昭至京云小邦極慕王元美汪伯玉集即童子皆能授讀隨有詩懷兩先生云大海雄文迴紫瀾齊盟狎主有新安平山空抱投鞭願悵望南雲不可攀

十友

武康編修駱文盛兩溪書款山寺十友蒼髯翁松抱節君竹冰雪主人梅晚香居士菊懷素子水仙碧菜道人菖蒲秋江逸客木笑峇月露主人梧相幽芳處士蘭雲華山蓮

嘉善錢塞菴相國士升傳十友茶醒友鷗閑友雪潔友菊貞友石介友松高友蘭芳友香清友竹菜友其一
蓮花淨友蒲團禪友麈尾談友拄杖老友青氈舊友紙帳夢友孤鴻遠友落日西友寒蛩吟友楓葉紅友其二

田千秋塋像

蒲州田千秋好學善擊劍嘗鑄銅像鐫己名氏塋之語人曰使千百年以後人得即神仙也

海鹽烟火

海鹽人善製庭燎元夕特盛吾縣硤石西山廣福寺有宋碑勒石曰監海鹽縣澈浦鎮魚烟火公事某夫庭燎細事耳見於帶銜亦

見前代綜覈處

汀人善舟

汀州九龍灘險激舟人世居灘上習水性也精其業舟人入灘例情最能者為護一舟下返護其次者世業亦數姓又僅數人誓不外傳也

販海

閩粵人頗販海今延及浙直自太倉崇明出洋載淡水人日給六甌泊島亦可汲或未易泊抵日本對馬島或早彌島將至舟聲三砲島人出迎登貨於卸主延款一日聽島主定直華人多雜居者亦好花木書籍

王希周自刎

嘉靖辛酉和平知縣閩縣王希周蒞事三月有東壩張德傑所寓人已行通判王佳以縱盜迫德傑死日以東壩人藪盜欲屠之希周不聽夜勒開門發兵希周度不能止拔劍自刎佳乃止

吳承恩報仇

吳江吳邦棟大司寇訥菴公山之幼子也以諸兄聯第意營秋試為怨家所訐少年惶急飲醜死邦棟仲子承恩壯而憤其事誓必報陰結力人某刺殺之人無知者數耳後力人與婦詬婦呼曰爾不嘗以吳王孫殺某氏乎隣人訟於官承恩下獄論死後得釋雖事不以正其志足矜也

汪在前

歙縣汪在前父炎丞平湖忤太守徐下之獄在前以諸生視
索餽日伏謁求解不為禮是年丁卯在前舉南國戊辰成進士任
嘉興司理其去索餽時彖隔歲也太守却迎彖好貨至是歙潔士
民傳誦為一時之奇士因不易皮相哉徐敗官去在前遷南京刑
部主事而止蓋兩相構云

丁賓

嘉善丁清惠賓嘉靖甲子鄉試隆慶辛未進士名稍後鄉同年支
大綸先第性矜倨至丁所見進士扁曰四十名外不成進士荅曰
尚有下第諸公筮令旬容父戒之曰汝此行紗帽人說好我不信
吏中說好我益不信即青衿說好亦不信惟瓜皮帽子說好我方
信耳治旬容六年入覲謁江陵師相於朝房師相曰聞更績甚著
荅曰更三年尤好師相曰迂濶吏部因不考選江陵見單曰旬容
不當遺始選御史

錢若賡

勤縣錢太守若賡初鄉舉家人烹鷄失其首及聯捷烹鷄立候又
失之時以為異自臨江守下獄論死家人召箕判曰若要出待天
突果天啟初釋

梁邦瑞

駙馬都尉梁邦瑞尚穆宗永寧長公主素患衄血選時潛然血

下司禮馮保受賄禮部尚書徐學謨阿其意俾病夫進選陷公主
孀居見通政司右叅議梁子琦疏中

丘檝遣子婦

隆慶辛未進士諸城丘侍郎檝之子早夭嫁其婦莘亭陸給事樹
德問及駭之侍郎曰噫柏舟之詠錄於聖人懷清之臺築於天子
此光岳間氣可槩望之人人乎

高儀尊師

錢塘高文端相國儀父業染兒時戲汚染籍手錄不遺吾寧朱舜
臣適見之勗以力學因受業焉踰冠巍科終身事師甚謹有蒼頭
至朱氏稍恣時舜臣教諭金壇卒矣文端方大宗伯遺書教諭子

痛自刻責

陸樹聲

莘亭陸平泉先生以侍郎予告南還值孝廉舟旋前其僮曰我相
公官不止此陸徐呼其僮曰入舟諭曰相公他日不為我官但我
前日曾經為相公

江陵票簿

萬曆初江陵張文忠票簿歲積餘寸許皆極簡切嘉善錢塞庵史
官時特彙錄之後入相頗得其力

劉臺

臨川湯顯祖甲申見迤北驛寺詩多感故侍御劉臺附題其後江

陵罷事侍即出冠蓋悲傷并一時為問遠陽嚴謹自幾人曾作送
行詩

湯顯祖

湯義仍舉隆慶庚午鄉試以文著鄉人姜

寧宣城萬曆丙子

義仍過訪宿

寺識梅鼎祿禹金得交沈孝廉懋學嘗同課寺

中有楚客角巾葛衣通候問里氏曰江陵張某今相國父行也疑
之然不敢忤白飲且贖焉客辭曰二孝廉入京相國期一晤意頗
懇切至期並寓燕前客果來勸謁相國各未決客曰第訪我相國
自屏後覘之耳沈獨往而退客又至語沈曰相國善足下文謂福
薄耳招義仍終不往尋沈雋南宮對策進士第一義仍下第然深
服江陵之知人能下士為語常熟許子洽云

禁殺牛

萬曆初巡城御史楊四知禁殺牛榜宣武門外多田夷世業萬眾
鼓譟總憲亟令收榜乃定夫禁殺牛未為非也群習難改故善治
者貴因勢而利導毋拂眾以就功 又柳州猿人雖竊一鷄必抵
命嘉靖末某官欲改行漢法猿人立表倡變太守南安陳學伊檄
仍其俗乃靖

申其學

日照申其學由明經令睢寧呈開府李世達築城未得決止何開
府經其縣城且半就驚其何自對曰不費官亦不煩官開府詰之

曰今來時邑故多沮洳芟稿也而務閒無事與斲徒飽日坐卧令
惜日課之樵久之芟稿山積無所用之陶得甃以巨萬計度為
城有餘獨少灰與工食今賣芟及甃就矣開府太息助米十石再
過之樓櫓具備事在萬曆癸未

王國光

萬曆壬辰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陽城王國光里居有妻婦李氏
或勸國光娶之未行時國光年高亦不介意會有他故氏自刎陽
城令故噉國光謂其福增元實非也巡按喬璧星疏聞削國
光籍所樹石坊盡糊名不敢露北人遵令如此南人雖削籍門額
坊表如故也錢塘太常少卿陳三謨以江陵黨削籍又坐殺人罪

城旦其賜一品服坊則吏科都給事中時也至今存

姚弘謨迎事生母

秀水姚少宰弘謨繼文嘉靖癸丑進士父訓導 卒官母更適

依祖母劉氏至成立登第後迎立母歸養克盡孝道人方之范希
文

元輔家幹

張君正奴游守禮

申時行奴宋九原京衛經歷不曾任一日即貶封

海瑞

海忠介巡撫江南葦亭徐文貞階家居子僕積橫訟牒山積謀於

珥筆並不稱意崑山某年十九最後至見各案俱不視第曰楊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文貞聞而善之詢其策對曰相公柄國父願假尺一之書走長安故人足矣勿與此曹子角勝也即如其言致書馮保又賄給事嘉興戴鳳翔等初罷中丞徐氏之訟想操縵既熟其後凡異彼者俱以孔方撓之烏程董氏亦然

周天球

長洲周公瑕先生師事文太師徵明設像中堂歲祀之萬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

邵虎庵

錢塘邵山人

虎庵善吟繪讀書山中有隱操郡丞新建喻楓

谷均欲見之不得怒奪其山虞淳熙詩老作閭民不負租不濠不澗路應迂叩門雙騎傳呼急一片紅塵山已無按楓谷括聲藝苑傾慕緇衣而事同伐木所以鑿杯踰垣之寥々也

續吳都文粹

宋季洞庭山鄭虎臣選吳都文萃積四襄虎臣即殺買似道者萬曆時吳郡錢穀續吳都文萃凡二十襄未付梓今佚不存

吳稼登

孝豐吳稼登翁晉父維嶽巡撫貴州世稱詩嘗訪仁和沈工部伯含朝煥有解帶對山人之句嘆之因謁選授南京光祿寺典簿遷雲南州判官晚號玄蓋山人易簣日命服山人服如故官非

其志也

嚴訥

常熟嚴文靖相國家居有老儒候之調相國曰老先生自視與孔子胡如相國駭遜老儒曰非謂道德也第論名位相國曰宣尼僅魯司寇僕亦冒多矣老儒又曰老先生何如周公相國蓋駭老儒曰周公當初造又值流言不如老先生作太平宰相又曰老先生何如伏羲氏祖國駭不能答老儒曰今日某卜祈伏羲氏聞相國召舍之而來直過之矣相國大笑

揚春元

駙馬都尉揚春元固安人尚榮昌長公主極有家範貴而能孝富

而好禮每召客親視鬲俎子光夔錦衣衛帶俸左都督光臯光旦俱錦衣衛都指揮使並讀書守禮有父風父卒于京哀毀不勝扶櫬歸葬徒步百餘里廬墓毋喪七日不食衣不解帶者三月竟羸瘠而亡

王述古笏記

禹州王述古萬曆己丑進士官刑部負外郎作笏記示歸德沈相國鯉欲於祝壽日對仗宣讀以免礦稅然後起歸德不可令述古作奏自上述古難之郵縣相國沈一貫改作揭進不報

陸平泉論風俗

崇邑許繩齋維新侍郎前守松江問風俗於陸宗伯平泉宗伯曰

無風俗許迓之宗伯曰公倡於上為風吾儕效於下為俗天下豈有風俗

柳州象裔

萬曆初貴池蔡清守柳州右有鼻塋處林木蓊蔚犯即見崇守歲祭問之土人云其姓為象夫人之後衣冠未替侑祀祇後稱始祖陵數千年荒裔猶四外戚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或問耿楚侗先生定向以天命之性先生方欲擬解其人曰意公自言其性耳先生為之懼然馮慕岡先生維京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下曰此人渾身是講

林兆恩

莆田林兆恩以良背之法教人療病從者雲集博極群書著三教會編若干卷老得心疾顛狂逾年乃死今金陵有祠二蓋其徒宗奉之也

兆恩嘗師卓小仙

祝世祿

江石祝世祿無功解褐當塗令有馬指揮家墻壞見窖金甚富相傳故宋賈似道遺囑也窖衡三丈長十丈深若干事聞於官丞尉等爭往無功獨不至後按臺後其事上之朝知無功不往因薦及

談遷曰予因祝無功亭而有感於近日也崇禎壬午冬有賈舶私
販日本携人參直十萬金登吾寧海岬將赴嘉興土人利之告邑
令劉憲模徃捕之盡收其橐囚私販者數人不以聞上官賈人訴
各臺憲模報數先後多寡不一又分參餽上官如司理宋璜即百
二十斤實不能半而初時捕役乾沒者不與焉其賣多晉人陽城
張藐山先生時以大司農改總憲或求先生東浙撫董象恒為諸
賈地先生不可曰利主十萬金勢必上聞無益也吾不敢預點墨
止何撫按果奏上憲模免官前予在坐親聆之先生歎服其遂見
政與祝無功事同

朱中丞悞奏反詩

朱鴻謨開府吳中時閔白多警太倉王士禛等群習弓矢或訐其
反搜捕手札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家為左據鴻謨奏
上事下兵部兵部 伍衣荦告尚書石星曰此拜月亭
傳奇中語何得作反案出坊本示之尚書釋然

馮少墟會約

萬曆丁酉十二月長安馮少墟先生關中會約云冠婚喪祭當以
會典家禮為主至於冠禮久矣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士大夫於
每年正月六日各携餅果四器浦一尊同至公所拜一拜再二拜
以見相答已會申散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
送至其家非不得已事不可不到一彼此徃拜止用單帖後輩於

前輩用折東前輩用革東答後輩塗遇前輩下車立道左候過方
登車一彼此往拜務相見不可驟以不在辭如談久隨便出一餅
一果不必設卓一彼此稱呼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
仍用翁字

梅衡湘論友

公安袁小脩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未契汲求友麻城梅中丞衡
湘國楨寄書曰貫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烏雞無奇瑰異物而抱所
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於此處求友顯靈宮古柏
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
陽庵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士練順城門守門老中言

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倘欲之便以相贈

朱氏世紀主司

蘄水朱康侯 進士大父方伯珍 嘉靖壬子鄉舉房考滁洲
學正全州李 總裁衡州知府德清蔡汝楠 監臨御史績溪胡
癸丑成進士房考吏部主事泰和楊 主考大學士華亭徐
階侍講學士高安敖 康侯知府長期嘉靖甲子鄉舉房考承天
推官絳州孫 總裁憲副汲縣潘 監臨御史長垣徐 萬曆甲
戌成進士房考兵部主事崑山陳 主考大學士全州呂調陽侍
講學士南昌王 從兄 萬曆壬午鄉舉房考武昌推官長
洲褚 總裁按察僉事上海王 監臨御史常熟錢岱康侯舉萬

曆已酉房考行人蘄水郭 主考左諭德龍溪蔣 右諭德河津
趙 庚戌成進士房考洗馬渭南 主考侍讀學士宣
化蕭雲舉侍郎王圖並世祀於家

趙御史論囚

萬曆壬辰進士趙蓋庵 以庶常改御史嘗論囚有禁卒以獄
逸代死先一日獲囚刑部不及聞御史臨決問同年李騰芳云何
李曰當疏明其事候旨庶不枉不欺竟阻於同事殺禁卒亡何御
史死

郭達

密縣郭達伯羽萬曆丙子貢士歷官真定同知幼聘姚氏偶失明

議退婚達指天誓曰我不娶彼何歸遂完娶生子六

蕭如薰杜文煥

萬曆時蕭如薰杜文煥並西陲名將並能詩有集行世聊紀其一
新秋呈霽色寒草正丰茸杞樹珊瑚果蘭山翡翠峰出郊分虎旅
乘障息狼烽坐乏紆籌策天威下九重蕭如薰秋征

朔方才喜靜胡塵又見邊聲急震隣雜虜橫行如火烈諸軍堅壁
自雲屯纓冠義切寧違命蹈刃心椎肯愛身獨捷三師先陷陣保
全疆場報楓宸杜文煥定西捷詩

盜俠

沁水竇生以父尉遷安往候遂還出天津值盜剖篋見殘簡薄之

生曰遷安尉安能厚耶今且何以歸也盜感悟引還家貽百二十金贈小黃幟令道警出示之自是畏塗示幟彼悍少曰自大兄所來乎生得返里其兄遊河南語此事於逆旅老人老人曰後輩草、何足道哉因叩之老人曰少作此伎倆今髮種、矣無足問也隨謂客能射乎客引強弓而且赤老人托弓如輕綿射飛禽命中客駭服老人曰平、耳更截柳挺各二寸寘樹端發鏃矢必中裂又立木寸餘矢拂木平過又不仆老人投弓而歎休矣日薄西山可柰何客今後如道警第述某名氏猶可免也

曇陽子

王文肅家幹曰五曰七通敏敢任並致厚貲文肅女字徐少參廷裸子未行子天時王家有白狐出沒作慶語雲篆或靜室枯坐諸真駢降非無因也文肅迂而神之侈言其事聞於西宮俄而狐隱不復出靈響遂絕母朱夫人計窮而王七之塾為紹興某生密捐千金以女歸之某歸後本單門驟後其橐且女容止不凡隣人挑之不可或脅以無端女吐實曰我太倉王相國女也聞於朱夫人相國族父孝廉號魚吾其人強忍自任朱夫人即召其女置孝廉家而通書相國止何相國報命第聞孝廉室內泣聲俄寂如也又累月紹興某生來同至者五人亦延款止何並不見其出則孝廉意也王元美曇陽大師傳倣唐人南岳魏夫人傳四明樓炮指其妄鄞縣屠儀部隆上城隍神詛之後曇陽子祠位雷擊燬

王世貞

王元美先生每夙興燭千與櫛輒閱與諸行狀隨草一志傳又成一詩出報謁肩輿頗敞旁列書供覽所坐書室設大榻四隨事札記分投之經月一理夜客四人嘗侍飲有某別號忸怩嘗拔簪求題云伎所贈者先生即日鬱陶思君爾其捷趣類此
王同伯士騏先生之長手也先生與王文肅非同宗特契洽嘗共讀恬澹觀中兩家子弟比於鴈行萬曆壬午同伯解額第一
成進士文肅子辰玉衡嘗過之值其內櫛不即出意不快會選庶嘗文肅當國謂瑯琊素不以詞林重同伯遂不與雖文肅無所私實辰玉意也故同伯怨望及文肅還里伺其起居輒示東林諸公

絀於群口矣

司汝霖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江陵司汝霖本文上張林子數歲失母江陵司鎧督運通汶上與林善乞為子年二十二登隆慶戊辰進士歷文選郎中太常卿鎧再受封後復姓改名汝濟卒年五十三遺書曰開府非平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天地

文在茲

萬曆

陝西初場督學

閱諸生試卷揭何龍圖第一

文在茲呈七義謂文宗誤矣我必也者非龍圖也督學深然之
果在茲第一乙榜首龍圖次舉龍圖又第一

無刺妄奏

萬曆 丹徒張昱奏其叔占叔第一祖宋高宗駙馬培賜物又
第二祖蔡京丞相女奩物并發吳慶封漢子冢寶物萬、湯顯祖
若士詩天帝恢諧一字聞宣和遺事莫終、獨憐千載埋樵客不
到延陵季子墳按金史宣宗興定三年十月癸未平陽判官完顏
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
穢相封殖祇供後人官帑又供後人誣墨何不將六州鉄鑄其身
於銅山金穴間耶

有司重聽

嘉興推官

既鑊重聽巡臺嘗問幾令即日外郎二十四人滿

堂笑之

無錫知縣

謁學使學使曰鹽臺於貴縣有說答曰已喻明日

進硯問其故悞鹽臺為硯臺也尋免官

雙乳

嘉善錢士晉守大名有諸生兄弟四人貌各相似問之同乳二人
生正月二人生臘月俱歲內記其髮偏全

徐大相論魯緩

萬曆 吏部郎徐大相先以國子助教論稅監魯緩不報緩內
懼進珪異若子列几上 上欲受之適 中宮至問所自中宮曰
國子先生論人當不差柰何受之 上即麾出中宮去旋受之

許會元稿

同安許獬子遜辛丑南宮第一先是下第南還道廣相鄉祀

昆陽值之贖五金子遜貽制義三十首內食不厭精全稿初應試錄之拔高等食廩又易義售姑蘓酒家六甌後冠禮闈梓人購得之

梅花詩百首

屠儀部隆長卿求友人侍兒令即席賦梅花詩百首長卿援筆立成因歸之

長卿桃違不羈先因宋西寧家狎飲罷官嘗遊西湖泊舟西陵橋詞客滿坐語及前事忽曰宋^夫天人真絕色也衆為匿笑又曰吾一夜可度男女十人歛縣吳德符充在座為予言之

趙文懿墓銘

崑山顧天峻開雍志蘭谿趙相國志臯墓簡肖嚴潔大有古法不似諛墓之習銘曰公初激昂時宜勇也公晚委蛇道宜漸也公學至偉魏科猶細也公用未究久相猶促也生烏顯榮沒永寧也

張九德

萬曆己酉松江守張九德同知楊勳俱寧波人張守嘗出郡治門見治前大書一酉畢滿一場駭而返楊問其故以實答並不解其故後四十年乙酉松江陷

虎入城

萬曆丙辰七月晦虎夜入杭州錢塘門旦逐之踰城出不能獲湯鄰初先生煥曰虎反爪為虐虎入城主酷吏肆威

偶然詠

韓求仲太史敬嘗入內問妾今日何衣緋曰偶然何更換一書曰偶然兩言可念姬叔祥士舞遂賦一絕袖裡紅綃裏一編偶然應答語新鮮若教更問即何似嫁得即來亦偶然

冥衣

嘉興通判某北人也嘗過市見紙神等問之曰冥衣也心怪之悒悒成疾傳隸卒取冥衣來隸卒以呼名醫也召劉吳峰通判曰焚了時以為笑

榜豐縣

孝豐縣令某諱孝宗每榜示曰豐縣 又福建龍巖縣北四十里孝山縣官始至則祭之謂孝山名或莫乃入知縣黃廷圭改曰壽山自是不祭而皆無恙

樵李詩人

萬曆間樵李詩人頗盛她叔祥起傭書丘遂本天寧寺僧空梵也逐於岳氏走補嘉善諸生仍被斥以詩遊薦紳間陳無功本龔郡守勉侍史積資官泉州府經歷沈藻明德本吳氏舍人並能詩不諱其所出明德家設息主思我吳公之神位每遇人輒自稱名殷東阜 本村農車水手一綿紙書陳眉公過問則後漢書也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勉之成名

卑稱

有衛州縣佐貳首領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僕無異萬曆間濟南歲貢王之翰選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遽感心疾見人輒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竟死趙州選貢宋弘業選州同知上疏求與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為大人奉旨下部覆准通行弘業見巡撫遂稱老大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憤恚病死見冢宰趙南星疏中

許令典

邑人許太守同生令典萬曆丁未進士嘗徙官淮安教授壬子分

考四川畢出遊見成都人婚車餘從多白衣冠問其故曰孔明卒時蜀人俱服素遠者遂以為俗不之更也曰孔明孝

太守往廟灣周氏適新進士盛服縱擠許膝下從者指為太守也許叱曰此處安得有太守或問其故曰我不代伊父母教也

陳心得

萬曆己未冬十一月崇德知縣陳心得解舍失火延焚軍器庫傷於火藥卒今立祠

臂紋

秀水陳居一太史萬言嘗欠伸左臂隱有文旋膚理若動赤文中起寸許長過之乃玉筋篆一進字即以朱塗其文用楮印倒篆

數紙鈎畫宛然晡而稍平見太史自記

印綬放花

鄞縣董侍郎光宏筮仕

退食案上印綬忽開放如青蓮

花良久始合尋右遷凡三放花至侍郎

趙南星

趙濟鶴太宰以葉相國孫

上書言事對人曰葉臺山有孫

魏見泉無兒時魏廣徵來訪辭之魏曰我即人可輕家亦可輕乎
亡何魏因失廟祀見攻

魏廣徵

魏廣徵父允貞以清直名廣徵雖世學經術疎略同烏程朱文肅

國楨在閩河南上玉璽擬聖諭一道各具草魏云人君得天下易
得玉璽難文肅諷其改魏曰某得意在此末年媚璫之旨駢四僂
六多元城平湖二公筆黃立極施鳳來

陳長祚

長樂陳尚書長祚以葉相國之師致八座相國解印或規其引退
陳曰雖年迫懸車而少子求蔭叙欲少慰之辟如驢馬非不願息
無柰人鞭其後耳

汪文言

歙縣汪文言以侍兒事縣令施天峻見幸充庫吏蝕帑事敗逃入
京久之僉事太監王安、時直東宮因善事中善舍人嘉善魏大

中後附羽翼自云本武生大中轉掖垣於諸公前說為異人察託訪劾隨委隨應蓋上交冠蓋下結胥吏故於投合益巧而借援正類感慨以發舒其意車馬如市苞苴日進傳應星同大中善善傳魁大中劾魁而吏科都給事中關原許阮大鍼同縣左光斗恐其反覆仍計出之改用大中各致隙

括銅

天啓初太僕寺少卿徐卿伯括南都廢銅四十七萬餘觔輸北京二十九萬八千餘斤留鑄錢俱大內各宮銅竈銅溝等物

黃尊素

餘姚黃御史白庵徵時有友人丞其縣館致之夕嘗酣歌令君曹

谷聞之問於丞言其實命戒之後勿復爾黃酣歌自如忤丞去聯捷已曹進御史黨逆魏敗名

銀錢分定

建德鉄工某欲往池州過七井山其上曠寂忽見白金無萬數作四堆某熟視駭異叩首曰難神既如隻力何且迫暮先袖二鏹行十餘里宿村舍告之約共取晨往俱壘土也袖金入池州尋罄矣嘉興李同知芳家梅溪里貧甲邑中偶門外遺一錢者類穢物心疑之俄行者拾去遣問則一惡錢也同知歎以我之富一惡錢亦不可妄得另易之以示後人

天啓初海鹽橫山張氏蒼頭楊隨龍春日鋤麥坎墜金若干俱刊

揚隨龍名其主徵之不應被榜自經訟及主人大挫其產亦累死以阿堵物主僕俱斃故知管寧揮鋤不顧者有以也
佞佛殊報

硤石鎮屠者 渡海禮普陀洛伽山同舟客某雖積虔以眩疾不輟葷累歲卜於神不許浸尋六旬決志元旦卜之利至是登舟謂風疾備脯少許俄觸風長年徧詰諸客其人無以應柰何以我故貽患諸君子但乞登岫從之時抵暮荒山榛莽分必死良久見山上有燈意人跡窮其所徃值途人告之故途人謂我舟便挈抵普陀迅帆乘風昧爽告泊禮佛下山而前舟方至賊問其繇則積虔所祐也屠者能記客姓名

天啟丙寅太倉王氏航普陀且至風覆之盡溺

崇禎 正月大風雪寒甚斷舟香客或飢凍死

丁丑 月杭州天竺山香舍夜火吾縣斜橋 氏旅宿以鑰其門焚死

名刺

詞林以兩雍為外任祭酒通刺司業稱寅弟還詞林不復稱寅給事謁內閣投刺晚學生答稱知生御史通職名答稱友生萬曆末葉向高入相並荅知生崇禎末左都御史李邦華奏改御史投刺如給事蓋聞之黃澍云奉旨不知果否
平湖趙無聲先生維襄侍教辨曰世俗士大夫投刺書名但繫京

秩即止稱侍不用教字於是有以銅臭挂名京銜而目不識一丁者公然效尤以豪於鄉里則曰京官體應如是予謂不然侍以分言臣於君則侍子孫於祖父伯叔則侍弟子於師則侍其在交游惟於達尊稱侍則可平等交何侍為若教則無往不可自聖賢以及芻蕘工瞽苟有一言合道一事可法雖王公大人亦將折節請益而以區區腐鼠遂謂天下無可受教見解抑何陋也此例想起於隆萬間予聞吾宗約之兄弟云鄭淡泉先生官銓部時通刺吾祖稱侍教生而不稱眷以非至戚也先生去今未遠要見爾時古道尚存今同省皆稱眷未足又益以通家而獨鄭一教字蓋驕浮日熾古道蕩然矣此不當責之諸銅臭咎在吾黨志復古者請

達衆獨特之何如

通家子記

萬曆乙亥白都部曹諸人極一時盛且修先輩故事易子而課旬為一會各因所至考其最殿而摩礪之禮部蒲州馮竹坪公子為謙年十六勞謙終七歲兵部則興業何鈇橋公子石雍獲鹿曹嗣山子應徵應名右年十四徵年十二而雍及召與勞謙同歲河源李斗野子樹楨年十歲武進史禹門子志實少樹楨二歲而吏部涇陽雒涇坡孫猷瑞亦七歲矣又上元俞邦揆年十八羽林前衛李承宗年十七蓋諸公教諸子館容之子也

駱問禮萬一樓集

書法

却鄣淳曹娥碑真蹟今在太倉王文肅家包長明說

陳叔度與曹能始論書曰有友工書但未絕俗柰何曰筆未拙耳拙則不俗

嘉興助教李曙巖原中曰凡人書法濃筆多夭淡筆多壽

茅筆

陳白沙先生自製茅筆茅筆作大小書傳於世人莫能效之

產異

萬曆丁未年吳縣石湖陳某妻許氏產夜叉白魚後又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寺僧誦經祈祐忽產一胞剖之一銅法馬也重十兩鑄萬曆二十六年置

徐州吳瑞喜初生子歷五十四日忽嘔三角物數十滌之乃銀二錢四件五六日連嘔數升合之得大錢七十五皆有年號

朱國盛朱積遊誚

天啟時工部郎中華亭朱國盛黨逆魏歷加尚書銜魏氏敗國盛除名鄉人朱積因宿怨同陳子龍輩上書刺之輒稱逆瑞黨積登崇禎癸未榜選庶吉士從李自成逃歸國盛誚為順黨題楹曰寬着肚皮包世界掙開眼孔看時人

沈灌

烏程沈文定相國南司業時魏忠賢以事至重其才辦厚禮之且薦於同年浙撫 贈遺過望忠賢感之天啟初入相 科給

事中惠世揚以太學門生來謁勞閣人沈光一絳三日終不為通世揚志首攻文定去

熊廷弼

輔臣丁紹軾馮銓上私刻像遼東傳因殺熊芝岡丁卒時見熊索命又王化貞同熊臨訊在道輒賄市人領王詈熊

朱國祚

王司寇紀論沈濯削籍初朱文恪擬旨未苛上自改從重時旨出人多文恪修怨司寇曰秀水長者不至是乃烏程搆我耳鄒南皋總憲嘗入朝失足而仆上色動文恪出奏鄒元標在萬曆初建言廷杖傷股至今遺痛幸皇上勿罪

毛文龍

天啓丙寅六月金人遺毛文龍書曰古國家興亡皆天運循環其將亡也必先災異屢降各處兵起其將興也必先默護祐動而成功南朝運終死數未盡天使喪亡將軍豈能救之乎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韓信陳平棄楚而歸漢劉整呂文煥棄宋而歸元此皆默識天時擇主而事名垂後世自古天生帝王不念仇隙只論功德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殺而相之遂成霸業敬德太宗之仇也不殺而將之以有天下今將軍縱竭力辦事君臣皆迷反受禍患南朝氣運已盡時勢已盡悔之不及文龍不報

董應舉屯田

董應舉奉屯田之命給帑金若干亟於成事出價買田業主包租
董去任即廢蓋墾荒可久今本熟田何以永賴錢相國塞庵說

顧秉謙

顧相國宴魏忠賢窮珍極異覓竒錯四十盤令吏四十人頂獻上
紅僉書某味出某地又自撫其鬚曰本宜認子但不用我白鬚兒
命二子台碩台砥稱孫立勞二百金壽忠賢文自稱通家晚生二
子稱門孫祝

樊良樞

天啟丁卯四月浙江學使南昌樊良樞自還杭州登江岬失
印三日或得之司前石獅口中尋出試衢州投効去

箕仙

天啟二年五月杞縣趙太守彥復游百泉書院有客召箕云淮陰
侯也問以遼事判曰好將國事與君籌將士無心欲解謀幸得天
心猶未泯還看英武定神州又問又判云其自咏曰當年初搆
未央愁日月無光水倒流敢謂漢恩原自薄已令楚客作俘囚青
山不掩英雄骨白日難銷天地憂我欲為君論往昔青衫濕透泪
還流

戊子山陰白洋朱氏以亂召箕問避地之所在鄉乎曰不可在城
乎曰不可然則城鄉間乎又不可歷請其故曰不在劫中人無可
無不可

魏忠賢

太監魏忠賢籍沒後崇禎二年七月晦吏科給事中李遇知巡視內庫同各官估計諸物抵文武官俸有花梨木烏木雕花

彩黑彩漆黑漆螺甸各項大椅二十五上有龍文鳳彩萬壽等

字問之內監云

神宗皇帝寶座遂賢家籍出又諸臣上壽錦幛

崔呈秀祝壽文二篇顧秉謙賀六十壽文一篇張瑞圖慶榮壽序一篇黃立極疊承恩綸序一篇馮銓祝上公上壽但言百韻沈惟堡生祠記一首張宏德祝嵩壽詩一篇

黃汝亨

杭州西湖立魏忠賢祠賜名永思浙撫潘汝楨倡之祠始成郡人

黃憲副汝亨卧疾不可起魏氏敗有奏汝亨以入祠聽論被詬辱愈死則流間悞之耳

中書舍人新安吳懷賢幕客程千古偶閱印報塗抹蒼頭怨懷賢許於東廠捕下獄懷賢承之掠死崇禎初贈自槩歿預其榮人事真不可測

余煌

會稽余太史煌事親篤孝既顯貴父幼美自期進取不拜封命俄歲試下等太史適家居令赴學使代朴勉如命宗戚中阻改令少子往自是謝逢掖受章服之榮

天鑒錄

錦衣 胡岐山太監胡良輔從子也寓京口姓來吳越刺探陰
事德清蔡奕琛以置海寧中書吳中彥家嘉興岳和聲虞廷陞合
謀作天鑒錄謂東林枉做小人不東林羸得為君子列名分注凡
五百七十人品目三日夜書成託浙撫後墻把總 密致之
逆賢以把總其寄腹也又五千金託岐山壽崔呈秀謀薦起中
彥

郭之琮

蒲州郭之琮萬曆甲辰進士歷宣大總督嘗述夙生輪迴之苦本
蜀人讀書山寺中撥爐灰得二十五金蓋老僧所藏致憾死書生
亦沒罰作馬其主富人即老僧也被騎箱脅痛過鞭箠後轉生某

氏出胎方浴自喜為男子舒予連聲曰好其家怪之立溺死又生
郭家念前死九歲不言偶讀一壽文父駭問因詳其故自是夙語
經史居官記前因勸人惜馬

孫承宗

先帝好修飾言貌孫愷陽相國嘗面論兵餉云肚子裡飽可戰
上曰何其粗也間引疾溫旨宣諭曰好出來了

閣揭

閣揭萬曆前不教進事閣重密元輔秘啟多所嘉納 先帝時屢
讀視為故常不復經意

先帝儉德

午日例賜諸臣蜀扇宗禎時寢之

賜大臣上樽發之或江南白酒蓋中宮蘇人故多吳釀
午門外廷臣待漏向懋內臣直房供飯例酬一緡上禁之俱露
坐松棚下

周或

嘉定伯周或朴謹諸子粗鄙雖貪恣大不如田氏嘗飲吳駿公太
史太史問中宮異兆曰有之少時其姬來命出拜之某姬處介
地今想之或不足當其拜耳

田弘遇

左都督田弘遇故博徒無賴走淮安納中軍官為御史房可壯所

撻免歸天津多養女御史

吳阿衡巡城時納其女云貴妃女

弟阿衡坐事下獄論死因田氏力得釋楊嗣昌本兵迎合田氏推
阿衡邊才歷總督薊遼飲酒好婦女戎備弛廢嗣昌言其不可阿
衡疏辨有云臣繼妻即皇貴妃之胞妹也又云臣陽痿不舉云
云給事中葛樞糾其借援宮掖語極穢褻亾何敵入墻子嶺是日
總鎮太監鄧希詔誕辰阿衡及諸帥各往賀不及備甫宴萬騎踰
嶺矣阿衡起坐率裨將出禦勢莫可遏走一村堡被圍數十重越
二日而陷其家在鎮亡恙弘遇挾勢躐橫造請朝貴權出嘉定周
氏上辛已來江南過金陵收子女珍異亡笑故太學吳興茅元儀
妾楊宛本吳倡也善琴書弘遇至第氏求出見即脅以歸壬午道

臨清幾陷敵潛免八月 貴妃薨稍斂戢明年奏進其少女少女年十四有殊色從楊妃學琴曲不再授 先帝納之累日不朝弘遇善誘致富人鬪葉子接坐決勝左右陰為地富人懾手博竟大負至數千金弘遇立置馬廐中責進不少待凡傾數十家金陵太學其悞餌其術一日罄產五千畝止何弘遇卒明年長安陷田氏逃民間今為貴家妾

陸完學

大司馬太倉陸完學協理戎政再廢錦衣時太監曹化淳提督或問其方略曰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專事唯諾竟得善去費縣張四知代之刻餞請教曰有四字相贈行所無事耳費縣初不以為然已悉如其言所批牘輒日照行一日語吳駿公太史曰行所無事貴卿陸 翁見教甚得力吳曰國之大事在戎何云行所無事費縣無以對未幾直內閣

周道登

吳江周相國性木強不好矜飭一日侍朝默笑 先帝見之詰其故不對亦不謝既出華亭錢相國尤之曰已笑矣柰何 上自此寢疎訃聞僅祭一壇予半莖典禮雖薄猶同官幹護之

綸命

百官貶封誥勅屬詞臣贈官誥勅屬中翰崇禎初贈高攀龍誥命許士柔擅撰被免凡京營河漕撫按鎮巡等勅書俱累朝成稿不

易一字或當增改經閣臣題允始得命長山劉相國鴻訓以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勅書擅增數字下獄戍代州

張儼

華亭侍郎張侗初儼學行著稱夫人陸氏頗妬悍侍郎苦之沙門達觀有道術侍郎以夙命問令持呪也至期恍覺前生戀伎某登第負之轉生陸氏

虔誦半載當自悟

起居注

上初命史官紀注後召對漸任喜怒慮未可示後罷之日講六人專司起居已執政多奉密旨不欲外聞仍設起居注

錢謙益

常熟張漢儒本縣簿佐史也陳侍郎必謙筮仕初入幕後忤意榜曰革退張漢儒不許復入漢儒耻之已隣人失雞詈及漢儒以隣屋為瞿給事式耜也漢儒通刺自白瞿下納曰陳氏逐客何刺為漢儒志甚入京欲訐必謙會邑陳履謙以家累逃京師怨錢侍郎謙益速其訟語漢儒曰陳益吾無大瑕隙宜先及牧齋也又訟師單良臣嘗上牧齋六字訣曰款曹溫和脅張款曹謂司禮太監曹化淳也和溫指烏程相國脅張指漢儒良臣隨自泄於履謙之子履謙因改為激溫脅朱蓋撫寧侯國弼也撫寧方泰烏程即上揭化淳化淳大懼不欲居款遂盡發烏程怒牧齋事而下漢儒履謙并武舉王蕃立枷死蕃屋本陶氏後歸錢氏納價又折之恨極

訴京師

何吾騶

香山何象岡相國因未腰玉嫌元輔不加意錢塞庵曰無妨雖未腰玉人視之同為閣老何犀玉之異

嶺南巨宦何太宰熊祥黃宗伯士俊何相國吾騶陳侍郎子壯並鉅富於桑梓不甚稱也香山專販海侍郎至窟盜御史李雲鴻按粵劾子壯朝議不悅例轉雲鴻

程國祥

程國祥清望素著入相後頗迎上意啟其瑣屑始搜民間房稅

虞山後輩

常熟楊子常彞初以太倉張采張溥謁錢牧齋時同社薄其文已采登第溥又出宜興相國門收齋友因之通相國

李長庚

李夢白太宰朝罷例揖閣臣時方更選法太宰述近議倪鴻寶云云溫相國體仁曰此事老先生自主與倪鴻寶無涉

傅冠

崇禎戊寅六月劉宇亮傅冠直內閣是日值筵傳敷陳劉暢進退詳雅上退入煖閣諸臣尚諍俟傳上方酌定杖卜諸臣出及門知傅等大拜

楊嗣昌

武陵相國本兵時丁丑觀政進士二十六人各授以楊襄毅博集
示方略嘗曰今日盜熾須十面埋伏法殲之否則我東馳西騖徒
團走見因而欲增兵先議餉必加派彈一二年之力庶可蕩平
進士歛縣洪天擢曰老先生策甚善雖民力有限果一二年蕩平
有何不可若猶未也民力坐困將若之何本兵色動大不懌
平島劉興教兵潰上中夜召本兵問計對曰毛文龍牽制建州
有名無實文龍死由島兵無益不如撤之今未撤而潰於我非有
損也明日日本兵以語朝中
翰林編修楊廷麟論楊嗣昌庸臣非奸臣嗣昌大恨之謂奸猶可
也乃庸我手出廷麟兵部主事監軍謫

戎備

戊寅烽火徹於京師大司馬登城見車騎驅難民二三百人繞城
而走命開門發兵擒之將獻俘訊之則胡婦也職方郎 笑
曰且未獻俘待吾輩用過始吐氣
工曹繕械日不給勿命造狗籠一千時有言獒犬最警令登城司
夜不虞掩襲從之宋以羅江狗為笑世固未嘗乏也
中府僉書謝弘毅嘗侍班召對詞臣某遽出奏火器不可不備
上恚曰朕未嘗問及爾所對云何某叩謝

作文法

粵東某生謁太倉張太史溥其歷試草曰因緣簿游塗所著云山

水志俱就質且懇作文法太史曰毋炫竒也如因緣傳仍名歷試
草山水志仍名南遊草斯得之矣

王思任

山陰王思任恃才傲忽崇禎冬諭停刑是日會徐九一沂於
朝房九一笑曰此盛德事也可謂瑞冬王魏遂東王答曰此亦九
死一生鄉人張汝懋其門生也過其門聞鞭朴聲張曰命奴市鴨
子云主人不在鴨子安得有主人王笑曰箕子為之奴鴨子獨無
主人乎

夢有字

崇禎癸未五月上焚有人書一有字以語內臣或曰此大有之

祥俄會極門上疏言陛下夢後語內臣某又某以為祥臣竊以
為非利蓋有字則大明去其半矣云云上怒甚下兵科郭
跡其人不得又下錦衣衛帥駱養性跡之終不得霍達曰此即賊
奸細也

武備

崇禎時杭州各城門軒殿撫臣某命兩旁各砌三尺餘隄其闔蘇
州城塗以石灰以是言備徒供識者一笑

張次仲

張元喆曰今人沽名釣譽輦金與帛竭精殫智終無所成而古人
或一事之誤一言之出往來流傳於後反成不磨所以人貴自立

耳

元祐論樂之實手舞足蹈如伍負鞭屣黃香扇枕老萊子戲采皆是此意

心竅

庚辰山西大飢人相食剖心其竅多寡不等或無竅或五六其二三竅為多心大小各異

周延儒再召

宜興再召都督杜文煥日章趨其家告曰相國聞命例疏辭而今事亟矣寇胡交訐勢不兩顧其閔繫在松山之師稍有蹉跌大事去矣相國疏辭即宜附密奏撤師松山回守閔門蓄力併銳猶可

吏也若待相國入朝而圖之度行程三四月則松山墮矣閔門豈能獨禦哉上待相國厚言之必聽幸速為計宜興漫應之殊不置意及入朝東師果潰而九塞之精銳盡矣都督以語吳駿公深用追歎日章博通經史二氏善五七言律

吳駿公太史嘗請事宜興如兵食河漕等當若何宜興但曰有督撫等任之並無他語滑縣魏炤乘舟研陳演接朝士並曲謹未嘗涉時事并研即瑣語輒左右顧始發實皆寒暄酬應之支飾也

孫傳庭

中丞孫傳庭自陝西勤王獨不見召自疑懼託耳聾求免上不許陰令撫按道府偵之各稱其聾先是通易州所部兵頗道橫辱

學正 之弟適按臣委學正伺報於是學正報某日接某人飲
其人非贖者按臣以實聞下傳庭獄撫道府諸臣俱落職

曹文衡

薊遼總督曹文衡既削籍樹坊於里忤縣官手搏其面縣官大怒
杖之二十下獄

阮正中陰德

丙子海鹽訓導 阮正中恬潔自厲署桐鄉縣事三月積千金
為吳給事麟徵所重得宰壽昌決歲殆四千金意覬溫州同知時
巡臺金壇鄧鋤出壽昌鄰宦某之門以八百金壽隣宦某節鋤許
之尋卒未及薦正中嘗候隣宦某某謂其索負苦無措正中曰某

非求償者慮大人介臆特相慰藉事之不諧命也願勿再及其宦
原乙榜窮老止一孤孫命出叩謝俄巡臺來又某門生泣告其事
巡臺曰此足徵壽昌矣特疏薦徵拜 科給事中正中辭巡臺巡
臺曰公陰德非人所及始知其宦之力也又餉之三百金不受

白楹園石

聊城進士白楹治園於臨清輦二石致自章丘頗幽麗德州謝太
宰陞求之不與謝方典銓補楹盧氏令被寇死濟寧楊士聰詩興
寄烟巒粗適意禍胎花甸香歸魂

科第陰德

隨州程鐸崇禎戊辰進士授惠州推官庚午分考閩闈撤棘語門

人曰吾輩進身雖藉文字而積德尤為之本予記公車時舟泊一渚是夕北岼民家失火有婦裸奔投水予呼僮救之入舟恐僮輩有他意坐守徹夜解衣之凌晨歸其家而行是婦見疑於夫謂倖生逐之適懷妊不能明也還母家後舉子歧嶷可愛少即補諸生雋鄉榜戊辰同禮闈初場稿畢拍案叫絕俄燭盡其角自度不中格未騰其步於號房見隔坐老孝廉柘坐舉稿授之記其姓名乃程鐸也鐸因奏名成進士少年來訪懇問素履漫以前事應之少年泣拜曰公真長者吾母常誦此事無路訪覓今借以七義報於願足矣乃述母見逐之故其寃始白故知陰德灼灼不爽也備叙顛末以為門人訓

鄞縣邵仲陟己卯館袁花祝氏赴秋闈寓婦意挑之仲陟不應侍
女間遺茗餌麾卻之或婦自至避不接且戒祝氏僮勿以語人仲
陟竟登第

吳培昌

華亭吳培昌宰仁和贖貸時歲飢借完漕貸富民五萬金半私其
橐營薦五千金內石還里即被身繡謂西臺直掇之耳兄事樞李
吳昌時同舟而北志意驕溢癸未四月河南道御史吳履中同嘉
興曹溶給事中長沙廖國遴松江楊枝起平湖馬嘉植等集松棚
下履中曰將來匪人玷臺矣公等何不糾之問其人曰吳仁和也
各言其黷貨以隣近未便糾國遴又他對時試御史大興寧承勛

以堂考次等當調國遴諷履中從諛之履中遂語承勛曰君受職
來曾被考乎曰前被考未實授履中曰君能論吳培昌則臺端生
色矣承勛唯唯云渠事未詳枝起溶請任之枝起列事狀溶繕疏
以承勛名上得旨下培昌撫按勘理培昌道德州見報駭懼亟返
昌時怒言路謂此非逐培昌乃逐我也無程入京偵其事代宜與
揭言路喜中人徃不識面借陷如吳培昌事審承勛何曾稔之
實枝起溶等嗾使陛下試召問則立破矣上尋召府部大臣
對訖手勅召承勛承勛不知所出上曰爾糾吳培昌能誦其奏
乎承勛惘然上曰即未全誦事可悉也承勛勉叙一二上笑
奏不自出當指其實承勛歎服而退各貴回奏承勛趣枝起溶商

之承勛回奏培昌稔跡甚著臣誼當糾第路遠未詳訪之枝起溶
非有他也章上不問枝起溶亦回奏不問而昌時憾三人甚託給
事中常熟時敏伺三人起居三人謂敏同土傾心告之且求為昌
時地不知敏賣三人於昌時也會推孫晉大同巡撫昌時嗾宜與
揭國遴等有私國遴枝起下獄溶解官聽勘而三人尚乞援昌時
其見賣久矣

熊開元

嘉魚熊開元萊陽姜埰言事下錦衣獄密欲令都督駱養性死之
養性私語同鄉廖國遴國遴阻之母殺言官行疏救之矣明日疏
上果緩其獄月餘國遴與同官曹良直飲酒語及之良直曰駱受

密旨安得少泄不佞且以聞國遘初不為意良直果疏上留中養性聞劾大恐幾欲自我已絕無耗一日上手書召勳武射并及都督駱養性益大恐射得三矢各賜茶養性不敢受奏臣服罪久矣因述前事上不問始自安

董象恒

雲間董中丞象恒撫浙有綏靜之德坐累被逮甲申三月許各囚納贖董購浙人在京者疏救既輸金旨未下輒出獄又浙人焚香迎於司寇門其人爭金相詬東廠伺得之欲以聞董即夜潛入獄

兵疫

癸未夏秋間畿內大疫營兵半空大司馬以餉匱竟不補以至悞

國

蝗虫秀才

庚辰辛巳間山東大蝗許收蝗五十石補諸生時呼蝗虫秀才

佛灾

庚辰二月十九日杭州錢塘門昭慶寺火銅像燂盡東廡伽藍三像土偶如故屋雖燬神製無一損豈佛之靈不及伽藍耶殆有不解者初萬曆間賜大藏經嘉興尚書岳石帆元聲見經籤零落奉入嘉興金明寺求善手整之得不燬

弔沈何山詩

秀水朱侍郎大啟弔烏程沈尚書演尚書亡子客至不具賓禮感

賦一絕術士俱傳不死方臨期一着費商量無生無死原無用莫
向留城學子房

武塘詩

嘉善進士徐遠負錢相國子錢因責遠遠致相國書附以詩得好
休時便好休蘆花滿地燕飛秋黃鶴唱晚日西落幾見門前水倒
流相國返其書題曰馮君滿用一帆風波復推波貶眼中莫笑寒
巖無煖氣三春花柳總成空

孝陵碑石

辛巳 孝陵重立神烈山碑石戶部給石價四千 百金石出宜
興山中實七百萬

劉宗周不捐俸

劉念臺先生工部侍郎時烏程倡百官捐俸助馬先生獨否曰朝
廷以此養廉不宜自薄

市廡

烏程朱文肅相國 國楨同年僉事朱汝器雅相厚非族也文肅薨
少子中書舍人紳利汝器子謙之金許廡叙而紳以初郡守朱大
受疏六上大受發其私又文肅祖墓在長興守者朱國彬盜宰木
見罪冒族父名許紳市廡下紳刑部獄死紳嘗買伎俞楚烟以櫬
歸

借屍脫囚

崇禎五年高平典史張悅囚婦許氏借丐婦屍為許氏陰匿於官舍秩滿還富平隸人發其事逮張至抵死

南內盜

辛巳十二月南京大內西宮火以盜利其銅火之
壬午四月盜秘色甌器五百件

收生婦

庚辰九月癸未收生婦王氏孫男李化龍王化姪錢天祐俱着與冠帶總旗兵部知道

清豐義士

壬午北兵陷清豐執知縣馮中驥諸生某力救之非令君也乃歛

者中驥果以歛免某被殺

范允臨書屏

姑蘓叅議范長倩允臨幼子與徐太史勿齋并議姻或惡長倩以徐館選必絕婚得之長倩拈古事書屏曰長慶中王起知貢舉欲以白敏中為狀元嫌其與賀拔甚往還密令親知致意敏中躍出悉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絕至交相與盡醉起聞之曰我比祇得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甚矣

梁州杰

梁州杰故嘉善丁清惠公賓奴產子朱姓侑塾補諸生以黠猾忤主除名出止過山西梁某父事之挈歸冒氏籍登辛未進士歷咸

陽曹縣令好貨謫死楊州杰初第刻稿瞽眈北面而朝之其文有
曰謹具田間大老奉申天子親家時以為笑

陳美發

上虞陳木生太史居鄉豪逞賈怨閭里壬午家大疫止一幼孫召
餘妣醫者史繼燭史至門若神鞭其背謂彼黷橫不當療也因仆
地而蘓幼孫殤絕

陸員外贈妾東

嘉興梅溪里李明嶽無子平湖陸員外嗣端澄源贈以燕姬東曰
北地佳人盈：甫筭東方才士鬢：有頃割我下陳侍卿中幄鸞
柳之長條初折梅溪之遠黛紅拂善相李郎庶幾俊眼黃衫俠客

霍女洵是奇緣伴姑嬋身乍分明叙姊妹心休見別豪豈同於換
馬喜或媿夫乘龍曉發棠舟祇合漫歌河畔柳夕開油壁想應惟
見畫中人陳媛咏舊官詩我不更逢山下杜老賦新婚別君其倦
問水濱時欲遊身聊採微芥以光充合充邕願言種玉用慰推雲

王介人還妾

乙酉九月梅溪里王相買妾張氏蓋難婦也明年丙戌夏還其故
室作滿庭芳詞題帕贈之九月冰衾三春香袖客遊多負蛾眉一
魂自守掩抑待歸期私惜閑情半枕宵征肅星影相宜殘酒柔聲
附耳片刻情郎陪 窺粧今未幾旋傷遷次對眼看離念堂前去
燕故壘重樓珍重紅樓小帕沾餘屑檀氣聞誰新詞與能將好夢

寄我數行啼

江南邊聲

癸朱春夜飲張藐山先生留暑中聞行歌者歎曰此邊聲也乃在江南乎今思其言即幸有伊川之料

三區方略

南昌黎博菴元寬督學兩浙癸酉七月大考諸生策問三區方略多不能對蓋吾浙泰將四各分一區曰浙西曰寧紹曰金衢曰溫台時浙東患海盜

馬玉

燕伎馬玉擅美北里山陰余狀元煌欲娶之偶朱錦衣席上侑飲

歌琵琶記中滿城中許多公與侯何須羨狀元余意頓阻

陸澄源刺黨

山陰都諫陳爾翼黨逆魏除名於錢塘西湖候陸員外澄源問近况云有甥女陳曰君遂作公公矣員外曼聲唱曰公公一日登九五福似天來大此劉瑾傳奇語陳慚而去

薦賄

崇禎末士大夫苞苴輒千百金若於費重專黃金美珠人參異幣時都門嚴邏而徑竇愈廣癸未大計錦衣衛南鎮撫司僉書山陰朱受宜為鄉戚寄徑累羨餘八千金世事可知矣

都諫駁倡

雲間許都諫譽卿娶王脩微常熟錢侍郎譙益娶柳如是並落籍
章臺禮同正嫡先進家範未之或聞

巡臺私從

巡按向獨身赴任 祖制行李八十斤出不馬食不奪今遺規漸
盡惟單行如故崇禎丁丑邑人葛微奇按廣東携一庖人弘光初
沂州彭遇颺按浙至携全家

鄭芝龍

鄭芝龍少亡賴走日本小名鳳姐年二十一從李旦還閩航海行
劫嘯聚頗衆同輩二十餘人莫適為長各約投甌於海不沒者為
雄獨芝龍投甌不沒衆因推戴嘗值颺風舟覆及風息舟之貨具

在按宋福州鄭廣以海寇授職對群寮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
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慚嚔不
謂今鄭氏萬倍於廣也

誦經滅蝗

本兵楊嗣昌請誦法華經滅蝗

追封母后菩薩

崇禎十三年追封 孝元貞皇后曰智上菩薩 孝純皇太后劉
氏曰顯仁九蓮菩薩

癸未選館

癸未九月望廷試貢士傳臚訖以守令闕人命進士減觀政一月

閣臣請館選奉高皇帝位於閣中示其無私非制也嘉善沈澹
預選俄易魏學瀛

魏學瀛壬午舉南榜樹旗於門顧孝廉之名義紹忠節之家風私
印曰一門忠孝

海鹽陳梁弔子一詩扁舟弔子一無言意黯然而持一端曷為致
阿母前子一曾遇我貽我絕命篇初竟置不讀一讀泪涌泉初念
死即死轉念誰能堅責人莫太苛子一亦優焉不如子一者高車
何軒

華亭李雯弔子一詩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
論何曾草月旦家評德世仇

錢弊

崇禎時錢法日壞薄小如鷲眼符等葉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塞菴入
相携戶部夾鑄錢若干欲上之為烏程所阻

癸未冬錢法侍郎請禁萬曆泰昌天啟錢止行崇禎錢
而崇禎錢少一時若之都市嘗曰拿崇禎來或應曰崇禎能有幾
日識者知其非祥

降級

崇禎來中外官降級甚多仍陞遷如故帶降級字惟守令必開復
得轉咸歎淹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降九級書奏云巡按
山東監察御史降三級又降三級又降三級臣某松江知府方岳

貢歷四十年歷降三十級夫御史七品降九級郡守四品降三十級幾無容地而猶衣豸橫金也章服不足榮功令不足畏矣六朝時降爵白衣領職豈謂是乎

訓儲

先帝好學不輟其訓儲亦然一日宮中有慶暫假語閣臣曰東宮又荒疎四五日矣見吳忠節麟徵家誠要語

閱武

先帝力能開勁弓外解弓弩多駁回所頒行間多不能用造甲每利矢陷之駁回於是甲或厚一分有餘迺重難堪玉堂薈記

孝陵樹

崇禎十年脩孝陵凡樹萬有二千九百五十七株刪枯樹五百八十六

後湖

崇禎四年脩後湖冊庫柱刊匠人名氏十年不壞始免議

陳際泰

臨川陳大士深於經術晝日可草制義三十首選貢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年六十五猶善酒御內辛巳送金谿蔡相國之喪卒於家

撫州人因大士之教生徒立業俱尚迅敏辛巳嘉定侯廣安峒曾視學江右正考儒童訖仍大收限試七義稍欠輒加杖有差他郡

少者數人多或數十人惟撫州九百餘人患其衆特簡七日曰日月星辰曰鼃鼃蛟龍曰鳥獸魚鱉曰干戈戚揚曰麻縷絲絮曰江淮河漢曰梓匠輪輿共錄四十人以額限實不勝收也其減責者僅二人

凌駟

李建泰王錫衮丙子壬南畿試時各省卷磨勘各有停革建泰等計必不免遂自語禮部以凌駟桑芸停科去年二十二駟稍長命下駟除名停芸三科駟不能還訴建泰生雖不敏柰何以駟塞責也建泰語阻許館之殆百金且任其完復庚辰不復至壬午收籍癸未成進士建泰出師上問贊幕者誰也舉駟任兵部職方主

事建泰為順賊所執偉其貌知李姓佯稱皇叔閉深殿中賊去清人入大內開殿得建泰仍相之與涿州不合引去而建泰之督師也山西為裨將幾被戮憾之至是誣告建泰通叛逮入京鞠之不實某坐誅建泰得宥駟事弘光朝拜御史巡按河南至歸德度不支夜自經

王漢

嶧縣王漢丁丑進士嘗與同年包長明訪陳大士云先兄已無辜恐身亦不良死大士曰曹公赤壁之戰足下且為荀文若可也王應翁其兄

丹銀

沁水張都督道濟好方術謂丹容俱詔人偶平陽人傳方試之並
驗都督欲授余、不應又有小方日得銀一錠吳興弟止生維請
其滋遂廣作之謂余不妄作者傳之日佐薪水可也余辭曰寒士
命厄正惟是半菽不充藜藿無措若日享一饌則腹且果然豈上
天見困之意哉嘗見稗官家言吳人某好丹偶延方士某試作黃
白殊驗特宴之方士某纔舉箸願脫此事往、多陰譴僕維嘗餓
不願聞也

金箔

宋杭人周永裕私鍊金為箔鄭仁澤市十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
徒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

造者一等著為令田汝成

按秦漢以前餽賜多黃金江左後白金盛行宋人謂黃金之耗在
於佛像夫佛像固足耗而今百之盪莫大於屏幃榜署箋箋器飾
之類歲耗不可勝計如金陵蘓杭製扇徧天下其糜金箔何限恐
佛像不足當其十一也推此一端律以宋事庶乎有警

時敏

初餘杭大滌山洞中有異人寓焉不知其年月云吳人也嘗出遊
值筆賈為吳中故人相話舊云能見訪入洞初黝暗勿自阻即得
達矣當有以少報久之筆工尋山洞如其言深入劃然天開見異
人坐石牀延接甚至謂子貧或外人託問未來事可資給朝夕也

於是屢往來烏常熟時敏子求亦託筆工致問云功名歷第甲
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師敏成進士除海寧令對所善諸生若
輩遊宦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師因述前指敏調安陽又調
固始邑婺婦某擁貲數十萬鄉居時寇警招之入城令捐助先後
不貲迨寇逼驅婦出城被難因籍其家已遷部主事結吳昌時
求預考選召對上臨問手注御史出語人曰猫頭補子豈人所
着則宜與密揭改兵科給事中甲申正月調金華守上書自明又
得留尋從賊除已縣令御史蘓京除四川防禦使敏即修謁盛飾
短後衣長跪已遁歸昔鄭相如告鄭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
當得偽官願守忠節時開元三十年也後安祿山反虔陷賊署水

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事平虔減死貶台州司戶夫天寶十
三年與今之甲申三月彼二子獨不預避之耶亦何貴於前知也
司戶止論敏且外遷適當其幸至上書乞留豈非溺於津要附宜
興未足轉於附賊矣

吳之後五議

南渡初

諸生吳之後上史相國五議

漕糧兩石而運一石今湖廣江西順流而下浙直一水之便俱數
日可達京倉漕糧在湖廣今楚鎮撫對支在徐泗淮揚與淮揚鎮
撫對支在九江安慶與江西對支其他鎮撫或對支本地或對支
隣近盈餘即解京倉在昔水耗緣途運艱難京倉存積數年故有

鼠雀腐朽之額今糧本年支銷所存京倉幾何過夏加一之耗足矣對支無可耗也浙直完例每船正米三百三十石凡百石加九石八斗十斛三尖一船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每石車脚蘆蓆茶果常例之費二錢有餘而湖廣江西耗有加六加七之異使費倍之歲船小修三年大修五年大造又外帶六十石每石水脚一錢五分耗米加一之五更無他費則今日之四省運糧京倉遠近軍便較之遼糧可以類推也

白糧三石而運一石獨蘓松常嘉湖五府有之共二十萬十七石例耗米三斗春辦二斗六升本色四斗折色四斗折銀二錢嘉湖水脚每石六錢雜項之費不與焉今奉旨明年改折一年正額外

即餘米十萬有零以佐軍興

九邊已絕開中來年南京概給新引兩淮仍五錢六分兩浙每引四錢浙鹽計四十萬引淮鹽正浮額八十餘萬引除湖廣河南殘破少行約三四十萬引每引又庫價二錢三分淮浙可得四五十萬補正供之不足

松江細布三匹而致一匹今宮寺不過數百人所需幾何官布亦便細布十有餘萬編審解戶諒助貼價折可十萬

大派改造 祖制十年一派係浙直福建十八府并廣德州供織上用如金花緞大紅錦每匹至二十餘金又鋪墊一兩七錢共計十八萬匹又細造六千匹如虎豹緞每匹七金鋪墊一兩二錢

皇上登極例有只孫團花亦應動支二十餘萬更有龍袍妃服綾
紗黃白絹并鋪墊等項共三百萬之額或動支於四司料價或動
太倉料價或出正倍額辦不一而足再如天啟問題加遼餉七百
六十萬勦練二餉浙直廣福江西五省亦約一百四十五萬而同
馬折價河工見存典稅關稅雜稅金花及十庫茶蠟額料藥材諒
酌上供猶可通變二百餘萬東南財賦見在千萬有餘而漕米幾
三百萬不與也

顧錫疇

崑山顧宗伯瑞屏乙酉九月又被難航海至溫州入閩隆武朝加
太子太師仍禮部尚書命聯絡浙直士籍十一月復至溫州因募

兵乏餉欲徵漁稅巡撫盧若騰總兵丹陽賀君堯爭漁稅成隙而
君堯部下毆諸生致諸生洵宗伯遂疏奏盧賀兩公丙戌三月
宗伯復命宿江心寺君堯夜遣人殺之

趙度

吳江趙度字渙之崇禎癸未進士陰武時文選主事遭亂祝髮為
僧遠遊夫台習禪學毫不顧家者二年子遣候或言其子應者試
曰此多事已卿舉曰又多少事終無所屬時吳江某村廟流言武當
真武之神携節烏香火驟溫改創神宇其僧積鏹數萬趙氏子孝
廉濬利之許於巡臺秦世禎謂有張角之孽事下蘇州同知
或走天台邀度還戒其子度不得已同二僧來過平望值風舟覆

救出度俄坐逝 陸禹疇說

獨足鳥

新安程文遠崇禎中遊山陝間云西北有鳥夫如鳩獨足千百為群每集處不旬日中流寇、號為吾家鳥時墮地食之味腴又嘗見空中飛銀大小不一相擊撞有聲人以石中之亦墮地餘不知所往

朱積離魂

華亭朱積以庶常赴南嘗疾甚魂冉冉自榻出升屋上若前列雙燭身東向即燭東身西向即燭西竟日魂徐下入所寢之東南隅見身隔於榻并榻卧者不辨為何人也如是三日忽欲溲借卧者溲焉時扶掖甚苦久之魂登榻並卧又不相屬小間同年某移飲榻次約明年燈夕偕遊荅之曰我願甚但未知彼許我否同年駭別魂離二十七日始合體而愈因歷、為包長明述之

脩志

范石湖吳郡志成欲刻時有求附其事於籍而弗得者諱曰是非石湖筆也守惓莫敢辨亦弗敢刻以書藏諸學宮見汴人趙汝談序中崇禎初海寧教諭平湖趙無聲維裏以脩我縣志見忌濱行東余曰不佞故以癡癖為不知者所詬厲不意世間亦復有如不佞者亦更有如不佞之知兄者德不孤必有鄰信矣

備養

有賈江北者募二傭肩其裝先各予一金嘗午飯旅店忽失二傭
意其道出傭券分示舍主舍主曰無妨彼非傭也本兄弟俱諸生也
俄至問之值母生日資力金為壽上一觴耳惜失其名氏周公貞
說

逸詩

丙戌六月七日攜李屠用明走幽橋村值木鐸老人挂太祖高
皇帝聖諭牌因携語道側雪涕而別似毘陵人舟宿有兒鼓柁用
明詩紀事不載
學使李際期試金華諸生或題牘曰滿洲衣帽滿洲頭滿面威風
滿面羞滿眼干戈滿眼泪滿腔忠憤滿腔愁

誕日疏

戊子正月嘉善錢相國誕日釋衍門正志修齋疏曰竊以久莫久
於無量壽奚誇上古之椿永莫永於一刹那好納須彌於芥蓋謂
仁者必靜：一則有常吉士寡求：止於道若夫善頌善禱總屬
虛譽之事不審不崩亦是過情之願斯尚不可質諸正人君子之
前又曷敢昭告大覺世尊者耶但念身雖幻有借假可以修真時
雖駛流不遷即是常住仲尼之欲無大過猶須假我數年顏子之
殆其庶幾改在不違三月况乎黑業多而白業少尤宜更事懺摩
人心危而道心微顯用克勤苦到就謂延齡非進德之基而攝生
非薄德之地也茲者歲添一笑乃宜喜宜懼交關事且百鼓覺為

人為己之相間人則慶鄉老而兼國老我則憂未解天下之倒懸
人或慶爵尊而暨齒尊我則憂難慰蒼生之缺望略弛刻責便墮
自寬財失思維逐憐昏弱由是希良馬之視鞭影直爾長驅效野
干之去尾牙猛然大奮幸爾落日之方可想會過形就而神和觀
河之見不殊何妨年變而月化伏願自今以後寒威徹骨梅花識
天地之心和氣滿懷穀種播聖神之德已用諸河之水不消口吸
西江既觀半夜之星何俟身藏北斗試看春風澹蕩象牙點、雲
雷華秋水澄清珊瑚枝、海波月

人瑞

歸化縣晏景生洪武壬戌年百有二歲

合州楊小彭年百三十歲喻尚書時有詩

永康徐伯敦嘉靖戊午百有三歲郡守李
寡欲耳

罔其故曰無他第

莆田林貴七宣德丁未辛嘉靖己丑年百有五歲朱永崇吳大猷
陳居俊各年百歲

義烏陳世泰萬曆戊寅年百有六歲或題其門壽域天開眼見六
朝盛事老人星現躬逢百歲中秋

長樂郡庠後園者生弘治癸亥年一百歲者亡子五雜俎
慈谿劉伯祥嘉靖辛酉鄉舉隆慶辛未進士歷江西按察副使年
百有八歲

尉氏趙宗年百有二歲

密縣樊福年百有十四歲

丹陽劉伯淵嘉靖戊戌八月生戊午鄉薦己未登第知海澄憂去起補臨川又憂去歷什邡湘陰寧陽餘抗屢難屢任不滿十月以生母沈氏告終養崇禎十年伯淵百歲兵部侍郎王業浩以聞命補逝縣滿歲即褒封於是授英山縣知縣補三月即馳封

餘姚杜一年百三十八歲尚為人憇春萬曆

有司存卹

崇禎三年四月詹事

黃士俊言親齡望百求省侍許之仍令

有司存問

崇禎丁丑休寧孫元新年一百三歲見陳眉公像贊

丁丑五月進士鄔明臣言其祖必信嘉靖戊戌生今百歲命下部旌禮

私謚

泰和蕭尚仁洪武中以賢良召卒門人私謚貞固先生

宣城貢性之一名悅世稱南湖先生私謚貞恪

湯溪胡榮希華居家孝友門人私謚文莊先生

浦江鄭洧嘗代兄灑死私謚貞義處士又鄭淵仲涵徵召私謚貞孝處士

崑山殷奎孝章咸陽教諭私謚文懿先生

東陽馬灑原清官山東按察副使鄉人私謚孝廉先生

宣城陳迪禮部尚書殉難郡人私謚靖獻先生

瑞安卓敬戶部侍郎殉難宣德中劉球作傳私謚忠貞

鄞縣王賓用賓舉文學授休寧訓導太祖試鍾山雨霽及奏鶴

二賦命供奉翰林以教授卒門人私謚清節先生

命供奉翰林以教授卒金華劉履坦之洪武中私謚貞恭先生

義烏王徐有學行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崑山龔翊大章以金川門卒避靖難去之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黃巖應宗祥尚履諸生也好學工詩文門人私謚文貞

吉水解縉私謚文毅見胡儼祭文中

仙遊鄭照孔昭正統間以監生令安遠韓巡撫雍稱廉官第一卒

鄉人私謚清介

蘭州段堅可久景泰甲戌進士南陽知府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

門人私謚文毅

華亭張瑀仲圭黃縣訓導子貴贈尚書學者私謚貞孝先生

無錫秦旭景暘父嘗讀論語君子以敬曰此萬金良藥也行已接

物一以為準及卒友人李舜民等私謚貞靖先生

海寧祝萃成化甲辰進士廣東左叅政門人私謚文惠先生

福寧劉鐸彥振成化中歲貢生訓導仙居歸養母喪莖如禮有鷹

來巢及卒學正閔鶚私謚曰貞孝

福寧盛仕春仁仲弘治中訓導泗州耽書至忘食淹貫百氏有失

則悔、字以自艾年八十一鄉人私謚文抑先生

閩縣何廷儀南安府同知鄉人私謚夷穆

閩縣鄭餘慶定海知縣卒官定海人私謚曰恭孝

泰和王者翦九遠文端公直五世孫少游王文成之門嘉靖中教諭莆田本師說而不遺格物卒官門人私謚貞穆先生

高要崇德子修早出陳白沙之門廉介有氣節舉於鄉知沙縣諭民十事隣士就教延禮之廣諸生額卒官士民聚哭私謚古廉先生

海寧衛指揮使王佐私謚康毅見徐成謚議

金華陸震汝亨正德進士兵部郎中諫南巡杖卒門人私謚

忠定先生

莘亭何震汝元官教諭嘉靖中有司祠之私謚先生

莘亭馮海性至孝母浦氏疾累月每夜籲斗求身代母獲瘥而海以瘁卒里人私謚若孝先生

吳縣杜瓊用嘉薦孝淳德有司屢薦輒辭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淵孝先生

吉安曾與東石正德戊辰進士官建昌知府門人私謚文節

江都葛澗以諸生編國朝人物若干卷私謚正學先生

慶陽李夢陽卒門人私謚文毅先生

南陽王鴻漸進士官四川按察使私謚貞惠

山陰汪應軫子宿

進士官江西按察僉事私謚清憲先

生

尉氏左國璣正德丙子貢士有文行門人私謚貞孝

馮陵鄭友諒誠甫膺貢麻哈州知州門人私謚簡定先生

無錫王問子裕嘉靖戊戌進士廣東按察僉事退居湖上翰墨自

娛門人私謚文靜先生

漢陽張緒文倫嘉靖

進士南京吏部員外郎家居講學友人

私謚介肅先生

瑞州胡用賓其佐門人私謚誠行先生以子維霖貴贈浙江按察

使

慈溪顏鯨應雷嘉靖丙辰進士官行太僕

鄉人私謚止道先

生

海鹽徐州德安才識超卓所著匡章論均田議華山移賦私謚穎

發先生 王來子長力學性剛早卒私謚直敢先生王文祿集

海鹽吳昂德翼官 左布政使私謚文愨先生

徐獻忠官奉化知縣王元美私謚曰貞憲

銅梁李

號柏山膺貢任奉新縣丞好讀書友人張佳胤私謚

恭懿

慶陽楊粹夫歲貢任玉田訓導卒官門人私謚靖節慶雲縣志

南城鄧元錫

貢士薦授翰林院待詔門人私謚文統先

生

高淳黃秉石福府左長史 恭王甚禮之父可大 推官恭王

私謚順德先生

陽城張慎書萬曆庚戌進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私謚端懿
嘉善錢士升萬曆丙辰進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私謚文貞

嘲錢牧齋

或題虎丘生公石上寄贈大宗伯錢牧齋盛京榮歸之作入雒紛
紛意止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
昔去幸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賈盧龍最憐攀折亭邊柳撩亂春
風問阿儂

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重新朝北闕官高依舊
老東林

夢卜

國初龍溪林弼元凱元至正進士授郡幕洪武二年徵修元史舊
名唐臣以國禁改出知豐城誣速次湖口夢木人口眼俱動意恐
不免後御筆休問休於字為木人而問字草書如動象弼終登州
知府

黃巖林侍郎一鶚任江西布政中元日晝寢夢享婦人祭覺所享
尚在喉間并里舍歷歷在目命隸跡訪果某坊老婦祭夫也問祭
品_版先忌辰以復具如夢中忌辰即公生日也

弘治中 趙琥計偕夢得詩風光在閨中謂必登第竟乙榜授
閨中教諭

餘杭李春芳通經力學夢廷對第一頗自負竟困秋闈明年丁未狀元興化李春芳也同名氏

蘭谿趙志皋久淹公車偶夢唐狀元汝楫程探花文德來訪俱鄉郡先達也婦笑其老孝廉妄覬陰慶丁卯北上邑令餞諸孝廉獨趙不速明年戊辰榜眼及第

嘉善丁賓夢謁拜程明道先生後亭句容入上元公署拜折竿祠果如夢中又陰慶辛未成進士初過濟寧榜人慇懃加等云夜夢人呼我迎工部驚晤無所見已夢烏帽者登舟其公子果歷南京工部尚書

福清葉相國向高少時禱於石竹山夢人語之曰事君能致其身

不肖所謂再求明示遂再語曰腰繫是白玉帶

仁和鍾化民父夢其官至洛陽橋初令惠安修洛陽橋得舊碣曰維新即公字也意應之後開府河南卒

上海夏景華萬曆辛卯秋試畢夢人令裹銀五分出東門值某色衣者陰投之求捷景華雖不以為然姑戲之所裹銀紙書姓名求捷果值某色衣者投其袖中彼不知也其人晚解衣得銀云亦笑而置之其人適書榜主司折卷云夏景華未定也其人遽書上遂不易又陽城李養蒙丁酉山西登榜亦略同俱戲為之非有意也

萬曆癸卯漳州陳

夢福州林汝椿榜三十一名已次之初場

連席因告之汝椿果獲雋陳不錄丙午登薦俱三十一

沁水張銓計偕時夢判事歷大司馬而止既司理保定夢官舍曰
西是亭設座三為楊貞肅繼宗許忠節達揖公曰虛一以待然頃
他日今少有疑事相煩耳出案牘判畢目送於門曰後會有期醒
而記之有鬼訴人殺之判云鬼殺人、殺鬼是相當矣擢御史以
叱馬按漢中修諸葛武侯祠未及勒石公子道濬夢武侯求記以
告公撰記財半稿未就

陽城張慎言萬曆庚子憂居夢杜友王仁同捷以仁入棘而非其
才丙午張登榜值報者王仁因悟前夢庚戌廷試夢有憐君千里
桃源客媿我三家村裡人之句果第三甲出身御史時忤璫成肅

州夢紅梨花為歸期崇禎初賜環道河東兵使餞之演紅梨花傳
奇不覺追歎

上虞周夢尹中丞徵時禱仙姑洞夢贈絕句三年到此媿無功我
得桃花滿院紅任罷不堪收拾去一齊分付與東風後令永新署
壁前全刊所作

嘉興高光斗夢提報其名方自幸報者又云非也君乃道素當在
後因改名道素己未進士同榜嘉祥高斗先

平湖徐在中禱于少保祠夢少保語以闕聖同宮後守廣州逮入
京五月十三日彙市相傳闕侯誕辰也

嘉興張駿徵夢入宮闕如王者則閻羅天子也出見作禮求師其

子辭母老不聽乃以公子治春秋非我習也召吏按籍始責攝者
慰駿徵出甲戌成進士

肥城書佐刁守宗夢閻羅王取八十人寫七省輪迴冊分黃黑總
數十萬人八旬而畢送萊州請徐中丞從治四月二十日己刻蒞
任守宗以驢往城門千人部校三四十人惟闕正將旂鼓軍容甚
盛尊馬八匹入公署見中丞於內室几列二書劍一研一中丞報
書治裝飲菜豆湯即檄鄆都之任各神郊迎三十里進臺投冊守
宗以語人不信四月十六日午刻中丞中砲卒
蒲州韓承宣筮仕歷城邀其姻王袁一往袁一夢韓印其夜領及
濟南陷韓以人雜果印其夜領逃歸

沁水王廷謨崇禎庚辰進士初夢蕙花置席又同故僕王斗語不
以為意及登榜鴻臚寺報名見左如蘭王崙生次之始悟

鄆縣包文燁崇禎庚午初場偶倦夢葦馱神曰文雖佳以啖牛炙
投文廁中矣懇救許遲三科壬午始捷以遺才第一領試牘為風
颺去無可跡欲另騰卷方過他所有老嫗從樹上拾之嫗夢神語
此貴人物也完好如故

沁水孫如玉秀才夢壬午天榜首陰隲科三人德行科四人才用
科屯田科各若干人詳著素履倉卒間正記第四人韓姓又榜暴
戾恣睢若干人貪淫無度若干人詳注如前或硃筆書修字如玉
列貪淫中驚寤是科第四人韓

濟寧陳孟修家閔將軍廟側崇禎時回子數十人謀毀其廟厚市
旁屋孟修獨不受謀復之被詆辱不自覺痛旬餘體平夢周倉曰
與爾二羊皮及起傷目始瞭嗣後孟修弟卧廟旁聞將軍語周倉
曰爾礪刃我將僇諸囚亡何諸囚以他事鬪死乙酉清人開科孟
修夢周倉促試果聯捷

嘉善陳舒癸未歲夢神付七題而身所衣冠非時製也清朝己丑

南宮七題俱出宿構

萬曆戊午夏六月予赴都試道宿舟中夢入大朝帝臨殿東
宮皇孫以次左立問安邊之策或請南遷予方欲爭之俄飛塵蔽
天云京城陷頃刻潰散不知所向曉以語同人各笑其妄甲申聞

變追憶前夢雖草野不足道未始無驗也

硃墨預兆

東陽趙明欽萬曆乙酉鄉舉明年成進士歸娶乙卯主試貴州還
途聞隣婦哀慟旦跡之其夫故諸生忌日也下世年月正趙生期
怪問其所遺書出其稿即趙聯捷之試墨

廣德戈應試崇禎庚午登科歸拜舅氏纔沒見懸梁遺稿啓其硃
墨不異後應試易名簡辛未進士

夷堅志溫陵葉文鳳登進士官天台簿遇生日於卽舍假寐夢人
請吃麻糍既覺聞隣姬啼哭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
耳文鳳問其所業曰業詩命取其舊業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

字無異因拜姬為生之母奉之別所今再見於趙氏云

排調

平湖某輸粟入監且買姬或戲之曰偏房花燭夜銀榜掛名時
豐吏部南馬坊游伎館題曰虫二謂風月無邊也

余同麓文敏過姑蘓申瑤泉文定家留飲設魚美戲曰這魚有丁
文敏笑而頷之已侍兒趣別余曰且住待申時行各隱其名以戲
也

吳瀛海禮嘉沈大若一中同年相善瀛海邀沈觀燈沈指鯉燈曰
此鯉雖佳恐非瀛海中物俄沈永去吳滿引勸曰水酒不堪大嚼
再進一鍾

平湖沈萃禎少所狎羽童補功曹歷長沙衛經歷沈歷蘓州守陸
負外嗣端改唐詩嘲之鶴鬘雲冠宮樣粧春風一曲度為娘師公
見慣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刺腸

海鹽吳少白刊詩一帙序曰先君號少白既不能文又不能詩曷
足少哉予之少也非少先君之白也乃少太白之白也云蘓州
值雪玉皇昨夜買私鹽故把鷲毛細旋今日虎丘山上望一个
蘓州通麪煎題虎胡他胡他又胡他兩眼銅鈴怕殺他

婺人有縣丞行四十秀才行二十七子行三十六聘啟云四十縣
丞非廿七秀才之所敢仰二八嬌娥止三六新郎之所宜求
平湖令劉士瓊以區訴寃不之直被斧傷指邑紳候問曰政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

萬曆壬辰狀元侯官翁正春由龍溪教諭或增四喜詩曰十年久
早逢甘雨軒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挂名時
嘉興朱中義朝尾詩不惜風流世所傳一生隨處覓姻緣起昇已
出乎康卷解脫還登般若禪節按木魚彩此日歌翻火鳳想當年
心未絕紅樓夢春夜猶能醉管絃

海寧陳某楹帖三十步聊算以居一二伴足耕而食或改之曰三分錢聊曰生財一二妾足稱好色

大學某訪伎通刺眷侍教生伎報刺眷侍教旦
予友王介人有招飲者視其刺則王介臣也僕悞授之介人賦一

絕句君是鬚鬚我面麻姓名舉止不曾賒西家受東家醉只為當年一字差

海鹽朱同知學忠

進士題天寧寺僧舍曰存通堂或請

其義笑曰賊禿轉音也

烏程沈聖岐萬曆

進士游俠和問題香美堂友人問所出曰

千人日介人美

讀杜工部詩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此老亦有外癖為之失笑
人有咏杜詩子璋髑髏血模糊之句而愈瘡者乃子美有三年猶
病瘡一鬼不消亡之句豈其詩不自靈乎 鄭以偉杜吟

鍾伯敬詩梅花少人事吳門朱隗曰李花終日忙乎譚友夏詩秋

聲半夜真朱隗又曰甲夜乙夜秋聲尚假乎

前定

龍游龔某敗參遼東高撫順城萬曆戊午四月臨發待治一金壺
逆旅知建州當有變趣之南隣酒餞醉甚宿烏詰旦城陷南隣客
俱殺本邸獨全而龔某以宿南隣不免矣蓋建州之謀豫定北邸
以大鉏頗逗之也

乙酉閏六月北兵破嘉興大殺掠縫人吳某居城隍廟前同三人
夜伏神座下見侍像進簿唱名其人被某殺至吳某云殺於黃偉
駭甚質明兵入迎謂來者非黃偉乎首兵曰我非也次即黃偉因
報吳問何以知我告之故歎曰我徐州人於爾或宿業若甘心焉

冤報何時已乎即神前解之拜稱兄弟而去

山陰范明隆貴州副總兵罷歸值鼎章張存仁鎮浙以明隆父任
遼東都司同明隆讀書丙戌下浙東聘至論舊不異疇昔令通謂
巡撫蕭起元起元方殺南將忽記明隆亦浙東人立召斬之明隆
實非南將又忘為存仁故人也存仁大慟賻三百金使不困存仁
夙好何至誤罹其綱哉

澈浦所百戶王雲達

遭亂同婦磨菽乳自活弟某亡賴以百

戶名官浙東浙東敗張存仁按名捕百戶斬於市婦氏給配營
卒義不從自經其弟尚存

同庚

永康程京兆正誼義烏虞御史懷忠同嘉靖庚子九月四日子時
生同隆慶辛未進士同司李內召懷忠入西臺忤時宰出守袁州
仍謫潛山邑。死正誼以刑曹歷大京兆年八十
萬曆癸丑會元宜興周廷儒天啟乙丑會元無錫華琪芳崇禎戊
辰會元嘉善曹勳俱生萬曆年 月 日其時地小異先後冠
南官亦奇

內承運庫

正德三年睢州劉淮以孝廉入太學歷事兵部時同年唐伯齡亦
歷事內承運庫述庫中有象牙二長三丈重七百餘斤蝦鬚二圍
如鷲卵長三丈東方朔飛核半枚大如人掌麟皮一大小珊瑚樹
八九枝次日余同詹進觀之果然麟皮已蛀濶可七八尺桃核中
鑄東方朔桃核五大金字劉淮聞見錄

朝鮮使臣夷人寫早朝詩

正德四年元日候朝辰時 上還未出時有朝鮮日本安南三國
陪臣同候朝其一人畫地作字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
未乾又一人書云日色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余同劉宗
敬觀之良久宗敬曰此夷人寫早朝詩有意笑中國高祝之晚也
衆憬然劉淮

南曲

海鹽腔始元澈浦提舉楊氏

崑山腔始邑人魏良輔

同治三年清和月不辭虞山張春鏡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甲子二月十九日燈下
嘉興唐翰題讀一
過因記





棗林雜俎 附集

科續

貢額

癸未禮闈三改

爭狀元遺成

南宮傳代蒙宥

庚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

焚闈

庚吉士一年散館

鼎中館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經

庚吉士四選

庚吉士再選

習譯監生

庚辰齒錄

翰林院秀才

寬貢士三科

減場



爭解元占席

試規

會試錄序

附學生

羅萬化

辨李庭機失中三元

楚試不用詞林

割卷倖售

劉暹

巡撫監試

廷試策失塗注

管正傳

二甲御書

程策之誤

馮士駢

南闈謠

主考宴

解元未娶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武生進士

齒錄聘二氏

鄉錄論表各二

三甲進士刊策

昂甲並相

劉珠

省試專遣

程策相同

韓敬

鄉榜填悞

鬻元

會試特點同官

首輔鄉人狀元

廢卷騰聲

丁丑昂甲

萬年曆

馮元颯

進士歸娶

宗室進士

進士同姓名

進士異任

重舉鄉榜

臚傳

六預鄉房

學宮祀顏子

補榜

先正流聞

朱濂改苦

唐伯逸

賈魯斥佛

周魯章簞笠

徐樞

李秉夢迎駕詩

楊瑄

王存忠

楊循吉定論

周廷芳

邵寶絕巫

劉大夏格言

陳察御史騎驢

王勳嚇鬼

原始

試錄稱臣

三氏學

廣文變例

進士

周壽誼人瑞

鄒傑復姓

逮宏言事

察新童婢

于謙

尹恂

王恕

楊守陳故宅

包德懷嫁故人女

陳恪冰清玉潔

潘瑱

李東陽佑歌

魏庠庵學塚

朱良育不受封

杜了翁言行
桑桂移風社

景暘孝感

鄭慶祛蝗

徐階論士

高拱知人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袁洪愈貧宦

沈思孝在戍

馮少墟規鄒南阜

李庭機塲工

張巨感慟

唐文徵

顧憲成寡欲

鄭繼之

唐景鳳

葉向高講學

竇子偁

楊瀚

尊寅亮督學

熊鳳文不跪選司

毛中丞里居

胡松抄書

王勅雲母

唐樞

張居正急才

姚弘謨迎母

余有丁家祭

戚繼光

申時行李庭機薄賓

李騰芳

王汝訓散賢

陳滄孝紋

衛一鳳辟狐

彭應參

許弘綱責子

吳道南

徐光啟

馮氏義僕

丁賓老不忘北林

朱國棟秀才氣

董其昌

陳組綬結客

張燁芳

柯起鳳不負丞

藝箴

論幼儒勅

顏子

偽書

王大令洛神賦

百家姓

大學本義稿

心史鉄函

道餘録

周叔脩宋史

張元損

張東海自題像司空圖

李夢陽論文

江河伏流

王璜雲中歌

沈演四友二老

錢士升

陸夢龍

吳麟徵家訓

王朝堂死孝

宣尼遺筆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稽康真蹟

雲麾將軍碑

蘇子瞻制義

朱文公集

宋濂

御史試荳芽菜賦

莆陽物史

詩韵辨

揚守陳

李夢陽何景明

常倫逸詩

胡瓚

徐霖

兩京賦

張邦奇

王道書壁雜帖

國朝人物編

唐觀

李于麟閱史記

余翔

謝陛季漢書

無名氏書

宋登春

陳于陞修史

喻應益

馮元成論文

陳植之

叔書法

厄書

鍾惺譚元春

蔣德璟日記

永和宮詞

前李攀龍

兩皇明通紀

脩誌

王慎中

夏惟訥

李于麟王元美手抄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穆文熙焚書

春雪詩

明雋

北雍刊史

爭詩

王穉登

周玄暉

中秘書

纂書

文馨

洪範明義

爭妾詩

思陵長公主挽詩

失婢
續哀江南賦

廣孝錄
補豔骨行

素林雜俎聖集

科牘

貢額

洪武三年庚戌五月始詔行科舉直隸貢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貢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寡不拘額時直隸就試者百三十二人拔七十二人見考官宋濂鄉闈紀錄序鄉試錄曰小錄河南通志是年鄉榜孫卓劉中趙斗南黃敬張堂王誼辛亥鄉榜張唯王輝李端張琳庚戌辛亥壬子癸丑連歲開科有未及會試遂錄用者金華府志



鹽官談遷孫木著



洪武四年吳伯宗榜六年金鑄榜十八年丁顯榜紹興府志按六年不開榜存疑可也

洪武五年鄉舉六年是科狀元莫考一云未嘗殿試在照會試各次選授方徵王寅方毅俱進士興化府志

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詔貢士不拘額從實充貢十八年乙丑科會元黃子澄狀元丁顯

衡州府志鄧偉奇子才安仁人乙丑會試第一上親製廷試策問以丁顯第一偉奇次之俱授翰林修撰偉奇天資秀異博洽穎敏善屬文尤長於詩第二甲為編修吳文為檢討三甲楊靖為庶吉士蹇瑛為中書舍人或以練安黃子澄為是科恐未深攷

云

洪熙元年乙巳定南京八十人北京江西五十人浙江福建四十五人湖廣東四十人河南四川三十五人陝西山東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趾十人貴州附湖廣永樂九年辛卯雲南始開科時貴州未附

宣德四年己酉雲南貴州始合試增雲南五人共十一人貴州

普安劉瑄

宣德七年壬子雲貴共十五人雲南十人貴州五人

正統二年丁巳令貢士不拘額

正統五年庚申定順天仍八十人應天百人浙江福建六十人江

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十人廣西
三十人雲南增三人貴州增二人共二十人

正統六年辛酉增順天二十人

正統十二年丁卯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共二十五人

景泰元年庚午詔貢士不拘額四年亦然

景泰七年丙子兩京各增三十五人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

東各增三十人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人定雲貴

三十人雲南二十人貴州十人

成化四年戊子增雲南四人貴州六人共四十人

成化十年甲午增雲南五人共四十五人

弘治七年增雲南二人貴州二人明年乙卯解額共五十人

正德五年庚午增雲南三人貴州二人共五十五人

嘉靖十四年分定雲南舉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烏撒衛浦仲良
第一

嘉靖十九年庚子增湖廣五人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增貴州五人

隆慶五年辛未增兩京各十五人

萬曆元年癸酉增雲南五人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暫增順天二十人時選貢生增貴州共三十
五人

萬曆四十年壬子增順天十人應天八人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增兩京五人浙江七人江西湖廣福建河南
山東山西陝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五人
天啟元年辛酉暫增順天二十人應天十人餘省各二人是科山
西宗生一人江西河南陝西宗生一人山東四氏學二人遠生一
人不在正額

崇禎

明經

洪武九年貢諸生二十五歲以上

洪武十二年貢二十歲以上

洪武十四年貢諸生容貌端方者

洪武十七年貢歲貢年深成效者禮部試中式入太學需用

洪武二十一年限府歲貢縣三年一貢

洪武二十五年府歲貢二人縣歲貢一人

永樂十二年貢楷書諸生

宣德八年貢諸生四十五歲以上

正統十二年貢諸生四十歲以上

天順七年貢諸生四十五歲者

嘉靖十年令天下歲貢五人選其一歲貢通學考選至十五年而止

嘉靖十一年令郡縣各開貢二年仍考選

天啟元年鄉試乙榜廩生准貢

崇禎元年登極恩貢

乙亥通考各學廩生拔貢一人

己卯鄉試乙榜俱免貢不論增附

甲申各學恩貢一人

弘光元年命鄉試恩貢副榜各輸餉百五十金准貢

癸未禮闈三改

永樂癸未以靖難渡江會試改八月天順癸未貢院災改八月明年廷試崇禎癸未以邊患改八月會試九月廷試

庶吉士四選

永樂二年三月己酉選庶吉士楊相宋子環王訓王直秦政學徐安吾紳彭汝器周忱劉子欽周文李寧張徹章朴歐陽俊盧翰梁任熊直王道曹景暉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柴廣敬張宗璉田忠

曾與賢洪鍾洪順余學夔陳滿蕭清劉紹林鳳張憲殷學嚴光祖
涂順啟民李貞江鉞章敞倪維哲許瑤陳敬宗王仲壽李迎表添
祿李時勉揚榮並冒父湯流王英孫奉余昂李永年袁通周遠鍾
旭彭禮戴弘演並習書戶部辦事進士當塗李衡以年少自請命
改庶吉士同江寧揚寧習書

四月甲申進士沈升孫子良李昌祺羅汝敬涂敬蕭寬褚讓獨孤
樂善陳士啟陳綱董鏞劉子敬陳伯恭陳資善趙曾趙濟劉剛尤
儀劉澄黃揚俱改庶吉士修書

五月辛丑朔諸司辦事進士能書者曾慎魏駉吳惇漆霄趙理趙
琰韓庸史彬徐觀樊靜曹彥昌陳旭田增羅處富邢旭曾恕王宅

葉貞陳興俞禮趙濬恭潘中徐聆胡秉彝周志義俞益曹睦陽儀
鳳譚原性為庶吉士

六月命脩書庶吉士獨孤樂善陳士啟蕭寬李昌祺羅汝敬沈升
孫子良褚讓吳惇魏駉陳旭韓庸葉貞趙理徐聆留院辦事餘三
十四人取選尚遠歸原籍舊京詞林志

爭狀元遺戍

永樂四年丙戌莆田林環進士第一同邑庶吉士陳實自負其才
疏取狀元不公上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遂命學士解縉撰
百問策一道縉擬以醒問七十二問七，何德雲臺二十八將，
將何功為問及記里鼓論上臨軒命林環陳實對試實對曰醒

人之育材與王者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當春秋之召轍環不通乃欲以轉召之責博望諸伎故^古壇設科時則有七十二賢焉漢明帝承光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教功之典激厲群雄故雲臺紀績則有二十八將焉收表李於門墻列姓名於廟廊天下後世稱君道師道之極者有以夫今以七十二賢之德言之顏閔冉耕雍子貢與夫冉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無待陳矣自此之外去捷徑而私謂是戒持狷介而百結是甘有滅明原憲矣然遇事而不更其守貧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衰曹邱顏高者乎親賢以造君子願學而為小相有子賤子華矣然脫庸俗以游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鱣

漆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尚在德漆雕開之見道分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右度或學君子或務自脩壤駟赤樂效孔忠或道中庸或明家樂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冶長之非罪冉子季之四長固為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鄒單榮沂或操著或以才名公哲哀良孺原亢籍步叔乘或敬治已或惠及人其為聖門之傑出何如哉堯孝弟以體悉聖心遭患難而寵辱一致石作罍有若巫馬期句井疆縣成其人也志不降而行不淪俗略細節而守不詭隨申張罕父黑牟左之郢其人也更寒者而學不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孰若公夏首狄黑秦商顏之僕燕伋秦非焉仁孝修而貌如愚麤鄙變而志仁道孰若高柴公堅定鄭國樊須焉遊

叛兄而能潔道善誘而德馨司馬耕與顏子邠耳至於句茲容箴
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聯同姓而明臣道謂非斯人之徒與道可
明而志不屈聞詩禮而喜得三公與與陳子禽耳至於顏曾庶幾
任不齊叔仲會邾奚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之匹與
吁此聖教之甄陶而為天下萬世之所崇祀者也復以二十八將
之功言之滅羣雄除苛政與夫新將舉旗攻滅略地者固不乏人
而其功之尤為特異者果為誰哉首建大策以先復為必可為鄧
禹壯矣然鎮守河內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有寇恂乎八戰八克
以敵國為不足謀吳漢勇矣然安集關中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
有馮異乎折衝千里彎弓三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祭遵王霸克

追為耿弇決策定計而以勝美高天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純陳
俊料敵如神每出而成克捷之勳非中興之良佐乎任光羽翼太
平而以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美也而彭彤萬脩逢奇掌上逐鹿
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王梁杜茂應赤符而擊五校矣乃
撫劍抵掌志驅伊吾之北者滅宮馬武也岑彭鉞期乎西蜀而斬
王郎矣乃善治鄣塞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陞鐔也景丹傳俊李
忠或收戰勝之烈或參幃幄之謀為功不同而其策立於當時者
要皆從王事於有終者也朱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
籌之功所建不同而其効力於王國者要皆為社稷之翼衛者也
然論者謂七十二將中有秦冉顏何冉黨夫三人者將以為是則

德業聞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時異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亡如此耳又謂二十八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夫曰人者將以為非則并盡於臺一體崇祀何與意者功非草創績在方來故推恩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名世之出每待王者觀聖賢者慎母以七十二賢為絕德當如宋邵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與夫崇祀之列觀雲臺者慎母以二十八將為奇功當如國朝徐常沐郭諸公庶感動帝衷而得與乎畫圖之選者哉策上林環亦條答詳悉竟以廷爭違旨永成邊衛實赴衛亡何卒二子繼沒時勾補到衛輒死累及亭支嘉靖間始開免福州府志

又實諸生時上官謁文廟屬笑替禮值大雨擬拜階上笑高唱曰拜下禮也上官勉下拜已升明倫堂命講大誥以難之笑曰此朝章當立聽上官竟不得坐

廢吉士再選

永樂四年三月癸丑選進士為廢吉士江殷胡啟先孫迪張叔豫李岳潤陳孟潔張文選鄭復言曾春齡曹閻盧永黃獻及脩書貢士朱紳

復選進士黃安王資益黃信功黃所載鄭回趙圭陳夢京羅仲深邵煇吳文徐廷圭鄧成周煒陳實謝霖楊復王淪樂時逢劉本黎為廢吉士

南宮傳代蒙宥

永樂十年二月庚午會試末場貢士張彥昞余英互傳代策御史
送禮部請鞠治 皇太子令翰林官閱其文平常宥之復監竣後
科

習譯監生

永樂 譯字監生許應舉會試卷末仍譯書數十字場畢送翰
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天順 以奔兢革

廢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

宣德八年三月戊辰選進士尹昌黃璜趙 陳睿傳綱黃回祖又
乙榜貢士龍文章瑾李滄梁蔡黃平陳詔田鈞李蒲王鑑朱奎袁

和林同榮同恩張承翰陳康龔理相佐黃輿李素王佐鄭觀胡如
賜趙象蔣榮祖命改進士為廢吉士乙亥賜詩

十一月甲辰尚書蹇義楊士奇楊榮郭璉胡濙選前科進士能文
者徐珵賴世隆吳節李紹萬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實鄭建方
熙何宣為廢吉士學士王直教習

已酉諭行在吏部尚書郭進選外官有文學者明日奏引六十八
人命楊士奇楊榮試之 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栢廖莊朱連
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姜汧改進士為廢吉士

庚辰齒錄

天順四年齒錄閣臣許彬子起刻兄越奎文閣典籍

進士仁和汪諧齒錄書父仲淵蓋極刑諱其名也

焚闈

天順癸未禮闈火貢士焚死百十人並賜進士諭祭吉水羅狀元倫常熟徐侍郎恪俱若有人提出之者餘抗葉御史稠夢神告以乘緋而入及瀕危吏卒謂緋者官紳也果救免

翰林院秀才

成化丙戌科掇眼休寧程敏政

丁未科進士眉州歐鈺

廢吉士一年散館

成化辛丑科廢吉士明年壬寅八月辛丑李東陽倪岳謝鐸俱等

陳音授編修吳希賢授檢討劉淳改中書舍人張敷華等九人俱主事

寬貢士三科

弘治二年乙酉九月己卯貢士林潤以會試三黜故事禁入試請寬明年特許一科

三年庚戌十二月甲戌弛貢士三科不試之禁

鼎甲館課

弘治壬戌科選廢吉士并修撰康海編修孫清李廷相俱課書命學士梁儲王華教習先是天順四年三月丙戌選廢吉士劉健等十五人并脩撰王一夔編修李永通鄭環命學士劉定之侍讀

學士錢溥教習先後昂甲不課萬曆壬辰後選館概課昂甲不出序

減場

正德甲子科四川解元周洪謨

丁卯科福建解元陳俊初場俱五義

爭解元占席

正德庚午科山西解額陳臯謨第一沁水常倫次之方鹿鳴宴倫歷階而升請與臯謨角主司憇諭占席乃退明年辛未倫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以酣狂謫壽州判官仍故態扶於臺使臯官後服除起寧羗州守不赴已謂選騎出歸德舞獲刀陷淖中伏刃死年

三十三亡子倫醉即矢口成詞邑妓孔留性敏記立被之絃索隻字不遺今澤潞間所傳接居子樂府得之孔留

畫錄聘二氏

正德戊辰科探花莆田戴大賓寅仲京聘高氏太監劉瑾強以兄女字之畫錄刊聘高氏劉氏大賓奔母喪道卒劉氏嫁閔中士人坐瑾黨削籍

試規

宋制大比之歲每州皆有貢院本州士子皆得入試 明朝先以監司選擇之乃以入試景泰以後專委之提學憲臣 嘉靖初會場禮部條約許舉子帶洪武正韻一部表末時不用瞻

天仰聖見董穀碧里雜存

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相涉
見詞林典故

鄉錄論表各二

嘉靖七年戊子科江西主試

羅

刑部主事屠應垓

鄉試錄刊論表各二篇名雖舉子仍分注羅撰屠撰

會試錄序不受門生

嘉靖己丑科會試錄後序霍韜撰略曰我百執事知所以事君乎
賢才社稷之隸也 聖主求才為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為功得罪
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 聖天子不用為私用我百執事其

敢曰士繇吾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甬多士進矣服事庶僚
鞠躬誓心下衛生民上衛社稷罔報 聖天子為帝臣公臣母德
舉主偃曲阿比以獲戾社稷是甬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慎
諸

正德甲戌科霍韜會元於座主不稱門生

萬曆乙未科吏科都給事中 楊東明分考不受門生

三甲進士刊策

嘉靖乙未科進士安陽郭朴第二甲出身 上善其策命鐫於一
甲後

附學生

寧國府志嘉靖十五年知府李默著載附學生郡百人宣城八十人南陵涇太平各七十人寧國三十人旌德四十人又泗州志嘉靖初侯定訓著盱眙附學生僅三十人乃募子弟可百人教之明年夏補諸生三十五人餘督教如舊以兩地觀之往時附學生猶寡也

鼎甲並相

嘉靖壬戌科一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萬曆丁未科一甲黃士俊張瑞國施鳳來丙辰科一甲錢士升林鈺賀逢聖以上俱入相壬戌國極盛而丁未諸公頗有遺議士升丁酉歲選太學久不售考選例當縣丞而

止乙卯舉北雍聯捷躋於政府

羅萬化

廷試策進呈必書法潔整隆慶戊辰科閣臣進呈上疑首卷有私於二甲卷手浣羅萬化寘第一其卷書法多塗抹

劉珠董又莘

公安劉珠惟明嘉靖丁酉貢士因公車三十六年每下第輒投執友江陵張太岳詩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泥又相府勳名青鬢少故人心事白頭多隆慶辛未科年六十六成進士珠上太岳詩欲知座主山為壽先看門生雪滿頭

萬曆己丑科睢州董又莘時年七十曆南京大理寺卿年殆九十

視履無恙

館試斥落

正德十二年丁丑進士睢州劉淮考館試卷風吹過五鳳樓南御河邊尋得楊閣老將卷面批不謹二大字遂不取

冒籍

今甲嚴科場冒籍按宋科場嘗二年一開或四年三年一開天下舉人多就開封府寄應徐節孝先生曰二年一開不若便各路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

辨李廷機失中三元

李九我隆慶解元主考瑤泉申少師即留為館賓轉館於歸安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宜以狀元予之續商文教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李居第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正未可甲乙也朱因頑滯幢小品按癸未廷試申文定以子用懋入試避讀卷則文肅所著殆未之改也九我賜第后見秀水頌快一日秀水疾九我過候坐榻推窓庭松蟠屈笑曰弟常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先後非象兆耶自是懽洽無間

省試專遺

萬曆乙酉始遣京官主試各省舊主副俱教職由監試御史好聘藩司提調臬司監臨彌封謄錄受卷官皆有司例得閱墨卷有所

識拔簾內毋敢違也自朝臣專遣內簾始肅又
史邵梅墩 監試江西令內外簾並用硃卷

巡按御

楚試不用詞林

萬曆甲午科禮部推湖廣主試翰林院

吏科左給事

中葉繼美 上除翰林竟點繼美另用工部主事莊懋華

程策相同

萬曆丁酉科洗馬鄒德溥擬南京主考其寓邸乃霍文炳故居寔
金若干坎之為巡城御史况上進所劾免官因以所撰策一道貽
南京河南主考俱故人也竟以雷同被給事劉道亨糾之南京主
考左庶子朱國祚右中允葉向高河南主考尚寶司卿蔣春芳

部主事李長庚

劉卷倖售

萬曆丙午科山陰監生鄭汝鑣舉順天第四人本仙游選貢馬顯
忠卷割牘倖售事覺監試御史李楠順天府丞題請顯忠補額禮
部謂無例且末策非其策而止

韓教

歸安韓教嘗師事宣城湯太史省尹萬曆庚戌湯分考搜鄰房拔
教會元時方忌湯遂見政者衆教免官終身不達彼其才自足博
一第惜以主司累也

劉暹

庚戌分考諭德趙師聖得會稽劉暹卷薦第一主司憚首義過奇
抑寘第六趙固執不可遂冠乙榜謂來科必元暹終不第言及輒
墮涕

萬曆癸卯江浦趙體敬丙午長洲陳元素俱擬鄉解不果

鄉榜填改

萬曆壬子科四川第六石王應熊侯填周繼昌放榜後 推官

揚一鵬檢舉御史彭端吾以聞有旨改正繼昌支訴京不許主試
兵部員外郎張應徵大理寺評事陳曰庭各罰俸二月先是戊子
八月南場分考當塗知縣德清章嘉禎填榜四十九名詩經荒字
十號 侯填春秋荒字十號曹祖正榜出尋檢舉應天府且張

擯等遂未進試錄奏上祖正除名嘉禎奪俸五月詩經卷解部覆
閱

巡撫監試

鄉場監試例巡按御史或偶闕如吾浙則改巡鹽御史萬曆乙卯貴
州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鶴鳴代賈監試

鬻元

萬曆丙辰會元吳江沈同和係倩筆首義又湯賓尹舊刻也放榜
日一蒼頭喜甚即曰吾家中一會元又多一會魁同邑觀榜者即
拉問爾一家安得兩捷乎即詰責被掠微吐其情止何事賦并革
第六名趙鳴陽長安以戲子戲曰斷么絕六

廷試策失塗注

萬曆己未科會元莊際昌廷試策偶悞筆以塗注不便進呈例任之果第一其後論者謂醜勞不辨之狀元遂回籍讀書蓋忌方相國從哲借訐之也宗禎辛未狀元陳于泰策陽悞易、擗眼吳偉業策唐之獷騎獷悞驢上俱手改丁丑會元吳貞啟對策亦悞筆同年包爾庚戲之曰兄又不辨字狀元矣

會試特點同官

天啟壬戌科閣臣推何宗彥顧秉謙主禮閣上點宗彥忽及朱國祚非所推也顧以是不擇疑秀水有他故後秀水捐館擬謚文懿朱公子爭之得謚文恪

管紹寧

崇禎戊辰狀元閣擬武進莊應會上閱卷不擇遞拔其次抽餘卷得管紹寧策內誠字欠一上問閣臣云何對曰聖意果可點畫何礙上遂加一宜第三紹寧曰號誠齋

首輔鄉人狀元

辛未狀元宜興陳于泰為首輔周延儒表弟故事會元策另封有二錦衣官問知太倉吳偉業也另封矣閣擬于泰偉業及夏曰瑚第一甲上如之御前拆封首輔高聲曰第一甲第一名陳于泰常州府宜興縣人不覺汗出浹背幸上不問偉業謂周曰以吾當國而拔宜興人狀元天下其謂吾何又語于泰曰事有不辨

而自明有辨之而後明今吾弟首牘雖辨之誰為明我者先是周
買陳氏宗人宅毀其家廟陳氏攻之實非有私也于泰倨誕亦不
執師弟禮

二甲御書

甲戌二甲第一名李昌系 上殊筆蓋昂甲御書餘閣臣定之時
首擬武進陳組綬宜興吳國華次之 上不憚嘉善錢相國搜卷
得祀照劉理順條對詳瞻但多訛字 上手訂寫拔第一

廢卷騰聲

宗禎丙子南場分考尹民興聞廢卷麓中有聲即檢閱仍不錄其
聲加泚再檢再廢麓聲如初忽卷躍麓外尹異而拔之則無錫高

世泰也見世泰問其何德世泰無對同年包爾庚問之曰向不二
色

程策之誤

宗禎丁丑會試程策有云世宗之時外有火節俺答之虜內有鄧
茂七劉六劉七之寇夫火節在成化時鄧茂七在正統末劉在正
德中誤甚

丁丑昂甲

宗禎丁丑廷試閱擬海寧陳之遴無錫高世泰廣昌劉大年前列
常熟趙士春吉水劉同升則二甲及讀之遴卷 上不一語讀
大年卷色忤讀同升卷云 陛下何負於諸臣哉諸臣負陛下

耳 上善之拔第一次之遊春二甲首世表

馮士驛

吳縣馮士驛善春秋屢困場屋貢禮部宜選司理崇禎乙亥或勸之應北闈果頭薦丁丑有孝廉來候知其馮姓曰足下今年必第矣叩之曰吾三年前寓此舍夢有人推我去云此馮進士寓所也足下適合之矣果成進士

萬年曆

崇禎庚辰科 上嘗閱萬年曆相傳姜太公著唐李淳風注每朝各四句 本朝末句 魏蘇用注魏氏蘇其用也廷試後召對諸貢士通州魏藻德敷奏稱旨拔第一尋起拜相藻德初名

嘗有鬼自後呼之曰藻德目改名

南闈謠

崇禎壬午應天榜宦室七十餘人謠曰不要古文不要時文只要松文不用孔子不用孟子但用公子是年相傳此榜後不復試士果然

馮元龜

癸未進士慈谿馮元龜被召對 上曰天津巡撫於爾何人曰胞兄也又問五經中者爾何人曰臣胞弟

主考宴

兩京主考惟順天主考賜宴本府會試主考賜宴禮部

進士歸娶

洪武十八年乙丑科探花仁和花綸

永樂己丑科榜眼定遠苗衷年十九

永樂乙未科探花閩縣陳景著年十八

正統乙丑科吳縣劉昌長寧周洪謨

正統戊辰科榜眼長洲陳鑑年三十四平越黃紱懷安謝瑤博野

劉吉襄陵邢讓俱年長

景泰辛未科繁昌吳琛年二十七

成化丁未科狀元鉛山費宏年二十

弘治壬戌科海寧許元奎年二十信陽何景明年十九

弘治乙丑科榜眼會稽董玘

正德戊辰科探花莆田戴大賓年二十丹徒唐鵬信陽戴冠弘農

王言

正德丁丑科探花南海倫以訓年二十

嘉靖癸未科探花華亭徐階年二十一沔陽秦世顯錢塘孫繼魯

嘉靖丙戌科會元趙時春年二十

嘉靖己丑科荆門羅博晉江蔡克廉梁懷仁歙縣程尚寧鄞縣陳

束

嘉靖乙未科晉江周天佐渭南薛騰蛟浦城周鳳岐

嘉靖戊戌科南海馬拯盧夢陽興化陳應魁莆田林茂植豐城杜

極濟南張潛餘干李春芳

嘉靖癸丑科曲周揚一鶚峨嵋苟延庚龍游陸瓚
隆慶辛未科慈溪孫成名錢若膺高平劉虞夔

萬曆丁丑科平湖陳泰來

萬曆庚辰科南靖吳宗憲番禺謝與思

萬曆癸未科永春李開藻

萬曆己丑科定襄傅新德晉江林欽棟同安蔡復一漳浦吳象

萬曆乙未科羅山劉尚朴江陵朱光祚臨晉荆養喬

萬曆戊戌科成安王家瑞晉江林喬相進士歸娶容攷其科

萬曆辛丑科象山史起龍

萬曆甲辰科南海李待問

萬曆庚戌科昆明傅宗龍東陽趙明欽

萬曆癸丑科狀元宜興周延儒

萬曆丙辰科德清蔡奕球

萬曆乙未科武昌彭祖壽

崇禎戊辰科苑平金鉉

崇禎辛未科榜眼太倉吳偉業

解元未娶

吉水解 縉年十七

吳縣劉 昌年十九

淳安商 輅年二十

長寧周洪謨年二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全州蔣冕年十五

南海馬拯年十七

定襄傅新德年十七

慶陽李夢陽年十八

銅陵余毅中年十七

浙川全燮年十九

宗室進士

宗室鄉舉始天啟辛酉科

宗室進士始天啟壬戌科

朱慎菴

崇禎戊辰科新建朱統鈔例輔國中尉選翰林庶吉士改中書舍

人給假三年奏復館首歷國子祭酒

甲戌科新建朱統銜初名寶符候輔國中尉

華陽朱奉鈞初名鈞皆廢宗未請名至是改登玉牒奉鈞候奉國

中尉

丁丑科新建朱統鑄輔國中尉

澤州朱克鯁輔國中尉

庚辰科祥符朱朝壘

癸未科南昌朱議汴原封輔國中尉

南昌朱統鎬

稷山朱禹姿

陽城朱廷壻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萬曆丁未科進士江寧徐鳳彩余大成同胞兄弟大成出繼外祖

余氏 進士同姓名

永樂乙未科兩葉恕

宣德庚戌科兩王復

正統丙辰科兩李春葉景壽

正統戊辰科兩張瑄

正統辛未科兩楊瑄劉璋

天順丁丑科兩王道

成化丙戌科兩徐森

成化己丑科兩鄭宏

成化壬辰科兩洪漢

成化甲辰科兩王溥

弘治癸丑科兩曹瓊

弘治丙辰科兩王言

弘治壬戌科兩魯鋒

正德辛未科兩王蜃

正德辛巳科兩王朝用

正德丁丑科三張淮

嘉靖丙戌科兩張守約

嘉靖壬辰科兩高節

嘉靖戊戌科兩章炳

嘉靖辛丑科兩陳善

嘉靖乙丑科兩陳王道王三錫李學詩

萬曆丁丑科兩楊起元

萬曆甲辰科兩張銓一大名人永樂

司泰政一沁水人以御

史珣遠俱乙亥正月二十八日生科第子女皆同亦一奇也泰政
前守兗州有登岱詩後姜士望使君重沁水勒詩於石不知其悞

崇禎丁丑科兩陸自嚴

崇禎癸未兩王曰俞

武生進士

工部尚書劉麟廣西按察副使楊成俱武生第進士

進士異任附鄉舉

松陽王景科進士

程宗官翰林編修

成縉官

俱闈為內侍

成化壬辰科進士

黃謙官工部主事削籍善醫後除太醫院

判

成化辛丑科進士江寧梅純以定遠知縣免歸改襲孝陵衛指揮

使歷中都副留守

隆慶辛未科進士宋儒以貴州土官子冒籍定州送廩吉士改禮
部主坐免襲麻哈州土同知

天啟乙丑進士安岳張任學以監察御史巡按河南求改武階討賊遂改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河南總兵官

建文元年河南解元祥符張信以兵部右侍郎改錦衣衛指揮同知終四川都指揮使

景泰元年山西貢士澤州侯爵以父璉征苗功襲錦衣衛正千戶成化貢士王宣襲武功左衛指揮僉事

弘治己酉福建貢士楊瑛以虹縣訓導襲汀州衛指揮同知

四川貢士青神余寘以父子俊軍功襲錦衣衛正千戶隆慶元年丁卯福建貢士蔡夢說襲龍巖所千戶

又閩縣林觀事文皇於潛邸累功至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嘉其

篤實命署禮部郎中奉使朝鮮仁宗即位勅鎮陝西宣德初召還仍掌衛事以金吾署文部尤奇

重舉鄉榜

洪武癸酉科吉水曾秩舉江西鎖榜同輩謂之改名高乙酉又儒士登科矢志不仕

永樂六年侯官鄭瑛以儒士薦應天癸未進士坐違例謫武當山督役至十五年丁酉復薦湖廣

景泰四年順天解元廬陵羅崇嶽冒香河籍被革丙子復舉江西丁丑進士歷兵部郎中

仁和汪諧竄籍順天舉景泰癸酉科被革還浙舉

成進

士歷禮部侍郎

會稽陶大順竄籍順天舉嘉靖癸卯被革重舉浙江戊午科成進士歷副都御史

萬曆乙酉科北榜餘姚胡正道冒籍莘莘卯改王國昌舉南榜官鄞縣教諭

又洪武三年詔開科內云仕宦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并曾仕宦者不許應試而是年福建鄉榜閩縣陳信林文壽並元進士再中式信之懷安學文壽長樂學建文元年福建鄉魁第二人莆田林泰元閩縣知縣夫建文初扞詔容有之開國始事不應沮格殆不可曉

優免廩生

舊制廩生斥退者仍追廩米甚苦之成化九年北京提學御史闞禹錫引考察斥官為比免追從之

莆田科甲之盛

莆田自洪武庚戌至嘉靖戊子凡五十二科鄉舉千一百一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狀元二人探花四人會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宋時進士九百七十餘人諸科特奏名凡六百四十餘人大魁五人宰輔六人

原始

鄉報急足始嘉靖

其時舉子自備青袍後官給不知所自

選歷科程墨始萬曆庚辰錢塘錢穀、號豐寰膺貢官曲靖知

府

會試房刻始萬曆壬辰

臚傳

鼎甲臚傳訖出長安左門京兆候迎謝恩畢宴堂上南向京兆北
向席特盛用太常樂仍謝恩出京兆送歸私第茶別狀元同鄉宦
京朝者例邀京兆燕之榜眼探花不預故事御批一甲三人卷用
玉管筆折卷在中極殿左
庶吉士到院閣臣送入錦衣衛宴亦太常樂

程錄稱臣

鄉會試錄序皆稱臣外省則否以兩京輦下外省則考官所自序
也萬曆初上摘此以問閣臣欲罪之江陵其言其故乃止後各
省錄序俱稱臣

六預鄉房

武昌教授陳觀子瀾永樂丁酉應天分考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
江西福建調荊州又預考江西福建正統辛酉又分考應天九六
預鄉試

三氏學

國初立孔顏孟三氏學設教授司教授一學錄一學錄即孔氏商
為之正統甲子始命宗生聽學使考入棘成化元年許三年貢太

學

學宮祀顏子

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宗聖顏子之神與天下各學不同陋巷志

廣文變例

天啟丁卯杭州府教授饒曰梧求計偕教授從九品例不會試曰梧謂初受秩吏部給選現在也上官不能奪會被劾去

補榜

崇禎庚午浙榜仁和尚觀法字填補向未有也初潘生館尚氏冒姓尚觀升補諸生是年同雋主考黃道周嫌其昆季以觀升改觀法觀升走訴京師觀法除名先是隆慶庚午山陰諸葛一鳴讀

書山中見人展一牘云天榜也問以已名曰甬在下科一鳴求增入許焚香楮幣虔謝果秋捷謂前事誕不足信及計偕見前人曰若累我蒙謫矣一鳴不聽禮闈懷挾被革事相去一甲子適相類觀升少年誕肆屢困有司遂絕不自得以死

進士

進士不可太少不可過多太少則雄州劇邑不能充而無所彈壓過多則不相貴盛而塞貢舉之路嘗見邠孚如著議以為甲乙不甚相遠請每歲鄉試計偕即奉廷對問擇其甚淺鮮無當者置之使仍就鄉試而其存者即盡以甲次授之官廢幾用其盛銳之力不使疲精神於帖括無用之技且使上不以資格待士而彰瘡明

士不以資格自負自泥而驕急不作又可以省公車數萬之費其
論博矣然士子學有淺深才有高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甲科之
設所以廣厲鼓舞使天下之士精進勉力而不能自己前人立此
良有深意周禮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
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曰造士大學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
升諸司馬曰進士王者豈故為是煩縟哉重爵祿辨官才如不得
已用人之道也士取其秀豈專盛銳哉今之諸生即秀士也應舉
者即選士也舉於鄉者即俊士也進士即非諸司馬者也進士之
名来自成周定自祖宗惡能廢諸盡請以後會試每房取正榜
十人再取乙榜二十人正榜合之一百八十人也乙榜合之三百
六十人正榜則上親試而分之甲仍照選資乙榜則請以六十人
任州以二百人任縣以百人為博士長其京官則盡以陞任不以
初除凡揀選就教等項一切除去舉人五科不第皆不得再試乙
榜有不願就者銅之終身此法比之孚如所議庶幾不甚扞格馮
時可

先正流聞

宋濂攻苦

宋潛溪先生集有送東陽馬生序云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每假借
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研水堅手指不能誣伸書之急錄畢支

送不敢逾約既冠趨百里外從鄉先達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填屋室立侍左右俛身傾耳或過其叱詫色愈恭不敢出一言俟其欣說則又請當其從師負篋曳履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雪深數尺足履輒裂不知也至舍四支僵勃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乃和窩逆旅主人日再食無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綉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燁若神人而已緼袍敝衣處其間無怍色云云噫先生攻苦如此讀一過寸陰勤渠凜凜在目

周壽誼人瑞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崑山周壽誼居首年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

按壽誼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其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人瑞卷士大夫題咏盈尺上海陸子淵先生深以編修使饒跋其卷曰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為無罪惟元興最為事變嗟乎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復觀天日何其快也若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豈淺鮮哉且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往未艾是能輔毘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而又不獨為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

唐伯逸

南昌監生唐伯逸洪武七年任僂居典史嘗謂取民賄如取鷺鷥

股上肉誠心愛民一塵不滓僂居縣志

鄒傑復姓

洪武九年六月科給事中鄒傑於東閣奏臣祖孫福謙陝人也
出守嘉興元亂航海舉家溺於登州臣附餘板得活傭於登人鄒
義時年十四養為子冒其姓今貢成均進用乞復姓孫氏許之諭
母志鄒氏

賈魯斥佛

廣西宜山賈魯洪武辛卯貢士授崖州學正改瀘州性不喜浮屠
訓子綱約輩皆業儒論以沒後當依家禮毋作佛事否則必禍汝
後魯平子迫於姻黨召僧設齋事訖焚楮忽飛烟焚其室平樂府

志

逮宏言事

錢塘逮宏弱冠時以郡諸生言事得失上說之試秋柳賦稱旨
賜歸後選貢終松江訓導錢塘縣志

周魯章策笠

新喻周魯章文瞻洪武末舉明經召為選部主事不就上賜蓑
笠令歸教民稼穡曰號明農隱逸臨江府志

蔡新童婢

崇德蔡新父為人醜死新誓報奮擊之下獄十三年家僮阿小年
十五禿髮稍識書籀天求白主寃積麪作餌携之乞食至京擊登

聞鼓歷十三疏始得白初阿小北去家僕婢二人謀逸婢攘臂曰
主母笮之恃吾二人若可去吾當終事之日刈草二百斤半供紡
半曝之待風雨即孝女不啻也永樂癸卯新舉於鄉官臨淄令厚
贍其婢年至九十二崇德縣志

徐樞

松江徐樞叔拱太醫院判宣德元年省墓上閱其老詔出宮人
陳氏偕內官陳福袁亨給事明年致仕後沒三人皆從葬

于謙

于少保有寄內弟書云薄俸五錢
地師某云少保祖墓當奇貴不可言少保即馳書其子令遷葬另

一緘俟遷葬訖啟視子冕得書移葬如命始啟緘則述地師事也
不半載遺福今書稿藏於家張元站說

李秉夢迎駕詩

土木之難李襄敏從征脫歸進戶部郎中夜夢作詩送楊鴻臚善
迎駕天恩寵渥作藍梅迎復上皇出紫臺群虜潛踪歸漠北六
龍回駕入蓬萊明日以語同官次年八月而驗曹縣志

尹恂尹直兄

尹相國文和直作兄恂墓志銘云以靖州衛吏任順天湯山草蕩
大使廣東廻岐巡簡司巡簡成化元年正月十六日禦虜死夫尹
氏歷城人吏賊後必遠隸靖州又最下秩且戰沒不求卹先輩雖

穹貴於戚屬無私厚其戚屬亦無望其私如此今終入科第戚屬借粟監例貢輒思丞倅京幕羞以吏進矣故錄之以存古道

楊瑄

浙江按察使豐城楊瑄成化中察海鹽捍海塘堅壯有碑不存邑人仇俊卿曰昔呂梁碑磨泐可認者止三十六字人皆惜之想見禹功而楊公之勳一字無存感更為深自不能泯當知繫人心者不在碑之有無

萬曆乙亥僉事晉江陳詔來修塘入楊公祠不揖背像而坐亡何詔口作公語云我堂官也汝敢無礼我將殺汝尋疾作禱之始愈海鹽縣志

王恕

王端毅家宰日有御史李興巡按閩中酷刑殺人至三原斥公名而罪之後罪人多罪當大辟又御史韓雍值點郊齋入部堂中道呼公名時議輕薄當斥公奏興雖酷無私可免雍直而有才可超遷從之崔銑逗詞端毅配蓋夫人繼張氏文氏並贈一品夫人按成化四年南京御史楊智等劾南京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娶故劉指揮妻文氏為繼室云云夫以端毅之賢言動不苟臺抨風聞斷不足信

王存忠

仙居王存忠成化丁未進士歷御史知府無錢市靴詩云分

付兒曹休指望好捋芒履印蒼苔其清苦如此仙居縣志

揚守陳故宅

楊文懿故宅在鄞縣南二十里鏡川初未登仕至公兄弟俱顯接籍蓋七人有野叟獻詩曰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坐棲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連墳壟青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烟波緩棹聽絃歌公嗟賞不已謂叟曰此詩誠吾家傳也當珍藏以貽後人欲厚幣酬之叟因辭而去

楊循吉定論

揚南峰先生作子胥鞭屍論夜聞山中鬼哭曰腕可斷筆不可改
包德懷嫁友人女

蘭溪通判鄭瓘溫鄉記鄉先達包侍郎德懷在京與同鄉胡主事文善主事疾革往訣主事止一女以託侍郎曰諾既主事與妻相繼沒於京邸侍郎抱歸其女孺其妻育之如已女後女長擇壻祝氏將嫁侍郎居與主事相去二十里其故宅猶在乃先令人以竹簾分隔其廳事為三間已處左妻與女處右中設主事神位至日備祭告嫁事命女拜已侍郎長跪號慟哭然後行聘遣嫁奩具皆備
金華府志

周廷芳

蘭州周廷芳小泉字墩卒也一日讀太學有悟遂究五經篤信力行恭順侯吳請教其子對以往後則可往教則不可志節高

峻言不空發呂汪野集

周鑑

周鑑字孔明麻城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出按江西有太學生陳循子不法鑑論之死遷雲南副使九年不遷鑑所至汰墨理枉仍開寶泉壩積水溉田多至數萬頃後考績入京行江中舟覆幸上恙陞山東按察使致仕還鄉人布政李正芳會事董應軫並有雅望邑令立耆老堂凡大事較咨此三人也

陳恪冰清玉潔

歸安陳大理恪以才伯家居歲歉餽粥不繼薦者謂冰清玉潔孝宗題此四字御屏

邵寶絕巫

無錫邵寶國賢知許州弘治癸丑五月鄭州某鎮地陷若干丈水溢民爭禳之六月許州小趙鎮有巫言龍骨出土中誑言禍福邵以惑衆毀其首督學江西携試牘歸家久而紙敝穴地瘞之

吳翰詞

吳翰詞字子脩應山人嘉靖庚戌進士知奉陽縣清約節受不附權勢民愛之拜御史任事不避艱險按雲南風采卓然當是時嚴嵩勢張甚御史報命不勝賂翰詞遂乞告杜門結友性耿介方直一介不苟燕居整肅宗人亦不敢近舊居數椽比卒歛以敝緼今奉陽雲南皆有祠

潘墳

淮安潘中丞墳 丁卯舉於鄉郡守趙公俊書睽取功名富貴
屬對墳冢氏少司寇虛齋葉翰過而見之歎曰統出門便教以功
名富貴墳聞教悚服

蔣信

蔣信字卿實武陵人諸生時負甚郡守憐之令捧詔屬邑例得津
贈信卻之王守仁龍場之謫道武陵從學然自有所見不盡主其
說貢南雍祭酒湛若水俾主諸生教事嘉靖戊子舉南榜壬辰登
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四川僉事貴州提學副使以征苗奉檄即
往湖北議兵餉不及辭御史謂擅離職削籍歸不問生產闕桃園

精舍與郡中子弟講業其教人大抵主慎獨篤倫修行明理通世
務在桃園十八年三十七卒臨終賦詩歸去桃園十八年歌游
多在萬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願借西風吹上天投筆而逝世稱
道林先生所著粹言若干卷

劉大夏格言

劉尚書東山先生曰財貨須務農服賈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
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

李東陽佑歌

李西涯飲陳都憲德鄉魯司業振之邵太常國賔崔郎中世輿何
郎中子元等酒半李曰國賔吳人振之楚人聞皆善歌以相和

可乎遂出近詩數十首俾歌之陽春堂集

陳蔡御史騎驢

常熟陳蔡明遠任御史按蜀乘驢布按皆跨馬減其驢從
按御史出巡舊騎馬後乘輿不知起於何時或成化後事浙有舉
子王化大帽見按臺某呵之問所起對曰即起於大人乘轎之
年

魏庠廳旁塚

崑山魏庠子秀納貨任光祿寺典簿其廳事旁有荒塚邑令郭楠
造而問故對曰其子孫欲售之久矣予之直彼不以治生而棄骨
於水火故寧存之今歎曰杜氏之塋在西階古人之義也不意今
日復逢於君咨嗟良久而去歸有光集

清吏張守約

張守約字彥博岳州人嘉靖丙戌進士知華陽縣歷崇德遷南評
事寺正擢知淮安淮安素難治守約遺孥歸單車携二蒼頭之任
闢園植蔬自奉儉約禁絕官市常俸貯之帑間出以賑因乏性嚴
峻蓄家人少息二蒼頭日啖脫粟數合鶉衣拮据憤恚不得逸一
日乘守約寢刺殺之僚吏聞變急來視守約息僅屬瞑目語之故
遂死檢所遺惟二敝篋中書數束敝裘數襲而已衾褥惟幄咸
綴浣汗裂靡堪御者二蒼頭竟伏法

朱良育不受封

吳縣朱良育績學不第膺歲貢子鴻漸進士官主事貶封不受竟明經沒

杜了翁言行

廬山老儒杜了翁 曰道在論語言忠信行篤敬求之四十年未得或曰道豈言行盡耶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吾不願聞時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了翁不至

熊鳳文不聽選司

熊鳳文以 推官行取不聽選司太宰許進曰推官能不詘膝文選令為御史官畏強禦乎竟拜御史

桑桂移風社

平涼桑桂成化

貢士官大名通判廉靜好古與同邑彭會趙

天錫倡移風社序曰平涼山水秀拔人習淳朴業惟耕讀確有古風比年喪亂不古俗信浮屠誑惑於始死及七日百日期年除喪飯僧道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云為死者減罪生天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無邊苦是以貧者弗獲慎終惟備神馬楮幣齊糗疏果經資之費力不能逮則淺土經年虫蠹鼠穿富者忘哀作樂談經餽金飾備器務為繁勝傾家破產迷惑不悟殊不知生含血氣知痛癢剪爪剃髮而灼艾之已不知苦死乃離形腐於黃壤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灰雖剉燒春磨將何施乎然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蓋以勸善懲惡也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

不以親為君子而例視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何待親之薄耶縱使其親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智者所共知而愚夫溺，奉信風靡無已桂等生長是邦讀聖賢書浩歎頹風思與易之相為立禮社名曰移風嗚呼風不可移也所不可移者人心耳人心雖為頹俗所染而天理之在人心終有不能泯者能以吾心之天感彼之天則澆必轉淳邪可變正曾謂風不可移哉凡我同志敦崇禮誼毋懷彼此毋間嫌隙凡遇鄉隣朋儕之喪務為天理開導法語匡直斷以朱文公禮制為準熄佛老尚哀感貧者喻以義富貴制以禮其間古今異宜斟酌輕重一求合乎中正黽勉戮力人心所動舉知為美始而正一家之風終而正一國之風何患禮之不復古哉雖然士君子立身進則有功於君退則有功於民奚獨喪禮耶患難相助疾病相扶道義相尚志行相勵過失相規使行業齊於古人芳聲耀乎當時而天下之風亦可移矣夫子勗哉

韓昌

韓昌洪洞人世醫昌精其術不計貨施藥先貧後富嘗見御者卧道中憐之診其脉傷寒為移煥室藥之汗愈乃行資以粥米洪武初避兵岳陽山中遇異人授以秘術遇疾不俟診視望之而決生死時稱神醫孫肅七歲誤吞針釘昌曰此兒不死無憂也三年而出他日且生貴子後釘果從脇下出已生文官戶部尚書

毛中丞里居

陽信毛海隅先生思義以南京督儲都御史致仕呂涇野先生枬
問公歸邑居乎曰然茆屋數間對縣學呂曰久宦何尚茆屋曰自
官主事來俸餘一二十金歷三十年婚子四嫁女二又親喪父外
未治室也呂曰公歸亦何樂曰予師張先生尚健友人董某姻家
王某並尚在與割雞漉酒以慰餘生耳涇野集

景暘孝感

上元景司業伯時暘母陸太安人晚暮數年所至求醫卒得金針
於京師復明皆庭萱倏大如杯初司業涕泣樹萱曰萱花母療三
年不花至是花緒

胡松抄書

滁州胡柏泉太宰少負無書時借抄手輯名臣奏疏置枕曰經
理天下在是矣

鄭慶祛蝗

嘉靖九年進士長樂新鄭慶有章知滁州夏至滁及秧有蝗自西
北來蔽天日丘陵墮衍麻泚所至禾黍輒殫民男婦奔竄野君
簡勤敏吏民十數革部分之令各詣蝗好打捕張幟縱金舉火開
塹又嚴為禁防俾勿擾蝗為哀其冬下令國中曰蝗善滋土必遺
種茲不掘害將何極其發子母俾流毒於我茲土得亡笑明年
果生息至蕃徧野復令毆捕如往年法加密諸廢人在官者悉罷
遣如初僅留門子一人侍又下教曰有能捕蝗斗者官與穀五升

石者與五斗以是人爭捕得蝮數百石蝗倍徒種幾殄絕有秋當其時雖不能微怨謾而潛膏隱澤其被與要不斟矣滁州志 談遷曰崇禎辛巳嘉興亦募民捕蝗予穀竟升合不給

嘉靖丙午延津大蝗有司遣人捕之廩生周官恐人不盡力乃自白於人有能捕蝗一石者即與穀百文人爭捕之不旬日以錢百千買蝗千石邑境蝗不為災延津縣志

王勅雲母

歷城王祭酒竹泉勅少得道術後督學河南試諸生見白雲出山急遣人十數里外視雲落處掘得白石如雪歸切片煮為腐甘美非常味曰此雲母也

徐階論士

徐文貞公曰欲觀士大夫名節但不曉姻富室不接衽山人便是端莊之士馮元成集

林思承致仕

莆田林思承官淮安同知致仕所親止之曰公旦夕金紫矣思承曰心苟知止一命有餘若其無窮三公不足

唐樞

歸安唐樞一庵先生論博施於民而能濟衆重能字蓋人亦有施而不能者政不善也

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請曰何謂

也曰顏子持已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他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我輩未須學子較須先學他犯字李樂見聞雜記

唐順之

唐荆川先生論易又有吉凶大象獨言吉此聖人示人直入聖道路也

高拱知人

高中立相國署吏部日戊辰進士選秀水沈思孝等八人分令廣東俱目瞞得之並歷侍郎其一中丞沈繼山先生說

張尚書學顏僉事時賚捧入都相國一見喜曰今日得一督撫矣

錢御冷說

張居正急才

張太岳編修時本院公譏演千金傳奇至蕭何追信凝視久之同列以專注謹之答曰君臣將相遇合之難如此毋得草草蓋江陵意自有在非同戲謹

山陰吳允環洲出高文襄之門以器識見重時輒諮訪呼為吳學究蓋水滸傳中智多星也俺荅孽孫那吉初降文襄議同江陵以問允荅曰可受之有喻於此如麵二石作一大饅首須大釜大籠文襄意遂決後文襄罷江陵盡斥其黨獨允不廢或媚江陵刺及允江陵曰吾固悉之但難其代累遷少司馬而速把亥塲薊鎮江

陵語家宰為我致吳環洲能出鎮乎允聞之曰某効塞上久大馬
猶暫息之相公猶未忘我耶江陵得報曰吾此原環洲意可再
質之家宰告允謝曰往疏雖及此第蒞鎮威繼光遠鎮李成梁
兩大帥未易節制洎尚書銜江陵曰不可第往勿憂不尚書也允
出鎮蒞遠事定果進尚書終江陵允無纖介之嫌錢御冷相國
說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浙江缺督學選司以某人擬江陵弗肯選司邵席請問曰其心
水劉東星乎東星在浙藻鑑得名歷總河工部尚書張藐山先生
說

青浦慧日寺落成少師徐存齋階倣東坡解帶事奉世廟所賜
蟒衣一襲付僧圓實苗鎮山門因賦一絕單衣露冷宿曇華悞挽
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萬曆丁酉大宗
伯陸平泉樹聲年八十有九出衲衣一襲手書偈曰解組歸來萬
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為乞緣
嘉靖丙子李文定春芳將入秋闈宿句容寺題壁年山寺
聽鳴鐘匹馬西風憶遠公他日定須由玉帶題詩未可着紗籠及
入相歸解玉帶苗鎮

姚弘謨迎母

秀水姚少宰少孤母改適登第後迎養於家

表洪愈貧官

長洲表安鄧清介絕俗雖善啜貧不屬饜每市現佐酒可竟斗許門生嘗餉十金輒三分之袖其一乘月步贈窮交其貧都繇此討王元美苗竟夕俄接家報中歎元美問之方員進二十金見迫即代償之以盡其懽後解南太宰薦元美自代元美起南少司馬嘗戲曰吾生平此二十金用得着喻故虞說

余有丁家祭

鄞縣余相國文敏父永麟幼穉時育於小江里余氏後鄉舉歷蘇州通判生文敏既貴當贈三代莫知所自出不得已贈永麟好後父慟，父鏗而命子孫家祭自蘇州公始禮曰義起也

文敏少從宦蘇州慕崑山歸有光名將師之不果嘉靖乙丑文敏以編修分闈授有光第二

沈思孝在戍

萬曆丁丑沈比部純父劾江陵奪情戍神電衛游某山剝鮮見石刻翠巖亭三大字旁題謫仙三百載此樂有誰傳鐫宋某年月日月堆今日正三百年也巡臺徐時可敬辱之示期閱武純父短後衣橫矛踞罵於演武堂遂不至總督臨武劉克誨檄高州同知劉石令以成見純父應役中道止之環召時總督長樂陳瑞得報方啜茗失甌碎地青中軍曰城內有謫臣何不我告亟通幣起居且致芻必求面純父行迫不往遺蒼頭報謝賜茶中堂語次泣下她

叔祥說

感繼光

戚少保鎮薊門駐三屯營最久經畫周詳有祠總兵尤繼光之任不拜祠 除夕公庫災獨題梁及銀牌牌存重五兩題梁年月少保所記也繼光歎戚公神人刑牲以祭

馮少墟規鄒南阜

鄒南阜元標居鄉好言事操月旦長安馮少墟先生嘗戒之絕不與聞一事

申時行李庭机薄媿

吳縣申文定相國捐館屬其子太僕用懋曰先人媿並非川木勿

貽我媿

晉江李文節相國捐館門人蔡太守善繼議用川木李夫人曰相公一生清節嗚身後棺止直六金不敢背其治命

李庭機鳩工

李文節宗伯時語李湘洲祭酒騰芳曰國家工役切莫先估計估計皆內相大臣為政彼但索已索故一倍至二三十倍吾不先估計且孟浪起工彼雖日有所需然不能計成數多少工止而彼散矣更無積聚錢俟彼分贓

趙大華

萊陽趙大華任鄆陵令邑民以不紡績大華勸諭夜行潛聽有紡

織聲以良民勤紡四字識之次日呼至賞棉花五斤自此得紡之利及今永賴

李騰芳

李湘洲曰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為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惡薄予以為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沒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為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奪人無柰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筭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甬反甬而稱外侮非矣

張臣感勵

麻城梅衡湘中丞國楠筮仕固安總兵張臣過邑彼宿將逐虜棒

提崖殪數千人時繩冒功公獨加敬張驪問公答曰棒提崖之捷從來未有我敬子以天下豪杰非以其官也張不覺大哭伏地歎曰某血戰一生天子不知大臣不錄今公獨知其雖即刻死公前不恨

王汝訓散資

王侍郎弘陽本富室以父防盜晨夕不安勸散其貲於親故十去其五父得夜息侍郎後益貧板徒里中自給室不能牖填輪通照農具雜陳了無官緒張藐山先生說

唐文獻

上海唐邨所先生署翰林院篆沈四明當國移檄求印輒稽之雖

四明不快然無以奪也內計時有所去苗並未嘗請命錢御冷相
國說

唐謚文恪所謂易名之典仍犯其名何也宜如陳莊靖文例易之

陳滄孝紋

淳安諸生陳滄父性嚴事之甚謹廬墓三載奉廢母如嫡撫庶弟
孤姪晚歲手紋成孝字山陰王思任題孝紋堂

顧憲成寡欲

無錫顧涇陽先生少時讀養心莫善於寡欲反之寡欲莫善於養
心最有味

衛一鳳辟狐

陽城衛桐陽大司馬前守青州有樂婦崇於狐聞鼓聲堂上曰尚
書正人也義不敢近

鄭繼之

襄陽鄭鳴峴太宰苗意品鑒典衡時殆八旬於士流素履口誦不
爽

彭應參

萬曆甲午光山彭侍御按浙風裁峻厲不畏強禦烏程董尚書仿
范祭酒應期並怙勢扞網繩其悍奴范至自絰董咳其婦吳
氏訴於朝詔逮侍御後放歸

唐景鳳

唐中岳任南京吏部司務九部曹謂總憲私第例趨左門惟銓郎於儀門外延於別館唐謂右都御史海公瑞獨拉立直馳中道抵門踣閣而言曰敝曹統領縉紳闕左右門以奔走人而奔走人左右門如體統何其後復狗海公事唐切責之

許弘綱責子

東陽許少薇總憲還里鄉人送柴問之云例也君責其子私推杖之

葉向高

葉臺山相國見鄒南阜先生論學曰公講孔孟予只講閻羅王鄒問其故曰不佞老矣填溝壑之日近苟有欺君悞國傷人害物招擁納賄等事於閻羅殿前勘對不過者皆不敢為鄒笑而是之李九我相國晚戒文筆福清欲效之李曰子效我殊難我面嚴冷人不敢強子面善無以謝其求也力不能兼可廢詩耳

吳道南

崇仁吳文定相國語嘉善錢太史士升曰若初入詞林須記三事不擬試目不受門生不出遊度保名節

竇子偁

竇子偁可揚按察兩浙剛毅敏決雖婦孺知其名遷右轄以御史沁水孫居相薦之時方指居相東林黨魁也歷官守法不附一黨如水竇自是結議解官去不復出子偁萬曆壬辰進士

徐光啟

華亭徐文定初以右春坊右贊善兼

道監察御史監軍出倉

卒特授僉從不借自募人肩輿

楊瀚

陽城楊瀚神觀竒偉萬曆

舉於鄉第寧遠為盜數治尚嚴細

道不拾遺調良鄉赤縣衝瘠其治如寧遠而稍馴之民犯博者褫其衣給驛卒自題門牓曰門如市心如水一塵不染提得起放得下百事敢為奏最限乙榜量移南京大理寺評事在時為右遷尋致仕素善酒嘗飲邑令張文運張連浮大白歎曰令君可人

馮氏義僕

華亭馮御史思次子

可家幹馮良託以篋鑰

可沒子大夏蕩

棄其家依妾金陵十餘年不歸良每歲收田租易金即匿藏之不私一錢良久覓主歸以所積萬金還之大夏遂為富人後大夏沒諸藏金為他房瓜分良又不取一錢人稱其厚良子三皆諸子孫明玠天啓壬戌進士歷御史良原趙氏

尊寅亮督學

錢塘尊此瞻大理前督學湖廣每行部謁孔廟輒命諸生講書次第數十人默定復劣有講回之為人節聖人撒手是道隨人尚差一地故拳服膺尊大賞之

丁賓老不忘孔林

嘉善丁清惠尚書年八十八崇禎庚午三月特北謁孔林償宿志

朱國禎秀才氣

丁清惠與烏程朱平涵相國善謂其居台鼎猶秀才氣象相國笑曰原是老秀才近來廢幾葉臺山無閣老氣朱氏世攻革相國不殖產曰我何敢忘祖父攻革守藏時事乎

沈演四友二老

歸安沈何山尚書作四友二老圖身與王太宰永光畢司徒三才李宗伯騰芳曰四友與張總憲延登曰二老俱萬曆壬辰榜崇禎初楚家

董其昌

華亭董玄宰宗伯坐部堂上朝鮮貢使謂為異人夏給事子暘使琉球歸求董書貽其來使

錢士升

嘉善錢塞庵相國先號御冷曰士大夫居鄉止宜杜門不聞一事若曰欲作好事便開罪端蓋身非有私而因緣亭入安能預察而盡中其繁耶好人之好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亦拂己之性經正則庶民興史孰則名臣出以上俱面說

陳組綬結客

武進陳伊庵官兵部

結壯士千餘人皆漁陽大俠時勞

以金帛及卒或欲収其客為列校客曰我等激於義為陳君效死
豈肯仰文吏鼻息耶哭其喪而散

陸夢龍

餘姚陸叅政夢龍好談兵先是黔中閱軍令七校各魚貫進身坐
貢院門禁闕入初軍多更番進應至是術窮第七軍高拱北稱四
百人閱試止五人立斬拱北先後汰萬人

張燁芽

山陰張燁芽曰人而無友不如無仇亦足祛人眉宇間酸惰氣

按燁芽居隣陳都諫甫翼都諫熾熾時大不能堪俄都諫以堂啟
燁芽成進士嘗演魏忠賢諸劇陳隔聽亦不能堪燁芽官給事中
被謫壬午補翰林待詔道臨清值北兵匿於道院發其裝得進賢
冠徑尺令諸人戴之俱不合獨宜於張被執贈太僕寺丞

吳麟徵家訓

海鹽吳忠節家訓曰莫道作事公莫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隻耳朵
插在人家聽非議莫恃築基牢莫恃打笑備恨不鑿君隻眼睛
插在家堂看興廢

熟讀經書明晰義理兼通世務世亂方殷八股生活全熟冷淡農
桑根本之計安穩着數無如此者詩酒聲技非今日事

柯起鳳不負丞

休寧縣丞柯起鳳四川人，以廩生膺薦，不卑其職，才守自厲。遇事敢斷，凜若神明。臺司委決，無虛日。聲出，令長上為各司理所。嫉構之去，郡人祖送，傾市竟任，不私一錢。吏部尚書鄭三後嘗追訟其事。

王朝堂死孝

流寇陷太康，諸生王朝堂以父中丞，棺得全。

樞見斫，拊棺，拒罵，被殺。

藝苑

諭幼儒勅

太祖高皇帝諭幼儒勅有曰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
無益也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非勞人而弗
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略不規諫其兄使閭民瘼之何如
邵乃咏亭之美曰因山之亭為基無雕椽斲棟五采罔梁以青山
為屏障此雖無益文尚有理其云白雲為籓籬此果虛耶笑耶談
遷曰讀 聖諭得作文真訣矣存誠去浮根理資用今曲學矜句
字之間沿誕謾之習於文體人品不相研切如五柳先生傅先生
不知何許人也蓋淵明寓避世之意可一不可再而白樂天陸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蒙輩效之則誕矣虛實之論誠如宸諭

宣尼遺筆

孔林石刻宣聖遺筆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開花滿地愁未書仲尼有章款此作偽者真東家立耶

顏子

國初朝鮮獻顏子以謊書卻之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前賢灼、後聖懋哉始皇承天越受帝命業起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五均吳美冠額黃靈

七代敬構商堂縱聖凝神符記百 蒼謁餘輝蜚聲萬禩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右判史敬素立石海鹽照志此碑史記不載而鄭止久矣謂始皇滅鄭何也

偽書

毛漸偽三墳張昇偽元命苞孫定偽閔尹子阮逸偽元經宋咸偽孔叢子徐靈府偽文子戴師愈偽麻衣子袁康偽吳越春秋明崑山王逢年偽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彝偽於陵子

松康真蹟

錢塘楊廷筠以御史督學南畿有兄弟爭訟叔夜手跡弟請田三十頃易之致訟御史命立寶書堂公貯之

王大令洛神賦

王子敬小楷洛神賦顧凱之畫其下藏內鄉張康侯家購以五百金康侯甲申避寇金陵張藐山先生借觀

雲麾將軍碑

萬曆六年河南李蔭宰宛平構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麾將軍碑碑石蕪沒良鄉驛舍裂為柱礎可辨字百八十有九首篆存唐故雲三字蔭輩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終戶部主事李邕書在蒲城縣西十五里李思訓墓上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姓一卷

蘇子瞻制義

蘇長公外集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以命題試士，之應舉制義概如此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使民為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為城郭溝池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來春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果誰為之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為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不以給共養勞費勞費出少府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

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大學本義稿

朱文公大學本義稿友人沈世泊嘗見之多刪抹

朱文公集

慈谿謝象三三負於亂時購宋板朱子集絕十金亡何又得宋板朱子集文頗不同多世所未見包長明說

心史鈇函

宗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浚背井得鈇函重續啟之宋

鄭好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鈇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歷今三百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背井啟函也

宋濂

宋學士著作最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於世入明劉伯溫選定為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劉剛林靜樓理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丙戌歲錢謙益於內殿見之孝孺氏名皆用墨塗乙蓋遵革除舊禁也

道餘錄

姚少師廣孝別號逃虛子摘二程先生遺書二十八則朱子語錄

二十一則逐條折其謬曰道餘錄吳縣行人張洪見即毀其書自謂所以報少師耳

御史試莖芽菜賦

蒙城陳蕤薦賢良方正考選試莖芽菜賦巖第一拜浙江道御史終按察副使賦曰南國之賓客於上國與北都主人論辨時事翊日請於主人曰子居上都悅視八隅日覽天下之奇物亦知天下之奇味乎主人曰唯唯客何言與天下之味形類萬殊倅人作備庖人之初曰哉曰嚮曰豢曰粢八珍甲四海之美五味極六合之腴猩唇豹胎之昂熊掌駝峰之厨趙普掣燉之炙何曾搗掌之珠党家之羊羔美酒五侯之燕解鯖餘歛吳中之膾釣松江之

鱸駕醜施麥雪蛆侑姐殺蒲羞蟹芥醬滌鹽至若橙黃而罇瓣笑莢綠而河豚涪黃雀入幕之子烏雞啄粟之雛加以椒桂益之以油酥當嘉賓之既集命細若而當壚巨觥淺酌艷曲吟吟調嚼滋味既美且都客曰子惟知葷臊之為味而不知清楚之嘉蔬也主人從而改曰北山採蕨南山採薇菘薑堂北滂芹澗涓烹綠葵之嫩葉俛白蕪之芽筵補羸杞移繁蕪磨菇縷方於淮術波稜寸斷於躄跖酣糟子薑之掌沫醢新笋之絲梭魚孕子苔脯乳鬚輪甫九沸山藥三炊漢家丘嫂之鏢冰壺先生之葦至若錢塘之茭白商山之紫芝大宛之首蓓二蜀之雞枏揀擇加精調肺得宜香聞爽臆味適舒眉當舉案之頃會稱觴之時飲此佳品喜溢厥頤

顧鬢桑之徒，餓笑首陽之空，飢視彼蔓菁，何物蘿菹，奚為客？曰：子若徒知異之為美，而不知近之為奇。主人瞠焉語塞，拱手戲嘻曰：然則子所言美者，請備言而述之。客曰：有彼物兮，冰肌玉質，子不入於淤泥，根不資於扶植，金芽寸長，珠莖復輕，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宛訝白龍之鬚，彷彿春蚕之蟄，雖狂風疾雨，不減其芳，重露嚴霜，不凋其實，物美而價輕，衆知而易識，不勞乎板桂之調，不資乎芻豢之計，數致而不窮，數浪而不數，雖以赫乎柱史之嚴，每嘗寘之於齒牙，暮矣憲臺之遠，亦嘗款之而深入，當乎退食之委蛇，則伴其倉米之廩，食至於滌清觴，漱清臆，助清吟，益清職，視彼主人所陳者，奚相去倍蓰，而翅萬億也。與主人聞而嘆曰：得非市之所

鬻豆芽菜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遠矣，毋語近而遺遠，厭富而樂貧，客曰：子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之味適口者，為佳；天下之士無欲者，為貴。彼之所云者，非不口欲，我之所卻者，恐為心累。脫若致之弗克，則投之於心，投之於心，則為口體之累，傳不云乎？養其小者則失其大者，大者既失，雖羅五鼎，亦惟取羞，雖享太牢，適增其醜。語既客即揖謝于，而退。

周叔脩宋史

正統末，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吉水周功叙，叙請刪修宋史，以畢先志。許之功叙曾大父，以立元鰲溪書院山長，上書修宋遼金三史。推宋正統後功叙脩宋元同上元陶元素未就卒。

莆陽物史

莆田周梁石瑛與黃太史仲昭同脩興化府志議論間有不合自謂莆陽物史

張元禎

張東白先生作文屬草每指掌大作蠅頭細字或用故紙覆背書之

詩韻辨

華亭張東海先生擬詩韻辨曰韻書始於江左弊有目襲雖有覺者力莫解正我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体律詩惟用

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今之制耳樂其寬耳試叩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於其間也意是皆目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殊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解直據一方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并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諧協固寬矣唐韻之聲牙者亦得而押豈窄耶且作者何計寬窄也學士宋景濂序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待辨矣

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群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詩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目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高明者亦不得繇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皆用唐韻人不知病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非病也况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弗知惟取諧協則傳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快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齶下齶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為失寧免笑乎

李空同先生曰張東海韻辨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蕪適何以同夫冬東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貞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去聲哲不得哲去聲耶今人目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其未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張東海自題象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於今百草張東海只有元來一个真

司空圖

宋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後才咸通

中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
洎登朝驟居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國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
極林果之美國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烏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
蕩士人多徃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
郎召至京師國既負才慢世謂已當為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
圖憤之謝病復歸中條與人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
居士其所居在鎮貽溪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之亭嘗自為記云云
以上梁史舊文按國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為鄉里所稱會王凝
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國以文謂之大為凝知入知制誥遷中
書舍人知貢舉擢國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國為從事

既渡江御史府奏國監察下詔追之國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
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俸之召拜禮部
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默係洛師于今十年
方泰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是國見唐政多
僻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
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州國以密通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還
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泰此豈有意于相
位耶河東節度使王重榮請國撰碑得絹數千匹國置于虞鄉市
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
人依國避難獲免者甚眾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為邠

燦傾阻一謝而退梁祖授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卒年八十
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
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五百餘年一旦委贖朱梁其甚者贊成
弑逆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捨圖小瑕以泯大節
者良有以夫柳燦為相巨僚多被放逐為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
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為官榮可驗衰羸庶全
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鈞名心惟
樂于漱流仕非顯于貪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
徇遊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燦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
譽之惟僧虛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持言其操履檢身非傲
世者也又云有時着御札特地掛朝衣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

楊守陳

楊文懿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詞後

銘志之言多溢美予弟此作蓋眩於銘志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
其止則茲人者誰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可易哉

李夢陽論文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
該夫經史懸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得象且
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史之要也曰安而
食寢備矣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

務為滌洗為聾牙為剗馭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學
辨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李空同先生刻陶淵明集盡去評注曰青黃者木災也大羹之味
豈群口所嚼哉按古人注經史子外集不多及六臣注選千家注
杜尚矣其以批點行世者蘇老泉之於孟子劉辰翁之於李杜為
得其繁萬曆中晉江李贄所閱著藏書焚書等刻尊炳軒誣末年
吳興凌氏閔氏專刊殊批時雖紙貴災木何極

舒芬與友人論文曰六經未可以文法摹擬也書禮序述即事見
道風雅詠歌以聲和律曾何章法句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
知六畫奇偶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
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
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

李夢陽何景明

李何袁袞四傑之首冠冕當代人無異喙間有微文未加點壁近
常熟錢牧齋選明詩論李何最嚴不啻輸攻矣雖非定論錄竢

公據

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鷲之才間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
古為已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
之壇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曆以
迄成化上下千載無餘子焉嗚呼何其諄也夷考其實平心而論

之由本朝之詩沂而上之格律差殊夙調各別標舉典會舒寫性情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唐必杜舍是無學焉率模擬剽賊於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桐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育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据唐以前書紕繆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尊衰粗才笨伯應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譌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止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後有能別裁為體如少陵者必以斯言為然其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則非吾所惜也

仲默初與獻吉叔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兩家堅壘屹不相下於是低頭下拜王漢陂倒前徒之戈後逸粗浮薛西原分北軍之袒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後之玄黃少息矣予獨怪仲默之論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止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止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仲默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為古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為跌宕彰抑揚爽朗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連世遷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為建安太康不得不變為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寓目即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以暢漢魏之颺流韋孫許之風尚今必欲希風枚馬方駕曹劉

割時代為鴻溝畫宋元為鬼國徒抱刻舟之愚自違舍筏之論昌黎佐祐六經振起八代文止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仲默好謂文者何文詩者何詩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為大言無當矯誣輕毀箴為膏肓允為篤論矣獻吉兩書駁何予眉互陷墮於斯言了無諍語弘正以後為謬之學流為種智後生面目徧背不知向方皆仲默謬論為之質的也

江河伏流

秦州儲平甫洵正德辛未進士歷福建按察僉事輯革除錄博探靖難諸臣題曰江河伏流平甫卒門人私謚貞文子

常倫逸詩

沁水常評事倫題榼山大雲寺壁宿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夫頗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栖雲巢字大如斗今存評事集不載

王璜雲中歌

濬縣御史王璜正德辛巳進士雲中歌八首一曰小王子時打圍時自稱北狩產龍姿墩上老軍莫相信英皇元不納胡姬

胡瓚

彰德胡瓚嘗咏時苗還犢事任中如有子君欲付何人 洵詞

徐霖

武宗在臨清召江寧徐霖授教坊司官不拜乃授錦衣衛鎮撫久

益幸至呼其字子仁進以敝袍遂賜斗牛襲衣至南京嘗夜過其
家從容懽燕四更乃罷

前李攀龍

濟南李攀龍止白雪樓集偶友人處鴻爪集四快云濟南李攀龍
于鱗著亟讀之則常州人官太僕在正德時非歷下也
曾參教人之誤良不虛耶

兩京賦

訓導 彭大雅郴州通判常熟桑悅御史江寧余光貢士盛時
泰南京刑部郎中臨川帥机並作兩京賦光奏付史館賜鈔千貫
安福李學士時勉慈溪陳侍講毅宗並作北京賦教諭 聶鉉

作南京賦

兩皇明通紀

嶺南梁億東莞陳建各著通紀

張邦奇

張文定邦奇作贈太監雲奇傳云奇洪武間以內使守西華門時
丞相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日詭言其第井中醴泉涌出請
上臨觀而選壯士裹甲伏屏幃間以俟奇知之將上變云云按此
胡惟庸事文定宿學不宜誤或梓人之訛

修誌

林烜修福州府志人物有邪佞止宋人不及國朝孝子割肝療親

者二人去之烈女如科甲例每行二人其斥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割之耶人割之則世未有肯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其人已死矣又安能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後割之耶甚哉其妄也又福清林榮初則仁歲貢兵部尚書本朝列鄉年表未載

平涼趙浚谷時春嘉靖庚申作平涼府通志官師人物美惡備列藝文僅記銘若干首無詩

王道書壁雜帖

順渠子曰吾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此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子而荀卿不及見孟子又從而非之

此二恨也揚子雲與鄭子真嚴君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賢而不能相隨以隱此三恨也二程親見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宇宙間有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為當然者然此又恨外之一端也

王慎中

王遵巖先生作晉江楊角山墓志銘戶部主事李績父也志述績之言吾楊姓也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農本業自給吾父早孤而壻於陳城居也遂居於城之東隅陳母故李毅齋公某之甥也毅齋無子故吾父育於李而為之子補李而妣陳也鄉人之敬愛吾父者知為李角山翁而不知為楊也惟吾父始配陳某知之

而繼室張氏謝氏與吾兄續亦不能知而續獨知之今將題名於
所作主於廟惑於所稱之姓先生其謂之何云云夫宗之必有別
異姓之不相為後也在禮記之矣李君雖敬狗翁之情其如禮何
請志之曰揚角山處士之墓

先生作筭江潘翁墓誌銘，作長論又古法之變

國朝人物編

江都葛澗子常好積書撰國朝人物編自國初迄嘉靖數百卷人
為列傳甚悉年七十餘友人私謚正學先生

夏惟訥

崑山夏惟訥好求遺書嘗秘一篋不以示人沒後啟視禿管數十

枚子錄雜記百餘卷

唐觀

江陰貢士唐觀著延州筆記李肇鷄於民家屏幃上斗麥易之噫
文人遺業類觀者何限安得盡聲鷄其人刊以問世耶

李子鱗王元美手抄

陳眉公曰李子鱗王元美在刑曹時手抄史記文選一部舉觥誦
以記君為賞罰大必山人批閱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
稱是

李子鱗閱史記

殷正甫士儻有李子鱗所閱史記於秦始皇本紀上圈河魚大上

人頭畜鳴八字沈懋孝長水集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駸於侍郎擔中重得今行世又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副刻常熟錢牧齋乞於吏部者閱不示人辛卯九月書室災不存惜哉噫文人子孫如任昉李白許渾諸君子筆凋墨替無論矣有筮表若吏部而遺簡反滅他何望乎

余翔

莆田余翔宗漢嘉靖

貢士任全椒令有治才兩造盈庭平決

無停畧有羅氏醫宅展轉數姓至武氏洵井得髑髏四具加釘焉

呈於縣公彷彿夢人以蘿擔屍過其前時羅氏父死久訊其子已七十自供父本牙僧正德間四客投店挾重臂父端午日醜殺之釘腦骨投井中羅子論辟其家竟絕後解任歸益肆力文章而遊興不減盧敖家人生產不問

穆文熙焚書

東明穆小春憲副購書十餘萬卷疾篤舉所積焚之

謝陞季漢書

新安謝陞少連改陳壽三國志為季漢書予蜀正統魏吳世家按宋蕭常後漢書鄭雄飛續後漢書翁耳蜀漢書元金華張樞陵川郝經明長洲吳尚儉並續後漢書

春雪詩

鄞縣全大叙萬曆

進士試館之先夢大父少司空元立戒春

雪詩勿用六出如其言獲選

無名氏詩

僕夫不識路躊躇路旁久寒風吹衣襟落日照馬首吳中無名氏
作蘭溪吳孺子極愛之謂深得古致

明雋

濮州李尚寶先茅踐國朝燕趙秦晉齊魯河洛淮揚籓猷之詩
附以蜀曰明雋吳越荆楚不預焉東阿于文定公序曰自二南以
下十五國風皆江以北地也降而春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

國荆楚之騷賦始傳故江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
也非始音也原音之始以北先也按李尚寶初善王元美後元
美從于鱗遊改嚮移好故明雋之外吳越荆楚有以也然所選多
靡豔舒蔓

宋登春

宋山人登春讀書嶧山厭薄交遊乃作一小戶非匍匐不能入名
曰狗洞薦紳先生過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伯承往來其中趙州
強居仁集

李伯承遼山人濮上館於清平閣山人日啖狗脯飲白酒夜誦楞
嚴經念伯承殷勤間與倡和援筆草就四座傾倒

北雍刊史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十一史康工部六萬金有奇李湘洲集

陳于陞修史

南充陳文憲相國時脩正史

列聖本紀皇后本紀建文景泰以實錄附載專紀有待

郊祀廟祀典禮樂律天文曆法宗藩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賦役貨

幣漕運河渠鹽法軍政兵制馬政刑法郡國九邊凡二十二志

揚徐滁陽三王傳 高祖之十七篇 成祖之二篇 仁宗英宗

各四篇 憲宗之三篇 外感 洪武之功臣諸臣建文諸臣永

樂之功臣諸臣洪宣諸臣正統天順諸臣景泰諸臣成化諸臣弘

治諸臣正德諸臣嘉靖諸臣隆慶諸臣又理學文苑循吏高逸孝

節亂逆權倖方技四夷列傳類二十六

志粗畢丁酉擬列傳六月三殿災輟業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貫

殊不以為意非其始議也

西冷社

萬曆丙戌八月歙縣汪道昆鄞縣屠長卿陰革集西湖之淨慈寺

仁和卓明卿餘杭徐桂為地主倡西冷社

孫冕

孫冕字文中江西德化人歲貢正德間任北通州訓導善詩畫嘗

和李西涯春興詩八首今錄其二山館悠悠，依峻坡別來應是兩年過。處處昔日遊，偏好風雨他鄉夢。更多松下小軒開，雨菊月中荒徑掩。雲蘿歸來若待頭，鬢白其奈巖花笑。客何其一竹垣向裡，闢新池徑曲門迂去。每遲鳥弄落花人未到，魚吹新荇月先知。天邊客夢何時醒，江上歸舟此日移。喚起巢由作賓主，不知身在昔堯時。

爭詩

夜月烏啼白門柳，隔江人唱後庭花。武康吳允兆永嘉何无咎各爭為已句，餘杭徐茂吳桂曰句，未佳何爭為。

喻應益

新建喻叔虞憲副楓谷先生均子也咏滕王閣萬壽宮各四首
飛閣崇臺勝地，曲層巒遠水檻中收。萋萋自綠王孫草，歲歲空生帝子洲。烟樹尚含羅綺怨，風濤不散管絃愁。漂零莫縱登臨目，門掩斜楊獨倚樓。其一
芳洲草樹碧纖纖，醉倚臨空意未厭。山翠過江雲入戶，春聲出谷鳥窺簷。花憐綺陌飄歌扇，柳近紅亭颭酒帘。千古繁華流水盡，獨留明月上朱簾。其二
梅風杏雨柳烟開，滿眼芳菲祇自哀。客子臨高曾作賦，游人攬思獨登臺。於今殿閣空盤起，依舊雲山隔岸來。不識王郎風送別，誰言伯瑛更憐才。其三
關市烟塵黯未通，蕭條旅泊散江風。龍河蜿蜒滄波上，雉堞參差晚照中。昌邑舊城葭莢渡，南唐廢址水烟空。芳時士女應多恨，遮莫

還歌大小莫其四右滕王閣

百疊青山磴道盤丹臺深瑣赤欄干階前柏是當年樹雲裡家猶
舊日壇漢祀祇今歸太祝朱皇曾此拜祠官無勞更表洲沙識湖
落空江鉄拄寒其一九栢歲幾偃翠苞亭十里辨烟稍雲深珠
樹栖歸鶴月滿霜潭泣老蛟風殿香浮爐影細星冠夜集佩聲交
野人掃地齋心拜芳渚青蘋籍白茆其二玄功自昔滿鄉邦飛劍
雲中氣尚馭三洞絳霞飄羽蓋五溪瑤草映芝幢金丹雞犬歸仙
島鉄鎖魚龍卧楚江里社羊誇禱賽九天時擁百灵降其三白
袷青鞵稱短衫採芝幽澗荷長鉢乍瞻丹壑窺金穴細讀玄文叩
石函天竅神臯開廣漠樹盤仙嶠出曉巖雲房玉磬松閑月未到

蓬山已隔凡其四右萬壽宮

王祥登

萬曆癸丑元旦吳縣王百谷卧疾吟迎春詩一首即逝

馮元成論文

馮文所先生曰古之文簡今之文繁古之碑碣志銘等無關係則
不書如緩急親黨不過曰待以舉心數十字一二語耳今則連篇
累牘曰某也婚某也葬數其事而稱之數其人而託之瑣屑
如甲乙簿何當哉憶予居嘗所為緩急人者一月或至數十事使
他日子孫欲為予紀載則且至數十冊簿豈理也哉唐以來韓昌
黎最為大家其志銘等文具在寡之僅一二百言耳然其時且以

諛莫譏之至於今或一序數千言或一傳數萬言荆川先生所謂山河大地不能作架子誠有味乎其感歎也是故君子之文章損無益寧慎無濫寧拂人子孫無違人月旦

周玄暉

崑山周復俊子籟南京太僕寺卿有館於木人汪之亨著汪林雜記汪林類記孫玄暉萬曆丙戌進士嘗任御史左遷補電白令放歸著汪林續記始舉筆赤蛇墮研刊成怨家張氏增飾宮掖一二事孽於縣令陳祖苞撫按奏上致宸怒逮下刑部獄卒人多寃之

陳植之

武林布衣陳植之

雖業醫苦吟好學歛縣吳克德符摘其佳

句如踈鐘四壁靜微雨一燈明移花春徑兩看竹午窻風繞舍田疇熟送村砧杵連王門竿自好客舍缺空彈河朔追狂飲滄浪起浩歌月贈之詩曰昔賣名山藥女子識伯休孝先尋教授大有童蒙求簞瓢在陋巷朝夕僅能謀上有白頭母啜菽代庶羞下有黃頭兒擁絮視輕裘子身同鯁魚牧犢為好仇苟非真有道疇能堪此愁自我不相見千年幾再周時卒舊業隱若對前修重建德愈甚每語無怨尤依然曳屣強歌仍自酬感贈不遇賦沉思冀一抽申之貧士咏庶接古人游異昔高士傳真隱定見叔

中秘書

晉江謝肇浙在杭為水部日福清葉相國直闕求閱秘府書潛隨
入翻閱僅抄盈後村集三十冊

收書法

南克陳元忠相國于陞好儲書平湖沈幼真太史懋孝勸其據類
書注中所引証之書覺篇目不經見日月標記今書賈時博求
之無意中忽得奇書又據天下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馳
尺一託交間如月搜羅期污乃已自戊辰至甲戌七年元忠以此
法得奇書三千部及家報寄書京師動感家半失去

纂書

開國事略本湖廣行都司經厯蔡于璧之龍飛紀略卓氏藻林本
吳興王氏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
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幸傳矣又為宋齊丘所據凡纂書有三
貨得之可也陰得者次之最下則跋跖

厄書

藏書佳事也闔有^首不數家不數傳如浦江義門鄭氏一萬卷燬
於火義烏虞侍郎守愚泰政德燁父子樓藏數萬卷署曰樓不延
客書不借人後蘭溪胡孝廉應麟賤直得之今亦佚盡太倉王元
美書最富再博而失開封中尉睦擘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
樓吾寧祝侍郎以幽之萬古樓武康駱侍御駸曾平湖馮孝廉茂
遠常熟錢宗伯謙益諸家非流散則如燭矣噫縹緲函何頑天

曹事往，被厄不能久，銅設靈威，人之秘牒，玄夷使者之珍符，貯娜嬛而儲二酉，概如此厄，天上司書吏，地下修文郎，亦寂、難堪矣。揚循吉既老，散書親故，令蕩子嬰，婢無復着手，是或一道也。

錢宗伯好儲書，尤喜較訂，廣搜博引，一編中粉墨丹青，層見錯書，有所疑悞，千里之外，託人研考，其購藏甲於東南，亂後撰明史，凡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就，越後日見燼，火始見朱衣者無數，是非不得其平，遂以熒惑掃之，隻字不啻亦一異也。

文著

正德中，郟縣王簡討九思，敬夫失官，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授

之人，疾書不給。

萬曆末，秀水陳學士懿典，孟嘗晚喪明，詩文酬應如故，出謁公府，侍兒牽其裾，即揖讓進退，動如禮。

唐府輔國將軍字決五歲喪明，從師畫掌識文字，日耳記千言，著名獻錄，辨疑碑各一卷。

華亭唐汝詢，仲言五歲目盲，父兄抱膝上，授詩好聽，授博通經籍，注唐詩解五十卷，援據該博，著編蓬姑茂，寺集，齋使揚鶴，旌其廬，曰耳學淹通，捐俸刊其書，嘗過常熟，錢謙所酒間，誦子虛上林，諸賦，杜白諸長篇，不遺一字，留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踈放之句，出於向秀賦，秘志遠而踈，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鍾惺譚元春

鍾惺詩行於世孟津王鐸宗伯曰如此等詩決不富不貴不壽不子

洪範明義

漳浦黃石齋道周者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卷戊寅被謫即進呈云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記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數言而在後威福建極數言錯而在前記字如晨為農式為成強為極之類皆伏鼎之所不稽鄭孔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儒未竟厥緒云云

蔣德璟日記

晉江蔣八公相國性嗜書留心經濟有部郎使榆關語之曰彼處馬豈頗多宜注意部郎初不以為然至則果如其言所著日記

爭妾詩

宗禎癸未楚撫宋一鶴敗沒妾金陵陳氏以色藝為門客王屋所聘青陽謝叅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貢士程奎詩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抱琵琶前身應是烏衣燕不在王家即謝家

山城曲

十七八正少二次明少年少如春草榮一霎然○莠武蔵州四圍無山島月出惟青草月沒還青草山城者日本也好事者有譯其曲見鄭以偉猶奕稿

永和宮詞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侯關內
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盛鬋固無雙，蹴
鞠彈碁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銷，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
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君王宵旰無懽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
金牀少宴眠，陳娥衛艷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
至尊。皓齒不呈微索問，蛾眉欲蹙又溫存。本朝家法修清燕，房帷
久絕珍奇薦。勅使惟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維揚服製擅江
南，小閣爐烟沉水合。私買瓊花新樣錦，自修水遞進黃柑。中宮謂
得君王意，銀鑲不妨溫成貴。早日艱難護大家，比來惟笑同良

娣奉使龍樓，曾佩蘭旌還偶失。兩宮權雖云范，慙能辭令欲得昭
儀喜。怒難綠綈小字書成印，瓊函自署充華進。請罪長教聖主憐
含詞，欲得君王愠。君王內顧惜傾城，故劍還存敵體息。手詔玉人
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蒙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俠多輕利。縛
客目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伎。班姬才調左姬賢，霍氏驕奢竇
氏專。涕泣微聞椒殿詔，笑談豪奪霸陵田。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
冷落宮車夢。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裡誰陪從。天顏不憚侍人
愁，后促黃門召共游。初勸官家佯不應，玉車早到殿西頭。兩王最
小牽衣戲長者，讀書少者弟聞道。君王譽定陶，獨將多病憐如意。
豈有神君語，帳中漫云王母降。離宮平陽莫救蒼，舒恨金釧雕殘

玉筋紅從此君王慘不乘叢臺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况
驚少子傷離落貴妃瘦捐坐匡床慵髻啼眉掩洞房豈惹湯溫水
簾冷荔枝漿熟玉魚涼病不禁秋泪沾臆徘徊自絕君王膝苔沒
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啓便房薤歌無異壙同
昌君王欲製哀蟬賦誄筆詞臣有謝莊頭白宮娥暗啜感庸知朝
露非為福宮草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蒼黃
還向官家問主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豪華
如轉轂武安若在夏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驪山足夜
雨椒房陰火青杜鵑啼血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止少當年董
貴人碧殿淒涼新木拱行人尚識昭儀塚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

蔓草埋殘壠昭丘松檟北風哀南內春深擁夜來莫奏霓裳天寶
曲景陽宮井落秋槐

思陵長公主挽詩

貴主徽音美 前朝簡命光鴻名垂遠近哀誄著興亡託體皇枝
貴承休咎善祥母儀惟謹肅家法在於壯上苑穠桃李瑤池小鳳
凰鳶章青綉屐魚笏象縹囊沉繚薰爐細流蘇寶蓋香禋期陪祫
水滸館助條桑綠紱芄蘭佩紅螭薤葉璋錫封需大國喚仗及迴
廊受冊威儀定傳烽羽檄忙司輿停鹵簿掌瑞徹珩璜髮宿明河
澹澌垣太白芒至尊憂吐吒仁壽涕彷徨鄙邑年方幼瓊華莖正
芽艱難愁付託顛沛俱參商文葆憐還戲勝衣泣未遑從容洛傳

母位急詢詔璫傳箭聞嚴鼓投籤見拊床內人縫賜甲中旨票支
糧使者填平朔將軍帶護羗寧無一矢救足慰兩宮望盜賊篝火
關山蟻潰防道還師逗撓奔突冠披猖牙毒惡吹看折梯衝舞莫當
妖氛纏象闕殺氣滿陳倉天道真蒙昧君心顧慨慷割慈全國體
處變重宗潢胄子除華級家丞具急裝勅頒離禁闔手為換衣裳
社稷仇宜報君親過忽忘遇人而退讓慎已舊行箴國母摩笄
刺宮娥掩袂傷他年標信史同日見高皇元主甘從殉君王入
未央抽刀凌左闔申脰就干將噴血彤圍地橫尸紫藥汪絕吭甦
又明瞑睫倦微揚裹袴移私第雷胸進勺漿誓肌封斷骨茹咸吮
殘創死早隨諸妹生猶望二王股肱羞魏相肺腑恨周昌賊遁仍

函谷兵來豈建康六軍劈面慟四海遺音喪故國新原廟群臣舊
奉常賄圭仍厭翟題奏載輜輶隨偏甌妃塚山疑望子岡街哀生
父老主祭失元良訣絕均杯土飄零各異方衣冠羸博葬風雨鶴
鶴行浩劫歸空壤浮生寄渺茫玉真園下髮甲伯勸承筐沅水餘
堯女營丘止孟姜君臣今世代甥舅即蒸嘗湯沐鄉亭秋家門殿
省郎淒涼脂粉噀零落綺羅箱宅枕平津巷街通少府墻畫閣借
妯娒曉坐向姑嫜偶語追銅雀無聊問拍梁豫游推挿柳勝跡是
梳粧菡萏鴛鴦扇茱萸鸚鵡觴大庖南膳廠奇卉北花房暖閣葫
蘆錦溫泉荳蔻湯雕新獅首炭甜食虎睛糖壯麗成焦土榛蕪拱
白楊麋游鷓鴣觀苔沒闕鷄坊荀淮心惆悵秦休志激昂崩城身

竟隕填海願難償命也知奚憾天乎數不減累數床箒語即定復
園停半體先從父遺骸始見娘黃泉母子痛白骨弟兄殤夙昔銅
駝泣諸陵石馬荒三年修苕藻一飯莫當邱寒食重來路新阡宿
草長溪田延黍稼隴笛卧牛羊打壤穿樓蟻驚沙起鴿鷓病擗眠
廢社衰艸折寒塘列刹皇姑寺馱經內道場侍鬟稱練小像刻
沉香玉座懸珠帳金支度法航少兒添畫燭保媪伴惟堂露濕丹
楓冷星稀青鳥翔惜花晨隱，鈴鐺夜鉦，控鶴攀龍取驂麟謁
帝閭靈妃歌縹緲神女咲徜徉若霧迷槐市雌霓繕建章歸鄮思
五廟涉漠泪三湘柔福何慚宋平陽可佐唐虞淵瞻返日蒿里叫
飛霜自古遭兵擾徧嗟擁樹停魯元馳孔亟羊季負倉黃漂泊悲
滄浪

盧岐疑

長泰盧岐疑嘉靖甲辰進士終貴州按察使初為戶部郎與汪道
昆同舍有遺脂香油於汪者汪問在古何云岐疑曰唐人謝賜口
脂豆漂此二物也宴席有糖獅象復問於古何云曰漢光武禁規
糖不許高大此是矣

王九思謝榛袁宗道

鄴縣王九思漢陂集自序曰余始為翰林時詩學靡嚴文體萎弱其後德函獻吉導予習其易為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函改正者尤易然亦獨余也惟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發之顧予頑鈍不能勉副其意故今老且朽矣而於所習詩若文者竟亦無所得焉是則可恨也

謝榛詩家直說曰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罅隙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教有疵易露家教未成有疵難評

袁宗道曰時有古今詩言亦有古今人所說為奇字與句安知

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好曰党稱慧曰誦稱跳曰跚稱取曰擬予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証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為誰俾為使格姦為至姦厥田厥賦為其田其賦不可勝紀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於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司馬不亦謬乎空同諸文尚多已意紀事述情徃徃徇其真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因時制今卻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為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

失婢詩

攜李陳詩教和唐人失婢詩集句楚客停橈欲問誰顧况流鶯上
下燕忝差李商隱春樓不閉歲徒鎖韓翃長路多逢輕薄兒耿湓
應為能歌繫仙席鄭谷只緣幽恨在新詩步非烟今朝繞郭花容
徧李涉別有傳心事豈知白居易

廣孝錄

邑人周珽青羊善畫葡萄晚輯廣孝錄若干卷弘光乙酉夏疾篤
夢人語以待廣孝錄成遂蘇亂時失其二卷後卒

續哀江南賦

嘉興沈世涵作續哀江南賦有序

粵以甲申之三月盜美乾樞神器無主帝既醉於鈞天人或怪於
毳幕中興道銷窮於三擅厄運之極古今未有歌臺走麋鹿之踪
過市盡髡鉗之客晨看旅雁辭玉塞而凝雲私等銅仙墮秋城而
泣兩昔士銜入洛之日仲宣登樓之年並在亂離咸有著述謝眺
鈞渚之賦思江海之無波潘岳閔中之時憫荆榛之載道雖復輦
輸浣女步媿甯人盛衰之感同斯來軫誰非秦地空想桃花詎有
商巖還尋芝艸冰魚未絕徒懷挾雨之心蟄燕猶蘇不謝雕梁之
憶鏡銷既沉木葉再落興言徃吊追賦斯篇日月如馳人問何世
夷門日冷魏市成墟易水風悲秦筑罷擊惟雪衣之委羽曾侍先
皇若供奉之捐生堪羞朝士無年累日悵切南冠飲恨吞聲私修

漢臘尊美秋滿柳箭春搖恐菊水無延歲之方桑滄非可俟之畧
夫霸孫啟祚尚揚赤壁之靈弱宋道都猶報朱仙之捷亦各控帶
數州網紀百載豈有蘆葦荻筏竟浦浮江代馬胡鞞凌波前水烏
孫千騎控淮水而鳴絃翟泉鳩指吳都而扇翼五陵冠冢逸矣
華風萬里縵纓此烏戎俗二三後又徒懷死衛乘輿之誠百萬義
師竟少因我籥籬之具豈昔之龍盤虎踞者佳氣盡於此耶是知
崖山執節終靡信國之旗大海揚波必覆張侯之艇天意人事不
禁臨風喟愴者已世涵山雌辨色將遠謝乎樊籠爰居避風曾何
情乎鐘鼓豈希黃絹之題耶比繁緯之恆文博之枕流漱石竊有
志焉子山之垂露涌泉睦乎後也賦曰

臨江臯以四望兮氣紆結而懷憂伊天步之艱難兮神悅而凝
愁昔高后之作京兮寶祚土於鍾立控方塘之白水兮枕震澤之
清流封狼胥以為鎮兮琛沒羽而為州湛盧宵飛而吳定兮樓船
朝濟而漢詎數軍實於長洲之苑饗戎旅於武昌之樓黃旗兩轉
紫蓋雲浮剪桐珪以錫燕更奕葉而遷幽於樂都之麗康兮乃陪
服於南留華實徧野紅粟方舟引陂泉而滋灌注兮指翼軫而帶
女牛歷三百而無事兮不識夫鮫函之與屬錫雖有祿被之媒孽
萑蒲之嘯聚不旋踵而夷囚於是士女游冶族姓繁富玉樹挺於
王謝朱輪伴於顧陸老成奕世典刑似續銘勒燕然旌懸月窟烽
火息於漁陽兮貢葡萄與天馬時既泰而將屯人娛安而忘苦家

築夏后之臺戶涉周王之圃烏轉送歌花濃雪舞風流清談而祘
名卿尹黨鈞而造福武帳絕韜於龍豹文紘罷奏於邠魯腥鮑爛
而是求兮白馬沉而何補既而燕厦將焚魚鼎日沸閭左有摺竿
之呼蔽閑無折柳之蔽天子方履端門而御平臺召百官而延
多士期弱艸之凌勁風假垂楊以行淫雨請纓則終軍彈劍則馬
武出玉關而論兵晏蘭池而亭午空杵軸於二東兮猶呼庚而未
止甬乃宮鳴野雉星落天狐夏箭不能墮仙芝之灵秦鉄不能禁
驪山之徒彼小醜之馮陵因蔓延而滋多逞其鴟梟之性鼓其鯨
鯢之濤野烟炊斷白骨丘枯一二秉鈞握樞之佐方首賊以自固
曾莫肯兮焦慮而殷圖墨吏熬其膏殘兵密於篋虺毒吹熾豺牙

橫厲黃中大呼銅馬如蟻戰已及於觀門群工猶候第而夜嬉橋
山之方不歸茂陵之益日出草木為之飲血神人於焉憤涕江表
籍司馬之靈奉神皇之胤值天地之雕刺畫江淮而宅鼎四海
喁，臻響屬影咏南音之顧懷兮頽觀中興而昭淑景帝不悔亡
淫荒是逞金鞭未收於傳舍鉄杖已投於晏寢方採佳處以笑叔
宮構迎風以連結綺元宰無東山之望牧伯非睢陽之擬茅鼠首
而蠅營兮恣苞苴而成水火地坼天崩鼓卧旗仆鬼同謀於曹社
帝醉錫以秦土翳上將之披猖各飛揚而危跋既主器之沉淪乃
不耻乎降北单于置酒而長圍截橫江而竟渡立馬於吳山之巔
射麋於蕙臺之許羨靖國之捐軀獨名存而禍酷爰有河橋魏將

之符關路田文之客拭玉張旃尋盟許國思坐觀於時變亮國仇
而莫塞青龍之艦未浮飛燕之舟喟魚甲之潛去聞鶴唳而
不得聞宵空懸浙鉤寡色日井，而虞逝兮思蹇 而弗釋紕免
心以為縲兮編愁苦以為臆矣我逢此厄辰兮刻著志之靡釋掩
柴藿之荒扉兮浮雲惜而送日服縵纓而推結兮別無虬龍之與
蟪蛄於曼胡風曉白清笳夜驚控弦洞庭之浦校陣彭蠡之陰餘
艤烟散 戈既揮於漢臯守無聞於壽春精衛銜石而遇
矢文鯨夜飛而觸兵囊時冠帶衣履之俗莫不輸金繒於穹帳謝
簪笏於龍庭遙瞻巫岫極目海陵荒臺月寫古榭風平馳鳴春草
駱汗芳葵書盡灰於秦刻劍已化於豐城若乃金柯霞震瑤葉雲

靡別豔姬於楚幄墜寶玦於城隅悲有雍門之瑟客無報韓之推
玉笛碎而人往雉表委而身糜溘朝露以同盡積為怨而難舒至
如李陵窮幕王衍排墻弔影奪魄名隕心愴慙塵尾之刻玉羞雁
足之裂纒求牽犬兮故里咏落月兮北梁華棖云覆金穴何常顧
白日以無色入修夜之不揚若夫二京學士五都游子脫畧公卿
跌宕文史驅征馬而不前傷搖風之四起似輕絮之颺絲類弱鱗
之失水鬱青霞之奇志獨快抑而誰語况復君涉江波妾溯交河
望子吟而不返兮放子去而煩多哀拍笛聲於文姬新箏寫恨於
羅敷紫臺夢杳江南草枯感別離哀萬狀淒雨散而烟哀更有孤
臣危涕烈士墜心屍懸馬革血洒乘塵霜張其志日貫其精厲勅

節於歲寒守如石之筠貞慕稽卞之避瑯琊翩而結纓彼閨門
之殉死豈鉄中之錚，原金陵先姑禍蓋蕭牆之內起上游悞楚
甲之乘天塹遂胡馬之濟十五國之止忽焉十六王之宗不祀漢
老想司隸之儀南人望壽皇之址痛麥秀於殷墟泣山河之異主
朔子學月兮心胆寒朔刀凝雪兮骨肉凜以赴死殤魂遊於鳳凰
之臺鬼火亂於瀟湘之渚蒼雲則七量合圍海潮則三日不至歎
東舟之已膠何南風之不競雖復荆有七澤揚沮三江曾無淝水
之捷屢效石頭之降河方堅而騎斷楫未擊而雞荒菟霜暑落憤
水秋長天之所發其何以昌昔天下之一豕倚東南之藩蔽自付
託之庸邪舉江淮而全棄信辭鄉而哀賦兮機入洛而榮著聊儻

何以娛憂兮觀江南之變態

補豔骨行爰京

至元初江浙平章阿魯只班子婦以乳死歸骨於其鄉西湖北山
僧黃龍老人作豔骨行事載邵衣聞臨安雜志中今其辭止矣嘉
善爰京補之白山中以貽好事者

彩珠天上墜華月掌上珍萬里陰山雪一枝瓊樹春陰山直北飛
蓬逐海上迤東晴沙蹴烏孫公主戀玉門漢家明妃厭金屋麗人
獨立空廬地深闈長卷旃裘族名花寶幄白晝寒異香錦幕清夜
燠長白山頭瑤草暉鴨綠江口請擬飛關氏妬得泣不得秦王求
仙祠未歸朝辭名王聘莫卻翁侯婚膏媛名璫潤痛珠暗袖温門

庭設蘭几壁戶塗椒蕊屏映于飛窓之中連理簫弄未離秦鵲
填初度水一雙翠羽鳴三五金波始翠羽金波夜復朝銀笙錦瑟
曉連宵吳宮闌草吹香佩魏苑彈碁拂畫納千金舞買青衣笑百
琲歌徵小史妖嬌歌豔舞懽不足握梁藏鈎戲相促填門車馬多
貴臣綠鞵丹駟座上賓記與客語試公子罷就婦飲真人盈
天街北皎，娶女津一朝甌腸秋風起十萬控弦紫電指將軍開
府浙江頭夫婿承恩官舍裡携家迢，入蕭關金僕如抽壁玉弓
鳳子冠搖碧條脫龍媒鞞煖青連環南國徵書棘西園宴賞開園
中桃李闌春妍湖上清明放鷓天寶馬香通烟岫寺錦帆花出畫
橋船歸來明月蓮花炬醉照華堂燕子箋夢中小，不知愁盡裡

真，自起樓紅豈新聲翻感粟青琴素手劈篋篋辟塵龍女拂照
骨威姬驅橫波暗射嬌分鏡感翠爭曉泥占散長夏成陰綠樹好
瑤階手種宜男草侍兒私語記紅潮入月停煎賀房老玉杯金盃
索郎持綉闥珠屏不自支水晶蕊當葡萄夜玳瑁梧桐摘袖時噴
啼頰怒重無聊鳳熊支空相嬌自茲卧起如翻水遂令服食同
迴蹙初就增城館未整政君翹冰挑雪汁琉璃餅火枣霞漿琥珀
簪西池玉母覈仙書南岳夫人降鳳車鳳車何歲蕤雲璫正香冥
瀛海風冷，聚窟香炯，溫明秘器賜東園南方楯甲籠魚軒雪
肪紫錦桃花洞玉匣珠襦青鳥繡情鳥青珠照青閣桃花拖浪弔
拖筊鴻都道士訪太真上林神君見宛若南枝越鳥啼北風代馬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回

嘶紅顏一旦化旅魂國俗由來重歸國六丁朝煉形三官夜考魄
玉棺啟視儼明粧丹唇含笑露紫芝芙蓉剪髮蘭薪鶴馭螭
飛駕鳳麟鎖子九霄烟磨尼五色露金膏百和括空青錦疊千隻
晨簪珞大招送返塞北山送日發引江南路傾城靺鞨盡貂蟬導
馬貌貅盡鼓蕭碧雲車洒神靈雨素柰花簪士女髻經梁復經梁
渡樂復渡遠山空水歷平野扇帳毳廬扶轎馬已矣哉魂歸來
雪積晨寄穴冰天夕渡築臺夙姨掩袂慟月姐濕纓哀服匿承肌
酌苗犁薦乳醅珠琲酬送使繪綵齊輿臺黃金千百鎰都護跨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